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全集

10

河北教育出版社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十卷

白痴（下）

陈 燊 主编

白春仁 刘文飞（按姓氏笔画顺序） 副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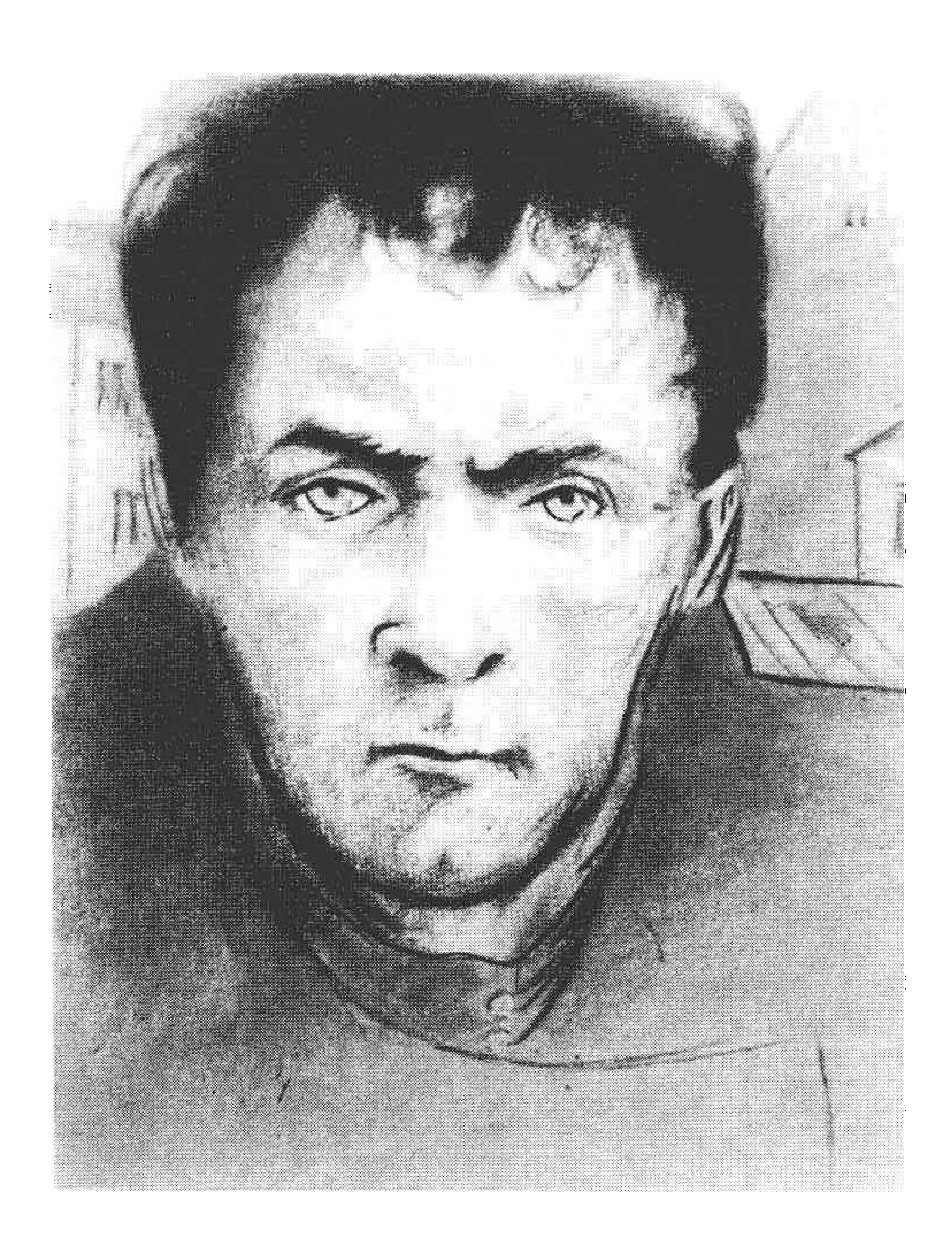
张 捷 郭奇格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陀思妥耶夫斯基塑像

（P. 巴赫作　1886）



罗戈任

(《白痴》插图　И.格拉祖诺夫作　1956)



叶潘钦将军一家

(《白痴》插图　Л.费恩别尔格作　1947)

目　录

第三部

第四部

第二部

第　一　章

人们不断地抱怨我们没有会干实事的人；譬如说，搞政治的人很多，将军也不少；各种主管人员需要多少，马上就可以找到多少；而会干实事的人却没有。至少大家都这样抱怨。据说某几条铁路线上就连像样的服务人员也没有；有人说某轮船公司无论如何也组建不成一个勉强过得去的管理机构。你能听到某条新投入运营的铁路上列车相撞和在桥上出轨的消息；根据报道，一列火车差点儿没有在雪地里过冬：开车后只走了几个小时，就在雪地里停了五天。听有人说过，成千上万普特[①]货物堆在一个地方等待发运，一等就是两三个月，任其腐烂变质；而据说（不过这一点令人难以相信）一个当官的，也就是一位什么主管，不理睬催他发货的商行掌柜的要求，却给了他一个嘴巴，并且用“一时急躁”来解释他为什么采取这种“行政手段”。办理国家公务的官署多得不可胜数，使人想起来就觉得可怕；大家过去做官，现在做官，而且都想要做官，——既然做官的人这么多，那么为何组建不了一个轮船公司的像样的管理机构呢？

---

① 一普特等于十六点三八千克。

有时人们对这个问题所做的回答很简单，——简单得甚至无法相信这种解释。有人说，确实我们这里过去和现在人人都做官，这种做法根据德国的样板从远祖到重孙已延续二百年，但是做官的人是最不会干实事的人，而且事情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甚至在做官的人当中不久前还都把说空话和缺乏实际知识看做几乎是最大的美德和长处。不过我们没有必要去讲那些做官的人，我们想要讲的是干实事的人。毫无疑问，在我国过去通常认为谨小慎微和完全缺乏主动精神是一个干实事的人的最主要的特征和优点，甚至现在也还这么看。如果把这种看法视为一种责备，那么干吗只责备自己呢？在任何地方，在全世界，自古以来一直认为缺乏独创性是一个能干的、认真做事的和干实事的人的首要品质和最大长处，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这已是最低限度）有这种想法，过去和现在只有百分之一的人看法有所不同。

在社会上，发明家和天才在其活动开始时（在结束时也常常如此）几乎总是被认为只不过是傻瓜，——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陈腐观念。比方说，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大家都把钱存到银行里，以百分之四的利息存好几十亿，而当银行不再存在、各人可自行其是时，这千百万金钱中的大部分一定会毁在炒股票的狂热中和骗子手里，——这甚至是符合体面大方和品行端正的要求的。不错，这正是品行端正所要求的；在我国品行端正的谨小慎微和体面大方的缺乏独创性至今仍被公认为一个能干而又正派的人的不可分割的品质，因此过于突然的变化就太不正派、甚至太不像话了。打个比方来说，有哪一位热爱自己孩子的母亲看到她的儿子或女儿稍有越轨行为而不感到害怕和吓出病来呢？每一位母亲在哄摇篮里的孩子时都会这样想："还是让他生活幸福、富裕，不标新立异为好。"而我们的保姆

们在哄孩子入睡时自古以来都边说边唱："好宝宝，长大了，穿金披银，当将军！"可见，就连我们的保姆们也认为当将军是俄国人最大的幸福，因而也是整个民族最向往的安乐富贵的理想。实际上也正是如此：在我国一般只要能通过考试并且服满三十五年兵役，有谁最后不能当上将军并在银行存上一大笔钱呢？由此可见，一个俄国人几乎可以不费任何力气，最后得到能干的和干实事的人的称号。实际上，在我国只有具有独创性的人，换句话说，只有不安分的人才不能成为将军。也许这里有某种误会；但是一般说来似乎这是对的，我们的社会在确定干实事的人的典范时，是做得完全正确的。以上所说尽管有点道理，但是仍然讲了不少多余的话；其实这里只不过是想对我们熟悉的叶潘钦一家略加说明而已。这一家人，或者至少是其中最有头脑的成员，经常受一种几乎是共同的品质之害，这种品质与我们上面谈到的那些美德是完全相反的。尽管对事实不完全理解（因为理解事实很难），他们有时仍然怀疑他们家里一切都与人家不一样。别的人家顺顺当当，他们却磕磕碰碰；别的人家都沿着轨道走，他们却不断地出轨。别的人家总是规规矩矩，谨小慎微，他们就不是这样。不错，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甚至过于惊恐不安，但是这并不是他们所想望的上流社会的那种循规蹈矩和谨小慎微，不过感到惊慌不安的也许只是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一个人，因为小姐们尽管都很聪慧敏锐，爱嘲讽人，但是她们都还年轻；而将军虽然有洞察力（不过不无迟钝之处），然而碰到为难的事只会说一声"嗯！"最后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身上。这样一来责任就落到了她的肩上。倒不是说这一家人具有自己的主动精神或因有意要标新立异而越轨，那样做就完全不成体统了。不！根本没有那回事儿，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自觉地确

定的目的，而最后的结果仍然是这样：叶潘钦一家虽然十分可敬，但是总有点不像所有可敬的家庭的样子。最近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开始觉得这一切都是她和她“倒霉的”性格造成的，因此她的苦恼也就增加了。她不停地骂自己是“又蠢又不成体统的怪物”，疑心病很重，常常茫然不知所措，找不到解决普通的麻烦事的办法，并且常常夸大不幸。

在本书开头曾经提到，叶潘钦一家曾受到普遍的和真正的尊敬。就连出身微贱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将军本人，无疑也处处受到尊重。他之所以受到尊重，第一，因为他有钱，“不是无足轻重的人”；第二，他虽智力有限，但完全是一个正派人。不过头脑有些愚钝这一点，即使不是任何活动家的几乎是必备的品质，那至少也是任何积攒钱财者不可缺少的。最后，还因为将军作风正派，为人谦和，不该说的话不说，也不让别人触犯自己，——这不仅只是因为他是将军，也因为他是一个正直和高尚的人。最重要的是，他有强大的靠山。至于说到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那么前面已经说过，她出身名门，虽然我们并不太看重门第，尤其是在没有必要的关系的时候。但是后来发现她也有各种关系，因而她受到尊重，一些重要人物也都喜欢她，这样一来，自然大家都应尊重她和接待她了。毫无疑问，她为家里的事苦恼是没有根据的，原因是微不足道的，而且这苦恼被夸大到可笑的程度；但是如果有人鼻子上或前额上长了疣子，那么就会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人过去和现在都只做一件事，即看你的疣子，嘲笑它，责备你长了它，哪怕你这时发现了新大陆。毫无疑问，在社交界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确实被看做“怪物”；但是与此同时也无疑受到尊重；而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最后开始不相信自己受到尊重，——糟就糟在这里。每当她看着自己的女儿时，她心存疑

虑，觉得自己在不断地损害她们的前程，觉得自己的性格可笑、不合自己身份和令人难以容忍，——因而自然就不断地责怪自己的女儿和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整天同他们吵架，与此同时又忘我地爱他们，几乎达到了狂热的程度。

最使她感到痛苦的是，她怀疑她的女儿们也正在变成像她那样的“怪物”，觉得上流社会通常没有、也不应该有像她们那样的仕女。“都将成为女虚无主义者，肯定如此！”她一刻不停地这样自言自语。最近一年，尤其是在眼下，在她心里这种忧伤的想法变得愈来愈牢固了。“第一，干吗她们不出嫁呢?”她一刻不停地问自己。“为了折磨母亲，——她们认为这是她们的生活目的，当然如此，因为这一切都是新思想，这一切全是该死的妇女问题造成的！难道半年前阿格拉娅会想到要把自己的一头美发剪掉吗？（我的上帝，我当年甚至不曾有过这样的头发!）须知她手里已经拿起剪刀，我只得跪下来求她别剪！……假定说，这一位是由于愤恨这样做的，是为了折磨母亲，因为这姑娘很凶，任性，被惯坏了，但主要是很凶，很凶，很凶！但是那个胖姑娘亚历山德拉不是也跟着要把长发剪掉吗？不过她这样做已不是由于愤恨和任性，而像一个傻瓜那样真心实意地要剪，阿格拉娅已经使她相信，剪掉长发睡觉会安稳些，脑袋也不会疼了。瞧，已经五年了，有多少人向她们提过亲啊！说实话，有过不少很好的人，甚至碰到过非常理想的人物！她们等什么呢？有什么不合适的呢？只是为了气气母亲，——此外别无原因！别无任何原因！别无任何原因！”

最后，对她的一颗慈母之心来说，太阳也终于升了起来；至少有一个女儿，至少阿杰莱达一人的亲事最后将会成功。“至少有一个包袱将要卸掉，”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在需要大声表达自己的想法时这样说（而在自言自语时说话要温柔

得多）。事情办得很好，很体面；甚至上流社会的人在谈起这件事时也充满着敬意。女婿是一个有名的人，是个公爵，有财产，人很好，加上很合女儿的心意，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不过她过去也并不像为另外两个女儿那样为阿杰莱达担心，尽管阿杰莱达的那种艺术家的禀性有时不断地使多疑的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心里感到不安。“可是这姑娘性格开朗，而且富有理智，因此不会无路可走的。”想到这里，她终于安心了。她最担心的是阿格拉娅。顺便说一句，关于长女亚历山德拉，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对待她才好：替她担心还是不担心？有时觉得，“这姑娘全完了”；二十五岁了，将成为嫁不出去的老处女。“人长得这么漂亮！……”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甚至在夜里想到她就哭，而亚历山德拉本人却睡得非常安稳。“她是什么样的人——是女虚无主义者或者只不过是傻瓜？”她不像傻瓜——对这一点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是丝毫也不怀疑的，因为非常尊重亚历山德拉的看法，有事喜欢同她商量。然而她又是“窝囊废”——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她是那么沉得住气，推都推不动！不过‘窝囊废’也坐立不安了，——唉！她完全把我搞糊涂了！”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对亚历山德拉有一种无法解释的同情，这种感情甚至超过她对她的偶像阿格拉娅的爱怜。但是她易动肝火（她作为母亲对女儿的关心和爱怜主要通过这种方式表现出来），说话带刺，骂女儿是“窝囊废”等等，只能使亚历山德拉感到可笑。有时鸡毛蒜皮的小事能惹得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大发雷霆，使她失去自制力。譬如说，亚历山德拉喜欢睡懒觉，通常要做很多梦；但是她的梦老是非常空洞和天真，——七岁的孩子做这样的梦还说得过去；想不到就连这种天真的梦也惹恼了她妈。有一次亚历山德拉梦见九只母鸡，为

此她和母亲吵了一架。因为什么？很难解释清楚。有一次，只有这一次，她梦见了一件似乎是奇特的事——梦见一个修士独自待在一个阴暗的房间里，而她一直不敢进去。两个妹妹听了哈哈大笑，立刻高高兴兴地告诉了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母亲又生气了，骂她们三人全是傻瓜。“哼！像傻瓜那样沉得住气，要知道完全是‘窝囊废’，推都推不动，而发起愁来有时完全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她愁什么呢？愁什么？”有时她向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提出这个问题，而且通常是歇斯底里地、厉声厉色地提出的，要他立即回答。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哼哼哈哈，皱皱眉头，耸耸肩膀，最后双手一摊说道：

“需要给她找个丈夫！”

“但愿上帝不要给她找一个像您这样的丈夫，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终于像炸弹一样爆炸了，“在发表意见和决定事情上可别像您一样，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也不要像您那样粗暴无礼，伊万·费奥多罗维奇……”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立刻溜走了，而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在她爆炸之后也平静了下来。自然，当天晚上，她一定会对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对她的那个“粗暴无礼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对她崇拜的那个善良和可爱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变得特别关心，特别温顺，特别亲切和敬重，因为她一辈子都喜欢自己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甚至十分爱他，而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自己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并为此而极其尊重他的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

但是经常使她发愁的，主要是阿格拉娅。

“完完全全像我，各方面都跟我一模一样，”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自言自语地说，“一个任性的促狭鬼！女虚无主义者，怪物，疯子，凶极了，凶极了，凶极了！啊，我的上

帝，她是会遭罪的！”

然而，我们已经说过，升起的太阳暂时缓和并照亮了一切。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平生第一次完全抛开了所有操心事，彻底休息了将近一个月。随着阿杰莱达婚期的临近，上流社会里也有人开始谈到阿格拉娅，而与此同时，阿格拉娅处处表现得那么出色，那么稳重，那么聪明，那么扬扬自得，有时显得有点高傲，但是这与她是多么相称啊！整整一个月她对母亲是那么亲切，那么殷勤！（“不错，对这位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还需要好好地观察，需要了解清楚，而阿格拉娅也并不比别人更赏识他！”）反正她突然变成了一个富有魅力的姑娘，——她是多么美呀，上帝，是多么美呀，而且变得一天比一天美！可是……

可是这个可恶的公爵，这个坏透了的白痴一露面，一切又被搅浑了，家里的一切被搅得底朝天！

然而究竟出了什么事呢？

对别的人来说，可以说什么事也没有出。但是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有一个特点，她由于时刻处于惊慌不安之中，因此能从错综复杂的最平常的事情中及时看出某种有时能把她吓出病来的东西，这种东西使她产生一种疑神疑鬼、无法解释、因而也就最难以忍受的恐惧。如今，当她在可笑而又毫无根据的惊慌不安之中真的看到某种似乎确实是重要的，似乎确实值得忧虑、怀疑和警惕的东西时，她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

“他们怎么敢于，怎么敢于给我写这封该死的匿名信，说这荡妇与阿格拉娅有来往？”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在拉公爵往家走时一路上这样想道，到家后，她让公爵坐在一家人围坐的圆桌旁。“他们怎么敢出这个点子？要是我哪怕有一点相

信或者把这封信给阿格拉娅看，我会羞死的！居然这样嘲笑我们，嘲笑叶潘钦一家！一切的一切都是伊万·费奥多罗维奇造成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都是你造成的！唉，干吗不搬到叶拉金岛[1] 上去住呢？记得我曾经说过：到叶拉金岛上去！这封信也许是瓦里卡写的，我知道，或者也许是……一切的一切都是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过错！这个荡妇是在跟他开玩笑，为了不忘记他们以前的关系，为了出他的洋相，就像以前他送珍珠给她时那样，把他当做傻瓜来嘲笑，牵着他的鼻子走一样……最后我们到底还是被卷进去了，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您的女儿们到底还是被卷进去了，要知道她们是千金小姐，上流社会的大家闺秀，待字闺中的少女；她们都在场，都站在那里，全听到了，而且也被卷进了那些浑小子的事情里，您高兴吧，当时她们也在场，而且听到了！我饶不了，饶不了这个公爵，永远也不饶恕！为什么阿格拉娅接连三天歇斯底里发作，为什么她几乎同姐姐们吵遍了，甚至同亚历山德拉也翻了脸？要知道她一向像吻母亲的手一样吻大姐的手，一向都是敬重她的。为什么三天来她都出哑谜让人猜？加夫里拉·伊沃尔金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她昨天和今天竟夸奖起加夫里拉·伊沃尔金来，而且还大哭一场？为什么在这封匿名信里提到这个该死的‘可怜的骑士’，而她甚至没有让姐姐看公爵给她的信？为什么……我干吗要疯疯癫癫地去找他，现在跑回来并把他拖到这里来？上帝呀，我发疯了，我现在干的是什么呀！对一个年轻男子讲自己女儿们的秘密，而且……而且这些秘密几乎同他本人有关！上帝呀，好在他是一个白痴……同时……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朋友！难道说阿格拉娅爱上了这样的废物！上帝

① 涅瓦河口靠北边的一个小岛。

呀，我胡扯些什么呀！呸！我们都是怪物……应该把我们大家放在玻璃橱窗里展览，首先展览我，门票十戈比。这件事我饶不了您，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永远也不饶恕！为什么她现在不挖苦他？说好了要挖苦他，可是一言不发！瞧，她睁大眼睛看着他，一声不吭，也不走开，就那么站着，而她自己并没有叫他来……他坐在那里，脸色煞白。这个该死的，该死的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多嘴多舌，一个人竟包圆了整个谈话！瞧他滔滔不绝，不让别人插一句话。只要把话题引过来，我马上就可以知道一切……”

公爵确实脸色有点苍白地坐在圆桌旁，看起来他似乎非常恐惧，但与此同时，在某些瞬间又处于他本人也觉得莫名其妙的满心欢喜之中。啊，他是多么害怕朝那边、朝那个角落看哪，因为在那里有一双熟悉的黑眼睛凝视着他；与此同时，他觉得幸福得喘不过气来，因为又一次坐在他们中间，能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而且这还是在她给他写信之后。“上帝呀，她现在就要说话了！”他自己还没有说一句话，紧张地听“口若悬河”的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讲，那人很少像今天晚上这样心满意足和兴高采烈。公爵听他讲，很长时间几乎没有听懂一句话。除了尚未从彼得堡回来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外，全家人都在。Щ.公爵也在场。看样子大家打算待一会儿，在喝茶前去听音乐。现在的谈话大概是在公爵到来前开始的。过不多久，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科利亚溜上了凉台。“这么说来，这里的人还照旧让他走动。”公爵暗自想道。

叶潘钦家的别墅很豪华，是照瑞士茅屋的风格建的，环境优美，四周种了花草树木。周围是一个虽不很大、但非常美丽的花园。大家像在公爵那里一样，坐在凉台上；只不过这凉台比较宽敞些，装饰得也比较考究。

已经开始的谈话题目，似乎不合许多人的心意；可以猜想到，这谈话是从一场因忍不住而发生的争论开始的，当然所有的人希望改变话题，但是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却更加固执起来，根本不看别人的反应；公爵的到来似乎使他更加激动起来。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皱起了眉头，虽然她并没有完全听懂。坐在一边、几乎是坐在角落里的阿格拉娅没有走，她听着，默不作声。

“对不起，”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热烈地反驳道，“我没有讲任何反对自由主义的话。自由主义并不是一种罪过；这是整体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没有它，这整体就要瓦解或僵化；自由主义与最安分守己的保守主义一样，也有存在的同等权利；但是我反对俄国的自由主义，并且再重复一遍，我之所以反对它，是因为俄国自由主义者不是俄罗斯的自由主义者，而是非俄罗斯的自由主义者。请给我找一个俄国的自由主义者来，我将立刻当着你们的面亲吻他。”

“不过要他愿意吻您才行。”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异常激动地说。就连她的双颊也比平常要红。

“瞧，”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暗自想道，“时而吃了就睡，推都推不醒，时而突然站起来，一年总有那么一回，讲一些使人莫名其妙的话。”

公爵无意中发现，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似乎很不喜欢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过于谈笑风生，也不喜欢他在谈论严肃的问题时似乎慷慨激昂，但同时又似乎是在开玩笑的样子。

“我在您到来之前，公爵，刚刚说过，”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继续说道，“至今我国的自由主义者只来自两个阶层：从

前的地主阶层（已不存在）和神学学校学生[1]。由于这两个阶层最后变成纯粹的帮派，变成某种完全独立于民族的特殊东西，而且一代代地变得愈来愈是这样，因此他们过去和现在所做的一切就完全不具有民族特点……”

“怎么？这么说来所做的一切都不具有俄罗斯的特点？”Щ.公爵反驳道。

“是说不具有民族特点；虽然照俄罗斯的方式做，但不带有民族特点；我们的自由派不是俄罗斯的自由派，保守派也不是俄罗斯的保守派，就这样……请相信，民族是不会承认地主和神学校学生所做的任何事情的，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

“瞧，说得可真好！如果这不是开玩笑的话，您怎么能够发表这样的奇谈怪论呢？我不能容忍对俄国地主进行这样的攻击；您自己就是一个俄国地主。”Щ.公爵表示激烈的反对。

“可是我并不是从您所理解的那个意义上谈论俄国地主的。这是一个可敬的阶层，哪怕只就我属于这个阶层这一点，就可这样说；尤其是现在，当它已不再存在的时候……”

“难道文学中也没有任何带有民族特点的东西吗？”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打断话头说。

“我在文学方面是外行，但是依我看俄国文学除了罗蒙诺索夫、普希金和果戈理之外，全都不是俄罗斯的。”

“第一，三个人就已不少了，第二，其中一人出身平民百姓，另外两人都是地主。”阿杰莱达笑了起来。

“正是这样，但是请不要得意。因为所有俄国作家中至今

① 泛指当时平民知识分子。

只有这三个人能各自说出确实是自己的、自己本人的、不是从别人那儿搬来的东西，因而这三位就立刻成为民族的作家了。[1] 在俄罗斯人当中，如果有谁能够说出、写出或做出自己的、与自己血肉相连而不是从别人那里搬来的东西，那么他即使俄语讲得不好，也必然会成为具有民族特点的人。这对我来说是一条公理。但是我们不是从文学说起的，我们开头谈的是社会主义者；谈话是由此引起的；我肯定地说，我国没有一个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者；现在和过去都没有，因为我们的所有社会主义者就出身来说也都是地主和神学校学生。我们所有的臭名昭著的和自吹自擂的社会主义者，无论是此地的还是居住在国外的，只不过是农奴制时代地主出身的自由主义者而已。你们笑什么？请把他们写的书拿来给我，把他们的学说和回忆录拿来给我，我虽然不是文学批评家，但是可以给你们写一篇很有说服力的文学评论，清楚地证明他们写的书籍、小册子和回忆录里的每一页首先都是从前的俄国地主写的。他们的仇恨、愤懑和俏皮都是地主（甚至是法穆索夫[2] 之前的地主）所固有的；他们的喜悦，他们的那些也许是真正的真诚的眼泪，全是地主的！全是地主的或神学校学生的……你们又笑了，您也笑吗，公爵？您也不同意？"

确实大家都笑了，公爵也微微一笑。

"我还不能这样直截了当地说同意还是不同意，"公爵突然

---

① 这也是作者本人的看法。他在 1870 年 4 月 5 日给尼·斯特拉霍夫的信中说普希金和罗蒙诺索夫是天才；后来在《作家日记》(1887 年，7～8 月号）里又说："在我们的整个文学中，说出了无可置疑的'新话'的天才总共只有三个：罗蒙诺索夫、普希金和半个果戈理。"

② 格里鲍耶多夫的《智慧的痛苦》中的人物。

停止微笑，像一个干了错事被抓住了的小学生那样哆嗦了一下，说道，“但是请您相信，听您说话我感到特别高兴……”

他在说这句话时，几乎喘不过气来，他的前额上甚至冒出了冷汗。这是他在这里坐定后说的第一句话。他试图朝四周环视一下，但是不敢这样做；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看到了他的窘态，笑了笑。

“诸位，我要告诉你们一个事实。”他用原先的声调继续说道，也就是说，他说话时异常兴奋和热情，同时又几乎是在嘲笑，也许是在嘲笑自己说的话。“我谨把观察和发现这个事实的功劳归于自己，甚至归于我自己一个人；至少关于这件事还没有人在任何地方说过或写过。这个事实表现了我所说的那种自由主义的全部本质。第一，自由主义是什么？一般说来，不就是对事物的现状的攻击（是合理的攻击还是错误的攻击，这是另一个问题）吗？是这样吧？那么我说的事实就是：俄国自由主义不是对事物的现状的攻击，而是对我们的事物的本质本身的攻击，是对事物本身的攻击，而不只是攻击现状；攻击的不是俄国的制度，而是俄罗斯本身。我所说的那位自由主义者竟然达到了否定俄罗斯本身，亦即仇恨和鞭打自己母亲的地步。俄罗斯的每一个不幸和失败的事实都引起他的嘲笑，甚至使他感到高兴。他仇视民间习俗和俄罗斯的历史，仇视一切。如果有什么可为他辩护的话，那么只能说他不懂得他在做什么，他把他对俄罗斯的仇恨当成了最卓有成效的自由主义。（噢，在我国你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别人向他鼓掌，而他也许实际上是最荒唐、最愚钝和最危险的保守派，而他自己却不知道这一点！）我国的有些自由主义者在不久前还把这种对俄罗斯的仇恨几乎当做对祖国的真正的爱，并夸口说，他们比别人更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国；但是现在已经老

实多了，他们甚至羞于说‘爱国’二字，甚至把它作为有害的和毫无意义的概念加以消除和废弃。这确有其事，我坚持这一点……并且需要在某个时候简单明了地和直言不讳地说明全部真相；但是这个事实同时又是自古以来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在哪个民族那里都未曾有过和出现过的，因此这是一个偶然的事实，它是会消失的，我同意这种看法。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有仇恨自己祖国的自由主义者。我国出现的这一切应该如何解释呢？还是应该用前面说过的话来解释，即俄国自由主义者暂时还不是俄罗斯的自由主义者；我认为不可能再有任何别的话可以解释。”

“我把您所说的一切全部看成笑话，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Щ.公爵严肃地说道。

“我没有见过所有自由主义者，所以不打算发表看法，”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说，“但是我听了您的想法心里很气愤：您把个别现象夸大成普遍规律，因此这是污蔑。”

“个别现象？啊！意见发表出来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接过来说。“公爵，您有何高见，这是不是个别现象？”

“我也应该说，我见到的自由主义者不多，并且很少跟他们……来往，”公爵说，“但是我觉得您的话也许有几分道理，您说的那种俄国自由主义者确实部分地有憎恨俄罗斯本身的倾向，而不只是憎恨她的制度。当然这只是一部分人……当然对所有人来说，这种看法决不可能是公允的……”

他一时语塞，未能把话说完。尽管他非常激动，但对这场谈话却很感兴趣。公爵有一个特点，他在注意听他感兴趣的事情时，在他对别人向他提出的问题做出回答时，都显得异常的天真。在他脸上，甚至在他身体的姿态上，都反映出这种天真，反映出那种不怀疑别人的话是嘲笑和幽默的信任态度。虽

然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早就带着某种特殊的讥笑同他说话，但是现在听到他的回答后却非常严肃地看了他一眼，好像完全没有料到他会这样回答。

“好……然而您这样说有点怪，”他说，“公爵，您当真是在严肃地回答我的问题吗？”

“那么难道您不是严肃地问我吗？”公爵惊奇地反问道。

大家都笑了起来。

“您就相信他的话吧，”阿杰莱达说，“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总是捉弄大家！您可知道，他有时板起面孔一本正经地讲一些无中生有的事！”

“依我看，这是一个沉闷的话题，根本就不该谈起它。”亚历山德拉很不客气地说道，“本来我们想出去散散步……”

“那么走吧，这黄昏是多么美呀！”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喊道，“但是为了证明这一回我说话是完全严肃的，主要的是为了向公爵证明这一点，（公爵，我对您特别感兴趣，人们一定会觉得我是一个空虚的人，我向您发誓，我并不完全如此，虽然实际上我就是一个空虚的人！）而且……如果诸位允许，我将向公爵提出最后一个问题，这出于我的好奇心，提出后就结束这场谈话。这个问题是在两个钟头前好像故意要难住我似的在脑子里出现的（您瞧，公爵，我有时也严肃地思考一些事情）；我把它解决了，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公爵将说些什么。刚才谈到‘个别现象’。这个字眼在我们这里是有特殊意义的，经常可以听到。不久前大家在下面和在报刊上谈论过一个……年轻人杀死六个人的可怕事件，谈论过律师的奇怪的辩护词，这位律师说，由于罪犯贫穷，他脑子里自然应当出现杀死这六个人的想法。这不是他的原话，但似乎就是这个意思或者大意如此。根据我个人的意见，辩护人在发表这个奇怪的想法时完

全相信，他所说的是今天所能说出的最自由主义的、最合乎人道的和最进步的话。那么在您看来，对概念和观点的这种歪曲，产生有关此案的引人注目的错误看法的这种可能性，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

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是个别现象；当然是个别现象。”亚历山德拉和阿杰莱达笑着说。

“请允许我再次提醒你，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Щ.公爵补充说，“你的笑话已经太陈旧了。”

“公爵，您的意见如何?”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发现公爵用好奇而又严肃的目光看着他，没有把话听完就问道，“您觉得这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 说老实话，这个问题是专门为您想出来的。”

“不，不是个别现象。”公爵低声地、却很坚定地说。

“别说了吧，列夫·尼古拉耶维奇，”Щ.公爵有些懊恼地说，“难道您没有看见他在引您上钩；他完全是在嘲笑您，就想挖苦您。”

“我认为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话是严肃的。”公爵脸红了，垂下了眼睑。

“亲爱的公爵，”Щ.公爵接着说，“请您回想一下三个月前有一次我和您说过的话；我们当时正好谈到我们新设立的法院，说那里有多少出色的和有才干的辩护人！而陪审员们做出了多少极其公正的判决！您当时是多么高兴，而我又为您的高兴而高兴……我们说过，我们可引以为自豪……刚才谈到的不恰当的辩护和奇怪的论据，当然是偶然现象，在几千件事里只有这么一件。”

梅什金公爵想了想，便低声地、甚至似乎有些畏怯地、但

深信不疑地回答道：

“我只是想说，对思想和概念的歪曲（如同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所说的那样）经常可以遇到，不幸的是，这比个别现象要普遍得多。如果这种歪曲不成为如此普遍的现象，也许不会有如此不可思议的罪行发生……”

“不可思议的罪行？但是请您相信，像这样的罪行，也许还有更可怕的，不仅过去有过，而且从来就有，不仅我国有，而且到处都有，照我的看法，在很长时间内还将重复出现。区别在于，我国过去很少公布于众，而现在开始大声谈论它们，甚至在报刊上披露，因此人们便觉得这些罪行是现在才出现的。您的错误就在于此，而且是非常天真的错误，公爵，请您相信这一点。”Щ.公爵带着嘲讽的微笑说。

“我自己知道过去也曾有过许多犯罪行为，有过这样可怕的罪行；不久前我还去过监狱，认识了一些罪犯和被告。甚至有比这个人还要可怕的罪犯，他们各杀了十个人而毫无悔罪之意。但是同时我发现了这样一点：最怙恶不悛和最无悔罪之意的杀人凶手仍然知道他是罪犯，也就是说，他根据良心认为自己干了坏事，虽然并无任何悔罪的表现。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是如此；而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讲到的那些人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罪犯，他们心里想，他们有权这样做……甚至做得很对，换句话说，几乎都这样认为。依我看，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此。请注意：所有这些人全是青年，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年龄最容易受各种被歪曲的思想的影响，最无抵抗力。”

Щ.公爵已经不笑了，困惑莫解地听公爵说话；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早就想说点什么，可是没有开口，好像有一个特殊的想法阻止她说似的。而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分明是用惊奇的目光看着公爵，这时已不带任何嘲笑了。

"您怎么这样惊奇地看着他，我的先生，"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突然打抱不平了，"他怎么，比您笨，不会像您那样判断是非？"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可是，公爵，您怎么（请原谅我提这个问题），如果您看见和发现了这一点，那么您怎么（再次请您原谅）在这个奇怪的事件里……这是前几天的事……似乎是布尔多夫斯基事件……您怎么没有发现这种对思想和道德观念的歪曲呢？要知道情况完全相同！当时我觉得您完全没有发现，是吗？"

"事情是这样的，年轻人，"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激动起来了，"我们大家都发现了，坐在这里，在他面前自我吹嘘，而他今天收到了他们当中一个人的来信，是那个最主要的人物，那个脸上长粉刺的人写的，记得吗，亚历山德拉？那人在信里请求他宽恕，虽然用的是自己特有的方式，并告诉说，他已抛弃了那个当时怂恿他干的同伙，记得吗，亚历山德拉？他还说，现在他更相信公爵。而我们还没有收到过这样的信，我们最好不要学着在他面前摆架子。"

"伊波利特现在也搬到我们别墅来了！"科利亚喊道。

"怎么！已经来了？"公爵惊慌起来。

"您和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刚走，他就来了；是我送他来的！"

"我敢打赌，"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突然发起火来，完全忘记了她刚才还在夸奖公爵。"我敢打赌，你昨天曾去过他的阁楼，跪着求他宽恕，要这个脾气暴躁的坏家伙搬到这里来。你昨天去过吗？你刚才都承认了。是不是这样？你下跪了没有？"

"根本没有下跪，"科利亚喊道，"完全相反，昨天伊波利

特抓住公爵的手，吻了两次，我亲眼看见的，整个解释误会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此外，公爵只不过提了一句，说他到别墅里来住会舒服些，伊波利特立即同意等病情减轻就搬过来住。”

“用不着说，科利亚……”公爵喃喃地说，站起身来，伸手去拿帽子，“您干吗说这些，我……”

“上哪里去？”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阻止道。

“您别费心，公爵，”科利亚满面通红地说，“别去，不要打扰他，他路上累了，睡着了；他很高兴；您知道，公爵，我认为您今天不见他，甚至挪到明天再见，要好得多，不然他又会感到难为情的。早上他刚说过，已有整整半年没有感到这样健壮有力；甚至咳嗽的次数也少了一多半。”

公爵注意到阿格拉娅突然离开自己的座位走到桌旁。他不敢朝她看，但是他整个身心感觉到，她在这一瞬间正看着他，也许目光很严厉，她的黑眼睛里一定充满着愤怒，一定脸涨得通红。

“我觉得，尼古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如果这就是那个哭着要大家去给他送葬的害痨病的孩子，那么您就没有必要把他带到这里来，”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道，“他当时那么头头是道地讲隔壁房子的墙，您可以相信，他一定会想念那堵墙的。”

“说得对：他会跟你吵嘴打架，然后离开，准会是这样！”

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郑重其事地把针线筐挪到自己身边，忘记了这时人们已站起身来准备去散步了。

“我回想起他曾非常夸耀这堵墙，”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又接着刚才的话头说，“没有这堵墙他将无法夸夸其谈地死去，而他是非常想这样死的。”

“那又有什么？”公爵低声含糊地说了一句，“如果您不愿

意原谅他，那么即使得不到您的原谅他也要死去……现在他是为了树木才搬来的。”

“噢，从我这方面说，我可以原谅他的一切：您可以转告他。”

“这事不应该这样理解。”公爵低声地、似乎不大乐意地回答道，他继续盯着地上的某一个点，不抬起眼睛。“应该让您也同意接受他的原谅。”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

“要是您不明白，那么……不过您是明白的；他当时想要……为你们大家祝福，同时得到你们的祝福，就这些……”

“亲爱的公爵，”Щ.公爵与在场的某些人交换了一下眼色，似乎小心翼翼地接过来说，“地上的天堂不容易找到；而您仍然对找到天堂抱有某种希望；天堂是很难找到的，公爵，比您那美好的心所想象的要难得多。我们最好不要再往下说了，不然我们大家大概又会陷入窘境的，到那时……”

“得了，我们去听音乐吧。”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生气地站起来，很不客气地说道。

大家都跟着她站了起来。

第 二 章

公爵突然走到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跟前。

“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他抓住对方的一只手，异常热情地说，“请您相信，无论如何我认为您是最高尚和最好的人；请您相信这一点……”

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甚至惊讶得退了一步。霎时间他几乎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但努力克制自己；就近一看，他发现公爵似乎心神不安，至少显得与平常不一样。

“我敢打赌，”他喊道，“公爵，您想要说的完全不是这些话，可能完全不是要对我说的……您怎么啦？您感到不舒服吗？”

“可能，很有可能，您敏锐地发现，我可能并不想找您说这话！”

他说完后，有点古怪地、甚至可笑地笑了笑，但是突然好像激动起来，大声喊道：

“别对我提起三天前我的行为！三天来我感到十分羞耻……我知道我有过错……”

“可是……可是您究竟干了什么可怕的事呢？”

“我看您也许比所有的人都更为我而感到羞耻，叶夫根尼·

帕夫洛维奇；您脸红了，这是心灵美好的特征。我现在就走，请您相信。”

“他这是怎么回事？莫非他的病开始发作时就是这样的？”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惊恐地问科利亚。

“请别在意，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我不是发病；我现在就走。我知道，我……生理上有缺陷。我病了二十四年，从出生后一直病到二十四岁。您现在也把我的话当做病人的话来听好了。我现在就走，马上就走，请您相信。我不脸红，因为由于这一点而脸红是很奇怪的，不是吗？——但是在社会上我是一个多余的人……我不是出于自尊心……我这三天经过反复考虑后决定，我应当一有机会就诚恳地和光明磊落地告诉您。有些思想，有些崇高的思想是我不应该谈论的，因为我一定会惹得大家发笑；Щ.公爵刚才提醒我的正是这一点……我没有体面的风度，没有分寸感；我说话词不达意，这样往往贬低了思想。因此我没有权利……加上我又多疑，我……我相信，府上的人不会欺侮我，都爱我，使得我受之有愧，不过我知道（而且确实知道），病了二十年后一定会有某种后遗症，因此人们也就不能不取笑我……有时……难道不是这样吗？”

他望望四周，似乎是在等待回答和决定。大家见到这种突如其来的、病态的、至少是无缘无故的乖张行为，都困惑莫解地站着。但这种乖张行为却引起了一个奇怪的插曲。

“您干吗要在这里讲这些？”阿格拉娅突然喊叫起来，“您干吗对他们讲这些话？对他们！对他们有什么好讲的！”

看来她愤怒到了极点，气得两眼冒火。公爵无言以对，一声不吭地站在她面前，突然脸变得煞白。

“这里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听这样的话！”阿格拉娅发作起来，“这里所有的人全都抵不上您的一个手指头，都不如您聪

明，不如您心地好！您比所有的人都正直，都高尚，都好，都善良，都聪明！这里有的人连弯下腰去捡您刚掉在地上的手帕都不配……您干吗要自我作践，贬低自己呢？您干吗要糟蹋自己的一切，为什么您就没有自豪感呢？”

“上帝呀，有谁能想到是这样呢？”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举起双手轻轻一拍说。

“可怜的骑士！乌拉！”科利亚兴高采烈地喊了一声。

“住嘴！……怎么有人竟敢在您家里欺负我！”阿格拉娅突然冲着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嚷道，她已处于不顾一切、什么也拦不住她的歇斯底里状态。“干吗大家、所有的人都要折磨我！公爵，三天来他们干吗为了您一直纠缠着我？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嫁给您的！您要明白，我无论如何不会嫁给您，永远不会！请您明白这一点！难道能嫁给一个像您那样可笑的人吗？您现在去照一照镜子，照照您站在这里的那副模样！……他们干吗要逗我，说我会嫁给您呢？您应该知道这一点！您也是和他们串通一气的！”

“从来没有任何人逗过！”阿杰莱达惊恐地嘟囔了一句。

“谁也没有这样想过，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喊叫起来。

“谁逗过她？什么时候逗过她？谁能对她说这种话？她是不是在说胡话？”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气得发抖，对大家说。

“所有的人全都说了，无一例外，说了三天！我永远、永远不会嫁给他！”

阿格拉娅喊完后，痛哭起来，用手帕捂住脸，木然坐到椅子上。

“他还没有向你求……”

“我没有向您求过婚，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公爵突然脱口而出。

“什——么？”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又吃惊，又气愤，又害怕，拉长声音说，“这是怎——么——回——事？”

她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我曾经想说……我曾经想说，”公爵颤抖起来，“只想对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解释一下……荣幸地向诸位解释清楚，我完全无意高攀……向她求婚……甚至将来也不这样做……在这一点上我毫无过错，真的，毫无过错，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脑子里从来没有过这种愿望，您会看到，今后永远也不会这样想，请您相信！一定有什么坏人在您面前诽谤我！请您放心！”

说话之间他走到了阿格拉娅跟前。阿格拉娅拿开捂脸的手帕，很快地朝他瞥了一眼，瞧了瞧他那惊慌失措的模样，并明白了他说话的意思，突然直冲着他哈哈大笑起来——笑得那么开心和不可遏止，那么奇怪和富于嘲讽意味，以致阿杰莱达第一个忍俊不禁，尤其是在她也朝公爵看了一眼之后，更是按捺不住，便向妹妹扑过去，搂住她，也像妹妹那样放声大笑起来，笑得像小学生那么开心。公爵看着她们，突然也笑逐颜开，并带着愉快和幸福的表情反复地说：

“嘿，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这时亚历山德拉也忍不住开怀大笑起来。看起来这三姐妹将没完没了地笑下去。

“唉，这些疯丫头！”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嘟囔了一句，“一会儿把人吓得要死，一会儿又……”

不过这时Щ.公爵也笑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也笑了，科利亚笑个不停，公爵瞧着大家，也哈哈大笑。

“我们去散步吧，我们去散步吧！”阿杰莱达喊道，“大家一起去，公爵一定也要跟我们一起去；您不必走，您这个可爱的人！他是一个多么可爱的人，阿格拉娅！说得对吗，妈妈？再说，我一定要亲吻他和拥抱他，因为……因为他刚才对阿格拉娅做了很好的解释。Maman，亲爱的，您是否允许我吻他一下？阿格拉娅！让我吻一下你的公爵！”这个淘气鬼喊了一声，真的蹦到公爵跟前，在他前额上吻了一下。公爵抓住她的手，用力握住，使得阿杰莱达差点儿喊叫起来，他极其高兴地瞧了瞧阿杰莱达，突然很快地把她的一只手举到唇边，亲吻了三下。

“我们走吧！”阿格拉娅招呼道，“公爵，您挽着我的胳膊走。Maman，可以这样吗？可以让一个拒绝娶我的人这样做吗？公爵，您不是表示一辈子都不娶我了吗？不，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向女士伸胳膊的，难道您不知道应该怎样挽住女士的胳膊吗？瞧，这样，我们走吧，我们要走在大家前面；您愿意不愿意走在大家的前面，tête-à-tête?①”

她不停地说着，仍然发出一阵阵笑声。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一个劲儿地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而高兴。

“真是一些非常古怪的人！”Щ.公爵想道。这也许是他和这些人结识以来第一百次这样想，但是……他喜欢这些古怪的人。至于说到公爵，他也许不那么喜欢他；当大家出去散步时，Щ.公爵有点儿郁郁不乐，仿佛有什么心事似的。

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看来非常开心，在去游乐园的路上，一直逗亚历山德拉和阿杰莱达发笑，两个姑娘似乎已做了特殊

① 法文：两人单独地。

的准备，他一说笑话，她们就笑，后来他开始怀疑她们根本就没有听。想到这一点，他突然不说明原因就哈哈大笑起来，笑得特别真诚。(他的性格就是这样!）而这两姐妹心情也很愉快，她们不时地瞧瞧走在前面的阿格拉娅和公爵；看来，妹妹给她们出了一个大哑谜。Щ.公爵一直竭力想和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谈一些不相干的事，也许是想让她忘掉不愉快的事，却惹得她讨厌极了。看样子她心里很乱，说话答非所问，有时根本就不答话。但是在这个晚上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的哑谜还没有完。最后一个落到了公爵一个人头上。当他走到离别墅大约百步远的地方时，阿格拉娅对一路上始终默不作声的公爵急促地低声说。

“请往右边看。”

公爵看了一下。

“看得仔细些。您看见公园里的那条长凳吗？那里有三棵大树……一条绿色的长凳。”

公爵说他看见了。

“您喜欢这个地方吗？有时在清晨，七点钟左右，当大家还在睡觉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到这里来坐坐。”

公爵喃喃地说，这个地方很美。

“现在您就离开我吧，我不想和您再挽着胳膊走了。或者最好还是挽着胳膊走，但是不许您跟我说一句话。我想独自一个人默默地想点事情……”

然而这种警告是不必要的，因为即使没有下这道命令，公爵一路上也绝不会说一句话。当他听到谈起长凳时，他的心开始极其猛烈地跳起来。过了一会儿，他清醒过来，羞愧地驱走了他的荒唐的念头。

大家都知道或者至少大家都这样说，平日帕夫洛夫斯克游

乐场的游客们的社会地位要比星期日和节日的游客高些，而每逢星期日和节日城里的“各色人等”都涌到这里来。人们虽不穿节日盛装，但服饰雅致。一般都到这里听音乐。乐队也许确实是我国花园乐队中最好的，演奏的通常是新的乐曲。人们特别彬彬有礼，举止庄重，虽然总的看来充满家庭气氛，甚至显得非常亲热。人们都是来避暑的，他们聚集到这里是为了相互见见面。许多人非常高兴这样做，他们只是为此而来的；但是也有一些人专门是为了听音乐才来。聚众闹事的情况很少见，不过平日也偶有发生。这样的事是不可能一点也没有的。

这一天夜色很美，游客也相当多。乐队旁边已座无虚席。我们所说的这一伙人在稍稍靠边、靠近游乐场左边出口的地方坐下。热闹的人群和悠扬的乐曲声使得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变得稍稍快活了一些，也使小姐们一个个都很开心；她们已经和几个熟人交换过眼色，并且远远地朝某人亲切地点点头；她们已经观察了人们的衣着，发现了某些奇异的地方，议论了一番，讥讽地笑了笑。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也常向熟人点头致意。阿格拉娅和公爵还在一起，有人已经注意到他们。不久有几个熟识的年轻人走到将军夫人母女们身旁；有两三个人留下来攀谈；他们都是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朋友。他们当中有一个年轻英俊的军官，此人性格开朗，很健谈；他急于和阿格拉娅交谈，竭力想引起她的注意。阿格拉娅对他很宽厚，总是笑眯眯的。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请求公爵允许把他介绍给自己的朋友；公爵好不容易才弄明白他的意图，不过彼此还是做了介绍，两人相互鞠躬，都向对方伸出手去。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朋友提了一个问题，但是公爵似乎没有回答或只是奇怪地低声嘟囔了一句，这时那军官目不转睛地看了他一眼，然后朝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瞧了瞧，立刻就明白了为

什么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要介绍他俩认识，他微微一笑，又和阿格拉娅说话去了。只有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一个人注意到，这时阿格拉娅的脸刷地一下红了。

公爵甚至没有发现别的人都跟阿格拉娅说话和向她献殷勤，甚至有时差点忘记了自己也坐在她身旁。有时候他想走，随便到什么地方去都可以，完全离开这里，甚至愿意到阴暗僻静的角落去，只求能一个人独自凝思默虑，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下落。或者至少待在自己家里，待在凉台上，不过身边不要有任何人，既不要列别杰夫，也不要孩子们；可以往沙发上一倒，把脸埋在枕头里，这样躺上一天，一夜，再躺一天。霎时间他又想到那些山，具体想到的是山上的一个熟悉的地点，他总是喜欢回忆它，当他住在那里时喜欢到这个地点去，从那里俯视村庄，俯视隐约可见的像一条线似的瀑布，眺望白云和废弃的古老城堡。啊，他是多么希望现在就在那里，就想一件事，——一辈子只想这件事，——足够想一千年！让这里的人，让他们完全把他忘记好了。啊，要是人们完全不认识他，这一切只不过是梦幻，这倒是他所需要的，他甚至会觉得更好。再说，做梦和不是做梦不都是一样的吗！有时他突然开始端详阿格拉娅，足足有五分钟目光不离开她的脸；但是他的目光过于奇怪，使人觉得他看她好像是在看一件离他两俄里远的东西，或者好像是在看她的画像而不是看她本人。

“您为什么这样看着我，公爵？”她突然停止同周围的人说笑，问道，“我怕您；我总觉得您想伸出您的手，用一个指头摸我的脸。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他真的是这样看着我的吗？”

公爵听到有人跟他说话，觉得很奇怪，他听完后，想了想，可能没有完全听明白，没有回答，但是看到她和大家都在

笑，突然张开嘴，自己也笑起来了。周围的笑声愈来愈大；那个军官大概是一个爱笑的人，忍不住笑出声来。阿格拉娅突然愤怒地低声说道：“白痴！”

“上帝呀，难道她会对这样的人……难道她完全疯了！”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咬着牙自言自语地说。

“这是开玩笑。这就跟那一回说‘可怜的骑士’一样，是说着玩的，”亚历山德拉十分肯定地在她耳边低语道，“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她又随心所欲地拿他当做嘲笑对象了。只不过这玩笑开得太出格了；应当制止她，maman！刚才她像演员那样装模作样，只顾自己淘气，把我们吓了一跳……”

“好在她碰上的是这样一个白痴。”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低声对她说道。女儿的话总算使她感觉到轻松了些。

公爵到底还是听到了有人叫他白痴，他哆嗦了一下，但不是因为有人叫他白痴。他马上忘记了“白痴”二字。然而在人群里，在离他的座位不远的地方，在旁边某处——他怎么也指不出究竟在什么地方，在哪个点上——闪现出一张脸，一张苍白的脸，一头黑色的鬈发，十分熟悉的微笑和眼神，——闪了一下，便不见了。很可能这是他的想象；这整个幻觉在他的脑子里留下的只是一丝苦笑、一双眼睛和系在那位一闪而过的先生脖子上的浅绿色的时髦丝带。这位先生是消失在人群里还是钻进了游乐场，对此公爵无法确定。

但是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开始迅速而又不安地环视四周，心想这第一个幻觉可能是第二个幻觉的预兆和先导。肯定如此。在动身到游乐场来时，难道他忘了可能见到此人吗？不错，在朝游乐场的方向走时，他似乎并不完全清楚要到这里来，——他就处于这种状态。假如他善于观察并能留心一些，那么一刻钟前他就能注意到阿格拉娅也似乎在不安地不时左顾

右盼，好像在自己周围寻找什么似的。现在，当公爵的不安变得十分明显时，阿格拉娅的激动和不安也增强了，只要他回头一看，阿格拉娅几乎同时也回过头来。这种不安的原因很快就弄清楚了。

从游乐场内靠近公爵和叶潘钦一家座位的侧门里，突然出来一群人，至少有十个。走在人群前面的是三个女人；其中两人长得很漂亮，因此在她们后面跟着那么多的崇拜者也就丝毫不足为怪了。但是这些崇拜者和女人都有某种特殊的、不同于其他来听音乐的听众之处。几乎所有人都注意到他们，但是大部分人竭力装出根本没有看见他们的样子，只有一些年轻人朝他们笑笑，相互低声交谈了几句。不看见他们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显然在炫耀自己，大声说笑。可以做这样的推测：他们当中许多人已经是一副醉态，虽然有几个人从外表看穿着讲究和雅致；但是这里也有样子非常古怪的人，他们穿的是奇装异服，脸红得有些不正常；他们之中有几个军人；也有些人已不是青年；有的人穿着舒适，衣服宽大，缝制得很考究，戴着戒指和领扣，披着华美的漆黑的假发，留着连鬓胡子，脸上露出特别高尚的、然而有几分厌烦的神气，不过在社交界，人们对这样的人往往像躲避瘟疫那样躲避他们。在我们郊外的聚会之中，当然也有异常守规矩的和名声特别好的人；但是即使是最小心谨慎的人，也总不能时刻防备邻居房上的砖块掉下来砸伤自己。这个砖块现在正要落到来听音乐的守规矩的听众头上。

从游乐场出来到乐队演奏的广场上，需要下三级台阶。这群人就在这些台阶上停住；是否下来，他们还拿不定主意，但是一个女人朝前跨了一步；在她的随从中，敢于跟着她走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外表相当稳重的中年人，从各方面看都很正

派，但是他的样子完全像一个孤独的人，也就是说，这种人从来不认识任何人，任何人也不认识他。另一个紧跟着那女士的人衣衫褴褛，从外表看弄不清是什么样的人。此外谁也没有跟着这个古怪的女人下来；但是她在下台阶时甚至没有朝后看一眼，好像有没有人跟着她对她来说完全无所谓似的。她照旧高声说笑着；她穿着特别入时，衣饰贵重，但是有些过于华丽。她经过乐队旁边朝广场的另一边走去，在那里的路旁停着一辆正在等人的不知是谁家的四轮马车。

公爵已有三个月没有看见她了。到彼得堡后，这些天他都打算去看她；但也许有一种神秘的预感阻止他这样做。至少他怎么也猜想不出同她见面会给他留下什么样的印象，而他有时总是怀着恐惧的心理竭力想要想象出这种印象。有一点他很清楚：这见面将会是充满痛苦的。这六个月来他几次回想起这个女人的脸给他留下的第一个感觉，那时他还只见到她的照片；但是他回想起，即便是在照片留下的印象里，也有着太多的痛苦。在外省的一个月，他几乎每天和她见面，这对他产生了可怕的影响，以致公爵有时甚至不愿去回忆这些不久前的往事。在这个女人的脸上总有一种使他感到痛苦的东西；公爵在和罗戈任谈话时，把这种感觉说成无限的怜惜，这是实话，因为他还在看到照片上的这张脸时心中产生的就是一种怜惜的痛苦；同情这个女人甚至为她感到痛苦的感觉，从未离开过他的心，现在也还没有离开。不，甚至更加强烈。但是公爵对他给罗戈任讲的话并不满意；直到现在，在她突然出现的这一瞬间，他可能是凭直觉才明白，在他给罗戈任所讲的话里缺少点什么东西。缺乏那些能表达恐惧的话；是的，说的正是恐惧！现在，在这一时刻他完全感觉到这种恐惧；他根据自己的特殊原因相信，而且完全深信，这个女人是个疯子。请设想一下，假如有

谁爱一个女人胜过爱世上的一切，并预感到有可能得到这种爱情，突然看见她戴着镣铐，关在铁笼里，遭到看守的毒打，——那么这时此人的感受将会与公爵现在的感觉有些相似。

“您怎么啦？”阿格拉娅很快地低声说。她扭头看着公爵，天真地拉了拉他的手。

他朝她转过头来，看了她一眼，瞧了瞧她那双此刻不知为何闪闪发亮的黑眼睛，想对她笑笑，但是突然好像忘记了她，又把视线移向右方，又去跟踪他的特殊的幻象去了。这时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正好从小姐们的椅子旁边经过。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继续对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讲着想必是十分可笑和有趣的事情，讲得很快，很兴奋。公爵记得阿格拉娅曾突然低声说：“这个女人多么……”

这句话说得很含糊，而且没有说完；阿格拉娅立刻打住，没有再说什么，但是这已足够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经过时似乎并没有特别注意什么人，忽然朝他们这边转过头来，似乎这时才发现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

“哎——呀！这不就是他吗！”她突然站住，喊了一声，“忽而派多少人去找都找不到，忽而又故意气人似的坐在这个想象不到的地方……我还以为你在那里……在你伯伯家呢！”

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满面通红，狠狠地瞪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一眼，很快就转过头去不看她。

“怎么？！难道你不知道？你们想想看，他居然还不知道！开枪自杀了！你的伯伯今天早晨开枪自杀了！这还是方才两点钟的时候有人告诉我的；现在半个京城的人都知道了；一些人说，亏空了三十五万公款，另一些人说是五十万。而我还以为他会给你留下遗产呢；全部挥霍掉了。这老头儿是个老色

鬼……好吧，再见了，bonne chance[①]！你当真不去一趟吗？怪不得你及时退职，真狡猾！不过这都是废话，你是知道的，事先就知道，也许昨天就知道了……”

虽然这种语言放肆的纠缠，这种显示并不存在的交情和亲密关系的做法肯定有其目的，这一点现在已是毫无疑问的了，但是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开头想的是如何设法摆脱纠缠，无论如何不去理睬侮辱他的女人。然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话像五雷轰顶一样；他听到伯伯自杀的消息，脸变得煞白，朝向他报信的女人转过身来。这时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迅速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家都跟着她几乎跑着离开那里。只有公爵留下来待了一会儿，好像拿不定主意似的；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仍然呆呆地站在那里。但是叶潘钦一家还没有走出二十步，就发生了一场可怕的争吵。

刚才同阿格拉娅说话的军官是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好朋友，这时气愤到了极点。

“得用鞭子抽，要不就治不了这荡妇！”这话他几乎是大声说的。（看来他以前就是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知己。）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立刻朝他转过身来。她的眼睛闪闪发光；她奔向站在两步开外的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从他手里夺过一根细小的藤编手杖，用力朝侮辱她的人脸上斜抽过去。这一切是在刹那间发生的……那军官昏头昏脑地朝她扑过去；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身边已没有了随从：那个彬彬有礼的中年绅士已经溜之大吉，而那位喝醉酒的先生站在一旁纵声大笑。再过一分钟警察当然就会赶来，但是在这一分钟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如果得不到意外的帮助，就会吃亏，

① 法文：祝你幸运。

幸好这时公爵也在两步开外，他从背后抓住了那军官的双手。军官挣脱一只手，使劲推公爵的胸脯；公爵被推得后退了两三步，倒在一把椅子上。这时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身边已经又出现了两个保护者。一个拳手挡住了想要行凶的军官，这就是读者熟悉的那篇文章的作者和过去罗戈任手下的那帮人当中的一员。

“我叫凯勒！退伍中尉。”他傲慢地自我介绍，“您想要打架的话，大尉，那么我来替女人打，愿意为您效劳；我懂得整套英国拳术。别推推搡搡的，大尉；对您流血受辱我深表同情，但是不能允许在众多游客面前向一个女人挥动拳头。作为一个高尚的君子，适宜于采取另一种方式，——我这话的意思，大尉，您当然是应该明白的……”

但是大尉已经清醒过来，已不再听他说话了。这时罗戈任从人群里出来，迅速挽起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手臂，带她走了。罗戈任自己看来好像也受到很大震动，他脸色发白，浑身发抖。他带着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离开时，冲着那军官狞笑了一下，像一个得意扬扬的商人那样说道：

“嗬！怎么，知道厉害了！满脸是血！嗬！”

那军官清醒过来后，已完全猜到是在同谁打交道，他很有礼貌地（不过用手绢捂住脸）问已从椅子上站起来的公爵：

“您就是刚才我有幸结识的梅什金公爵吗？”

“她疯了！她疯了！请您相信我的话！”公爵用颤抖的声音回答道，不知为了什么向他伸出两只颤抖的手。

“我当然不能为这样的事情夸耀；但是我需要知道您的大名。”

他点了点头，就走开了。警察在最后两名登场人物消失后正好过了五秒钟才赶到。不过这场争吵延续的时间怎么也不超

过两分钟。游客当中的一些人从椅子上站起来走了，另一些人只是换了换座位，还有一些人见到这场争吵很高兴；再有一些人议论纷纷，特别感兴趣。总之，事情像通常那样结束了。乐队重新开始演奏。公爵跟着叶潘钦一家人走了。倘若他在被推后坐在椅子上时想到或者来得及朝左边看一眼，他就会看到阿格拉娅，此时阿格拉娅在离开他二十步的地方停住，不理睬已经继续往前走的母亲和姐姐们的呼唤，观看着争吵的场面，Щ.公爵跑到她跟前，劝她快走。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记得，阿格拉娅回到她们身边时非常激动，未必能听见她们的呼唤。但是正好过了两分钟，在她们刚进公园后，阿格拉娅用她平常说话的那种冷淡而任性的声调说：

“我是想看看这出喜剧怎么收场。”

第 三 章

游乐场发生的事把母女们都吓坏了。惊慌不安和激动万分的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和女儿们出了游乐场，几乎是一路跑回家的。按照她的观点和看法，通过这件事产生和暴露出来的东西太多了，因此尽管她脑子里乱糟糟的，而且惊魂未定，但是已经产生了一些果断的想法。不过大家也都知道发生了某种特殊的事，也许正在暴露出一个特殊的秘密，这倒是值得庆幸的。尽管早先Щ.公爵一再保证和进行解释，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现在已原形毕露"，被揭露和拆穿了，"他同这个荡妇的暧昧关系已正式公诸于世"。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这样想，就连她的两个大女儿也这样认为。这个结论带来的好处是哑谜更多了。两个大女儿对妈妈惊慌失措和公开逃跑回家的表现虽然暗地里表示不满，但是她们在她心慌意乱时不敢提各种问题去打扰她。此外，她们不知为什么觉得，她们的妹妹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在这件事情上所知道的，可能比她们和妈妈三个人加起来还要多。Щ.公爵也脸色阴沉，心事重重。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一路上没有和他说一句话，而他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阿杰莱达曾试着问他："刚才她们说的是哪一个伯伯，彼得堡城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满脸不

高兴地嘟囔了一句作为回答，非常含糊地说了一些情况，并且说这一切当然荒唐无稽。“这一切是毫无疑问的！”阿杰莱达顶了一句，没有再问什么了。阿格拉娅不知因为什么缘故变得异常平静，路上只说了一句话，嫌她们跑得太快了。有一次她回过头来，看见了正在追她们的公爵。看到公爵使劲追她们的模样，她嘲讽地微微一笑，再也不回头看他了。

最后，几乎到了别墅跟前时，碰上了正朝他们走来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他刚从彼得堡城里回来。他一开口就打听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情况。但是他的夫人威严地从他身旁走过，没有答理他，甚至没有瞧他一眼。他根据女儿们和Щ.公爵的眼神立即猜到家里出了麻烦事。但是即便不发生这种情况，他的脸上本来就已显示出某种异常不安的神情。他马上挽住Щ.公爵的胳膊，让他在门口站住，几乎用耳语和他说了几句话。他们两人在登上凉台到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房间里去时，神色惊慌不安，根据这一点可以猜测，他们俩已经听到了某种特别的消息。人们陆续聚集到楼上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的房间里，最后只有公爵一人留在凉台上。他坐在角落里，好像在等待什么，可是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他看到这里乱糟糟的样子，没有想到要走，似乎他已忘了整个世界，不管让他坐在哪里，他都准备一连坐上两年。楼上惊慌不安的谈话声有时传到他的耳朵里。他自己说不清在这里坐了多久。天色渐渐晚了，接着天完全黑了。阿格拉娅突然来到凉台上；从外表看她很平静，虽然脸色有点苍白。阿格拉娅“显然没有料到”公爵会坐在这角落里的椅子上，她看见后仿佛有些困惑似的微微一笑。

“您在这里干什么呢？”她走到公爵跟前。

公爵不好意思地喃喃说了些什么，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但

是阿格拉娅马上在他身旁坐下，他只好又坐了下来。她猛然地、但十分注意地瞧了他一眼，然后仿佛什么也不想地望望窗外，再回过头来瞧他。“也许她想笑。”公爵不禁想道，“不，如果要笑，她当时就笑了。”

“您也许想喝茶吧，我这就吩咐下去。”她在沉默一会儿后说道。

“不——不……我不知道……”

“这怎么会不知道呢！喂，听我说：倘若有人要跟您决斗，您怎么办？我刚才就想问您。”

“但是……谁会……谁也不会跟我决斗。”

“要是有人找您决斗呢？您会非常害怕吗？”

“我想，我会非常……害怕的。”

“当真？那么您是胆小鬼？”

“不——不，也许不是。害怕而又逃跑的人才是胆小鬼，谁要是害怕而不逃跑，那还不是胆小鬼。”公爵想了想，微微一笑。

“您不会逃跑？”

“也许不会逃跑。”他最后冲着阿格拉娅的问题笑了起来。

“我虽然是女人，但是决不逃跑，”她几乎有些委屈地说，“其实您在笑话我，并且在像您平常那样装腔作势，目的是为了引起别人更大的兴趣；请告诉我：决斗时通常相距十二步开枪吗？是否也有人相距十步开枪的？这样做是否一定会打死或打伤人？”

“决斗时想必是很少命中的。”

“怎么很少？普希金就被打死了。”

“这也许是偶然的。”

“完全不是偶然的；那是一场生死决斗，他被打死了。”

“子弹的命中点很低，大概丹特士[①] 瞄准得要高些，瞄准胸部或头部；一般谁也不朝子弹打中的部位瞄准，因此子弹很可能是偶然打中普希金的，它打偏了。这是内行的人对我说的。”

“有一次我和一个士兵谈话，他对我说，根据条令规定，当他们作为尖兵散开射击时，应当瞄准人的半身；他们就是这样说的：‘朝半身瞄准’。可见不是朝胸部，也不是朝头部，而是规定朝半身射击。后来我问过一位军官，他说，就是这样，完全正确。”

“说这正确，因为是远距离射击。”

“您会打枪吗？”

“我从来没有打过枪。”

“难道您连给手枪装弹药也不会？”

“不会。我是说我知道怎样做，但是我自己从来没有装过。”

“这就是说，您不会装，因为这需要实践！听我说，并且记住：第一，要买手枪用的上等火药，不要买返潮的（据说，不能用返潮的，要用很干的），火药颗粒要细，您就买这种火药，而不要买大炮用的。听人说，弹丸是自己设法铸的。您有手枪吗？”

“没有，也不需要。”公爵突然笑了。

“咳，真是废话！您一定要买，买一支好的，英国造的或法国造的，据说这是最好的。然后装一小撮或两小撮火药进去，最好多装点。再塞进去一块毡子（听人说，一定要用毡子

① 丹特士（1812—1895），法国贵族，男爵，曾在俄国供职。在决斗中打死了普希金。

塞紧），这东西能找得到，可从褥垫上撕一块，有时可从门上包的毡子上取一点。塞好毡子后，再把弹丸放进去，——听见了吗，要先装火药，后放弹丸，不然就打不出去。您笑什么？我希望您每天能射击几次，而且一定要学会射中目标。您能做到吗？”

公爵笑了；阿格拉娅懊恼地跺了跺脚。她在进行这样的谈话时的那种一本正经的模样使公爵感到有些惊奇。他多多少少感觉到他应该打听点什么消息，问点什么事——至少应该谈一点比给手枪装弹药更重要的事。但是所有这一切他都忘得一干二净，只记得阿格拉娅坐在他面前，他正瞧着她，此时此刻不管她谈起什么，他都几乎觉得无所谓。

最后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终于从楼上走到凉台上来了；他紧皱着眉头，一副忧心忡忡而又下定决心的样子，准备到什么地方去。

“啊，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是你……现在要去哪里？”他问道，虽然公爵根本不想挪动一下。“我们一起走吧，我有话要对你说。”

“再见。”阿格拉娅说道，向公爵伸出了手。

凉台上已经相当黑了，公爵此刻没有完全看清楚她的脸。过了一会儿，当他和将军刚要走出别墅时，他突然满脸发热，攥紧自己的右手。

原来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与他同路；尽管时间已晚，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还急于要去找人谈什么事情。但是他突然和公爵攀谈起来，话说得很快，很慌张，而且前言不搭后语，经常提起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假如公爵这时能够听得专心些，他也许会猜到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想顺便向他打听点什么消息，或者不如说，想直截了当地和开门见山地问他一些事情，但是

一切都未能触及那最主要的一点。使公爵感到羞愧的是，他心不在焉，一开始甚至什么也没有听见，而当将军在他面前站住提出一个急迫的问题时，他不得不向将军承认他什么也没有听明白。

将军耸了耸肩。

“你们全都成了一些怪人，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如此。”他又说了起来，“我对你说，我完全不理解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的想法，不明白她担心什么。她歇斯底里发作，又哭又闹，说有人败坏我们的名声，使我们蒙受耻辱。是谁？怎么败坏？跟谁一起？什么时候和因为什么？说实话，我有错（我承认这一点），有很多错，但是这个……不安分的女人（加上行为不端）的纠缠不休最后可由警方出面来制止，我今天甚至想要同某些人见面并向他们打个招呼。一切都可以悄悄地、和和气气地、甚至亲切而友好地处理好，根本用不着吵闹。我也认为将来还会出事，有许多尚未说清的问题，这里也有阴谋；但是如果什么也不知道，那么就会什么也解释不清楚；如果我没有听见，你没有听见，他没有听见，别的人也没有听见，那么请问：究竟谁听见了呢？你说，这该如何解释呢？只能说这事一半是空中楼阁，如同月光……或幽灵之类的东西，并不存在。”

“她是疯子。”公爵嘟囔了一句，突然痛苦地回想起了不久前发生的事。

“如果你说的是她，那就说到一起去了。我多多少少也曾这样想，因此我一直觉睡得很安稳。但是现在我发现别人的想法比较正确，我不相信是发疯了。就说这女人是一个泼妇吧，但是同时她不仅不是疯子，而且很精明。今天针对卡皮通·阿列克谢伊奇的无礼举动充分证明这一点。从她的方面讲，这是

骗人的勾当，至少也是别有用心的奸诈行为。”

“哪一位卡皮通·阿列克谢伊奇？”

“哎，我的上帝，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你根本没有听。我同你的谈话就是从谈卡皮通·阿列克谢伊奇开始的；你惊讶得现在手脚还在发抖。我今天就是为了此事在城里耽搁了。这位卡皮通·阿列克谢伊奇·拉多姆斯基是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伯伯……”

“啊！”公爵喊叫起来。

“是在早晨自杀的，天刚亮，七点钟。这老头儿受人敬重，七十岁了，是个享乐主义者，——她说得一点儿不差，亏空了公款，一笔很大的公款！”

“她是从哪里……”

“从哪里知道的？哈——哈！只要她在哪里露面，她周围就形成一整个参谋部。你知道现在什么样的人物去拜访她，寻求‘接近芳泽的荣幸’吗？自然她能够从来访者口里听到，因为现在整个彼得堡都知道了，在这里半个或整个帕夫洛夫斯克的人也都知道了。她在穿不穿军装上做文章，话说得真巧妙，有人告诉我，当时她说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提前退了职！多么恶毒的影射攻击！不，这不是发疯的表现。我当然不相信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事先就知道将要发生这场灾祸，也就是说，并不知道灾祸将在某月某日七点钟发生等等。但是他可能预感到这一点。而我，我们大家和Щ.公爵全都认为那老头子还会留给他一笔遗产呢。可怕！真可怕！不过你要明白，我对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毫无指责之意，这一点我得马上对你说清楚，然而事情仍然觉得可疑。Щ.公爵感到特别惊讶。这一切来得有点蹊跷。”

“但是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行为里有什么可疑之处呢？”

“什么也没有！行为举止非常高尚。我并没有向你暗示什么。我想，他的财产完好无损。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自然连听都不愿意听……但主要的是——所有这些家庭变故，或者不如说，所有这些无谓的争吵，甚至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它们……说实在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你是我们家的朋友，请你想想看，根据现在了解到的虽然并不确切的情况，原来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曾在一个多月前向阿格拉娅求婚，似乎被她正式拒绝了。”

“不可能！”公爵激动地喊道。

“难道你知道什么吗？你要知道，亲爱的，”将军猛然一哆嗦，感到很惊讶，一动不动地在原地站住。“我也许不必对你说这些有失体面的话，但这是因为你……你……可以说是这样一个人。也许你了解一些特殊的情况？”

“关于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我什么也不了解。”公爵喃喃地说。

“我也不了解！我……我，老弟，有人简直想把我埋进地里，把我埋了，也不想一想这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的痛苦，我是忍受不了的。刚才就有这样的场面，可怕极了！我和你说话就像和亲生儿子说话一样。主要的是，阿格拉娅好像在嘲笑母亲。她的两个姐姐告诉我，她在一个月前似乎拒绝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求婚，似乎他们两人之间有过一场相当正式的谈话，不过这是一种猜测……然而是有充分根据的猜测。这真是一个任性的和异想天开的人，简直没法说！她性格开朗，心肠好，人又聪明，这些好的品质她都有，但同时又任性，爱嘲弄人——一句话，脾气很坏，再加上有些想入非非。刚才当面嘲笑母亲，嘲笑姐姐和Щ.公爵；对我就更不用说了，她很少有不嘲笑我的时候，但是你知道，我爱她，甚至她嘲笑我，

我也爱她，——看来这小淘气鬼因为这一点特别爱我，就是说，胜过爱所有别的人。我敢打赌，她也已在某些事情上嘲笑过你了。方才楼上的那场风波结束后我看见你和她在谈话；她若无其事地和你坐在一起。”

公爵的脸涨得通红，紧攥住右手，但没有说话。

“亲爱的、好心肠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将军突然带着感情热烈地说，“我……甚至还有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本人（不过她又开始骂你了，为了你，同时也骂我，我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毕竟都是爱你的，不管怎么样，也就是说，不管表面上如何，我们真心地爱你和尊敬你。但是，你得同意，亲爱的朋友，这突然出的哑谜真是难猜，听到这样的话不能不懊恼。那个若无其事的鬼丫头（因为她站在母亲面前以嗤之以鼻的蔑视态度对待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而且主要是针对我提的问题的，因为我鬼迷心窍干了蠢事，想要显显威风，觉得我是一家之主，——于是就干了蠢事）突然用嘲弄的口气宣布，那个‘女疯子’（她是这样说的，我觉得奇怪的是，她和你的说法一样：‘难道你们至今还没有看出来吗？’）‘脑子里产生了一个想法，无论如何要让我嫁给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为此要把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从我们家里赶走’……她说完后，不做任何解释，只顾哈哈大笑，而我们被弄得目瞪口呆，而她砰的一声带上门就出去了。后来有人告诉我不久前她和你的事……还有……还有……请听我说，亲爱的公爵，你是一个气量大和明白事理的人，我在你身上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请别生气；她的确是在嘲笑你。事情确实如此，像一个调皮的小孩那样嘲笑你，因此你不要生她的气。不要多心——她只不过是因为无所事事而寻你和我们的开心而已。好了，再见！你知道我们的感情吗？知道我们对你的一片真情吗？这感情是不

会变的，任何时候和在任何事情上都不会变……但是……我现在要朝这边走了，再见！我很少有像现在这样如坐针毡（通常是这么说的吧?）的时候……好一个别墅!”

公爵一个人留在十字路口，朝四周看了一下，快步穿过街道，走到一座别墅的亮着灯的窗户底下，打开了在同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谈话时紧攥在右手里的小纸条，借着微弱的灯光读道：

明天早晨七点钟我将在公园的长凳上等您。我决定和您谈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这事与您直接有关。

希望您不要把这便条给任何人看。虽然我这样嘱咐您感到不好意思，但是我认为对您就该如此，于是就写上了，——想起您可笑的性格我羞得脸都红了。又及。

这里说的就是不久前我指给您看的那条绿色长凳。您应该感到害臊！我不得不把这一点也写上。再及。

这张便条很可能是阿格拉娅在来到凉台前匆匆写成的，她把它随随便便地一叠。公爵读后激动得难以形容，好像受到惊吓一样，他又紧紧地把纸条攥在手里，如同一个受惊的小偷似的赶紧离开窗户，离开灯光；但他急忙跑开时，与站在他背后的一位先生撞了个满怀。

“我一直跟着您，公爵。”那位先生说。

“这是您，凯勒?”公爵惊奇地喊道。

“我正在找您呢，公爵。曾在叶潘钦家的别墅旁等您，自然我是不能进去的。当您和将军一起走的时候，我在你们后面跟着。公爵，我愿为您效劳，我凯勒愿听您差遣。我准备做出牺牲，如果需要，甚至愿以死相报。”

“然而……为了什么呢?”

“嗯，一定会找您决斗。这个莫洛夫佐夫中尉，我知道他，不过并无个人交往……他忍受不了侮辱。我们这种人，也就是说我和罗戈任，他自然看得一文不值，也许这是对的，因此只好由您一个人来承担责任了。公爵，只好由您来付酒钱了。[①]我听说，他曾打听过您，大概明天他的朋友就会来拜访您，也许现在就已在那里等着您了。如果您肯赏脸选择我当证人的话，那么我甘愿冒受罚被送去当兵的风险；我就是为此才来找您的，公爵。”

“这么说您也认为要决斗!”公爵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使得凯勒非常惊讶。他笑得很厉害。凯勒在他自愿充当证人的要求未得到满足前确实有些惴惴不安，现在看到公爵乐不可支地哈哈大笑的样子，几乎有些生气了。

“公爵，您刚才抓住了他的手。在大庭广众之下这样做，对一个有地位的人来说是很难忍受的。”

“然而他朝我的胸脯推了一下!”公爵笑着喊道，“我们没有什么可决斗的!我将请求他原谅!这就定了。如果要决斗，那就决斗吧!让他开枪好了；我甚至愿意这样。哈——哈!我现在会给手枪装弹药了!您知道吗，刚才有人教过我如何装。您会给手枪装弹药吗，凯勒?首先要去买手枪用的火药，不要潮湿的，也不要大炮用的那种颗粒粗的；然后先放火药，从门上撕一块毡子塞进去，再放弹丸，不是先放弹丸后放火药，因为那样是打不响的。听见了吧，凯勒，因为那样是打不响的。哈——哈!难道这不是很有道理的吗，我的朋友?哎，凯勒，您可知道我现在就要拥抱您，亲吻您。哈——哈——哈!您刚

---

① 这是法语成语 payer bouteille 的仿造，意为“对某事承担责任”。

才是如何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的？赶快到我这里来喝香槟酒。让我们一醉方休！您知道吗，我有十二瓶香槟酒在列别杰夫的地窖里存放着。列别杰夫是在前天，也就是我搬到他那里住的第二天，'碰巧'卖给我的，我就全买下了！我要把所有熟人都请来！您今天夜里还要睡觉吗？”

“像每天夜里一样，公爵。”

“好吧，那就祝您睡个安稳的好觉！哈——哈！”

公爵横过大路，消失在公园里，有几分困惑的凯勒留在那里，陷入了沉思。他还没有见过公爵的情绪那么奇怪，而且在这之前也想象不到他会这样。

“也许是太激动了，因为他是一个神经质的人，这一切刺激了他，但是他是不会胆怯的。真的，这样的人是不会胆怯的！”凯勒暗自想道。“嗯，香槟酒！然而这倒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消息。十二瓶，整整一打；还可以，摆出来可排成一支可观的队伍。我敢打赌，这些香槟酒是列别杰夫作为抵押品收下的。嗯……这位公爵相当可爱；说真的，我就喜欢这样的人；然而不要在这里磨蹭了……既然有香槟酒，那么现在正是时候……”

说公爵太激动了，这当然是对的。

他长时间地在黑暗的公园里踱来踱去，最后“发现自己”在沿着一条林阴道漫步。他脑子里只留下这样的记忆：他沿着那条从长凳到一棵高大醒目的老树，总共才一百步左右的林阴道已来回走了三四十次。他在公园里至少走了一个钟头，但是在这段时间里想了些什么，他怎么也回想不起来，即使他很想这样做，也仍然做不到。不过他突然发觉自己有一个想法，这想法使他纵声大笑起来；虽然并没有什么可笑之处，但是他仍然总是想笑。他认为关于会进行决斗的推测不仅只是在凯勒一

人的头脑里可能产生，这么说来，关于如何给手枪装弹药的话看来不是偶然说的……“啊！”他突然停住脚步，脑子里闪现了另一个想法。“刚才我坐在角落里时，她到凉台上来，发现我在那里，非常惊讶……于是笑了起来……问我要不要喝茶；须知这时她手里已拿着这张纸条，可见她一定知道这时我坐在凉台上，那么她干吗要惊讶呢？哈——哈——哈！”

他从口袋里掏出纸条，吻了吻，但立刻站住，陷入了沉思。

“这是多么奇怪呀！这是多么奇怪呀！”过了一会儿后他说道，语气里甚至带有几分忧伤，因为在感到极其快乐的时刻，对他来说快乐往往会变成忧伤，他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他聚精会神地朝四周观看了一下，对自己到了这里感到很惊讶。他很累了，走到长凳跟前，坐了下来。周围异常安静。游乐场里的音乐声停止了。公园里大概已经没有任何人了；当然时间少说也有十一点半了。夜静悄悄的，温暖而又明亮——这是彼得堡 6 月初的夜晚，但是在树木茂密、浓阴遮天的公园里，在他漫步的林阴道上，却几乎是一片黑暗。

倘若有人在这一时刻说他爱上了一个人，处于热恋之中，那么他会惊奇地否认这种说法，也许甚至会感到气愤。倘若有人再加一句，说阿格拉娅的便条是情书，是约他幽会的，那么他就会因那人说这种话而感到羞惭万分，也许还会提出要跟他决斗。所有这一切完全是真诚的，他一次也没有怀疑过这个姑娘可能爱他，或者甚至不怀疑自己爱这个姑娘的可能性，他不允许在这一点上有任何“模棱两可”的想法。不过他认为爱上他，爱上“像他这样的人”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即使当真有那么回事的话，那也只不过是她的淘气而已；但是他对淘气行为本身漠然置之，认为它是完全合乎

常情的；他自己关注和操心的完全是别的事情。刚才将军一时激动曾脱口而出，说她嘲笑所有的人，尤其是嘲笑他这个公爵，这些话他是完全相信的。他并不感到有丝毫受侮辱之处；他认为就应该这样。对他来说，明天清早他又能见到她，将和她并排坐在绿色的长凳上，听她讲如何给手枪装弹药并且看着她——这就是一切。有了它，他再也不需要什么了。可是她究竟要对他说什么，她所说的与他直接有关的重要事情是什么？——这个问题在他脑海里闪现过一两次。除此之外，他一刻也不怀疑叫他去商量的那件“重要事情”是确实存在的，但是现在他几乎没有去想它，甚至没有一点儿要想它的意思。

林阴道的沙地上响起的一阵轻轻的脚步声，促使他抬起头来。有一个人走到长凳跟前，在他身旁坐下，在黑暗中他的脸很难看清。公爵迅速向他靠过去，几乎紧挨着他，这时才看清了罗戈任苍白的脸。

“我就知道你在这里的什么地方溜达，没用多少时间就找到了。”罗戈任含糊不清地说道。

这是他们在旅店走廊里见面后的第一次相逢。公爵对罗戈任的突然出现感到惊讶，他一时思想集中不起来，一种痛苦的感觉在他心里复活了。罗戈任看来明白他的突然出现引起的反应；但是虽然他开头说话颠三倒四，好像故意装出一种放肆的样子，但是公爵很快感觉到，他并没有任何故意做作的地方，甚至没有任何特别难为情的表现；如果说他的言谈举止有点别扭的话，那也只是表面上如此；这个人的内心是不可能变的。

“你怎么……在这里找我？”公爵没话找话地问道。

“听凯勒说的（我到你那里去过），他说‘公爵到公园里去了’，于是我就想，果然是这样。”

“‘果然是这样’是什么意思？”公爵不安地抓住那句脱口

而出的话问道。

罗戈任冷笑了一声，但未做解释。

“我接到了你的信，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你这一切都没有必要……你又何苦呢！……我现在是从她那里来找你的：她一定要我请你去一趟；有重要的事要对你说。请你今天就去。”

“我明天去。我现在要回家；你……上我那里去吗？”

“去干吗？我全都对你说了；再见。”

“难道你不去坐一会儿？”公爵低声问道。

“你真怪，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你真叫人感到惊讶。”

罗戈任讥讽地笑了笑。

“为什么？你为什么现在这样仇恨我？”公爵伤心而又激动地说，“现在你自己也知道，你过去的所有想法都是不对的。不过我想过你对我的仇恨至今没有消除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因为你曾蓄意谋害我，所以你的仇恨总是消除不了。听我说，我只记得那天交换十字架结为兄弟的帕尔芬·罗戈任；这一点我在昨天的信中就对你说过，希望你完全忘掉这一切胡言乱语，不要再和我谈起这件事。你为什么要躲着我？你为什么对我藏起手来？我对你说，我认为这一切，认为那时发生的一切都是胡扯，因为我对你在那一整天的心情非常了解，就像了解我自己一样。你所想象的事并不存在，而且也不可能存在。为什么我们之间的仇恨要存在下去呢？”

“你会有什么样的仇恨？”罗戈任又笑了起来，作为对公爵的这一番热烈而又突如其来的话的回答。他确实后退了两步，躲开公爵站在一旁，把自己的手藏起来。

“现在我已完全不能再登你的门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最后他慢吞吞地和意味深长地加了一句。

“难道你就那样恨我？”

“我不喜欢你，列夫·尼古拉耶维奇，那么我干吗要上你那里去呢？唉，公爵，你完全像一个孩子，想要玩具，就得立即给你拿来摆上，可你却不明白事理。现在你说的话，已全都写在信里了，难道我不相信你？我相信你的每一句话，并且知道你从来没有欺骗过我；可是我仍不喜欢你。你写道，你把一切都忘了，记得的只是结拜兄弟罗戈任，而不是那个当时要对你动刀子的罗戈任。然而你为什么了解我的心情呢？（罗戈任又笑了笑。）从那时起，我也许在那件事情上一次也没有承认过自己做错了，而你却给我写信，像兄弟般地宽恕了我。也许我在那个晚上想的完全是另一件事，而这件事……”

“你忘了去想了！”公爵接过来说，“那还用说！我敢打赌，那天你一定是直接上火车赶到帕夫洛夫斯克来听音乐，像今天那样在人群里注视和观察她。你就用这种行动来让人吃惊！然而那时如果你不处于只能想一件事的状态，你也许就不会朝我举起刀来。那天早晨我看着你就有一种预感；你知道当时你是什么样子吗？在交换十字架时，我可能就开始出现这样的想法。你那时干吗要把我带到老太婆那里去？想以此来约束自己以免动手吗？不过你不可能有明确的想法，只可能像我那样感觉到……我们当时的感觉是相同的。要是你那时不企图杀我（是上帝把你的手拉开了），现在我在你面前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因为我仍然怀疑你会干这种事，我们的罪过是一样的，是相同的！（不要皱眉头！你为什么还笑？）说什么‘没有认过错’！即使你想认错，也许你也做不到，因为你不喜欢我。纵然我在你面前是一个纯洁无瑕的天使，只要你想到她爱的不是你而是我，你也会容不得我。可见，你这是在吃醋。这个星期我想了很多，帕尔芬，请听我说：你是否知道，现在她也许爱你胜过爱任何人，甚至她愈折磨你就愈爱你。她不会这样对你

说的，需要善于观察。她为了什么到头来仍然还要嫁给你呢？她迟早会把这一点告诉你本人的。有的女人甚至愿意让人们这样爱她们，而她正是这样的性格！而你的性格和你的爱情应当能战胜她！你知道女人能用各种残酷的行为和嘲笑来折磨一个人，从不感到问心有愧，因为她在看着你时每一次都会暗自想道：‘现在我把他折磨得要死，以后我可用自己的爱情给他以补偿……’”

罗戈任听完公爵的话后哈哈大笑。

“怎么，公爵，你自己是否也碰上这样的女人了？我听到过有关你的传闻，是真的吧？”

“你能听到什么呢？”公爵突然哆嗦了一下，停住了脚步，感到非常难为情。

罗戈任继续笑着。他不无好奇地、也许是不无愉快地听完了公爵的话；公爵的那种快乐而热烈的情绪感染了他，给了他鼓舞。

“我不仅听到过，而且现在看到这是真的，”他补充道，“你什么时候像现在这样说过话？这样的话仿佛不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倘若我没有听到关于你的这种传闻，我就不到这里来了；何况又是半夜三更到公园里来。”

“我完全不明白你的话，帕尔芬·谢苗诺维奇。”

“她早就对我说明了你的事，刚才我又亲眼看到你和那位小姐坐在一起听音乐。她发誓说，昨天和今天都发誓说，你像一只小猫似的爱上了阿格拉娅·叶潘钦娜。这对我来说，公爵，完全无所谓，而且与我不相干：如果说你已不爱她了，那么她还没有忘情。你是知道的，她一定想要让你和那位小姐结合，下了这样的保证，嘿——嘿！她对我说：‘做不到这一点，我就不嫁给你，等到他们进教堂举行婚礼，咱俩也进教堂。’这

是怎么回事，我并不明白，而且一次也没有弄明白过：要么她爱你爱得不得了，要么……既然爱你，为什么又要让你跟别人结婚呢？她说：‘希望看到他幸福。’——这说明她是爱你的。”

“我对你说过并且在信里写过，她……神经不正常。”公爵痛苦地听完罗戈任的话后说。

“上帝知道！你也许想错了……今天我把她从听音乐的地方领走时，她把日子都定下来了，她说，再过三个星期，也许更早些，咱们就结婚；发了誓，取下了圣像，吻了吻。因此，公爵，现在就看你的了，嘿——嘿！”

“这全是胡扯！你现在说的这件与我有关的事是永远、永远也不会有的！我明天上你们那里去……”

“她怎么是疯子呢？”罗戈任说，“所有别的人全认为她正常，怎么只有你一个人认为她是疯子呢？她怎么会写信到那里去呢？如果她是疯子，那么人家根据这些信就能看得出来。”

“什么信？”公爵惊恐地问道。

“她给那里，给那位小姐写信，那位小姐读了。难道你不知道？你是会知道的；大概那位小姐自己会给你看的。”

“这无法相信！”公爵喊叫起来。

“唉！你呀，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看你在这条道上走得还不远，还只是刚刚起步。过不了多久，你就要雇私人警探，自己白天黑夜守着，了解她的一举一动，如果……”

“行了，永远也不要再说这件事了！”公爵喊道，“听我说，帕尔芬，刚才我在你面前走着走着突然笑了起来，不知道笑什么，不过原因是有的，我想起明天恰好是我的生日。现在差不多十二点了。一起走吧，迎接这个日子！我有葡萄酒，让我们干一杯，你得向我表示祝贺，祝什么呢？我自己也不知道希望得到什么。但是我要你祝贺我，而我则祝你幸福美满。要不，

你把十字架还给我吧！因为发生那件事后的第二天你并没有把十字架送还给我呀！你戴着它吗？现在也戴着它吗？”

“在我身上。”罗戈任说。

“那就走吧。我一定要和你一起迎接新的生活，因为我的新生活开始了！帕尔芬，你不知道我的新生活今天开始了吗？”

“现在我亲眼看到并且知道新生活开始了；我就这样告诉她。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你完全失去了常态！”

第 四 章

当公爵同罗戈任一起快要走到自己别墅跟前时，他异常惊奇地发现，在灯光通明的凉台上聚集着一大群吵吵嚷嚷的人。他们快乐地哈哈大笑，扯着嗓门喊叫；看样子甚至是在声嘶力竭地争论；乍看起来似乎觉得这是在高高兴兴地消磨时间。他上了凉台后确实看到大家都在喝酒，喝的是香槟酒，似乎已喝了很久，因此在饮酒作乐的人当中，已有很多人变得欢腾起来。客人们全是公爵的熟人，但是奇怪的是，他们好像应邀前来似的一下子聚到一起，虽然公爵没有邀请过任何人，就连自己的生日也是刚才无意之中想起来的。

“你一定告诉过什么人，要他摆上香槟酒，于是他们就跑来了。”罗戈任跟着公爵上凉台时嘟囔了一句，“这种事我见多了；只要朝他们吹一声口哨，他们就跑来了……”他几乎恶狠狠地加了一句，这时当然想起了自己不久前发生的事。

大家用叫喊声和祝贺声来迎接公爵，把他围住。有的人吵吵嚷嚷，有的人则安静得多，但是所有的人听说公爵过生日，都急忙过来向他表示祝贺，一个个等着轮到自己说话的时候。某几个人的在场，例如布尔多夫斯基的到来，引起了公爵的注意；但是最令人惊讶的是，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也突然出现

在这一伙人中间；公爵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看见他时几乎吓了一跳。

这时，满面通红而且几乎兴高采烈的列别杰夫跑过来进行解释；他已醉得相当可以了。从他唠叨中得知，大家都是自然而然地、甚至是无意之中聚集到一起的。在傍晚前最早来到这里的是伊波利特，他觉得身体好多了，愿意在凉台上等公爵回来。他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接着列别杰夫下楼来到他身边，然后来了他的全家，即伊沃尔金将军和他的女儿们。布尔多夫斯基是陪着伊波利特来的。加尼亚和普季岑似乎刚来不久，他们路过时顺便进来看看（他们正好是在游乐场出事的时候到的）；在这之后来的是凯勒，他一到就宣布今天是公爵生日，便要香槟酒喝。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总共半个小时前才到。科利亚也竭力主张喝香槟酒以表示对生日的祝贺。列别杰夫痛痛快快地把酒拿了出来。

“这是我的酒，我的酒！”他含糊不清地对公爵说，“我出钱，以表示庆贺，还有食物和下酒菜，小女正在张罗着呢；不过，公爵，您要是知道现在时兴什么话题就好了。您记得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毁灭’这句话[①]吗？成了当代的热门话题，当代的！有问有答……捷连季耶夫先生也极为……觉都不想睡了！香槟酒他只呷了一口，呷了一口，不会有什么害处……公爵您过来，请您做决定吧！大家都等着您，大家就等着听您的真知灼见呢……”

公爵注意到了薇拉·列别杰娃亲切温柔的目光，那时她也正急忙从人群里挤到他身边来。他不理会别的人，首先向她伸出手去；她高兴得满脸通红，祝愿公爵“从这一天起生活幸

① 语出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3幕，第1场。

福”。然后飞快地朝厨房跑去；她正在那里准备下酒菜；但是在公爵到来之前，只要能够撂下手中的活儿出来一会儿，——她也曾多次到凉台上来，全神贯注地听那些已有醉意的客人不停地热烈争论最抽象的、她觉得十分奇怪的问题。她的妹妹已在隔壁房间的木箱上张着嘴睡着了，然而那个男孩，列别杰夫的儿子，却站在科利亚和伊波利特的身旁，从他脸上兴奋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准备在这里一动不动站着津津有味地听大人说话，哪怕再一连站上十个钟头也愿意。

“我特意等着您，看到您这样幸福地回家来，心里高兴极了。”当公爵与薇拉握手之后马上走过去跟伊波利特握手时，伊波利特说。

“您为什么知道我‘这样幸福’呢？”

“从脸上看得出来。您跟诸位先生们打过招呼后，赶快坐到我们这里来。我一直特意等着您。”他又加了一句，意味深长地强调他一直等着。公爵问他：这么晚还坐着不伤身体吗？他回答说：他自己也觉得奇怪，三天前快要死了，可是他感到自己的身体从来没有像今天晚上那样好过。

布尔多夫斯基跳了起来，嘟囔地说，他“不是特意来的”，是为了“陪伴”伊波利特，说他心里也很高兴；他在信里“写了废话”，现在“只感到高兴”……没有说完就紧紧地握了握公爵的手，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最后公爵走到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身边。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立即挽住他的胳膊。

“我只对您说两句话，”他低声地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让我们到一边去待一会儿。”

“我也只说两句话。”另一个人在公爵另一只耳朵旁低声说，另一只手从另一边挽起他的胳膊。公爵惊奇地看到一个蓬

头散发、满面通红、向他一边使眼色一边笑的人，公爵马上就认出这是费尔德先科，天知道他是从哪里钻出来的。

“您记得费尔德先科吗?”那人问道。

“您是从哪里钻出来的?”

“他后悔啦!”跑过来的凯勒喊道，“他躲了起来，他不愿意出来见您，他躲在那里的角落里，他后悔了，公爵，他感到自己有错。”

“错在哪里，错在哪里呀?”

“我遇见了他，公爵，我刚才遇见了他，把他带来了；这是我的朋友当中不可多得的一位；他后悔了。”

“看到两位，我很高兴；去吧，和大家坐在一起，我马上就来。”公爵最后终于脱了身，急忙朝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走去。

“您这里很有意思，”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我愉快地等了您大约半个钟头。是这么回事，亲爱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跟库尔梅舍夫把一切都谈妥了，顺便来告诉您，让您放心；您不必担心，他对这件事非常非常地通情达理，何况在我看来，多半是他自己不对。”

“跟哪一位库尔梅舍夫?”

“就是您傍晚抓住他手的那一位……他气得发狂，本来已决定明天派人来要您做出解释。”

“别说了，多么荒唐!”

“当然荒唐，并且大概会以荒唐而告终；但是我们的这些人……”

“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您到这里来也许还有别的事吧?”

“噢，当然还有别的事。”他笑了起来。“亲爱的公爵，明天大清早我就要为这件不幸的事（就是我那伯伯的事）去彼得

堡；您瞧，所有这一切都是真的，除我之外所有的人都知道了。这一切使我非常震惊，以致我没有来得及到那里（到叶潘钦家）去一趟；明天也去不了，因为要到彼得堡去，您明白吗？可能将会有两三天不在这里，——一句话，我的事情变得很糟糕。虽说事情并不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我认为某些事应当跟您开诚布公地解释一下，而且要抓紧时间，也就是说，要在离开这里之前谈一谈。如果您允许的话，我现在坐下来等一会儿，等客人散了再说；况且我再也无处可去：我是如此的焦虑不安，简直无法躺下睡觉。还有，虽然这样直接找上门来纠缠一个人是过分而又不适当的，但是我要直截了当地对您说，亲爱的公爵，我是来寻求您的友谊的；您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好人，就是说您不是一个随时随地都说谎话的人，也许您根本就不撒谎，而我有一件事情需要同朋友和有主意的人商量，因为我现在完全成了一个倒霉的人……”

他又笑了起来。

“糟糕的是，”公爵沉思了一会儿说，“您想要等他们散了再说，但是天知道他们何时才走。我们倒不如现在就到公园里去；我敢保证，他们是会等着的；我表示一下歉意就行了。”

“不——不，我有我的原因，不希望让别人怀疑我们带有某种目的进行紧急的谈话；这里有的人对我们的关系很感兴趣，——这一点您不知道吗，公爵？如果让人们看到我们本来就非常友好而不只是因为发生了紧急情况，那就要好得多——您明白吗？他们两个来钟头后就会散去；我将占您二十分钟时间，就算半小时吧……”

“那么就悉听尊便；您就是不解释，我也很高兴；对您的一番关于我俩有着友好关系的美言，谨向您表示感谢。请您原谅，我今天有些心不在焉；您知道，此时此刻我不知为什么精

神总是集中不起来。”

“看到了，看到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微笑着含糊地说了一句。今天晚上他很爱笑。

“您看到什么啦？”公爵猛然一哆嗦。

“您是否怀疑我，亲爱的公爵，”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继续笑着，不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是否怀疑我到这里来只是为了欺骗您，顺便向您探听什么消息的？”

“您到这里来探听消息，这是毫无疑问的，”最后公爵也笑了起来，“甚至您也许还决定稍稍骗我一下。但是这没有什么，我并不怕您；而且现在我不知为什么对一切都无所谓，您相信吗？再说……再说……因为我首先深信您毕竟是一个很好的人，我们到头来大概真的会成为朋友的。我非常喜欢您，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我认为您是一个……非常非常正派的人！”

“嗯，与您打交道，甚至不管是为什么事打交道，无论如何是很愉快的。”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下结论道，“我们走吧，我要为您的健康干一杯；我能跟你絮叨这些，就心满意足了。啊！”他突然停住脚步，“这位伊波利特先生搬到您这里来住了吧？”

“是的。”

“我想，他不会马上就死吧？”

“什么？”

“没有什么；我在这里和他一起待了半个钟头……”

伊波利特这时一直在等公爵，当公爵和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在一边说话时，他不断地看着他们俩。当他们走到桌子跟前时，他变得兴奋起来。他有些坐立不安，非常激动；他的前额上冒出了汗珠。从他闪闪发亮的眼睛里，除了经常都有的那种游移不定的不安外，还流露出一种隐隐约约的烦躁；他的目

光毫无目的地从这个东西转移到那个东西，从这张脸转移到那张脸上。虽然他至今一直积极参加吵吵嚷嚷的谈话，但是他精神的振奋只是阵发性的；他对谈话本身并不注意；他同别人的争论缺乏连贯性，冷嘲热讽，漫不经心而又自相矛盾；他常常不把话说完，把他自己一分钟前热情洋溢地开始的话题抛到一边。公爵得知今天晚上伊波利特在无人阻止的情况下已喝了满满两大杯香槟酒，现在摆在他面前的已是喝了一口的第三杯，不禁感到惊讶和惋惜。这是公爵后来才知道的；而在此刻他没有那么细心。

“您知道吗，正好今天是您生日，我感到非常高兴！”伊波利特喊道。

“为什么？”

“您就会看到的；快坐下吧；第一，是因为您的……全班人马都到齐了。我就估计到大家都会来的；平生第一次我估计对了！遗憾的是，我不知道是您的生日，不然我要带礼物来……哈——哈！也许我就是带礼物来的！到天亮还有很久吧？”

“到天亮不到两个钟头了。”普季岑看了看表说。

“既然现在外面亮得可以看书，为什么还要等天亮呢？”有人说。

“为的是我要看日出。可以为太阳的健康干杯吗？公爵，您以为如何？”

伊波利特不客气地问大家，好像在发号施令似的，但是他自己似乎没有发觉这一点。

“好吧，我们就干一杯；不过，伊波利特，您得平静下来，好吗？”

“您老是劝我睡觉；公爵，您成了我的保姆！等到太阳一

出来，等到天空‘发出声响’（是谁在诗里这样说过‘太阳在天空发出声响’?[①] 毫无意义，但很好!）我们就睡。列别杰夫！太阳不是生命的源泉吗？在《新约全书·启示录》里‘生命泉’是什么意思?[②] 公爵，您听说过‘茵陈星’吗?”

“我听说过，列别杰夫认为这个‘茵陈星’就是遍布欧洲的铁路网。”

“不，对不起，不能这样说!”列别杰夫喊道，他跳起来，挥着手，好像要制止正要爆发的哄堂大笑似的。“对不起！和这些先生们……所有这些先生，”他突然朝公爵转过身来，“要知道这个，在某几点上，就是这样……”他毫不礼貌地捶了两下桌子，因而使得大家笑得更厉害了。

列别杰夫虽然处于他通常的“晚间”状态，但是这一次却被在这之前进行的长时间的“学术性”争论弄得非常兴奋和激动，在这种情况下，他常常对自己的对手公开表现出极端的轻视。

“这不对！公爵，我们在半个钟头前已经说好，不能打断别人的话；当一个人说话时，不能笑；要让他自由地把话都说出来，然后即使是无神论者，只要愿意，可以反驳；我们推举将军当主席，就这样！不然会怎么样呢？像这样可以打断任何人的话，打断崇高的思想，打断深刻的思想……”

“您说吧，您说吧，谁也没有打断您!”好几个人说道。

“您说吧，但是不要瞎扯。”

“这‘茵陈星’是怎么回事呢?”有人问道。

---

① 语出歌德的《天堂序曲》，这句话据俄译转译，与原著有出入。原著为：“太阳按照古老的方式，在兄弟天体中的赛歌轰鸣。”

② 在《新约全书·启示录》第21章里讲到“生命泉的水”：“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

“我不明白！”伊沃尔金将军回答道。他煞有介事地重新在刚才主席的位置上坐下。

“我非常喜欢听所有这些争论和抬杠，公爵，当然我指的是学术性的，”这时凯勒喃喃地说道，他由于兴奋和心情急迫而有些坐立不安。“我指的是学术性的和政治性的，”他突然对几乎与他并排坐着的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您知道，我特别喜欢读报纸上关于英国议会的报道，不过我的意思不是说我关心他们在那里议论什么（您知道我不是政治家），而是说对他们作为政治家的谈吐和风度感兴趣，譬如报上说：‘坐在对面的高尚的子爵’、‘赞成愚见的尊贵的伯爵’、‘我的那位以其提案使全欧洲感到震惊的论敌’——所有这些言词，自由人民的这种议会制度对我们来说很有吸引力！我被迷住了，公爵。我在心灵深处永远是一个艺术家，我向您发誓，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

“这样说来，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加尼亚在另一个角落里激动地说，“瞧您的看法，铁路岂不是成为可恶的东西，成为给人类带来灭亡的灾难，成为降临到大地上来搅浑‘生命泉’的祸害了吗？”

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在这个晚上情绪特别激动，公爵觉得他非常快活，几乎兴高采烈。当然，他是在和列别杰夫开玩笑，撩拨他，但是不久自己也激动起来了。

“不是铁路，不是！”列别杰夫反驳道，同时他又生气，又感到无比的快乐。“只有铁路本身搅浑不了生命泉，而这一切整个说来都是可恶的，我们最近几个世纪的整个趋向，就其总体来说，在科学的和实践的方面，也许确实是可恶的。”

“确实是可恶的呢，或者只不过也许是可恶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一点很重要。”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问道。

“可恶，可恶，确实是可恶的！”列别杰夫激动地确认道。

“别着急，列别杰夫，您每到早晨总是要温和得多。”普季岑微笑着说道。

“而每到晚上则更加坦率！每到晚上更加诚恳和坦率！”列别杰夫朝他转过身来热烈地说，“更加老实和更加明确，更加正直和更加可敬，虽然这样我会容易受到攻击，但是我不在乎；我现在要向你们大家，向所有的无神论者提出挑战，要问你们：你们用什么来拯救世界，在哪个方面为它找到了正常的道路？请你们这些科学家、实业家、各种协会的会员、挣工资的人等等来回答。用什么？用信贷？信贷是什么？信贷会把我们引向何方？”

“您可真有寻根问底的精神！”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

“而我认为，谁要是对这些问题不感兴趣，谁就是上流社会的二流子！”

“信贷起码可以导致利益的普遍一致和均衡。”普季岑说。

“仅此而已，仅此而已！这岂不是只讲满足个人的私利和物质需要，不承认任何道德基础？普遍的和平，普通的幸福都是因为需要！我斗胆问一句，亲爱的先生，我这样理解您的话，理解得对吗？”

“但是要知道，生存、吃喝是普遍的需要，没有利益的普遍结合和一致，您就满足不了这个需要，这个非常全面的和科学的见解似乎是一种相当可靠的思想，它可以作为未来若干世纪人类的支撑点和‘生命泉’。”情绪已经非常激昂的加尼亚说。

“吃喝的需要只是一种自我保存感……”

“可是有了一种自我保存感还不够吗？因为自我保存感是人类的正常规律……”

“这是谁对您说的？”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突然喊道，“说是规律，这是对的，但是破坏的规律，而且大概还有自我毁灭的规律也同样是正常的。难道人类的正常规律只在于自我保存吗？”

“哎呀！”伊波利特喊叫起来，他迅速朝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转过身去，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打量着他；但当看到他在笑后，自己也笑了起来，推了推站在他身旁的科利亚，再次问他几点钟，甚至把科利亚的银表拽到自己跟前，聚精会神地看着指针。然后好像忘记了一切，在沙发上伸开腿躺下，把手放在脑后，开始望着天花板；过了半分钟，他又伸直身体重新坐在桌旁，倾听着激动之极的列别杰夫的絮叨。

“这是狡诈的和嘲弄人的思想，使人难堪的思想！”列别杰夫迅速抓住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怪论，“说出这样的思想是为了挑动对手打架，但是这思想是正确的！因为您这个上流社会的爱挖苦人的骑兵军官（虽然不无才能！）连自己也不知道，您的思想是多么深刻，多么正确！是这样。人类的自我毁灭和自我保存的规律同样有力！魔鬼同样统治着人类，要一直统治到我们尚不知道的未来。您笑什么？您不相信有魔鬼？不相信有魔鬼是法国人的思想，是轻浮的思想。您知道谁是魔鬼吗？您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您甚至在不知道他的名字的情况下嘲笑他的外形，照伏尔泰的样子嘲笑他长着你们发明出来的蹄子、尾巴和犄角；因为魔鬼是伟大而威严的精灵，并不长着您给它发明的蹄子和犄角。但是现在问题并不在魔鬼身上！……”

“为什么您知道现在问题不在魔鬼身上呢？”伊波利特突然喊道，并像发病似的哈哈大笑起来。

“这是一个巧妙的和有所暗示的想法！”列别杰夫称赞说，

“但是问题仍然不在于此，我们的问题在于‘生命泉’的势头是否衰退了，因为增加了……”

“铁路？”科利亚喊道。

“不是铁路交通线，年轻气盛的小伙子，而是那种可用铁路作为其写照和艺术表现的趋势。匆匆奔跑着，轰隆轰隆响着，疾驰着，据说是为了人类的幸福！‘人类过于喧闹和工业化，很少有精神上的安宁’，一位隐退的思想家这样抱怨。——‘随它去吧，因为给饥饿的人类运送粮食的大车的辚辚声也许要比精神上的安宁好些’，另一位到处游历的思想家扬扬得意地回答道，说完便离开他扬长而去。恕我列别杰夫鄙俗，我不相信给人类运送粮食的大车！因为这些给人类运送粮食的大车如果其行动缺乏道德基础，那就会十分冷漠地把人类之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排除在运来粮食的享用者之外，这样的事已经有过……”①

“大车会十分冷漠地排除？”有人接过话头问道。

“这样的事已经有过。”列别杰夫不理会别人的问题，又说了一遍，“有过一个马尔萨斯②，他是人类之友。但是人类之友如其道德基础不稳固，就会是吃人的生番，更不必说他的虚荣心了；这些人类之友多得不计其数，您只要损害其中一个人

---

① 这里所说的“隐退的思想家”指弗·佩切林；“到处游历的思想家”指赫尔岑。这段话是对赫尔岑和弗·佩切林在1853年的来往信件中进行的一场争论的反应，列别杰夫赞成弗·佩切林的看法，反对赫尔岑关于科学和知识具有进步作用的观点。

② 马尔萨斯（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他在《人口论》（1798）一书中提出，人口总是按几何级数递增，而生活资料的生产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按算术级数增加，人口的过度增长必然导致灾难，必须加以遏制。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错误的。

的虚荣心，他睚眦必报，立即从四面八方放火焚烧世界，不过说句公道话，我们当中的每个人也都是这样，包括我这个最鄙俗的人在内，因为我也许会第一个抱来劈柴，然后自己跑开。但是问题也不在这里！”

“那么究竟在哪里呢？”

“真讨厌！”

“问题在于过去好几个世纪的一个传说，因为我必须讲讲这个传说。在今天，在我们的祖国，我希望诸位也和我一样热爱我们的祖国，因为我甚至准备为她流尽我的鲜血……”

“说下去！说下去！”

“在我们祖国，如同在欧洲一样，到处经常发生可怕的饥荒，根据可能做出的统计和我的记忆所及，大约四分之一世纪就要发生一次，换句话说，每隔二十五年一次。我无意就数字的准确性进行争论，但是比较起来要少多了。”

“跟什么时候比较？”

“跟 12 世纪以及相邻的前后几个世纪比较。因为那时，根据著作家的记载和证言，人类普遍的饥荒两年或至少三年发生一次，在这种情况下，人甚至吃起人来，虽然对此保密。有这样的一个寄生虫，他快到老年时，在没有任何人强迫的情况下就主动地说出，他在漫长而贫穷的一生中极其秘密地吃了六十个僧侣和几个世俗人家的婴孩，——大约有六个，但不超过这个数，也就是说，要比他吃掉的僧侣少得多。至于说到世俗的成年人，他倒从来没有抱着这种目的去碰过他们。”

“这不可能！”担任主席的将军喊道，用的几乎是生气的语气。“诸位，我经常和他谈论问题和进行争论，谈的和争的总是诸如此类的思想；但是他更为经常地说这样一些荒唐的事，简直不堪入耳，丝毫不近情理！”

“将军！请你回想一下围困卡尔斯的情况，而你们，诸位先生，就会知道上述传说是千真万确的。我再说一句，虽然几乎任何现实都具有确定不移的规律，但是它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思议的和不近情理的。有时甚至愈是现实，就愈不近情理。”

“但是难道吃得了六十个僧侣吗？”周围的人笑了起来。

“他并不是一下子把他们吃掉的，这很明显。也许是在十五年或二十年的时间里陆续吃的，这就完全可以理解和很自然的了……”

“很自然？”

“很自然！”列别杰夫以一种学究式的固执回嘴道，“而且除此之外，天主教僧侣就其本性来说随和而好奇，很容易把他们骗进树林或僻静的地方，在那里照上面所说的办法收拾他们，——但是我仍然无意争论吃掉的人是否太多，甚至多得毫无节制。”

“也许这是真的，诸位。”公爵突然开言道。

在这之前他一直默默地听着人们争论，没有介入谈话；在哄堂大笑时，他也常常跟着由衷地笑起来。显然他看到这种快乐喧闹的场面心里非常高兴；甚至喜欢他们开怀畅饮。也许整个晚上他都将一言不发，但是突然不知为什么说起话来。他说得特别严肃，使得大家都一下子好奇地朝他转过头去。

“诸位，我要说的就是过去经常发生饥荒的情况。虽然我不大了解历史，但是我听说过这种事。看来事情想必就是这样。当我来到瑞士的山区时，看到古老的骑士城堡的废墟感到非常惊奇，这些城堡建筑在山坡上，建筑在垂直高度至少有半俄里高的悬崖上（这就是说，上去要走几俄里的山路）。大家知道，城堡是用一大堆石头垒起来的。建筑工程十分艰巨，简直难以想象！当然，这都是那些穷人，那些农奴建的。此外，

他们还应该缴纳各种税，供养僧侣。他们哪里还能养活自己和耕种土地呢？当时他们的人数已剩下不多，想必是饿死的人太多了，也许根本没有什么可吃的。我有时甚至这样想：这些人当时怎么没有死绝，没有出什么事，他们是怎么坚持住和挺过来的呢？曾经有过吃人生番，而且也许很多，这一点列别杰夫无疑说得很对；只是我不明白他在这里为什么把僧侣牵扯进来，他这样做想说明什么呢？”

“也许是想说明12世纪只有僧侣可吃，因为只有僧侣长得胖。”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和很正确的说法！”列别杰夫喊道，“因为那吃人的人对世俗的人甚至连碰都没有碰。吃了六十个僧侣，没有吃一个世俗的人，这是可怕的想法，是有历史依据的想法，是从统计数字得出的，说到底，有本领的人就是根据这样的事实再现历史的；因为以统计学的精确性说明，僧侣的生活至少要比当时所有其余的人幸福和自由六十倍。而且他们也许至少要比所有其余的人胖六十倍……”

“太夸张了，太夸张了，列别杰夫！”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我同意这是有历史依据的想法，但是您要得出什么结论呢？”公爵继续问道。（他说话的语气非常严肃，毫无开玩笑和嘲弄大家都在讥笑的列别杰夫之意，这就使得他的话在这一伙人总的谈笑气氛中不由得变得有点儿滑稽可笑；再过一会儿，大家也会开始嘲笑他，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公爵，难道您没有看见这是一个疯子？”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朝他俯下身去说，“刚才这里有人对我说，他想当律师和出庭辩护想得发了疯，还想参加资格考试。我正等着看一场好戏呢。”

“我正要得出一个重大的结论。”这时列别杰夫慷慨激昂地

说道,“但是首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罪犯的心理状态和法律状况。我们看到，这个罪犯，或者可以把他称为我的当事人，尽管完全无法找到其他可吃的东西，但是在他非同寻常的经历中有几次表现出忏悔的愿望，不想再吃僧侣。我们可从下列事实中清楚看到这一点：刚才提到过，他毕竟还是吃了五六个婴儿，这个数目虽然不值得一提，可是在另一方面却有特殊意义。显而易见，他受到良心的可怕谴责（我可以证明，我的当事人是一个笃信宗教和有良心的人)，为了尽可能减轻自己的罪孽，他有六次试着不吃僧侣而改为吃世俗的人。不过只是尝试而已，这又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如果说这是为了换一种食物，那么六个人这个数字实在太小了；为什么只吃六个人，而不是吃三十个呢？（我认为一半对一半的比例较为合适。）但是如果说这只是一种尝试，是在亵渎神明和侮辱宗教而产生的恐惧的绝境中所做的尝试，那么六个婴儿这个数字就变得很容易理解了；要平息良心的谴责，做六次尝试就足够了，因为试验不能都是成功的。第一，根据我的看法，婴儿太小，也就是说个头不大，因此在某一单位时间内所需的世俗婴儿的人数要比僧侣的人数多两倍、四倍，结果从一个方面看罪孽即使有所减少，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归根结底反而增加了，不是质量上的增加，而是数量上的增加。诸位，我当然是根据我对 12 世纪罪犯心理的体会这样说的。至于我这个 19 世纪的人，我的判断也许就会不一样，现在我就告诉你们这一点，因此，诸位，你们就不必咧着嘴笑我，而您，将军，您那样做就完全有失体面。第二，根据我个人的意见，婴儿的肉缺乏养分，也许甚至太甜，甜得腻人，因此不能满足需要，只会给吃的人留下良心的谴责。现在讲一下末尾，结局。诸位，这结局之中包含着当时和现在的一个最重大问题的答案！罪犯最后去向教会自首和

到政府投案。请问，根据当时的刑罚，什么样的酷刑等待着他呢——是轮刑[①] 还是火刑？是谁促使他去自首的呢？为什么不在六十这个数字上打住，把秘密保守到最后一口气呢？为什么不干脆丢开僧侣们，隐姓埋名在忏悔中度过余生呢？最后，为什么自己不去当僧侣进行苦修呢？答案就在这里！可见，一定有一种比火刑、甚至比二十年吃人的习惯更有力的东西！可见，一定有一种比所有的灾难、歉收、酷刑、瘟疫、麻风病和所有巨大的痛苦更强大的思想！人类如果没有这种有凝聚力的、点化心灵的和使生命泉更富活力的思想，就会忍受不了这些痛苦。请你们给我指出，在我们这个罪恶和铁路的时代，有什么东西与这种力量相类似……这里我本应该说：在我们这个轮船和铁路的时代，但是我说成了在我们这个罪恶和铁路的时代[②]，因为我喝醉了，但是我说得对！请给我指出能凝聚现在的人类的思想，哪怕它的力量只及那几个世纪的思想的一半。最后，你们敢不敢大胆地说，在这颗'星'下面，在缠住人们的这张网下面生命泉没有衰竭，也没有搅浑。请你们不要用你们的生活福利，你们的财富，不要用饥荒的少见和交通的便捷来吓唬我！财富多了，但是力量小了；有凝聚力的思想不见了；一切都变得软绵绵的，所有东西都酥软了，所有人都酥软了！所有人，我们大家都酥软了！……但是够了，现在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最尊敬的公爵，我们是否应该吩咐下去，把为客人准备的酒菜端出来了？"

列别杰夫的高论几乎把某些听众真的激怒了（应当指出，

---

① 俄国古代的一种酷刑，行刑时把犯人捆在轮子上，转动轮子折断其四肢。

② 在俄语中"罪恶"（порок）和"轮船"（пароход）二词有谐音，故有此语。

人们一直不停地开着酒瓶)，但是他的讲话出人意料地以吩咐端来酒菜做结尾，这立刻使所有反对者与他言归于好了。他自己把这个结尾称为“律师巧妙地扭转话头”。又响起了快乐的笑声，客人们变得活跃起来；大家从桌旁站起来，以便舒展一下四肢和到凉台上去走走。只有凯勒仍对列别杰夫的话表示不满，并且非常激动。

“他攻击文明，宣扬12世纪的残暴行为，装腔作势，甚至不怀任何好意，请问，他自己是用什么方法置了房产的?”他拦住所有的人大声说道。

“我见过一位《新约全书·启示录》的真正阐释者，”将军在另一个角落对另一些听众说，顺便说一句，这些听众包括普季岑，将军说话时伸手抓住了他的一枚纽扣，“这就是已故的格里戈里·谢苗诺维奇·布尔米斯特罗夫，他的话可以说能使人听了心里火辣辣的。首先，他戴上眼镜，打开一本很大的黑色皮面的古书，胸前飘着一把灰白的胡子，别着两枚因捐献财物得来的奖章。开始说话时语气严厉，表情严肃，将军们在他面前低首下心，女士们经常吓得昏了过去，而这一位却用酒菜来结束自己的话！简直不像话!”

普季岑一面听将军说话，一面微笑着，似乎打算去取帽子，但是好像又下不了决心或老是忘了自己的意图似的。加尼亚还在从桌旁站起来之前就突然停止喝酒，推开了杯子；一丝阴影掠过了他的脸。当人们都站起来时，他走到罗戈任身旁，挨着他坐下。可以认为他们有深厚的友谊。罗戈任起初也几次想悄悄离开，现在却一动不动地坐着，低下头，似乎也忘了他曾想溜走。整个晚上他没有喝一滴酒，显出若有所思的样子；有时只偶尔抬起眼睛瞧瞧大家。现在可以认为，他在这里等待着某种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因而暂时决定不走。

公爵总共喝了两三杯酒，可是却有了几分醉意。他从桌旁欠了欠身，碰到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目光，想起了他们之间即将进行的谈话，亲切地微微一笑。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朝他点了点头，突然指了指这时他正在聚精会神地观察的伊波利特。伊波利特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公爵，请告诉我，这孩子干吗要往您这里钻？”他带着明显的懊恼甚至敌意突然说道，使公爵吃了一惊。“我敢打赌，他居心不良！”

“我发现，”公爵说道，“至少我觉得今天您对他非常感兴趣，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这是真的吗？”

“您还可以再加一句：我自己所处的境况已使得我有事情操心的了，因此我自己也觉得奇怪，为什么整个晚上不能把目光从这个讨厌的面孔上移开！”

“他的脸很漂亮……”

“瞧，瞧，您瞧！”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拉了拉公爵的手喊道，“瞧！……”

公爵再次惊奇地看了看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

第五章

伊波利特在列别杰夫的长篇大论快要结束时突然在沙发上睡着了，现在他又突然醒了，好像有人从旁边推了他一把似的，他哆嗦了一下，欠起身来，朝四周看了看，脸色变得煞白；他甚至有点惊恐地环顾四周；但是当他把一切都回想起来和明白过来后，脸上显出一种几乎是恐惧的表情。

“怎么，他们要散了？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太阳出来了？”他抓住公爵的手不安地问道，“几点钟了？看在上帝的分上告诉我：几点了？我睡过头了。我睡了很久吗？”他几乎带着绝望的神情补充道，好像他睡过了头，就耽误了至少能决定他整个命运的事情似的。

“您睡了七八分钟。”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回答道。

伊波利特聚精会神地看了他一眼，考虑了片刻。

“啊……才七八分钟！这么说，我……”

他深深地和贪婪地喘了口气，好像给自己卸下了特别沉重的负荷。他最后猜测到，什么也“没有结束”，天还没有亮，客人们离席只是为了等酒菜，结束的只是列别杰夫的絮叨。他笑了笑，他的双颊泛出了看起来像是两块鲜艳的红斑似的痨病的红晕。

“我睡觉时，您居然数着我睡了几分钟，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他用嘲笑的口气接着说道，“我发现整个晚上您都在盯着我……啊！罗戈任！我刚才梦见了他，”他对公爵低声说道，皱起眉头，朝桌旁坐着的罗戈任点点头。“噢，对了，”他又突然改变了话题，“我们的演说家在哪里？列别杰夫在哪里？列别杰夫想必是讲完了？他讲了些什么？公爵，有一次您说‘美’能拯救世界，这是真的吗？诸位，”他对大家高声喊道，“公爵断定说，美能拯救世界！[1] 而我却要说，他之所以有这样轻飘飘的思想，是因为他爱上人了。诸位，公爵在恋爱；刚才他一进门，我就看出了这一点。不要脸红，公爵，不然我会于心不忍的。什么样的美能拯救世界？这话是科利亚转告我的……您是一个热心的基督徒吗？科利亚说，您自称为基督徒。”

公爵仔细地端详着他，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您不回答我的问题？您也许认为我很喜欢您吧？”伊波利特突然进一步问道，好像强迫他回答一样。

“不，不这样认为，我知道您并不喜欢我。”

“怎么！甚至在昨天的事以后还这样？昨天我对您是不是诚恳的？”

“我昨天就已知道您不喜欢我。”

“您是否想说，我妒忌您，总是妒忌您？您一直这样想，现在也这样想，但是……但是我干吗要对您讲这些？我想再喝点香槟酒；给我倒酒，凯勒。”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第 1 部第 7 章通过梅什金公爵之口说“美是一个谜”。这里又提出“美能拯救世界”，这句话后来成为一句名言。

“您不能再喝了，伊波利特，我不让您……”

公爵把酒杯从他面前挪开。

“确实不能喝了……”他若有所思地立刻同意了，“也许还有人会说……他们说什么关我屁事！不是吗？不是这样吗？就让他们以后去说去，对吗，公爵？以后的事与我们大家又有什么关系？……不过我还没有完全睡醒，我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梦，现在才想起来……公爵，也许我真的不喜欢您，但是我希望您不做这样的梦。可是即使不喜欢一个人，也不应希望他坏，对不对？我怎么总是提问题，总是问个没有完！请把您的手给我；我要紧紧地握一握您的手，就这样……您不是把手伸给我了吗？可见，您知道我会诚恳地握您的手，是吗？看来我不会再喝酒了。几点钟了？不过，不必告诉了，我知道现在几点钟。时间到了！现在正是时候。怎么，那边角落里正在摆酒？这么说来，这张桌子就空着啦？好极了！诸位，我……然而这些先生们全都没有听……我打算宣读一篇文章，公爵；酒菜当然更吸引人，但是……”

突然他完全出人意料地从上面的侧兜里掏出一个朱漆封好的大公文信封。他把这个信封放在自己面前的桌子上。

这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对这一伙思想没有准备、或者不如说不是对此做了准备的人产生了效果。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甚至猛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加尼亚迅速靠近桌子；罗戈任也这样做，不过他显得有些不满和懊恼，仿佛知道是怎么回事似的。出现在近旁的列别杰夫睁大好奇的小眼睛走过去，看着大信封，竭力想猜出是怎么回事。

“您这里是什么？”公爵不安地问道。

“我说过，公爵，太阳一露头我就躺下。这是实话，您会看到的！”伊波利特喊道，“但是……但是……难道您认为我无

力拆开这个大信封?”他加了一句，带着挑战的神情扫视四周所有的人，仿佛对谁都很冷淡。公爵发现他浑身在发抖。

“我们谁也没有这样想，”公爵代替大家回答道，“您为什么认为有人会有这种想法?还有……为什么您会产生读文章的奇怪想法?您这里是什么东西，伊波利特?”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他又出了什么事?”周围的人问道。大家都走过来，有的人嘴里还吃着东西；朱漆封好的大信封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大家。

“这是我自己在昨天写的，公爵，在答应到您这里来住之后立即动手。昨天我写了一整天，夜里接着写，今天早晨才写完；夜里，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

“留到明天读是否更好些?”公爵怯声怯气地打断了他的话。

“明天‘不再有时日’了!”伊波利特歇斯底里地冷笑了一声，“不过请您放心，四十分钟就可以读完，嗯，最多一个小时……您瞧，大家都很感兴趣；他们都过来了；大家都看着信封上的朱漆，要是我不把文章装进信封并且封好，就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哈——哈！瞧，神秘性有多么重要！诸位，要不要拆开?”他喊道，同时发出奇怪的笑声，两眼闪闪发光。“神秘！神秘！公爵，您记得是谁宣布‘不再有时日’的吗?这是《新约全书·启示录》中的一位大力的天使宣布的。”

“最好不读!”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突然喊道。他的神态出乎意料地不安，使得许多人觉得很奇怪。

“别读啦!”公爵也喊道。他把一只手放在大信封上。

“有什么好读的?现在是吃酒菜的时候。”一个人说。

“文章?是要给杂志投稿吧?”另一个人问。

“也许很枯燥吧?”第三个人加了一句。

“这里究竟是什么东西?”其余的人纷纷打听，但是公爵胆怯的手势仿佛也使伊波利特本人吓了一跳。

“那么……就不读啦?”他不知为什么提心吊胆地低声问公爵，在发青的嘴唇上露出不自然的微笑。“不读啦?”他喃喃地说，把所有在场的人，所有人的眼睛和脸扫视了一遍，仿佛又摆出以往向大家寻衅的架势抓住大家不放。“您……害怕吗?”他又向公爵转过身去。

“什么?”公爵问，神情变得愈来愈紧张。

“谁有一枚二十戈比的硬币?”伊波利特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好像有人拽了他一下似的。“随便什么硬币都行。”

“我这儿有!”列别杰夫马上递过去。他脑子里闪过这样的想法：有病的伊波利特发疯了。

“薇拉·卢基扬诺芙娜!”伊波利特急忙请她过来，“把硬币拿去扔到桌子上，看是鹰朝上还是字朝上?[①] 是鹰朝上，就该读!”

薇拉惊恐地瞧了瞧硬币和伊波利特，然后瞧了瞧父亲，有点难为情地仰起头，仿佛认为自己不应去看硬币似的，随手把它扔到桌子上。结果是鹰朝上。

“那就读!”伊波利特低声说了一句，仿佛被命运所作的决定压垮了似的；即使宣判他死刑，他的脸色也不会变得更为苍白。“可是，”他突然哆嗦了一下，沉默了片刻，“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刚才我抛了决定命运的签?”他还是以那种自然流露的无所顾忌的神情环视了周围所有的人，“但这是令人惊讶的心理特点!”他突然确实感到惊讶地对公爵喊道，“这……这是不可思议的特点，公爵!”他活跃起来，仿佛清醒过来一样，

① 俄国硬币正面是鹰，反面是字。

又说了一遍，“公爵，请您把这一点记下来，请您记住，您好像是在收集有关死刑的材料……有人告诉我的，哈——哈！上帝呀，这是多么糊涂多么荒唐啊！”他在沙发上坐下来，双肘支在桌子上，抱住脑袋。“要知道这甚至令人羞愧！……可是羞愧又与我有什么相干。”他几乎立刻抬起了头，“诸位！诸位，我现在就启封，”他以一种突如其来的决心宣布，“不过，我……我并不强迫你们听！……”

他用由于激动而发抖的手拆开了大信封，从中取出几张写满小字的信纸，放在自己面前，把它们展开抚平。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他要读什么？”一些人不高兴地嘟囔着；另一些人没有说话。但是所有的人都坐下了，好奇地瞧着。也许他们真的在等待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薇拉紧紧抓住他父亲坐的椅子，吓得差点儿哭出声来；科利亚也几乎处于这样的惊恐状态。已经坐好的列别杰夫蓦地欠身拿起烛台把它放到离伊波利特更近的地方，好让读的时候更亮堂些。

“诸位，这……你们马上就会看到这是什么，”伊波利特不知为了什么加了一句，突然开始读起来：“《必要的解释》！题词是：‘Après moi le déluge’① …呸，见鬼！”他像被烫着了一样喊叫起来，“难道我当真会放上这样愚蠢的题词？……你们听吧，诸位！……请你们相信，所有这一切归根结底也许只不过是无聊透顶的废话！这里只记录了我的某些想法……如果你们认为这里……有什么神秘的东西，或者……违犯禁令的东西……总之……”

“您就读吧，不要什么开场白。”加尼亚打断他的话说。

---

① 法文：“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相传这句话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说的。

“尽绕圈子！”有人补充道。

“空话太多。”一直保持沉默的罗戈任插进来说。

伊波利特突然朝他看了一眼，当他们的目光相遇时，罗戈任痛苦而又恼恨地咧嘴笑了笑，慢条斯理地说了以下奇怪的话：

“这件事应该不这样做，小伙子，不这样做……”

罗戈任想说什么，当然谁也不明白，但是他的话给所有的人留下了相当奇怪的印象：大家的脑子里掠过了一个共同的想法。而这些话对伊波利特产生了可怕的影响：他浑身剧烈颤抖起来，公爵不由得伸出手去扶住他，看来他突然失了音，不然他一定会大声喊起来。整整一分钟他说不出一句话，沉重地喘着气，一直盯着罗戈任。最后他气喘吁吁地和非常吃力地说道：

“原来是您……您去过……是您？”

“什么去过？我又怎么啦？”罗戈任困惑不解地反问，但是伊波利特脸涨得通红，几乎像突然发了狂似的，声色俱厉地喝道：

“您在上星期，夜里一点多到我那里去过，就是我上午去找过您的那一天，就是您！！老实说吧，是不是您？”

“上星期，夜里？小伙子，你真的是发疯了吧？”

“小伙子”又沉默了一分钟，用食指抵住前额，仿佛是在思索；但是在他苍白的、仍然是那种由于恐惧而变得不自然的微笑里突然闪现出了某种狡黠的、甚至是得意的神情。

“那就是您！”他最后几乎用耳语重复了一遍，但是语气极为肯定。“您到了我那里，在我家靠窗的一把椅子上默默地坐了整整一个钟头；也许时间更长；在半夜十二点多到两点来钟；您后来在两点多的时候站起来走了……那就是您，就是

您！您干吗要吓唬我，您干吗要来折磨我，——我不明白，但肯定是您！”

虽然这时他由于恐惧仍然还在不停地发抖，但是在他的目光里突然闪现出了无限的仇恨。

“诸位，你们马上就会知道这一切的，我……我……请听我读吧……”

他又急急忙忙地抓住他的那几张信纸；这几张信纸散乱了，他努力想把它们摞在一起；信纸在他颤抖的手里抖动着；他好久未能把一切收拾好。最后终于开始读了。开头，大约有五分钟，这篇出人意料的文章的作者仍然喘不上气来，读得断断续续，很不连贯；但后来他的声音稳定下来，开始能完全表达所读内容的意思了。有时只有相当剧烈的咳嗽使得他停了下来；文章读到一半，他的嗓音就嘶哑得很厉害了；他越读越兴奋，这种特别兴奋的状态最后达到了顶点，给予听众的极不愉快的印象也达到了最强烈的程度。下面是这篇“文章”的全文。

我的必要的解释

“Après moi le déluge”

昨天上午公爵到我这里来过；谈话之间他劝我搬到他的别墅去住。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坚持这一点的，并且深信他会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我住到别墅去，像他所说的那样，“在人们和树木中间可以死得轻松些”。但是今天他没有说“死”字，而说“可以生活得轻松些”，然而对我来说，就我的状况而言，这几乎是一样的。我问他，他不断提到的“树木”指的是什么，为什么他对我大讲“树

木”，并且惊奇地从他那里得知，似乎我本人在那个晚上说过，我最后一次到帕夫洛夫斯克来看树木的。我对他说，死在树下，或者看着窗外的砖墙死去，反正都一样，而且只有两个星期，不必那么客气，他听后立刻就同意了；但是根据他的看法，绿树和新鲜空气一定会使我的身体发生某种变化，我容易激动和做梦的毛病也会变，也许会减轻些。我又笑着对他说，他说起话来很像一个唯物主义者。他微笑着回答我说，他过去一直是唯物主义者。由于他从来不撒谎，因此这话是有一定意义的。他的微笑很可爱；我现在看他看得更加仔细了。我不知道现在我是否喜欢他；现在我没有时间来弄清这一点。应当指出，我五个月来对他的仇恨在最近一个月开始完全消失了。谁知道呢，也许我到帕夫洛夫斯克来主要是为了看他。但是……那时我干吗要离开我的房间呢？被判死刑的人是不应离开自己的住处的；倘若现在我不做出最后的决定，而是相反，决心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那么我当然无论如何也不会离开我的房间，不会接受搬到帕夫洛夫斯克他这里来“死”的建议。

我一定要在明天之前赶紧写完这篇《解释》。这么说来，我没有时间再读一遍和进行修改了；只好到明天再读了，我打算明天读给公爵听，再在他那里找两三个见证人，让他们一起听。由于这里没有一句谎言，全是真话，而且是千真万确的和郑重其事地说的真话，因此我很想事先就知道，当我开始重新读它的那个时刻，它会给我自己留下什么样的印象。不过我大可不必写上“千真万确的和郑重其事地说出的真话”这句话；为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本来就不值得撒谎，因为再活两个星期毫无意义；这是能证明我只写真话的最好证据。(NB.[①] 别忘记这样的想法：在这时刻，更确切地说，有的时候我是否疯了？有人肯定地对我说，肺痨病人到了晚期有时往

① 拉丁文 nota bene 的缩写，意为：注意。

往会出现短时间的精神失常。明天在读这篇文章时应通过听众的反应来检验这一点。这个问题一定要有一个完全准确的答案；不然就无法着手做任何事情。）

我觉得我现在写了愚不可及的蠢话；但是我说过，我没有工夫修改；此外，我向自己保证对这份手稿里的每一行字不做改动，即使我自己发现每隔五行就有自相矛盾之处，也照样不改。我就想在明天读它时确定一下我的逻辑思路是否正确；我是否能发现自己的错误，我在这个房间里这六个月来反复思考过的一切究竟对不对，或者只是胡思乱想。

倘若早在两个月前我能像现在这样不得不离开我的房间和告别梅耶尔家的墙壁的话，我相信我是会感到悲伤的。现在我却无动于衷，而明天我就要离开这个房间和这堵墙了，而且永远离开！这么说来，我本来就有这样的看法，认为不必为只能活两个星期而感到遗憾，或者不必因此而感慨万千，看来这种看法战胜了我的天性，现在已经能支配我的一切感情了。但是，这是真的吗？我的天性现在是不是真的完全被战胜了呢？假如现在我遭到拷问，我大概会喊叫起来，而不会因为我只能再活两个星期而说不值得喊叫和感觉到疼痛。

但是，我是否只能再活两个星期而不能再多活些日子呢？那天我在帕夫洛夫斯克撒了谎：Б——н大夫什么也没有对我说，他从来没有见过我；大约一个星期前有人带大学生基斯洛罗多夫到我这里来；就观点来说，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和虚无主义者，就因为这一点我才把他叫来，因为我需要一个最后能不留情面和不讲客气地把真实情况如实告诉我的人。他就这样做了，不仅很乐意和毫不客气，甚至看来很高兴（我觉得这就过分了）。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我只能活一个来月了；如果环境好些，也许能活得长一点；但是死期甚至也有可能大大提前。根据他的意见，我说不

定会突然死去，甚至明天就死，因为有过这样的事，就在前天，科洛姆纳的一位得了痨病、情况与我相似的年轻女士正打算到市场买食物，突然感到很不舒服，便在沙发上躺下，喘一口气就死了。基斯洛罗多夫在告诉我这一切时，甚至带有炫耀自己满不在乎和漫不经心的神气，好像他这样做是瞧得起我，也就是说，是想以此表明，他也把我看做像他自己一样的否定一切的高级人物，对这样的人来说，死当然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归根结底这毕竟已是确定了的事实：只能活一个月，无论如何不会更长！我完全相信，他在这件事上没有估计错。

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为什么公爵刚才猜到我常做“噩梦”；他一字不差地说，到了帕夫洛夫斯克“我容易激动和做梦”的毛病会有变化。为什么提到做梦呢？他要么是一个医生，要么实际上异常聪明，能猜到很多事情。（不过说到底他是一个“白痴”，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偏偏在他到来之前我做了一个好梦（不过这是我现在做的几百个梦中的一个）。我睡着了，——我想，这是在他到来前一小时，——梦见我在一个房间里（但不在我自己的房间）。这个房间要比我的房间大些，高些，陈设也好些，又很明亮；有衣柜、五斗橱、沙发和我的床，床又大又宽，上面铺着绿绸棉被。但是在这个房间里我发现一个可怕的动物，一个怪物。它与蝎子相似，但又不是蝎子，要比蝎子更丑陋，比蝎子可怕得多；之所以可怕，看来是由于自然界没有这样的动物，是由于它特意在我房间里出现，其中包含某种秘密似的。我完全看清了它：它是褐色的有硬壳的爬虫，长约四俄寸，头部厚约两指，朝尾部的方向逐渐变薄，结果尾尖的厚度不超过十分之一俄寸。在离头部一俄寸处长出两只爪子，一边一只，与身子成四十五度角，各长两俄寸左右，如果从上往下看，整个动物就像一把三叉戟。头部我没有看清，但是看见两根触须，样子像两枚硬针，也是褐色的。在尾巴尖和每只爪尖上

也有这样的触须，算起来总共有八根。这动物爪子和尾巴着地，在房间里很快地爬来爬去，它虽然有硬壳，但在爬的时候身子和爪子像蛇一样异常快速地扭动着，使人看了非常恶心。我很怕它来蜇我；我听说它有毒，但是最使我不安的是，是谁把它放到我的房间里来的？他们想对我干什么？这里究竟有什么秘密？它躲进五斗橱和衣柜下，爬到角落里。我在椅子上盘腿坐下，把两脚放在身子底下。它很快斜穿过整个房间，消失在我的椅子旁边。我恐惧地朝四处张望，由于我是盘腿坐的，因此希望它不会爬到椅子上来。突然在我背后，在几乎紧挨着我的脑袋的地方，响起了簌簌声；我转过头，看见那爬虫正在沿着墙往上爬，已爬到和我的头一样高的地方，尾巴特别快地转动着，甚至碰到了我的头发。我跳了起来，那爬虫不见了。我不敢在床上躺下，害怕它爬到枕头底下。这时我的母亲和她的一个熟人来到我的房间。她们开始捕捉那爬虫，不过她们比我镇静，甚至不害怕。然而她们什么也不明白。突然那爬虫又爬了出来；这一次它爬得很慢，好像有一种特殊的意图，缓缓地扭动着，样子更令人厌恶，又斜穿过房间，朝门口爬去。这时我的母亲打开了门，呼唤我家的狗诺尔玛——这是一只纽芬兰大狗，长着一身又长又密的黑毛；它在五年前死了。它冲进房间，在爬虫旁一动不动地站住了。爬虫也停住了，但仍然扭动着，爪尖和尾巴尖轻轻地拍击着地板。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动物是不会感到神秘的恐惧的；但是此刻我觉得在诺尔玛的恐惧中似乎有一种很不寻常的东西，似乎也有一种几乎是神秘的东西，因此它也像我一样地预感到这怪物身上蕴含着不祥之兆和某种秘密。诺尔玛慢慢地后退，而爬虫则不慌不忙地、小心翼翼地朝它爬过来；看来那爬虫想突然朝它扑上去蜇它一下。诺尔玛虽然很害怕，虽然四肢发抖，但样子很凶。突然它慢慢地露出可怕的牙齿，张开血盆大口，摆好姿势，抓住时机，下定决心，一下子咬住了爬虫。那爬虫想必使劲挣扎了一

下，想要脱身，因此诺尔玛在它要逃跑时又一次把它逮住，两次张大嘴，把那想要逃跑的东西放进嘴里，好像要把它吞下去一样。甲壳在狗的牙齿间发出咯嚓咯嚓的声音；露在狗嘴外的尾巴和爪子飞快地抖动着。突然诺尔玛痛苦地尖叫了一声：那爬虫还是蜇了一下它的舌头。它痛得尖声嗥叫着张开了嘴，我看见被狗咬碎的爬虫还横梗在它嘴里扭动着，从那一半已被咬烂的躯体里流出许多白汁，流到狗的舌头上，就像被压扁的黑蟑螂流出的白汁一样……这时我醒了，公爵走了进来。

"诸位，"伊波利特突然中断朗读，甚至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写完后我没有再读一遍，看来我确实写了不少多余的东西。这个梦……"

"确实如此。"加尼亚急忙插嘴道。

"我同意，这里个人的东西太多，就是说，说的是我自己……"

伊波利特在说这话时，显得很疲惫，他用手绢擦去前额上的汗珠。

"不错，您太注意自己了。"列别杰夫低声嘟囔了一句。

"诸位，我再说一遍：我不勉强任何人；谁不愿意听，那就请便吧。"

"住在别人家里……要把人赶走。"罗戈任低声地嘀咕了一句。

"我们大家站起来就走，怎么样？"费尔德先科出人意料地说道。他在这之前一直不敢大声说话。

伊波利特突然垂下双目，抓住稿子；但是立刻他又抬起头，两眼闪闪发光，面颊泛起两片潮红，盯着费尔德先科说道：

“你们根本就不喜欢我！”

响起了一片笑声；不过多数人没有笑。伊波利特满面通红。

“伊波利特，”公爵说，“合上您的稿子，把它交给我，您就在这里，在我的房间里睡。咱们在睡觉前和明天好好谈谈；但是有一个条件：再不要翻开这些纸片朗读了。愿意吗？”

“难道这可能吗？”伊波利特极其惊讶地看了他一眼，“诸位！”他又喊了一声，感情有些冲动起来。“这是一个愚蠢的插曲，我的举止不当。我不会再次中断朗读。谁愿意听，就请听吧……”

他急忙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急忙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以便挡住人们的视线，开始固执地往下读。不过他的羞愧很快消失了……他继续读道：

关于只能活几个星期就不必再活的想法，我想是在大约一个月前，当我还可以再活四周时开始真正占据我的头脑的，但是完全支配我则是在三天前，在我参加帕夫洛夫斯克的那次晚会后回来的时候。我心中首次完全地和直接地充满这一想法，是在公爵的凉台上，就在那一时刻，当时我想要做活下去的最后尝试，想看看人们和树木（就算这话是我自己说过的），情绪激动起来，坚决维护圣经所说的“人”[①]布尔多夫斯基的权利，幻想他们大家都会突然张开双臂拥抱我，请求我的宽恕，我也请求他们宽恕；总之，结果我成了一个没有出息的傻瓜。就在这时候，我心中突然出现了“最后

① 指的是圣经里讲的“要爱人如己”这一圣训中的“人”。（见《旧约全书·利未记》，第19章；《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12章和《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第12章）

的信念”。我现在感到奇怪的是，我怎么能没有这个“信念”而活了整整六个月！我完全知道，我得了痨病，而且无法治愈；我没有欺骗自己，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情况。但是情况了解得愈清楚，我就愈是急切地想活；我抓住生命不放，无论如何想要活下去。不错，我当时可能怨恨过那神秘的和冷酷的命运，它要像拍死一只苍蝇那样把我压死，当然并不知道为了什么要这样做；但是为什么我不只是怨恨命运就算了呢？我明知自己已不能再开始生活，为什么我还要当真开始生活呢？明知自己已没有什么可尝试的了，为什么还要尝试呢？而我甚至连书都读不下去，并且停止了读书，心里想：只剩下六个月了，干吗还要读书，还要求知呢？这个想法使得我不止一次地扔下书本。

是的，梅耶尔家的这面墙可以讲述许多事情！我在墙上写下了许多东西。这面肮脏的墙上的每一个斑点我都牢记在心。可诅咒的墙！然而假如我现在不是对一切都无所谓的话，我觉得它比帕夫洛夫斯克的所有树木都可贵，就是说，它应当比所有的人都可贵。

我现在回想起，我当时是带着多么浓厚的兴趣密切注视他们的生活的；这样的兴趣从前未曾有过。当我病得不能走出房间的时候，有时焦急地骂着人等待科利亚的到来。我关心所有琐事，对一切传闻都感兴趣，看来我似乎变成了一个爱搬弄是非的人。譬如说，我不明白这些人既然有这么多的精力，怎么就不能成为富翁（我现在还是不明白）。我认识一个穷人，后来有人对我说，他饿死了，我记得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气坏了：假如能使这个穷人复活，看来我会处死他。有时我一连几个星期身体感到舒服些，就能到外面走走；但是外面的情景使我心里非常恼怒，因此我虽能和大家一样外出，但我却故意接连几天闭门不出，坐在家里。我忍受不了人行道上那些在我身边来来往往的人们，他们来去匆匆，忙忙碌碌，总是忧心忡忡，愁眉苦脸，惶惶不安。为什么他们总是那么忧愁，那

么惶惶不安，那么忙忙碌碌呢？为什么他们总是愁眉苦脸而又怒气冲冲呢？（因为他们心中有火，有火，有火！）他们虽然还能再活六十年，但是都很不幸，不会生活，这是谁的过错呢？扎尔尼岑还有六十年的生命，他干吗要让自己饿死呢？每个人都穿着破衣烂衫，伸出干活的手，怒气冲冲地喊道："我们像牛一样干活，我们不停地劳动，却像狗一样挨饿，受穷！别的人既不工作也不劳动，他们却很富！"（老调子！）跟他们在一起跑前跑后，从早忙到晚的，有一个"贵族"出身的瘦小干瘪的可怜虫伊万·福米奇·苏里科夫，——他住在这个公寓里，在我们楼上，他的衣服的肘部老是露着两个窟窿，纽扣都掉光了，他在各种不同的人那里当差，替别人办事，而且从早忙到晚。跟他聊起来，他就说："穷啊，一无所有，两手空空，老婆死了，没有钱买药，冬天孩子冻坏了；大女儿给人当姘头去了……"他老是诉苦，老是哭哭啼啼！唉，对这样的傻瓜，无论是在现在还是过去，我都没有任何怜悯之心，——我是自豪地说这话的！他自己为什么不是罗特希尔德[①]呢？他不像罗特希尔德那样有几百万家产，他没有堆积如山的帝俄金币[②]和拿破仑金币，没有像谢肉节[③]货棚下堆成高山似的货物那样多的金币，那该怪谁呢？既然他活着，因而一切都应由他支配！他不懂得这一点，又该怨谁呢？

唉，现在我已经无所谓了，现在我已经没有时间发火了，但是在当时，我再说一遍，在当时我简直气得在夜里咬我的枕头，撕我的被子。啊，当时我是多么希望，多么愿意，特别愿意有人突然把我这个好不容易有衣穿有被子盖的十八岁青年赶到街上，让我孤身

① 罗特希尔德家族是欧洲最著名的银行世家。家族创始人为德国人迈耶·阿姆谢尔·罗特希尔德（1744—1812）和他的五个儿子。
② 沙皇俄国价值十卢布的一种金币。
③ 在大斋节前的一个星期。

一人待在大城市里，没有住处，没有工作，没有饭吃，没有亲戚，没有一个熟人，在那里挨饿挨揍，（那就更好！）但是身体健康，那时我要让人们瞧瞧……

让他们瞧什么？

噢，难道你们以为我不知道，我写这篇《解释》就已使我的自尊心受到多大的伤害！有谁不认为我是一个不了解生活的可怜虫，有谁还记得我已不是十八岁，像我这六个月那样过日子就已等于活到了满头白发的年纪呢！让人们笑吧，让他们说这一切都是童话吧。我也确实常常给自己讲童话故事。我用这些童话来充填我的一个个不眠之夜；我现在还记得所有这些童话。

现在对我来说，童话的时期已经过去了，难道我还要把它们重说一遍吗？说给谁听呢！要知道那时我是拿童话聊以自慰，因为我清楚地看到，我就连我忽然想要学的希腊语法也学不下去了；刚读到第 1 页我就想："还没有学到句法我就要死了。"于是把书扔到桌子底下去了。现在它还扔在那里，我不许马特廖娜把它捡起来。

如果我的《解释》落到什么人手里，如果这人有耐心把它读完，那就让他把我看做疯子或者甚至看做幼稚的中学生好了。而他一定会把我看做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一个人被判了死刑，自然会开始觉得除自己之外所有人都不那么珍惜生命，觉得他们习惯于过分轻易地浪费它，过于懒惰，过于昧着良心过日子，因而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地都不配活在世上！这又有什么呢？我声明，我的这位读者的想法错了，我的看法与我被判死刑完全无关。请您去问问他们，了解他们每一个人是怎样理解幸福的？请您相信，哥伦布感到幸福不是在发现美洲之后，而是在发现的过程中；请相信，他的幸福达到顶点的时刻也许正好是在他发现新大陆前的三天，当时不听指挥的船员在绝望之中险些掉转船头驶回欧洲！这里问题不在于新

大陆，即使它消失了，那也无妨。哥伦布几乎没有看到新大陆就死了，实际上他并不知道他发现了什么。[1] 问题在于生命，只在于生命，——在于不断地和永远不停地去发现它，而完全不在于作出的发现本身！但是这有什么好说的！我觉得我现在所说的一切很像老生常谈，有人大概会把我看做一个写了一篇以《日出》为题的作文的低年级的小学生，或者他们会说，我的确有话想说，尽管有这强烈的愿望，但是不善于……“发挥”。然而我要补充一句：在人类任何天才的思想或新的思想里，甚至在某一个人头脑里产生的任何严肃的思想里，总有一种无论如何也无法言传的东西，即使您写了整整几卷书，花三十五年的时间去解释它，也无济于事；总有一种无论如何也不愿从您的脑袋里出来、将永远留在那里的东西；您将带着它死去而不告诉任何人，这也许是您思想里最主要的东西。但是，如果我现在也没有能够把这六个月来折磨我的一切都写出来的话，那么至少人们会知道，为了形成我现在的“最后的信念”，我所付出的代价也许太大了；这就是我认为有必要在我的《解释》里加以说明的一点，这样做的目的我是明确的。

不过，还是让我继续往下写吧。

---

① 哥伦布（1451—1506），意大利航海家。他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但是自己并不知道。他四次远航，发现了别人从未到过的地方，至死还认为他发现的是东方印度附近的岛屿。

第 六 章

我不想说假话：在这六个月里，现实常常引诱我，有时使我如此迷恋，以至于忘记了我已被判死刑，或者不如说，我不愿意去想它，甚至做起事情来。顺便说一下那时我的情况。大约八个月前，当我病情已十分严重的时候，我停止了一切交往，抛开了我从前的所有朋友。由于我过去一直是一个落落寡合的人，因此朋友们很容易把我忘了；当然，没有这个情况，他们也会把我忘记的。我在家里，也就是说“在家人中间”，也是孤独的。五个来月前，我就把自己的房门从里面锁上，想永远不再打开，让自己与我家别的房间完全隔绝。家里的人平常都听从我，除了在一定时刻打扫房间和给我送饭以外，谁也不敢进我的房间。有时我允许母亲进屋来，她一听见我用命令的口气同她说话，总是心惊胆战，甚至不敢在我面前哭泣。她常常因为我而揍孩子们，不许他们吵闹，不许他们打扰我；而我还是常常抱怨他们大喊大叫；问题就在于他们想必现在还很爱我！我想，那个“忠实的科利亚”，我这样称呼他，也被我折磨得够呛。最近他也折磨我：所有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人们生到世上来就是为了相互折磨。但是我注意到，他之所以忍受我的暴躁易怒的坏脾气，似乎是因为事先发过誓，要原谅病人。当然这使我很生气；但是看来他想要模仿公爵的那种“基督徒的温顺”，这就

不免有点滑稽可笑了。这个孩子年纪小，性子急，当然什么都模仿；但我有时觉得他已到了靠自己的头脑生活的时候了。我非常爱他。我也折磨过住在我们楼上、从早到晚替别人跑腿的苏里科夫；我总是向他证明说，他穷应该怪自己，他听后终于害怕了，从此不再到我这里来了。这是一个非常温顺的人，简直温顺极了，（NB.据说，温顺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应当向公爵询问一下，这是他自己的说法。）但是当我在3月份上楼到他那里去，以便看一看他们那里是怎么把孩子"冻坏"（这是他的原话）的，我在看到婴儿的尸体时无意中冷笑了一声，因为我又开始对苏里科夫解释，说这都"怪他自己"，而这个可怜虫的嘴唇突然颤抖起来，他一只手抓住我的肩膀，另一只手指着门，低声地、也就是像耳语般地对我说："您走吧！"我出来了，我很喜欢他这样做，在当时，甚至在他把我撵出来时就很欣赏他的这一做法；但是后来在很长时间里，在回忆起这件事时，他的话使我感到很沉重，对他有一种我完全不愿意有的、掺和着鄙视的奇怪的怜悯。甚至在我这样侮辱他（因为我感觉到我侮辱了他，虽然并不是有意的）的时候，甚至在这样的时刻，这个人也不会发怒！我敢保证，当时他的嘴唇颤抖起来并不是由于愤怒，因为他抓住我的胳膊和说出"您走吧"这句精彩的话时完全没有生气。他有自尊心，甚至很好强，这甚至与他完全不相称（因此，老实说，这里也有许多滑稽可笑的地方），但是没有愤怒。说不定他只不过是突然想要蔑视我而已。从那时起，我有两三次在楼梯上碰到他时，他忽然开始向我脱帽致意，过去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但他不像以前那样停下脚步，而是不好意思地从我旁边匆匆跑了过去。假如他真的蔑视我，那么用的也是他的独特的方式：他是在"温顺地蔑视"。也许他脱帽只不过是由于害怕，是向女债主的儿子致意，因为他经常欠我母亲的债，怎么也无法还清。这种猜想的可能性最大。我曾想找他作解释，但是我确切地知道，十分钟以

后他就会请求我原谅；我经过考虑后认为，还是不找他为好。

正好在这时候，也就是苏里科夫“冻坏”孩子的 3 月中旬前后，我不知为什么突然觉得身体好多了，这种情况延续了大约两个星期。我开始出门，大多是在黄昏时分。我喜欢 3 月的黄昏，这时气温开始下降，煤气灯开始点燃起来；有时我走得很远。有一次，在六铺街①，黑暗中有一位“贵族”模样的人赶到了我的前头，我没有看清他的脸；他手里拿着用纸包好的东西，身穿一件短小而难看的大衣——单薄得不合季节。当他走到我面前大约十步远的街灯旁边时，我发现什么东西从他口袋里掉出来。我急忙上前把它捡了起来，——捡得正是时候，因为已经有一个穿长袍的人蹿了过来，但是他看见东西已在我手里，没有跟我争，朝我的手匆匆瞥了一眼，便从一旁溜走了。这东西是一个老式的、塞得鼓鼓的大山羊皮夹子；但是不知为什么，我一看就猜到里面装的是别的什么东西，决不是钱。丢失皮夹子的人已到了我前面大约四十步的地方，很快就在人群里消失了。我跑上去，开始朝他喊叫；但是由于我只能喊“喂”而没有别的什么话可喊，他没有回过头来。突然他向左拐，一下子钻进了一座房子的大门。当我跑进那黑洞洞的大门时，那里已经什么人也没有了。这座房子很大，这是投机商们为出租给小户人家而修建的大楼之一；这样的房子里有时有上百套住宅。我跑进大门后，觉得在大院子右后方的角落里似乎有一个人在走动，不过在黑暗中我只能勉强分辨出来。我跑到那个角落，看见楼梯的入口；楼梯很窄，非常肮脏，而且完全没有亮灯；但是可以听到高处有人还在顺着楼梯往上跑，于是我也上了楼梯，指望在某层楼上有人给他开门时可以追上他。结果真是这样。每段楼梯短极了，但是

① 在今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街和茹科夫斯基街之间，因有许多小店铺而得名。

段数却多得不得了，因此累得我气喘吁吁；五层楼上有一扇门打开后又关上了，这一点我在离五层还有三段楼梯时就听出来了。等到我跑到五层，在楼梯台上喘口气，寻找门铃时，已过了几分钟。最后，一位妇女给我开门，当时她正在很小的厨房里生茶炊；她默默地听完我提的问题，当然什么也没有听明白，又默默地给我打开紧挨着的那个房间的门，那个房间也很小，而且非常低矮，里面摆着一些简陋的家具，挂着窗帘的窗户底下放着一张又宽又大的床，床上躺着“捷连季奇”（那女人这样喊他），我觉得他好像喝醉了。在桌子上，铁烛台里的蜡烛头即将燃尽，那里还放着一个几乎是空的酒瓶。捷连季奇躺着对我含糊不清地说了句什么话，朝隔壁的那扇门挥了挥手，而这时那女人已经走了，我没有别的法子，只好自己去开这扇门，我就这样做了，进了另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比前一个房间还要狭窄和拥挤，我甚至不知道哪里可以转身；角落里的一张很窄的单人床占去了很多地方；其余的家具总共只有三把堆满各种破衣烂衫的普通椅子和一张放在漆布面旧沙发前的最普通的厨用木桌，桌子和床之间几乎已无法通行了。桌子上也放着一个像那个房间里那样的铁烛台，上面点着蜡烛；而床上有一个婴孩在尖声哭叫，从哭声判断，这婴孩很小，也许出生才三个星期；一个有病而脸色苍白的女人在给他换尿布，这女人看起来还很年轻，衣衫不整，兴许产后刚刚下床；但是婴孩啼哭不止，等着吮吸母亲干瘪的乳房。沙发上躺着另一个孩子，这是一个三岁的女孩，好像盖着一件燕尾服。桌旁站着一位穿着一件很破的常礼服的先生（他已经脱了大衣，此刻大衣放在床上），他打开一个蓝色纸包，里面包的是大约两俄磅① 白面面包和两根小香肠。此外，桌子上还放着一壶茶，乱扔着几片黑面包。床底下露出一只未上锁

① 一俄磅等于四百零九点五一克。

的皮箱和两个包着破旧衣服的包袱。

总之，一句话，乱得很。我一见那位先生和那位女士就觉得，他们俩都是正派人，但是穷困潦倒，由于处于这种状态，他们最后终于不再进行与杂乱现象作斗争的任何尝试，甚至产生一种痛苦的需要，想在这与日俱增的杂乱之中寻找某种痛苦的、似乎带有报复性的快感。

我进屋时，这位先生也刚刚在我之前进门，正在打开买来的食物，并且同妻子很快地和激动地交谈着什么；妻子虽然尚未换好尿布，但已哭泣起来；丈夫带回来的，想必和通常一样，是坏消息。这位先生看样子约莫二十八岁，他的脸黝黑而瘦削，长着黑色连鬓胡子，下巴刮得精光，我觉得这张脸相当体面，甚至招人喜欢；他脸色阴沉，目光忧郁，但是带着某种高傲而容易动怒的病态色彩。我进去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场面。

有这样的人，他们在觉得自己受了委屈而容易动怒时有一种特殊的快感，尤其是在这种情绪达到极点（这往往来得很快）时更是如此；在这时刻，他们甚至会觉得受人侮辱要比不受侮辱更愉快些。这些容易动怒的人，当然只要他们是聪明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火气已达到正常情况的十倍，他们事后总是会痛悔不已的。这位先生惊奇地看了我一会儿，他的妻子则恐惧地望着我，似乎有人到他们家里来是一件可怕的怪事；突然这位先生冲着我发起火来，几乎暴跳如雷；我还没有来得及说两句话，他想必就已认为（尤其是看到我穿得比较体面）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因为我竟敢如此无礼地闯进他的住处，而且看见了他自己感到非常丢脸的乱糟糟的景象。当然，他为有机会至少能向一个人发泄因生活潦倒而郁积在心的怒火而高兴。有一会儿我甚至以为他会扑过来打架；他的脸色变得煞白，好像女人歇斯底里发作似的，这把他的妻子吓坏了。

“您怎么敢随便进来？滚出去！”他喊道，气得浑身发抖，甚至

几乎说不出话来。但是突然看见我手里拿着他的皮夹子。

“这好像是您丢的。”我尽可能平静和冷淡地说。（不过也应当如此。）

他惊骇万分地站在我面前，一时似乎什么也听不明白；突然很快抓住上衣的侧兜，吓得张大了嘴，用手敲了一下自己的脑门。

“上帝呀！您在哪里找到的？怎么找到的？”

我用三言两语作了解释，并且尽可能说得冷淡些，我讲了我如何捡到皮夹子，如何追他和喊他，最后又如何根据猜测，几乎摸索着跟他上了楼。

“噢，上帝呀！”他对妻子喊道，“这里面有我们的全部证件，有我仅有的器械，一切都在这里面……啊，先生，您知道您为我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吗？要不我就完了！”

这时我抓住了门上的把手，想不做回答就走；但是我自己喘不过气来了，突然因心情激动猛烈咳嗽起来，咳得我几乎站都站不稳了。我看见那位先生四处寻找，要给我找一把椅子，最后他抓起一把椅子上的破衣烂衫往地上一扔，赶紧把椅子给我搬过来，小心翼翼地扶我坐下。但这时我仍咳嗽不止，又咳了约莫三分钟。当我清醒过来时，他已坐在我身旁的另一把椅子上，这把椅子的破衣烂衫大概也被扔到地上了，他正聚精会神地看着我。

“您好像……有病吧？”他用医生开始给病人看病时通常所用的口气说道，“我本人是……行医的（他没有说是医生），”说完这句话后，他不知为了什么给我指了指整个房间。仿佛是在对自己目前的处境表示抗议。“我看，您……”

“我有痨病。”我尽可能简短地说，说完便站起身来。

他立刻跳了起来。

“也许您说得太严重了……如果服了药……”

他心里很乱，似乎还未能恢复常态；那个皮夹子在他左手里拿

着。

“哦，请不必费心，”我又打断他的话，抓住了门把手，“上周Б——н大夫（我在这时又扯上了Б——н）给我看过病，——我的事已成定局。对不起……”

我又要去开门，离开这位显出一副窘态、充满感激之情而又羞愧难言的医生，但是可恨的咳嗽又一次发作了。这时医生坚持要我坐下休息一会儿；他朝妻子转过身去说了句什么，那女人没有离开原地，说了几句表示感激的亲切的话。说话时她很窘，她的蜡黄色的干瘦的面颊甚至泛起了红晕。我留了下来，但是做出每秒钟都向他们表明我非常害怕打扰他们的样子（就应该这样）。医生终因刚才态度不好而感到悔恨，我看出了这一点。

“假如我……”他开口说道，但是说话断断续续，东一句，西一句。“我很感谢您，非常对不起您……我……您看……”他又指了指房间，“此刻我处于这样的境地……”

“哦，”我说，“用不着看；事情一目了然；您想必是丢了职位，到这里来申诉，想重新找一个差事吧？”

“怎么……您怎么知道的？”他惊奇地问。

“一眼就看出来了。”我不由自主地用嘲讽的口气说，“许多人满怀希望从外省到这里来，他们到处奔走，就过着这样的生活。”

他突然情绪激动地说了起来，嘴唇哆嗦着；他开始诉苦，开始讲述，我承认我被他吸引住了；我在他那里几乎坐了一个钟头。他对我讲了自己的经历，不过这经历平平常常。他曾是某省的医生，担任过公职，但是不久有人制造桃色新闻，甚至把他的妻子也牵扯了进去。他对那些人采取鄙视态度，并且发了火；省里长官的更换变得对他的仇人有利；他们中伤他，告他的状；结果他丢了职位，用最后剩下的几个钱到彼得堡来申诉；到彼得堡后，他的申诉自然很久无人听取，后来听取了，接着又驳了回来；后来给他许愿，接

着又严词回绝；后来叫他把事情写成书面申诉，接着又拒绝接受他写的东西，叫他递交呈文——总之，他已经跑了四个多月，把钱都花光了；妻子最后的几件衣服也都当出去了，这时又生了个孩子，而且，而且……“今天最后驳回了我递交的呈文，而我几乎连面包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妻子又生了孩子。我，我……”

他从椅子上跳起来，转过身去。他的妻子在角落里哭泣，孩子也开始尖声啼哭起来。我掏出我的记事本，开始把这一切记下来。当我记完站起身来时，他站在我面前，带着又害怕又好奇的神情看着我。

“我记下了您的名字，”我对他说，“而且还记下其余的一切：任职地点、贵省省长的名字、日子、月份。我有一个中学同学，姓巴赫穆托夫，他的叔叔四等文官彼得·马特维耶维奇·巴赫穆托夫是一个什么长……”

“彼得·马特维耶维奇·巴赫穆托夫！”医生喊了一声，几乎浑身哆嗦起来。“要知道一切几乎全都取决于他呀！”

的确，这位医生遇到的事情像事先有意安排好的那样得到了顺利的解决，而我是无意中促成此事的，完全同小说里写的一样。而当时我对这两个可怜的人说，请他们务必不要对我抱任何希望，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穷中学生（我有意贬低自己；其实我早已毕业，不是中学生了），他们没有必要知道我的名字；不过我现在就到瓦西里岛去找我的同学巴赫穆托夫；由于我确切知道他的那位四等文官的叔叔是一个没有子女的单身汉，非常器重自己的侄儿，对他十分宠爱，认为他是自己家族的一根独苗，因此我觉得“我的同学也许会为你们做点事，当然也是为我，在他叔叔面前……”

“我只要能向那位大人申诉一下就行了！只要能够有幸做口头说明就行了！”他喊道，像发热病似的哆嗦着，两眼闪闪发光。他就是这样说的：‘能够有幸’。我重复了一遍，说事情可能办不成，

现在讲的一切都将成为废话，并且补充说，如果明天上午我不到他这里来，这就意味着这事完了，他们就没有什么可盼望的了。他们连连鞠躬送我出来，我看他们几乎神经有点不正常了。我永远忘不了他们面部的表情。我叫了一辆马车，立刻赶到瓦西里岛去。

在上中学时，在几年的时间里，我同这个巴赫穆托夫一直不和。我们认为他是贵族，至少我这样称呼他；他穿着考究，常坐自家的马车来上学，但是一点也不夸耀自己，一直跟同学相处得很好，性格异常开朗，甚至有时还很俏皮，虽然在班上总是考第一，但智力非常有限；而我无论哪门功课都没有得过第一。除了我一个人外，所有同学都喜欢他。在这几年里，他有好几次想接近我；而我每一次都沉着脸，怒气冲冲地不理他。现在我大约有一年没有见到他了；他在上大学。八点多钟我到了他家（规矩大得很：要由仆人先去通报），他见了我开头很惊讶，甚至很冷淡，但是马上快活起来，瞧着我突然哈哈大笑。

"您怎么会想到来找我，捷连季耶夫？"他像平常那样，亲切而又随便地喊道，这种口气有时显得粗鲁无礼，但从来没有侮辱人的意思，我就喜欢他说话的这种口气，同时又因此而非常恨他。"这是怎么回事，"他惊恐地大声说道，"您病得很厉害！"

咳嗽又开始折磨我，我倒在一把椅子上，勉强喘过气来。

"别担心，我得了痨病，"我说，"我是求您来的。"

他惊奇地坐了下来，我马上把医生的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并且说，他叔叔很听他的话，因此他也许能帮点忙。

"一定照办，一定照办，我明天就去找叔叔；我甚至乐于这样做，而且您把这一切讲得这么好……但是，捷连季耶夫，您是怎么想起要来找我的？"

"因为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您的叔叔，再说，巴赫穆托夫，我们一直是对头，而您是一个高尚的人，于是我就想，您是不

会拒绝您的对头的请求的。”我用讽刺的口气补充道。

“就像拿破仑找英国谈判一样！①”他喊道，还没开口就哈哈大笑起来。“一定照办，一定照办！如果可以的话，甚至现在就去！”他看见我板着面孔、表情严肃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急忙补充了一句。

确实我们把这件事情完全出人意料地办妥了，而且办得再好不过了。一个半月后，我们的那位医生在另一个省重新得到了一个职位，领到了差旅费，甚至还有补助。巴赫穆托夫三天两头往医生家里跑（而我因此有意不再去他们那里，医生来看我时，我的态度几乎很冷淡），我怀疑他说服医生收下了他借给的钱。在这六个星期里，我同巴赫穆托夫见过两次面，第三次见面是在为医生送行的那一天。巴赫穆托夫在自己家里举行香槟酒会为医生饯行，医生的妻子也出席了；不过她很快就回去照看孩子了。这是在5月初，那天傍晚天气晴朗，夕阳像一个巨大的球向着海湾落下去。巴赫穆托夫送我回家；我们上了尼古拉桥②；我俩都有点醉意。巴赫穆托夫说他为事情得到如此圆满的解决而高兴，不知为了什么向我表示感谢，并且要我相信，全部功劳都应归我；他还说，现在许多人进行着这样的说教，说什么做个别的好事毫无意义，这是不对的。我也很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谁否定个别的‘施舍’，”我开始说道，“谁就是否定人的天性，蔑视人的个人尊严。但是实行‘社会救济’和个人自由问题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它们并不相互排斥。个别的善将永存，因为它是个人的一种需要，是一个人直接影响另一个人的实际需要。莫斯科

① 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后第二次退位，准备逃往美国，但是英国海军封锁了法国罗什福尔港，在这种情况下他被迫与英国人谈判，后来被流放于圣赫勒拿岛。1821年在该岛病死。

② 现称施米特中尉桥。

有一位‘将军’，相当于四等文官，他的姓氏是德国人的姓氏①；他一生来往于各个监狱之间，给罪犯看病；每一批递解到西伯利亚去的犯人事先就知道，到麻雀山时将有一位‘老将军’来探视他们。他做事极其认真和虔诚；他到达后，从一排排流刑犯面前走过，常常被他们团团围住，他在每个人面前停下来，询问他需要什么，几乎从来不教训任何人，管他们所有的人都叫‘亲爱的’。他给钱，送来各种日用必需品——包脚布啦，绑腿啦，粗麻布啦，有时还送来劝人行善的书，分给每一个识字的人，深信他们将在路上读这些书，而识字的将读给不识字的人听。他很少询问犯罪情况，如果罪犯自己谈起来的话，他只是听着。他对所有罪犯一视同仁，不加区别。他跟他们谈话像跟小弟弟说话一样，但是后来他们自己却把他当做父亲。当他看到一个抱着婴儿的女流刑犯时，便走过去抚摸孩子，打榧子逗孩子发笑。许多年来，一直到去世，他都是这样做的；结果全俄罗斯和全西伯利亚的人，确切地说，那里所有的罪犯都知道他。有一个在西伯利亚待过的人告诉我，他曾亲眼见过最顽固不化的罪犯都在怀念这位将军，可是将军在看望一批批犯人时给每个人的钱很少能超过二十戈比。诚然，他们怀念将军并不都怀有深厚的感情，或者说也并不那么郑重其事。这些‘流刑犯’当中有一个人杀了十二个人，刺死了六个孩子，他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取乐（据说有过这样的人），有一天，也许是二十年来的第一次，他突然无缘无故地叹了口气说：‘不知现在那老将军怎么样了，还活着吗？’在说这话时，他甚至可能冷笑了一声，——不过如此而已。而您怎么知道，他二十年来一直没有忘记的这位‘老将

① 这里讲的是莫斯科监狱医院主任医官哈斯（1780—1853）。此人心地善良，关心囚犯和流刑犯，免费为他们治病，并且帮助他们。后来许多犯人都怀念他。哈斯的形象也曾在《罪与罚》中出现。

军’在他的心里永远播下了一颗什么样的种子？您怎么知道，巴赫穆托夫，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沟通会对被沟通的人的命运起什么样的作用？……要知道这是整个人生以及我们看不见的多得不计其数的分支。最优秀的棋手，他们当中最敏锐的人只能预先看出几步棋；而一位法国棋手能看出十步，于是人们就当做奇迹大书特书。这里究竟有多少步棋，我们看不出的又有多少步？您播下您的种子、给人一份‘施舍’和做一件不拘什么形式的好事时，您就献出了您这个人的一部分，接受了另一个人的一部分；你们彼此之间就相互沟通了；再稍加注意，您就会得到补偿，获得知识，做出最出乎意料的发现。您最后一定会把自己从事的事情看做一门学问；它将占据您的全部生命，并能充实整个生活。另一方面，您的所有思想，您播下的、也许已被您遗忘的所有种子将会得到实现和发育成长；得之于您的人将把所得传给另一个人。您怎么知道，将来在决定人类命运时您将起何种作用？假如知识和毕生从事的此项工作最后将使您达到能播下巨大种子和留给世界重要思想的高度的话，那么……”如此等等，我当时说了许多。

“可是真难以想象，居然不让您活下去！”巴赫穆托夫像在愤激地责备什么人似的喊起来。

这时我们站在桥上，胳膊肘支着栏杆，望着涅瓦河。

“您可知道我出现了什么想法吗？”我说，身体更朝栏杆弯下去。

“莫非想跳河？”巴赫穆托夫几乎惊恐地喊起来。也许他从我的脸上看出了我的想法。

“不，暂时还只是如下的一种说法，说我现在只能再活两三个月，或许四个月；但是，譬如说，当我总共只能再活两个月时，要是我很想做一件好事，为此需要工作，需要到处奔走和操劳，就像办那位医生的事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应当借口我剩下的时间已

经不够而放弃这件事，找另一件小一点的、我力所能及的‘好事’来做（如果我做好事的愿望如此强烈的话）。您得承认，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

可怜的巴赫穆托夫深为我的身体担心；他一直把我送到家门口，他很知趣，一次也没有安慰，一路上几乎默默无言。跟我告别时，他热烈地握住我的手，请求我允许他常来看我。我回答说，如果他以“安慰者”的身份来看我（因为即使他一句话不说，也仍然是作为安慰者来的，我对他说明了这一点），那么他这样做每一次都会使我更多地想到死的问题。他耸耸肩，但是同意我的话；我们相当客气地分手了，这是我甚至没有料到的。

但是就在那天傍晚和那天夜里播下了我的“最后的信念”的第一颗种子。我贪婪地抓住这个*新的*想法，贪婪地分析它的一切曲折变化和一切表现形式（我一夜没有合眼），我研究得愈深，吸收得愈多，就愈害怕。最后我恐惧极了，在这之后的几天里也都如此。有时，当我想到我的这种经常不断的恐惧时，很快又因新的恐惧而吓得毛骨悚然：根据这恐惧我可以断定，我的“最后的信念”在我脑子里太根深蒂固了，一定会实现的。但是要实现它我又缺乏决心。三个星期后一切都结束了，决心也有了，不过是由一个相当奇怪的情况促成的。

我在这篇解释里说明了所有这些数字和日期。对我来说，当然一切都无所谓，但是*现在*（也许仅仅只在此刻）我希望那些将要指责我的行为的人能够清楚地看到，我的“最后的信念”是从哪些按照逻辑顺序排列的推断得出的。我上面写过，我曾缺乏实现我的“最后的信念”的决心，我最后所下的决心看来完全不是由逻辑的推断产生的，而是由于受到某种奇怪的推动，是由于出现了一个可能与事情的进程毫无联系的情况。大约十五天前，罗戈任为了他的一件事来找我，具体什么事，这里无须赘述。我过去从未见过罗戈

任，但听到过他的许多事情。我给他提供了所有需要的情况，他很快就走了，由于他只是来了解情况的，因此我们之间的事也可就此结束了。但是我对他这个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那一整天我都受一些奇怪想法的控制，因此决定第二天亲自前去进行回访。罗戈任见到我显然并不高兴，甚至"委婉地"暗示，我们不必继续来往；但是我仍然度过了非常有趣的一个小时，大概他也是这样。我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反差，这种反差我们俩，尤其是我，不能不显露出来：我是一个活在世上的日子已屈指可数的人，而他过着最充实、最无拘无束的生活，只顾现在，完全不关心"最后的"结论、数字和或其他任何事情，除了那件事……那件事……那件使他发疯的事；希望罗戈任先生顾念我是一个不善于表达思想的蹩脚文人，会原谅我用"发疯"这样的措词。尽管他很不客气，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头脑的人，能够理解许多事情，虽然他对旁人的事不大感兴趣。我没有向他暗示我的"最后的信念"，但是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听我说话时已猜到了它。他始终一言不发，很不爱说话。我临走时对他暗示，尽管我们之间差异很大，可以说正好相反，——但是les extrêmités se touchent①（我用俄语对他解释了这句话），因此他自己也许完全不像表面看起来的那样，与我的"最后的信念"格格不入。他没有回答，脸上露出了阴沉的和酸溜溜的表情，接着站起身来，亲自给我找到了我的帽子，做出看到我自己要走的样子，实际上是采取有礼貌地送我走的形式把我从他那阴森森的房子里撵了出来。他的房子使我很惊讶；它像一个墓地，而他似乎很喜欢，不过这一点可以理解，因为他过的那种充实的、无拘无束的生活本身过于充实，不需要再布置什么环境。

---

① 法文：两极相逢。语出法国科学家、哲学家和作家帕斯卡（1623—1662）的《关于宗教和其他某些问题的思考》。

对罗戈任的这次回访，使我精疲力尽。此外，从早上起我就觉得不舒服；到傍晚时，我变得很虚弱，便卧床休息，有时觉得在发高烧，甚至不时地说胡话。科利亚陪着我一直陪到十一点钟。然而他说的话和我们谈论的事情我全都记得。有时当我合上眼时，眼前总是浮现出伊万·福米奇·苏里科夫，他似乎发了大财，得了几百万。他始终不知道该把这些钱藏到哪里去，为此绞尽了脑汁，怕被人偷走而吓得浑身发抖，最后决定把钱埋在地下。最后我劝他不要把这一大堆金币白白埋进地里，建议他把这些金币熔化，给“冻死”的孩子铸一口小棺材，要他为此把孩子从地下挖出来。苏里科夫感激涕零地接受了我的这个开玩笑的建议，马上着手实现这个计划。我似乎啐了一口，就从他身边走开了。当我完全清醒过来后，科利亚告诉我说，我根本没有睡，一直和他谈论着苏里科夫。有时我特别苦闷，心慌意乱，因此科利亚走的时候很不放心。当我自己起来锁门时，我突然想起了不久前在罗戈任家看到的一幅画，这幅画挂在他家的一个最阴暗的大厅的门上方。是他自己顺便指给我看的；我好像在这幅画前面站了大约五分钟。这幅画在艺术方面并无任何可取之处；但是它使我心中产生了一种奇怪的不安。

这幅画上画的是刚从十字架上卸下来的基督。我觉得，画师们在画十字架上的和从十字架上卸下来的基督时，通常都习惯于把他的脸画得依旧很美；甚至在基督经受最可怕的痛苦时，他们也想方设法让他的脸保持这种美。在罗戈任的那幅画里，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美；这完全是一个在上十字架前就受尽折磨的人的尸体，他遍体鳞伤，在背着十字架和倒在十字架下时受到了看守和民众的毒打，最后被钉上十字架后又受了六个小时痛苦的煎熬（根据我的计算，至少有六小时）。不错，这是一个刚刚从十字架上卸下来的人的脸，也就是说，脸上还保留着很多活着的、温暖的东西；一切都还没有僵硬，因此死者的脸上甚至流露出似乎现在他还感觉到的痛苦（画

家很好地抓住了这一点）；可是画家画这张脸时笔下毫不留情；画的是它应有的本相，不管是什么人，在受了这样的折磨后，他的尸体确实应当就是这样的。我知道，基督教会早在最初几个世纪就认定，基督不是从外形上看受了苦，而是确实受了苦，因此他的身体被钉上十字架后应完完全全服从自然规律。画上的这张脸被打破了，而且肿了起来，布满可怕的、带着肿块和血污的青伤，眼睛睁着，眼珠歪斜；睁开的眼睛里的很大的眼白闪现出一种呆滞无神的反光。但是奇怪的是，当你瞧着这个受尽折磨的人的尸体时，会产生一个特殊的和很有趣的问题：既然他所有的门徒，他未来的那些主要的使徒，那些跟着他走并且站在十字架旁的妇女以及所有信仰他和崇拜他的人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尸体（而尸体一定应该是这样的），那么他们瞧着这具尸体时怎么能够相信这个受难者会复活呢？这里不由自主地会出现一种看法：既然死亡这样可怕，既然自然规律的威力这样大，那么怎样来战胜它们呢？我们说的这个人生前曾战胜过自然，自然曾听命于他，他呼叫一声："女儿，起来吧！"① ——那死了的闺女立刻起来了；他又呼叫一声："拉撒路出来！"② ——那死人就出来了，而现在甚至这个人也未能战胜死亡和自然规律，那又怎能战胜它们呢？在看这幅画时，好像觉得大自然是一头巨大的、铁石心肠的和不露声色的野兽，或者换一个更加确切的说法，这个说法虽然听起来有些奇怪，但要确切得多——就是说它像一台最新式的大机器，这机器毫无理智地抓住伟大的和极

① 见《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第5章，第39～42节，其中写了这样一件事：耶稣听说管会堂的睚鲁的女儿死了，便去他家，拉着他女儿的手，呼叫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另见《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8章第39～56节。

② 见《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11章，其中说，拉撒路病死后埋入坟墓已有四天，耶稣得知后，叫人们把挡住坟墓的石头挪开，对着坟墓大声呼叫："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

其宝贵的生物，冷漠地和无情地把这生物咬碎和吞噬，而这样的生物的价值抵得上整个大自然及其所有规律，抵得上整个世界，也许世界只是为了这生物的降生才创造出来的哩！这幅画所要表达的和无意之中传授给你们的，正是这样的看法：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蛮横无礼的、毫无理智而又永恒的力量，一切都服从于它。画上没有画出一个围在死者身边的人，这些人在这个一下子打碎了他们的所有希望和几乎破除了他们的信仰的晚上，想必感到极其苦恼和惊慌。他们想必是在惊恐万状中散去的，虽然这时每个人怀着一个永远也不可能从他们心中驱除的巨大思想。倘若这位导师本人能在被处死前夕看到自己的形象，那么他会像现在这样上十字架和这样去死吗？这个问题也是在看这幅画时不由自主地出现的。

在科利亚走后的整整一个半小时里，我也断断续续地仿佛看到这一切，也许确实我神志不清，有时觉得这些东西甚至是有形的。那么无形之物在幻觉中能否变得有形呢？我有时似乎觉得，我看见了这股以某种奇怪的和不可思议的形式出现的无限的力量，看见这种冷漠的、神秘的和不会说话的东西。我记得好像有人手里拿着蜡烛，拉着我的手带我走，让我看一只巨大的令人厌恶的蜘蛛，并且告诉我说，这就是那个神秘的、冷漠的和全能的东西，嘲笑我，说我不该表示愤慨。在我的房间里，夜里总要在圣像前点一盏长明灯，——这盏灯光线虽然暗淡微弱，然而借助它可以看得清一切，在长明灯下甚至可以读书。我想那时大概已经十二点多了；我根本没有入睡，睁着眼睛躺着；突然我的房门打开了，进来了罗戈任。

他进来后带上门，默默地看了我一眼，轻手轻脚地走到角落里的那张几乎就在长明灯底下的桌子旁。我非常惊奇，察看他有什么动静；罗戈任双肘支在小桌子上，开始默默地瞧着我。这样过了两三分钟，我记得，他的沉默不语使我很生气和很气愤。为什么他不想说话呢？他来得这么晚，我当然觉得很奇怪，但是我记得，我并

不对此感到多么惊讶。甚至恰恰相反：今天上午我虽然没有对他明确地说出我的想法，但是我知道他已明白了；而这个想法具有这样的性质，为了它当然可以再来谈一谈，即便时间已经很晚也不要紧。我就这样想，认为他是为此而来的。我们上午是怀着几分敌意分手的，我甚至记得，他用尖刻嘲笑的目光看了我两眼。我此刻也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了这种嘲笑的神气，这使我很生气。对于来者确实是罗戈任本人而不是幻影和幻觉这一点，我从一开始就毫不怀疑。甚至没有这样想过。

与此同时他继续坐在那里，仍然带着那种嘲笑的神气瞧着我。我怒气冲冲地在床上转过身来，用双肘支着枕头，也赌气似的不说话，哪怕我们一直这样坐下去，也决不采取主动。我不知为什么一定要叫他第一个开口。我估计，这样大约过了二十来分钟。突然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假如这不是罗戈任而是个幻影，那如何是好呢？

无论在我病中还是在以前，我一次也没有见过一个幽灵；但是，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甚至在现在，也就是说在不久前，我总觉得，如果我看见了幽灵，哪怕只有一次，我一定会立刻当场死去，尽管我并不相信任何幽灵。不过当我想到这不是罗戈任，而只是幽灵时，我记得当时我丝毫也不害怕。不仅如此，我甚至对此发起脾气来。还有一点也很奇怪：对这是幽灵还是罗戈任本人这一问题的解决，我完全不那么感兴趣和感到不安，而按理我是应该感兴趣和感到不安的；我觉得当时想的是某种别的事情。譬如说，使我感兴趣得多的是，为什么罗戈任方才还穿睡衣和便鞋，现在却穿燕尾服和白坎肩，还系着一条白领带？也闪现过这样的想法：假如这是幽灵而且我并不怕它，那么我为什么不起来走到它跟前，亲自查验一下呢？也许我不敢，心里害怕。但是当我刚刚想到我害怕时，突然全身好像用冰块擦了一遍似的；我觉得背上发冷，双膝直打哆嗦。就在这一瞬间，罗戈任仿佛猜到了我害怕，挪开支在桌子

上的那只胳膊，直起身子，开始咧开嘴，做出好像要笑的样子；他的两眼死死地盯着我。我勃然大怒，以至于想一下子朝他扑过去，但是由于我发誓不首先开口说话，因此仍旧躺在床上，况且我还没有确实弄清这是不是罗戈任本人。

我记不清这种状态究竟延续了多久；也记不清我有时候是否失去了知觉。只不过罗戈任最后站起身来，还是像刚才进来时那样慢吞吞地和细心地察看了我，但是不再冷笑了，然后轻轻地、几乎踮着脚走到门旁，打开门，又把门虚掩上，走了。我没有从床上起来；我不记得我睁开眼睛躺着想事又想了多久；天知道我想了些什么；我也不记得我是怎样昏昏入睡的。第二天上午九点多有人敲门，我醒了。我是和家里的人这样约定的：如果到九点多我自己不开门，不喊他们端茶来，那么马特廖娜应该自己主动来敲我的门。当我给她打开门时，我马上产生了一个想法：既然门锁着，他怎么能进来呢？我打听了一下，便深信真正的罗戈任是不可能进来的，因为我家所有的门夜间都上锁。

就是这个我不厌其烦地描述的特殊情况，成为我完全“下定决心”的原因。因此促使我做出最后决定的不是逻辑，不是合乎逻辑的信念，而是厌恶。我不能留在人世了，因为人世的生活具有如此奇怪的捉弄我的形式。这个幽灵使我感到屈辱。我不能屈从于以蜘蛛的模样出现的神秘的力量。直到黄昏时分，当我终于感到我已完全下定了最后的决心时，我心里才开始觉得轻松些。这仅仅只是第一个方面；为了弄清另一个方面我曾到帕夫洛夫斯克去了一趟，但是这一点已做了相当详细的说明。

第七章

我曾有过一支袖珍手枪，这是在我还是一个小孩时弄到手的，在那个可笑的年龄突然喜欢上了决斗和强盗抢劫的故事，希望有人找我决斗，我就可以面对手枪的枪口毫无惧色地站着。一个月前我把手枪检查了一遍，并做了使用的准备。在放手枪的抽屉里找到了两粒子弹，而在角状火药筒里的火药够发射三粒子弹。这支手枪蹩脚得很，容易打偏，总共只能打大约十五步远；但是如果枪口顶住太阳穴打，当然也能打碎脑壳。

我决定死在帕夫洛夫斯克，在日出时到公园去死，以免惊动别墅里的任何人。我的《解释》足以能把整个事情向警察讲清楚。心理学的爱好者以及那些需要了解情况的人可以从中得出他们想要得出的结论。然而我并不希望这些手稿公诸于世。我请公爵自己保存一份，并把另一份交给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叶潘钦娜保管。这就是我的心愿。我愿意把我的遗骨送给医学院，供科学研究之用。

我不承认那些想要审判我的法官，并且知道我现在不受法庭的任何管束。不久前有一个设想使我大笑不止：假若我现在突然想任意杀人，至少一下子杀十个，或者想要干一件被认为世界上最最可怕的事，在我离死期只有两三周而国家已废除严刑拷打的情况下，这将使法官们在审判我时处于何等进退两难的境地？我可能会舒舒

服服死在他们的医院里，那里温暖如春，有大夫精心照料，也许比我自己家里舒服和温暖得多。我不明白，那些情况与我相同的人脑子里为什么不出现这样的想法，哪怕只是为了开个玩笑？不过也许会出现；在我们这里也能找到许多天性快活爱开玩笑的人。

但是，即使我不承认别人有权审判我，我仍然知道，当我成为一个既听不见又不会说话的被告时，有人将会审判我。我不愿意不留一句回答的话就走，——我这话是自愿地而不是被迫说的，——不是为了进行辩护，不！我无须请求任何人在任何事情上宽恕我，——因为我自己愿意那样。

在这里，首先有一个奇怪的想法：是什么人，为了维护什么样的法律，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居然想要对我再活两三个星期的权利提出异议？究竟什么人需要我不仅受到判决，而且规规矩矩地服满刑？难道真的有人需要这样吗？为了维护道德？倘若我在身强力壮的情况下残害自己的这条“本来会对我的邻人有益”的生命，那么在道德上就有可能按照陈规责备我自作主张结束我的生命以及犯有从道德角度来看的什么过失，这我还能理解。但是现在已宣判了我的死刑，那又怎么说呢？根据哪一种道德，除了要您的生命之外，还需要听到您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听着公爵的安慰时发出的最后一声嘶哑的喘息？这位公爵根据基督教教义进行论证，一定会产生一个皆大欢喜的想法，即您死了实际上甚至更好些。（像他这样的基督徒总是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这是他们喜欢思考的问题。）他们谈论可笑的“帕夫洛夫斯克的树木”又想干什么呢？想让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得到慰藉吗？难道他们不明白，我愈是忘乎所以，愈是迷恋生命和爱情的最后幻影，他们愈是想用这幻影来挡住我的眼睛，让我看不到梅耶尔家的那堵墙以及那么坦率和老实地写在墙上的一切，他们就愈会使我不幸吗？既然这场永远不散的盛宴一开始就把我当做多余的人，那么我要你们的大自然，你们的帕夫洛夫斯克公

园，你们的日出和日落，你们的蔚蓝色的天空和你们踌躇满志的面孔干什么呢？我现在每分钟和每秒钟都应该知道而且不能不知道，就连这只阳光下在我周围嗡嗡叫的小苍蝇也是整个宴会和欢唱的参加者，它知道自己的位置，喜欢这个位置和感到很幸福，只有我一个人被丢在一边，而我只是由于自己意志薄弱至今不愿意明白这一点！啊，其实我知道，公爵和他们所有的人似乎都想让我不发表这些“阴险恶毒”的言论，而能表现出品德的高尚，为了道德的胜利吟咏米尔瓦著名的经典诗句：

O，puissent voir votre beauté sacrée
Tant d'amis sourds à mes adieux!
Qu'ils meurent pleins de jours，que leur mort soit pleurée，
Qu'un ami leur ferme les yeux!①

但是，请相信，忠厚老实的人们，请你们相信，在这一节表现高尚品德的诗里，在运用法文诗对世人所做的刻板的祝福中，隐藏着多少恼怒，潜伏着多少不可调和的、在韵文中自行减轻的愤恨，以至于就连诗人本人可能也弄糊涂了，误认为这种愤恨是感动的眼泪，并且就这样死了；让死者安息吧！您要知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微不足道和软弱无力时所感觉到的羞愧有一个极限，他不能越过这个极限，一旦越过，他就开始从自己的羞愧中得到巨大的快

① 鲍·维·苏联学者托马舍夫斯基经考证后确定，这一节诗不是法国诗人米尔瓦（1782—1816）写的，而出自另一位法国诗人吉尔贝（1751—1780）之手。所引诗句与原诗略有出入，大意是：“啊，但愿对我的离去无动于衷的朋友们/能看到您的神圣的美！/但愿他们享尽天年时有人哀悼，/有朋友为他们合上双眼！”

感……当然，从这个意义上说，温顺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我承认这一点，——不过我的意思与宗教认为温顺是一种力量的意思是不同的。

宗教！我认为可能存在着永恒的生命，也许我一向都这样认为。哪怕意识是神的意志点燃的，哪怕它环顾周围世界并且说："我在"，哪怕神突然命令它消亡，因为为了某种目的应该如此，——甚至不说明究竟为了什么，——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可能的，但是仍然有一个老是得不到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温顺又有何用？难道不能简单地把我吃掉而不要求我去赞颂吃掉我的力量吗？难道真的有人会因为我不愿意再等两个星期而生气吗？我不相信这一点；比这正确得多的推测是：这里只不过需要我的微不足道的生命、一个原子的生命来从整体上给某种普遍的和谐锦上添花，来增添和减少点什么，来形成某种反差等等，等等，就像每天需要牺牲许多生物的性命一样，它们不做出牺牲，似乎世界上其余的东西就存在不下去（虽然应当指出，这本身并不是一种宽宏大量的思想）。但是随它去吧！我同意，如果不是这样，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不断地你吃我我吃你，就绝不可能把世界安排好；我甚至可以承认我对这种安排一窍不通；然而我确切地知道这样一点：既然让我认识到"我在"，那么即使这个世界安排得有问题，即使不这样它就存在不下去，这与我又有什么相干？既然如此，有谁，又凭什么要来指责我？不管你们怎么说，这一切都是不可思议的和不公道的。

然而尽管我有强烈的愿望，我任何时候都不能想象，竟然会不存在来世的生活和神。最正确的想法是：这一切都存在，但是我们根本不懂得来世的生活及其规律。如果这一切是如此难以理解、甚至根本不可能理解，那么难道我还要对我无力领会那无法理解的东西负责吗？诚然，他们会说，公爵当然也附和他们，说这里就需要

听从，需要毫无主见地和诚心诚意地听从，这样我的温顺将会在阴间得到报偿。我们过于不尊重神，把我们的观念强加给他，这是由于我们不能理解他而感到懊丧才这样做的。然而话又要说回来，既然神是不可能理解的，那么，我再说一遍，就很难叫人为他注定理解不了的东西负责了。如果是这样，那么怎能因我不能理解神的真正意志和戒律而指责我呢？看来我们还是不谈宗教为好。

我也说得够多的了。当我写到这几行时，太阳大概就要升起了，“将在天空发出声响”，一股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力量将倾泻到整个世界。由它去吧！我将直瞪瞪地瞧着力量和生命泉死去，不想要这样的生活了！倘若我有决定自己不出生的权利，那么我一定不会同意在这种嘲弄人的条件下生存。但是我还有决定自己死的权利，虽然因此而需放弃的日子已屈指可数。权利不大，反抗也就不大。

现在做最后的一点解释：我之所以要死，完全不是因为我忍受不了这三个星期；噢，我的力量是够用的，而且假如我愿意的话，单只我能意识到我受了欺侮这一点，就使我得到安慰了；但是我不是法国诗人，我不愿意得到这样的安慰。此外，也有一种诱惑：大自然宣判我只能再活三周，这大大限制了我的活动，也许只有自杀是我还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得及开始和结束的唯一行动。有什么办法呢，也许我就是想要利用采取行动的最后机会？抗议有时不是一种小小的行动……

《解释》读完了；伊波利特终于停住了……

在极端的情况下，坦率会达到极其厚颜无耻的程度，这时一个被激怒而失去自制的神经质的人已经什么也不怕了，什么打架斗殴的事都干得出来，甚至以此为乐；他会朝人们扑过去，在这样做时自己抱着一个不明确的、但很坚定的目的，即

一分钟后他一定会从钟楼上跳下去，从而一下子解决所有困惑不解的问题，如果会有这样的问题的话。通常体力的日渐衰竭是这种状态的征兆。至今一直支撑着伊波利特的那种特殊的、几乎是反常的紧张状态，已经达到了极点。这个病病歪歪的十八岁的孩子，像一片从树上掉下来的颤抖的树叶那样十分虚弱；但是刚才他环视了一下自己的听众，——他在最近一个小时内第一次这样做，——在他的目光和微笑中立刻流露出最高傲、最轻蔑和最令人不快的厌恶表情。他急于提出挑战。但是听众们也极为愤怒。大家吵吵嚷嚷，气恼地从桌旁站起来。疲倦、酒劲发作和紧张更使他们的感受变得乱糟糟的，似乎成为一堆稀泥，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

伊波利特突然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好像有人把他拽起来一样。

“太阳出来了！”他看见闪耀着阳光的树梢喊叫起来，把它当做奇迹似的指给公爵看。“出来了！”

“怎么，您原来以为太阳不会出来？”费尔德先科说。

“又要热上一整天了。”加尼亚漫不经心地用懊恼的口气说，他手里拿着帽子，伸着懒腰，打着哈欠。“唉，这样旱上一个月可怎么办！……走不走，普季岑？”

伊波利特几乎惊讶得目瞪口呆地倾听着；突然他的脸变得煞白，浑身哆嗦起来。

“您十分拙劣地装出冷漠的样子来侮辱我，”他两眼盯住加尼亚说，“您是一个浑蛋！”

“唉，鬼知道是怎么回事，张口就骂！”费尔德先科喊道，“真是少见的软弱！”

“简直是傻瓜。”加尼亚说。

伊波利特稍稍克制了一些。

“我知道，诸位，”他又开口说道，身体还在哆嗦着，每句话都说得断断续续。“我可能应该受到你们几个人的报复，并且……我为读这样一篇胡话（他指了指稿子）来惹你们厌烦而感到后悔；不过，我又为没有把你们烦死而感到遗憾……（他傻笑了一下），烦死了吗，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他突然跳过去问他，“有没有把您烦死？您说吧！”

“稍微长了点儿，不过……”

“都说出来吧！不要撒谎，哪怕您一辈子就这一次说实话！”伊波利特哆嗦着命令道。

“噢，对我来说全都无所谓！劳驾，求求您，让我安静一会儿。”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厌恶地转过头去。

“晚安，公爵。”普季岑走到公爵跟前告别说。

“他马上就会开枪自杀的，你们怎么啦！瞧他那模样！”薇拉突然喊叫一声，她惊骇万分地冲向伊波利特，甚至抓住了他的双手。“他明明说过太阳一出来就自杀，你们怎么啦！”

“不会自杀的！”几个人，其中包括加尼亚，幸灾乐祸地嘟囔道。

“诸位，你们可要留神！”科利亚喊道，他也抓住伊波利特的手。“请你们看一看他的模样！公爵！公爵，您怎么啦！”

伊波利特周围聚集了薇拉、科利亚、凯勒和布尔多夫斯基；他们四个人用手抓住了他。

“他有权，有权！”布尔多夫斯基喃喃地说，不过他也完全不知所措了。

“请问，公爵，您有什么吩咐？”列别杰夫走到公爵身边问道。他已喝醉了，气愤得到了放肆无礼的地步。

“什么吩咐？”

“不；对不起；我是主人，我这样说并无轻慢您的意

思……就算您也是主人，但我不希望在我自己的房子里发生这样的事……就这样，先生。”

“不会自杀的；这孩子是淘气！”伊沃尔金将军突然愤怒而又非常自信地喊道。

“还是将军说得对！”费尔德先科接过来说道。

“我知道他不会自杀，将军，敬爱的将军，但是毕竟……因为我是主人。”

“听我说，捷连季耶夫先生，”普季岑突然说道，他向公爵告别后，又朝伊波利特伸出手来，“您好像在您的那些纸片里谈到您的遗骨并要把它捐赠给医学院，对吧？您说的是您的遗骨，您自己的，也就是说要捐赠您的骨头，是吗？”

“是的，我的骨头……”

“这就对了。要不然可能弄错；据说曾有过这样的事。”

“您干吗要逗他？”公爵突然喊道。

“弄得他都要抹眼泪了。”费尔德先科补充了一句。

但是伊波利特根本没有哭。他想从座位上起来，但是围着他的四个人突然一下子抓住他的胳膊，屋里发出了一片笑声。

“他那么做就是要让别人来抓住他的胳膊；读他写的稿子就是为了这个。”罗戈任说，“再见了，公爵。坐得太久了；骨头都坐痛了。”

“假如您真的有过自杀的念头，捷连季耶夫，”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笑道，“我要是处在您的地位，在听了这些恭维话后，为了逗逗他们，我偏不自杀。”

“他们巴不得看到我自杀！”伊波利特气势汹汹地对他说。

他说话时好像要扑过去似的。

“要是看不到，他们会感到遗憾。”

“那么您也认为看不到吗？”

“我没有怂恿您的意思；相反，我认为您很可能自杀。主要的是您不要生气……”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用长者的口气拉长声音说。

“我现在才看到，给他们读了这稿子是犯了一个大错误!”伊波利特说。他用一种突然出现的信任的样子望着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好像在求一位朋友给予友好的劝告似的。

“处境很可笑，但是……说实话，我不知道给您出个什么主意。”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微笑着回答道。

伊波利特严厉地、目不转睛地逼视着他，没有说话。可以认为，他有时想得出了神。

“不，让我说一句，这算什么派头，”列别杰夫说，“什么‘到公园里去自杀，以免惊动任何人’！他以为从楼梯上下来朝花园迈出三步就可以不惊动任何人了。”

“诸位……”公爵想要开口说话。

“不，对不起，尊敬的公爵，”列别杰夫狠狠抓住这个话题不放，“由于您自己可以看到这不是开玩笑，由于您的至少一半客人也持这样的看法并且深信，他在这里说了这番话后势必要开枪自杀以挽回面子，因此我作为主人并当着见证人的面宣布：我请您帮忙!”

“应该做些什么呢，列别杰夫？我乐意帮您的忙。”

“有这样的事应该做：第一，叫他马上把那支在我面前炫耀过的手枪和全部弹药交出来。如果他肯交出来，那么考虑到他有病，我同意今天夜里让他在这座房子里过夜，当然要在我的监视之下。但是明天他必须离开这里，到他愿意去的地方去；对不起，公爵！如果他不肯交出手枪，那么我就马上抓住他的胳膊，我抓一只，将军抓另一只，并且立即派人去报告警察局，到那时这件事就将交给警察局处理了。费尔德先科先生

有熟人，让他去跑一趟。”

这时大家顿时闹哄起来；列别杰夫非常激动，说话已失去了分寸；费尔德先科准备去警察局；加尼亚拼命地坚持自己的意见说，谁也不会自杀；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则一言不发。

“公爵，您从钟楼上往下跳过没有？”伊波利特突然低声问他。

“没——有……”公爵天真地回答道。

“莫非您认为我没有预见到这全部的仇恨！”伊波利特又低声说，两眼闪闪发亮，望着公爵，好像真的在等他回答似的。“够了！”他突然冲着大家喊道，“是我的过错……这过错比谁都大！列别杰夫，这是钥匙（他掏出一个钱夹子，从中取出挂着三四把钥匙的钢圈），就是这把，倒数第二把……科利亚会告诉您的……科利亚！科利亚在哪儿？”他喊道，眼睛望着他却视而不见。“是的……他会告诉您的；他刚才和我一起收拾旅行袋来着。科利亚，带他去；在公爵的书房里，桌子底下……我的旅行袋……用这把钥匙打开，底下的小箱子里……我的手枪和火药筒在那里；刚才是他收拾的旅行包，列别杰夫先生，他会告诉您的；但是有一个条件，明天一早，当我动身去彼得堡时，您得把手枪还给我。听见了吗？我是为公爵这样做的，不是为了您。”

“这样就更好了！”列别杰夫抓住钥匙，凶恶地微笑着朝隔壁房间跑去。

科利亚站住不走，想要说些什么，但是列别杰夫把他拉走了。

伊波利特望着嬉笑的客人们。公爵发现他的牙齿在打战，仿佛浑身发冷似的。

“他们全都是坏蛋！”伊波利特又狂怒地对公爵低声说道。

他在跟公爵说话时，一直弯着身子，声音很低。

“别理他们；您身体非常虚弱……”

“我马上，马上……马上就走。”

突然他搂住公爵。

“您也许会认为我是疯子吧？”他朝公爵看了一眼，怪笑起来。

“不，但是您……”

“马上，马上，不要说话；您什么也不要说；您站好……我想要看看您的眼睛……您就这样站着，让我看。我要跟一个大写的人告别。”

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默默看着公爵看了十秒钟，他的脸色非常苍白，两鬓汗津津的，伸出一只手有点古怪地抓住公爵，仿佛害怕把他放走似的。

“伊波利特，伊波利特，您怎么啦？”公爵喊道。

“马上……够了……我就躺下。我要为太阳的健康喝一口酒……我要喝，我要喝，别管我！”

他从桌子上迅速抓起酒杯，猛地一冲，离开原地，一眨眼的工夫就走到凉台的台阶口。公爵跟着他跑过去，但是偏偏就在这一瞬间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伸出手来与他握别。过了一秒钟，凉台上的人突然全都惊叫起来。接着是一分钟的极度慌乱。

发生了这样的事：

伊波利特到了凉台的台阶口站住了，他左手端着酒杯，右手伸到大衣的侧兜里。凯勒事后硬说，伊波利特在这之前，在他跟公爵说话、用左手抓住公爵的肩膀和衣领时，就一直把这只手插在右边的兜里；凯勒还说，就是这只插在兜里的右手第一次使他产生了疑心。不管怎么样，凯勒总感到有些不安，他

也紧跟着伊波利特跑过去。但是他也没有追上。他只看见伊波利特的右手里什么东西突然闪了一下，就在这一秒钟里伊波利特已把一支小小的袖珍手枪顶在自己的太阳穴上了。凯勒扑过去抓住他的胳膊，但这时伊波利特已扣动了扳机。扳机发出刺耳的、干裂的咔哒声，但是随后没有听见枪响。当凯勒一把抱住伊波利特时，伊波利特倒在他的怀里，好像失去知觉一样，也许他真的以为自己已经死了。手枪已在凯勒手里。有人上前搀起伊波利特，搬来一把椅子，让他坐下；大家把他团团围住，又叫又嚷，问长问短。他们都听见了扣扳机的声音，看见人还活着，甚至没有划破一点儿皮。伊波利特本人坐在那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用茫然的目光环视着周围的人。这时列别杰夫和科利亚跑了进来。

“没有打响?”周围的人问道。

“也许没有装火药吧?”另一些人猜测道。

“装了火药!”凯勒检查手枪后宣布，“但是……”

“难道是真的没有打响?”

“根本没有火帽。”凯勒告诉大家说。

接踵而来的令人啼笑皆非的场面简直难以叙述。开头普遍出现的惊恐很快开始变为嬉笑；有的人甚至哈哈大笑起来，他们幸灾乐祸，从这件事情中寻找乐趣。伊波利特像歇斯底里发作似的号啕大哭，捶胸顿足，扑向所有的人，甚至扑向费尔德先科，双手抓住他，对他发誓说，他忘了放火帽，“完全是无意的，而不是有意忘掉的”，“这些火帽就在这里，在他的背心的口袋里，有十来个”(他拿出来给周围所有的人看)，他没有把火帽先装上，是因为害怕在大衣兜里不慎走火，并且估计在需要时来得及把它装上，谁知道一下子把这事忘了。他跑过去找公爵，找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恳求凯勒把手枪还给他，

说他现在就要向所有的人证明，“他的名誉，名誉”……而现在他“永远名誉扫地了！……”

最后他真的失去了知觉。他被抬到公爵的书房，酒已全醒的列别杰夫立即派人去请大夫，而自己则同女儿、儿子以及布尔多夫斯基和将军一起，留在病人的身旁。

当失去知觉的伊波利特被抬出去后，凯勒在房间中央站定，一字一顿清清楚楚地、毅然决然地宣布：

“诸位，如果你们当中有谁胆敢在我面前再一次说火帽是有意忘记的，并肯定这不幸的年轻人只不过是在演滑稽剧，——那么对你们当中这样的人我就要管一管。”

但是没有人答理他。客人们最后三五成群地匆匆散了。普季岑、加尼亚和罗戈任是一起走的。

公爵见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改变了主意，没有说什么就想走，感到很奇怪。

“您不是想在大家散了后跟我谈谈吗？”公爵问他。

“确实如此，”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道，他突然在椅子上坐下来，并让公爵坐在他身旁。“但是现在我暂时改变了主意。老实对您说，我心里有点儿发慌，您也是这样。我的思绪乱了；除此之外，我想跟您讲的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而且对您来说也是如此。您瞧，公爵，我想在一生中哪怕做一件完全诚实的事，也就是说，做一件完全光明磊落的事，可是我认为，在现在，在此时此刻我并不完全能够做到，您可能也是这样……那么……而且……好吧，我们还是以后再谈吧。我现在要到彼得堡去。如果我们等两三天，事情对于您我来说也许都将变得清楚起来。”

说到这里他又从椅子上站起来，因而使人觉得很奇怪：既然如此，干吗刚才要坐下呢。公爵也觉得叶夫根尼·帕夫洛维

奇很不满意，心里有火，带着敌意看人，眼神与刚才完全不一样。

“顺便问一句，您现在去看病人吗？”

“是的……我担心。”公爵说。

“别担心，他大概能活上六个星期，甚至有可能在这里恢复健康。最好明天就把他从这里打发走。”

“也许我真的在他的这件事情上起了推动作用……因为我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是否可能认为我也不相信他要自杀？您是怎么看的，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

“我根本不这么看。您太善良了，现在还在操心。我听有人说过这种事，但是从来没有真正见过一个人为了要别人夸奖他而有意自杀，或者怨恨人家没有夸奖他而赌气自杀。主要的是，我是不会相信这种毫不掩饰自己软弱的做法的！不过您明天还是把他打发走吧。”

“您认为他会再次自杀吗？”

“不，现在已不会自杀了。但是您得提防我们的这些土生土长的拉塞内[①]！我对您再说一遍：犯罪往往是这种无能、急躁和贪婪的小人最寻常的藏身之所。”

“难道这是拉塞内吗？”

“本质是一样的，虽然扮演的角色也许有所不同。您将看到，如果这位先生不会一下子杀死十个人，而且完全像他刚才所读的《解释》里所说的那样，只是为了‘取乐’，那才怪呢。他的这些话现在让我睡不着觉。”

“您也许过于担心了。”

---

① 拉塞内（1800—1836），法国巴黎19世纪30年代轰动一时的刑事犯罪案的主犯，杀人凶手，行凶手段极其残忍。

“您可真怪，公爵；您不相信他现在能杀十个人吗？”

“我不敢回答您的问题；这一切都很奇怪，但是……”

“好吧，随您的便，随您的便吧！”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最后怒气冲冲地说，“再说，您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不过您自己不要成为十人当中的一个。”

“很可能他不会杀死任何人。”公爵若有所思地望着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

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气愤地大笑起来。

“再见，我该走了！记得他说要把他的一份自白遗赠给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您注意到没有？”

“是的，我注意到了……现在我正在想这件事。”

“问题在于他在可能杀死十个人的情况下这样做。”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又笑了起来，随即走了。

一个小时后，在三点多钟的时候，公爵到了公园里。他曾想在家里睡一会儿，但是心跳得很厉害，睡不着。不过家里一切都安排好了，尽可能地恢复了平静；病人睡着了，请来的大夫说，没有什么特殊的危险。列别杰夫、科利亚、布尔多夫斯基就睡在病人的房间里，以便轮流守护，因此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但是公爵的不安每分钟都在增加。他在公园里徘徊，心不在焉地看着自己的周围，当他走到游乐场前的平地、看见一排排空着的长凳和乐队的谱架时，愕然停住了脚步。这个地方使他非常惊讶，不知为什么他觉得这里乱糟糟的。他转身往回走，沿着他同叶潘钦一家来游乐场时走的那条路，径直走到作为约会地点的绿色长凳那里，坐了下来，突然纵声大笑起来，但马上又因此而非常生气。他继续感到很苦恼；他想离开此地到什么地方去……他又不知道去哪里。他头顶的树上一只小鸟

在歌唱，于是他开始睁大眼睛在树叶丛中寻找它。突然小鸟扑棱一声从树上飞走了，在这时刻他不知为什么想起了伊波利特所写的在“灼热的阳光”下的“小苍蝇”，“它知道自己的位置，是整个欢唱的参加者，而只有我一个人被丢在一边”。这句话刚才听的时候就使他感到吃惊，现在他想起了这一点。有一件早已被遗忘的往事开始涌上心头，它突然一下子变得历历在目了。

这事发生在瑞士，在他到那里就医的第一年，甚至可说是最初几个月。那时他还完全像一个白痴，就连话也说不好，有时不明白人家要他干什么。有一次，他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进了山，走了很久，心里总有一个痛苦的、但无论如何也没法具体表达出来的想法。展现在他面前的是明闪闪的天空，下面是一泓湖水，四周明亮的天际无穷无尽，望不到边。他长时间地凝视着，心里感到很痛苦。现在他回想起，当时他如何向这明亮的、一望无际的蓝天伸出双手，哭了起来。使他感到痛苦的是，他与所有这一切完全无缘。他久已向往、从小就一直受其吸引、但始终未能躬逢其盛的永远不散的宴席和那万古不变的伟大节日究竟是怎么样的？每天早晨都有这样明亮的太阳升起；每天早晨瀑布上都有一道彩虹；每天傍晚在遥远的天边的那座最高的雪山总会燃起红色的火焰；每一只“在他身边灼热的阳光下嗡嗡叫的小苍蝇，是这整个宴席的参加者：它知道自己的位置，喜欢这个位置并感到幸福”；每一株小草生长着，也感到幸福！万物都有自己的道路，万物都知道自己的道路，唱着歌去，唱着歌来；只有他一个人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明白，既不了解人，也听不明白声音，对一切来说都是局外的和被抛在一边的人。噢，那时他当然说不出这样的话来，提不出这个问题；他口不能言，曾默默地忍受着折磨；但是现在他

觉得他当时也说过所有这一切，说的就是这些话，而且伊波利特所说的关于这只“小苍蝇”的话是从他那里，从他那时的话和泪水里借去的。他深信这一点，想起这件事他的心不知为什么怦怦直跳……

他在长凳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但是就是在梦中他的不安仍未消失。在进入梦乡前他想起了伊波利特将杀死十个人这句话，对这种荒唐的设想一笑置之。他周围景色优美，明净寂静，只听见树叶的簌簌声，这似乎使周围变得更加幽静了。他做了许多梦，都是噩梦，他在梦中不时地哆嗦着。最后一个女人来到他身边；他认识这个女人，熟悉得达到了痛苦的程度；他任何时候都能叫出她的名字并指出她来，——但是奇怪的是，现在她的脸似乎与他一向熟悉的脸完全不一样，因此他很不愿意承认她就是那个女人。这张脸充满着悔恨和恐惧，以至于使人觉得这是一个可怕的罪犯，刚刚犯了可怕的罪行。眼泪在她苍白的面颊上颤动；她招手叫他过去，把一个手指按在嘴唇上，好像在警告他，要他在跟着她走时脚步放轻些。他的心仿佛停止了跳动；他无论如何、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承认她是罪犯；但是他感觉到马上就会发生一件影响他的一生的可怕的事。看样子她想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在公园里让他看一件东西。他站起身来跟着她走，突然在他身旁响起了不知是谁的爽朗的、清新的笑声；有人突然把一只手放到他的手里；他抓住这只手，紧紧握住，于是就醒了。阿格拉娅正站在他面前大声笑着。

第 八 章

她笑着，但是她也很生气。

“睡着了！您居然睡了一觉！”她既轻蔑又惊讶地喊道。

“原来是您！”公爵喃喃地说，他还没有完全睡醒，惊奇地认出了她。“啊，对了！是约好了的……我在这里睡了一觉。”

“看见了。”

“除您之外，谁也没有来叫醒我吧？除您之外，这里没有人来过吧？我还以为这里来过……另一个女人……”

“这里来过另一个女人?!”

最后他终于完全醒了。

“这只不过是一个梦，”他若有所思地说道，“奇怪得很，在这样的时候做这样的梦……请坐。”

他拉住她的手，让她坐在长凳上；他自己坐在她身旁，陷入了沉思。阿格拉娅没有开始说话，只是凝视着对方。他也端详着她，但有时仿佛完全没有看见她在自己面前似的。她开始脸红起来。

“啊，对了！”公爵哆嗦了一下，“伊波利特开枪自杀了！”

“什么时候？在您那儿?”她问道，但是并不十分惊讶。“好像昨天晚上他还活着，是吗？在发生了这样的事以后您怎

么还能在这里睡觉？”她喊道，突然变得活跃起来。

“可是他并没有死，手枪没有打响。”

在阿格拉娅的坚决要求下，公爵只好马上把昨天夜里发生的事详详细细地讲给她听。她不停地催公爵快讲，而自己又不断打岔，提出各种几乎是不相干的问题。顺便说一句，她对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的话很感兴趣，甚至追问了几次。

“好吧，够了，应当抓紧时间，”她听完事情的全部经过后说，“我们在这里总共只能待一个钟头，到八点钟为止，因为八点钟我一定得待在家里，以免他们知道我到这里来过，而我是有事情才来的；我有许多事要告诉您。只是您现在把我的思路完全打乱了。至于说到伊波利特，我认为他的手枪就应该不打响，这样对他来说更合适些。但是您深信他一定想自杀，深信这里没有骗局，是吗？”

“没有任何骗局。”

“这比较可能。他当真写了要您把他的自白带给我吗？那么您为什么不带来呢？”

“要知道他没有死。我去问问他看。”

“一定带来，不必再问了。这大概会使他感到很愉快，因为他开枪自杀也许只是为了让我事后读他的自白。请您听了我的话不要嘲笑，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因为事情很可能就是这样。”

“我没有嘲笑，因为我自己也深信，事情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

“您深信？难道您也这样认为吗？”阿格拉娅突然非常惊讶地问道。

她连珠炮似的提问题，话说得很快，但是有时似乎离了题，常常没有把话说完；她不断地忙着关照什么；总的说来她

异常不安，虽然看上去非常大胆，并且带着一种挑战的神气，但是也许有点胆怯。她身上穿的是最普通的家常便服，但与她很相称。她急速地颤抖着，脸涨得红红的，坐在长凳边上。公爵也断定伊波利特自杀是为了让她读他的自白，这使她感到很惊讶。

“当然，”公爵解释道，“他希望除了您以外，我们大家也夸奖他……”

“怎么夸奖？”

“就是说……怎么对您说呢？这很难说清楚。不过他大概希望大家围住他，对他说，大家都很爱他和尊敬他，希望大家都恳求他活下去。他很可能最惦记您，因为在这样的时刻提到了您……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惦记着您。”

“这倒叫我完全不明白了：惦记着而不知道惦记什么。不过我似乎也能理解：您知道吗，当我还是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时，我曾有三十来次想服毒自杀，并把这一切写在给父母的信里；也曾想过，我将躺在棺材里，大家在我身旁哭泣，并且责备自己不该对我这样残酷无情……您干吗又笑了？”她皱起眉头很快加了一句，“您独自一个人浮想联翩时，关于自己还想些什么？也许您想象自己是大元帅，打败了拿破仑，是吧？”

“说实话，我是这样想的，特别是在快要睡着的时候，”公爵笑了起来，“不过我打的不是拿破仑，而全是奥地利人。”

“我根本不想跟您开玩笑，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自己会去看伊波利特的；请您预先告诉他一声。而就您的做法来说，我认为这一切很不好，因为像您对待伊波利特那样观察和评判一个人，未免太粗暴无礼了。您不懂得体贴人：只说实话，因而不公道。”

公爵陷入了沉思。

“我觉得您对我并不公道，”他说，“要知道我丝毫也不认为他那样想有什么不好，因为大家都喜欢这样想；再说，他也许根本就没有想，而只是希望如此……他希望最后一次和大家相聚，得到大家的尊敬和喜爱；这可是很好的感情，可是不知为什么结果不是这样；这里有疾病以及其他什么原因！再说，有的人干什么事总是有好的结果，而另一些人却什么也干不成……”

“您最后说的这句话，大概是说您自己吧？”阿格拉娅说。

“是的，说我自己。”公爵回答道。他没有发现对方的话有任何幸灾乐祸的意思。

“不过要是我处在您的地位上，我就怎么也睡不着了；可见您随便到什么地方都能睡得着；您这样就很不好。”

“可是我一夜都没有睡，然后我一直走来走去，去听过音乐……”

“在哪里听音乐？”

“在昨天乐队演奏过的地方，然后来到这里，坐了下来，想呀想呀，就睡着了。”

“情况就是这样？这就情有可原了……您干吗去听音乐呢？”

“不知道，无意中……”

“好吧，好吧，以后再说；您老是打断我的话，您有没有去听音乐，与我有什么相干？您梦见的是什么样的女人？”

“这……是那个……您见过她……”

“明白了，太明白了。您对她很……您怎么梦见她的，是什么模样？不过我什么也不想知道。”她突然懊恼地断然说道，“请不要打断我的话……”

她等了一会儿，好像是想平静下来，或者是在努力驱散心

头的懊恼。

“我找您来是为了这样的事：我想和您交个朋友。您为什么突然这样死盯着我?”她几乎愤怒地加了一句。

公爵此刻确实注视着她，发现她的脸又开始涨得通红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她愈是脸红，似乎就愈是为此而生自己的气，这在她那双闪闪发亮的眼睛里明显地表现出来；通常在一分钟后，她就迁怒于同她说话的人，不管对方有没有错，并且开始同对方争吵。她知道并且感觉到自己腼腆和怕羞，平常不大跟别人交谈，与她的两个姐姐相比显得不爱说话，有时甚至过于沉默寡言。而当非开口不可的时候，尤其是在这样微妙的场合，她就开始用异常高傲的、好像挑战似的口气说话。她总是预先就感觉到何时开始脸红或者想要开始脸红。

“您也许不愿意接受这个建议。”她高傲地朝公爵看了一眼。

“不，我愿意，不过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也就是说，我怎么也没有想到需要提出这样的建议。”公爵感到很窘。

“那您是怎么想的呢？我把您叫到这里来是为了什么？您心里有什么想法，也许您也像我们家里的人一样认为我是一个小傻瓜?”

“我并不知道有人认为您是傻瓜，我……我不认为。”

“您不认为？您很聪明。尤其是话说得很聪明。”

“照我看，您有时甚至也许很聪明，”公爵继续说道，“您刚才突然说了一句很聪明的话。您在谈到我对伊波利特的怀疑时说：‘只说实话，因而不公道。’我要记住这句话并且好好地想一想。”

阿格拉娅突然高兴得两颊泛起红晕。这些变化在她心里是异常迅速地发生的，她丝毫不加以掩饰。公爵也高兴起来，甚

至两眼望着她，乐得哈哈大笑起来。

“请您听着，”她又开始说道，“我盼望了很久，想把这一切告诉您，自从您从那里给我写信的时候起就盼望，甚至更早些……您昨天就听我讲了一半：我认为您是最正直和最诚实的人，比所有的人都正直和诚实，如果有人说您的头脑……说得确切点，说您的头脑有时有毛病，这是不公道的；我这样认为并和别人争论，因为虽说您的头脑确实有毛病（您听了这话当然是不会生气的，我这是极而言之），可是您的头脑在思考主要问题上却比他们所有的人都好，这样的头脑他们连做梦也休想见到，因为有两种头脑：主要的和非主要的。是这样吧？”

“也许是这样，”公爵好容易才说了一句。他的心颤抖和跳动得很厉害。

“我就知道您能理解。”她郑重其事地继续说道，“Щ.公爵和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对这两种头脑的说法一点儿也不明白，亚历山德拉同样如此，可是您瞧，maman 懂了。”

“您很像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

“怎么会是这样呢？当真如此？”阿格拉娅感到很惊奇。

“真的，是这样。”

“谢谢您。”她想了想说道，“说我像 maman，我很高兴。这么说来，您很敬重她吧？”她补充了一句，完全没有觉察到这问题提得很天真。

“非常非常敬重，您一下子就理解了这一点，我很高兴。”

“我也很高兴，因为我发现有时有人……嘲笑她。现在听我说主要的事：我考虑了很久，最后选中了您。我不愿意让家里的人嘲笑我，我不愿意别人把我看做小傻瓜；我不愿意人家拿我逗乐……我一下子明白了这一切，断然拒绝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因为我不愿意别人不断为我找女婿！我想要……

我想要……说就说吧，我想要离家出走，我选中您，是为了要您帮助我。”

“离家出走!”公爵喊叫起来。

“是的，是的，是的，离家出走!”她突然怒容满面地喊道，情绪异常激动。“我不愿意，不愿意老是被人家弄得面红耳赤。我不愿意在他们面前，在Щ.公爵和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面前脸红，不愿意在任何人面前脸红，因此就选中了您。跟您我什么都愿意说，只要我高兴，甚至愿意说最主要的事情；而从您的方面来说，您也应该对我什么也不隐瞒。我希望哪怕能有这样一个人，跟他就像跟自己一样，可以无话不谈。他们突然开始谈论起来，说我在等着您，我爱您。这还是您来到这里之前的事，而我没有把那封信给他们看；而现在已经大家都在说了。我想要做一个勇敢的人，什么也不怕。我不愿意去参加他们的舞会，我想做点有益的事。我早就想离开家了。二十年来我被他们关在家里，他们一直想把我嫁出去。我在十四岁时就想要逃走，虽然那时还是个傻瓜。现在我已经把一切都考虑过了，就等您来，好详细打听一下国外的情况。我连一座哥特式教堂也没有见过，我想到罗马去，我想要参观所有的科学陈列室，我想到巴黎去求学；最近这一年，我一直在做准备和学习，读了很多书；所有禁书我都读了。亚历山德拉和阿杰莱达什么书都读，允许她们这样做，对我却不是这样，不是所有的书都让我读，对我进行监督。我不想跟姐姐们吵架，但是我早已对父母说过，我想完全改变我的社会地位。我决定做教育工作，并指望得到您的帮助，因为您说过您喜欢孩子。我们可以一起从事这项工作，现在不成，那就留到以后去做，行吗？我们可以一起做些有益的事；我不想只当将军的女儿……告诉我，您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吗？”

“噢，完全不是。”

“这很可惜，我还以为……我这是怎么想的呢？您将来反正会指导我的，因为我选中了您。”

“这太荒唐，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

“我要，我要离家出走！”她喊道，她的眼睛又开始闪闪发亮。“如果您不同意，那么我就嫁给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我不愿意家里把我看做一个下流女人，把天晓得的什么罪名加在我身上。”

“您是不是发疯了？”公爵差一点儿从座位上跳起来，“把什么罪名加在您身上？是谁加的？”

“家里所有的人，母亲，姐姐，父亲，Щ.公爵，甚至还有您的那个可恶的科利亚！他们即使没有明说，那么心里也这样想。我已当着他们大家的面，当着父母的面把这个看法说了。Maman 病了一整天；第二天亚历山德拉和爸爸数落我，说我自己都不明白我在瞎说，说的是些什么话。我立即不客气地回答说，我已经什么都懂了，什么话都明白了，我已经不是一个小姑娘，两年前我就特地读了保罗·德·科克[①]的两部小说，以便了解一切。Maman 听见我的话，差一点儿昏了过去。”

公爵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一个奇怪的想法。他非常注意地看了阿格拉娅一眼，微微一笑。

他甚至不敢相信，坐在他面前的就是曾经骄矜地给他读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的信的那个高傲的姑娘。他不能理解，这个傲慢的、严厉的漂亮姑娘居然会是这样一个孩子，会

---

① 保尔·德·科克（1794—1871），法国作家，主要描写巴黎生活，作品有的有淫秽内容。他的小说几乎都译成了俄文，曾流行一时。

是一个甚至直到现在确实还不明白所有的话的孩子。

“您一直住在家里吗，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公爵问道，“我是想问，您没有上过什么学校，没有在女子中学里念过书吗?”

“我从来没有去过任何地方；一直在家里待着，就像装在瓶子里一样；将来从瓶子里出来就直接去嫁人；您为什么又冷笑了？我发现您似乎也嘲笑我，同他们站在一起，”她威严地皱起眉头补充说，“不要惹我生气，我本来就不知自己怎么啦……我敢肯定，您到这里来一定完全确信我爱上了您，约您出来幽会。”她怒气冲冲地说。

“昨天我确实担心过这一点，”憨厚的公爵说了实话（他感到非常难为情)，“但是今天我深信，您……”

“怎么!”阿格拉娅喊叫起来，她的下唇突然颤抖起来。“您担心，我……您竟敢认为，我……上帝呀！您大概怀疑我叫您到这里来是为了把您诱入圈套，然后让人家在这里撞见我们，强迫您娶我……”

“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您怎么不害臊？在您那纯洁的、天真无邪的心灵里怎么会产生这样肮脏的想法？我敢打赌，您自己都不相信您的任何一句话，并且……您自己也不知道您讲的是什么!”

阿格拉娅使劲低下头坐在那里，好像为她自己所说的话感到害怕似的。

“我丝毫也不害臊，”她喃喃地说，“您为什么知道我的心是天真无邪的呢？那您怎么敢写情书给我呢?”

“情书？我的信是情书！这封信充满着最大的敬意，这封信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我的心灵的倾诉！我当时想起您好像见到了一线光明……我……”

“好了，好了。”她突然打断公爵的话，但是用的完全不是那种语气，而是带着悔恨，几乎有些恐惧，甚至朝他俯下身去，仍然竭力避免正眼看他，想碰碰他的肩膀，以便更加恳切地请求他不要生气。“好了，”她又羞愧万分地加了一句，“我觉得我使用了非常愚蠢的词语。我这样……是为了试试您的心。您就当我没有说这话。如果我得罪了您，那么请您原谅。请您不要直瞪瞪地看着我，转过头去。您说这是非常肮脏的想法，我是故意这样说的，是为了刺激您一下。有时我自己也害怕我想说的话，可是一下子又说了出来。您刚才说，您是在您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写这封信的……我知道这是在什么时刻。”她又眼睛瞧着地低声说。

“啊，要是您能全知道就好了！”

“我全知道！”她又激动起来，喊道，“当时您跟这个下流女人一起逃走，住在一套房间里，整整住了一个月……”

阿格拉娅说这话时已不脸红了，而是脸色发白；她好像想得出了神似的霍然站起来，但是清醒过来后马上又坐下了；她的嘴唇还继续颤抖了很久。沉默延续了将近一分钟。公爵对突如其来的乖张举动感到很吃惊，不知道应做何解释。

“我根本不爱您。”她突然斩钉截铁地说道。

公爵没有回答；两人又沉默了将近一分钟。

“我爱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她说得很快，但声音很低，勉强才能听见，头垂得更低了。

“这不是实话。”公爵也几乎是耳语般地说。

“这么说来，我在撒谎？这是实话；前天，就在这条长凳上，我答应嫁给他。”

公爵吃了一惊，沉思了片刻。

“这不是实话，”他断然重复说，“这一切都是您捏造出来

的。”

“说得太有礼貌了。您知道他已改好了；他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生命。他当着我的面烧了自己的手，只是为了证明他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生命。”

“烧了自己的手？”

“是的，烧了自己的手。您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我无所谓。”

公爵又不说话了。阿格拉娅的话没有开玩笑的意思；她在生气。

“那么说，既然是在这里烧的手，莫非他随身带着蜡烛来？不然我可想不出……”

“是的……是带着蜡烛来的。这里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地方？”

“是整支蜡烛还是插在烛台上的？”

“嗯，是整支……不……半支蜡烛……蜡烛头……整支蜡烛——反正都一样，您别纠缠了！如果您想知道的话，他还带来了火柴。他点着了蜡烛，把一个手指在火上整整放了半个钟头；难道这不可能吗？”

“我昨天见过他；他的手指全都好好的。”

阿格拉娅突然完全像孩子一样，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您知道，我为了什么刚才说了瞎话？”她突然带着一种稚气的信赖朝公爵转过头来，颤抖着的嘴唇上还挂着笑容。“因为当一个人说谎时，要是巧妙地加入某种不大寻常的东西，某种离奇的东西，您知道，要是插进某种非常罕见的或者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那么谎言就会变得可信得多。我发现了这一点。不过我露了马脚，因为我在这方面还不行……”

突然她又皱起眉头，好像醒悟过来一样。

“我在那一天，”她对公爵说道，严肃地、甚至忧郁地看着他。“我在那一天对您读了‘可怜的骑士’的故事，我这样做虽说是想……为一件事夸奖您，但是马上又想为您的行为痛骂您一顿，并向您表明，我全都知道。……”

“阿格拉娅，您对我……对那个您刚才用那么难听的字眼称呼的不幸的女人，都很不公平。”

“因为我全都知道，什么都知道，因此用这样的字眼！我知道，您在半年前当着大家的面向她求婚。不要打断我的话，您瞧，我说这些不加评论。在这之后，她和罗戈任一起逃走了；后来您跟她住在一个村子里或在城里，她又离开了您去找别人（阿格拉娅满面通红）。后来她又回到那个爱她就像……就像发了疯一样的罗戈任那里。后来您这个也很聪明的人刚一得知她回到了彼得堡，就马上跟踪而来，跑到这里来找她。昨天傍晚，您挺身而出保护她，刚才又梦见了她……您瞧，我什么都知道；您真的是为了她，为了她到这里来的吧？”

“是的，是为了她，”公爵低声回答道，他忧郁地、若有所思地低下头，没有注意到阿格拉娅目光炯炯地瞧了他一眼。“是为了她，不过只想弄个明白……我不相信她跟罗戈任在一起会幸福，虽说……总而言之，我不知道，我在这里能为她做些什么和帮点什么忙，但是我还是来了。”

他哆嗦了一下，瞧了瞧阿格拉娅；而阿格拉娅带着憎恨的表情听他说。

“既然您不知道为了什么就来到这里，可见您很爱她。”她最后终于说。

“不，”公爵回答道，“不，不爱她。啊，您哪里知道，每当我回想起跟她一起度过的日子，心里感到多么可怕！”

他在说这些话时，激动得甚至全身发抖。

"您全说出来吧。"阿格拉娅说。

"这里没有什么您听不得的事。为什么我只想对您一个人讲所有这些事，——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我确实曾经非常爱您。那个不幸的女人深信她自己是世上最堕落、最放荡的女人。哦，您不要羞辱她，不要朝她扔石头。[①] 她知道自己无端受辱已经够痛苦的了？她有什么错，我的上帝呀！噢，她不停地大喊大叫，不承认自己有过错，说自己是别人的牺牲品，是一个色鬼和恶棍的牺牲品；但是不管她对您说什么，您要知道，她本人首先就不相信自己，她凭着自己的整个良知反而相信……自己有错。当我试着驱散这团黑色迷雾时，她竟是那样的痛苦，以至于我只要记得这段可怕的时光，我心灵的创伤就永远不会愈合。我的心就像被永远刺穿了一样。她离开我，您知道是为了什么吗？正是为了只向我证明她是一个下贱的女人。但是最可怕的是，她本人也许不知道她只想对我证明这一点，而离开我是因为她内心里一定想要做一件丑事，好让自己马上可以对自己说：'瞧你又做了一件新的丑事，可见你是一个下贱的淫荡女人！'噢，也许您不会懂得这一点，阿格拉娅！您知道吗，对她来说，在这种不断意识到耻辱的感觉中也许包含着一种可怕的、反常的乐趣，仿佛是在对什么人进行报复。有时我开导她，她似乎又在自己周围看到了光明；但是立刻又愤慨起来，并且痛苦地责备我，说我凌驾于她之上（而我根本就没有这种想法），最后针对我提出的结婚建议直截了当地向我宣布，她既不需要任何人恩赐的同情，也不需要帮助和'抬

① 典出《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 8 章。那里讲到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见耶稣，问耶稣如何处置，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举’。您昨天见到了她；难道您认为她同这一伙人在一起会幸福吗？难道她应与这些人为伍吗？您不知道，她的素养是多么的高，理解力又是多么的强！有时她甚至使我感到惊奇！”

“您在那里也对她讲过这样的……大道理？”

“哦，不。”公爵若有所思地继续说道，没有注意到对方怀疑的口气。“我几乎一直保持沉默。我经常想要说，但是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您知道，在有些情况下还不如完全不说。噢，我爱过她；噢，非常爱她……但是后来……后来……后来她全都猜到了。”

“猜到了什么？”

“猜到了我只是可怜她，我……已经不爱她了。”

“您怎么知道，也许她真的爱上了那个……跟着一起离开的地主？”

“不，我全知道；她只不过戏弄他罢了。”

“她从来没有戏弄过您吗？”

“没有。她戏弄是出于愤恨；噢，那时她曾狠狠地责备过我，火气很大，——而她自己也非常痛苦！但是……后来……噢，您别再提了，别再对我提起这些事了！”

他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

“您是否知道她几乎每天都给我写信？”

“这么说来，这是真的！”公爵不安地喊叫起来，“我听说过，但是一直还不愿意相信。”

“您听谁说的？”阿格拉娅胆怯地全身哆嗦了一下。

“是罗戈任昨天对我说的，只是说得不那么清楚。”

“昨天？昨天上午？昨天什么时候？听音乐前还是听音乐后？”

“在听音乐之后，晚上十一点多钟。”

"啊——啊，要是罗戈任……您知道她在给我的这些信里写些什么吗?"

"无论写什么我都不会感到奇怪的；她是一个疯子。"

"这就是那些信（阿格拉娅从口袋里掏出装在三个信封里的三封信，扔到公爵面前)。她已有整整一个星期一直恳求、劝说和诱导我，要我嫁给您。她……是的，她虽然疯疯癫癫，但很聪明，您说的是实话，她要比我聪明得多……她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她爱上了我，每天都寻找机会哪怕远远地看看我。她写道，您爱我，她知道这一点，早就看出来了，您在那里曾跟她说起过我。她希望看到您幸福；她深信，只有我才能使您幸福……她话说得这样离奇……古怪……我没有把信拿给任何人看，我等着您；您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您一点儿也猜不出来?"

"这是发疯；是她失去理智的证明。"公爵说。他的嘴唇颤抖起来。

"您不是在哭吧?"

"不，阿格拉娅，我没有哭。"公爵朝她看了一眼说。

"我该做些什么呢？您可以给我出个什么主意吗？我总不能老是收到这些信而没有表示呀!"

"噢，别理她，我恳求您!"公爵喊叫起来，"在这黑色迷雾中您又能做些什么呢？我将竭尽全力，使她不再给您写信。"

"如果那样做，您就是一个没有心肝的人!"阿格拉娅喊道，"难道您没有看见，她爱上的并不是我，她爱您，只爱您一个人！既然她的全部心思您都看出来了，难道这一点却没有看出来？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些信意味着什么吗？这是忌妒，这比忌妒更厉害！她……您以为她会像在这些信里写的那样，真的嫁给罗戈任？只要我们俩一结婚，她第二天就会自

杀！”

公爵猛然颤抖了一下；他的心似乎停止了跳动。但是他用惊奇的目光望着阿格拉娅，承认这个孩子早已是成年妇女，心里不免有些诧异。

“上帝可以作证，阿格拉娅，我甘愿为她重获安宁和得到幸福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我已经不能爱她了，她也知道这一点！”

“那就牺牲自己吧，这很符合您的为人！要知道您是一个大善人。您不要这样亲热地叫我‘阿格拉娅’……您刚才就直接叫了我的名字……您应该，您有责任使她得到新生，您应该再一次地同她一起走，以便使她的心恢复平静和得到慰藉。您明明是爱她的呀！”

“我不能这样牺牲自己，虽说有一回我曾想过……也许现在还想这样做。但是我确实知道，她跟我在一起非毁了不可，因此我要离开她。今天七点钟我本应去见她；而现在我也许不去了。她生性高傲，永远不会原谅我的爱情，——我们俩都会毁灭的！这是不正常的，不过这里一切都不正常。您说她爱我，难道这是爱情吗？难道在发生我已忍受过的事情之后还可能有这样的爱情！不，这是另一种东西，而不是爱情！”

“您的脸色变得多么苍白！”阿格拉娅突然大吃一惊。

“没有什么，我觉睡得很少，身体很虚弱，我……我们那时候确实谈到了您，阿格拉娅……”

“那么这是真的？您真的会跟她谈论我，而且……当时您只见过我一次，怎么会爱上我呢？”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当时在黑色迷雾中曾幻想过……也许隐隐约约看到新的曙光。我不知道我怎么第一个想到了您。我当时在信中说了实话，说我不知道。所有这一切只

不过是幻想，是当时的可怕境遇的产物……我后来开始学习；我本来可以三年不到这里来……"

"这么说来，您是为了她来的？"

阿格拉娅说话的声音有些发颤。

"是的，为了她。"

双方变得脸色阴沉，不再说话，这样过了大约两分钟。阿格拉娅从座位上站起身来。

"既然您说，"她不大坚决地开口说道，"既然您自己相信这个……您的这个女人是……一个疯子，那么对她的那些发疯的胡思乱想我就无须理会了……请求您，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把这三封信拿走，替我扔还给她！如果她，"阿格拉娅突然喊叫起来，"如果她胆敢再给我写一行字，那就告诉她，我要到父亲那里告状，送她进感化院……"

公爵跳了起来，惊恐地瞧着突如其来的怒火中烧的阿格拉娅，突然仿佛有一团浓雾落到他的面前……

"您不可能感觉到要这样做……这是假话！"他喃喃地说。

"这是真话！真话！"阿格拉娅喊道。她几乎失去了自制。

"真话是什么？什么样的真话？"他们身旁有人惊恐地问道。

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

"真话就是我要嫁给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我爱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明天就要跟他一起私奔！"阿格拉娅冲着母亲大声嚷道，"您听见了吧？您的好奇心得到满足了吧？这样您满意了吧？"

于是她跑回家去了。

"不，我的公爵，您不能走，"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拦住了公爵，"劳您大驾，到我这里来说说清楚……这遭的是

什么罪呀，我本来就一宿没有合眼……”

公爵跟她走了……

第 九 章

一进自己的家门，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就在第一个房间里停住；她已经走不动了，便在沙发上坐下，显得筋疲力尽，甚至忘了请公爵坐下。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厅，中央放着一张圆桌，有壁炉，靠窗的架子上摆着许多花，后墙上另有一扇玻璃门通向花园。亚历山德拉和阿杰莱达马上走了进来，她们用疑问和困惑的目光瞧着公爵和母亲。

小姐们在别墅里通常在九点钟左右起床；只有阿格拉娅最近两三天起床稍稍早些，并到花园里去散步，但是仍然不是在七点钟，而是在八点或者更晚些。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确实由于各种事情放心不下一宿没有合眼，她大约在八点钟起床，特意到花园去找阿格拉娅，因为估计女儿已经起床了；但是无论是在花园里还是在卧室里都没有找到。这时她完全着了慌，便叫醒了大女儿和二女儿。从女仆那里得知，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早在六点多就到公园去了。两位小姐听到她们的那个好发奇想的妹妹又有古怪的表现，不禁冷笑了一声，并对妈妈说，如果她到公园里去找，阿格拉娅也许还会生气；她们推测阿格拉娅现在大概捧着书本坐在绿色长凳上，因为三天前她提起过这条长凳，并且差一点同 Щ. 公爵发生了争吵，起因是

Щ.公爵不认为放长凳的地方有什么特别之处。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撞见了女儿的约会，听见了她说的奇怪的话，由于许多原因顿时大吃一惊；但是现在把公爵带来后，又觉得最近做事莽撞而有些胆怯，心想："为什么阿格拉娅不能和公爵在公园里见面和谈话，即使他们是预先约好的？"

"亲爱的公爵，"她终于鼓起勇气说，"请您不要认为我是把您拉到这里来审问的……亲爱的，在发生了昨天晚上的事情后，我本来也许在很长时间内都不愿意和您见面了……"

她停顿了一会儿。

"但是您还是很想知道我和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今天是如何见面的吧？"公爵十分平静地替她把话说完。

"那好吧，我就是很想知道！"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立刻发起火来，"我不怕直话直说。因为我不得罪任何人，也没有想要得罪任何人……"

"哪能呢，您自然是想谁也不得罪就知道这一切；您是母亲。我应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昨天的约请，今天早晨七点整在绿色长凳旁和她见面。她昨天傍晚写便条告诉我，说她要见我，跟我谈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见了面，谈了整整一个钟头，谈的只是与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本人有关的事情；就这些。"

"当然就是这些，我的公爵，毫无疑问就是这些。"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庄重地说。

"好极了，公爵！"突然进来的阿格拉娅说道，"我衷心地感谢您，因为您认为我也不会低贱到在这里撒谎的地步。您问够了吧，maman，或者还要继续审问？"

"你要知道，至今还没有一件事使得我在你面前脸红过……尽管你也许乐于看到我脸红。"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

娜用教训的口吻说，“再见了公爵，原谅我打扰了您。我希望您仍然相信我对您怀有始终不渝的敬意。”

公爵马上朝两边鞠躬告辞，默默地走了出去。亚历山德拉和阿杰莱达笑了笑，相互之间低声说了些什么。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严厉地朝她们看了一眼。

“我们这样做，maman，”阿杰莱达笑道，“只是因为看到公爵鞠躬的姿势很潇洒，有时他笨手笨脚，而现在突然就跟……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一样。”

“礼貌和尊严是受心灵启迪的，而不是舞蹈教师教出来的。”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用开导的口气说，说完便上楼到自己的房间去了，甚至没有朝阿格拉娅看一眼。

公爵回到家时，已经将近九点了，他在凉台上碰到了薇拉·卢基扬诺芙娜和女仆。她们正在一起收拾和打扫昨天弄得乱糟糟的凉台。

“谢天谢地，我们在您回来前收拾完了！”薇拉高兴地说道。

“你们好。我头有点晕，我没有睡好，我想睡一会儿。”

“就像昨天那样睡在凉台上？好吧，我告诉大家不要吵醒您。爸爸不知上哪儿去了。”

女仆出去了。薇拉本想跟她一起出去，但又转身回来，心事重重地走到公爵身边。

“公爵，您可怜可怜这个……不幸的人吧；不要今天就把他撵走。”

“我决不会撵他走的；他自己愿意怎样就怎样。”

“他现在什么也干不了啦，因此……您不要对他太严厉。”

“不会的，干吗要那样？”

“还有……不要取笑他，这是最主要的。”

“噢，绝对不会！”

“我这笨头笨脑的，居然对您这样的人说这些。”薇拉涨红了脸，“虽说您累了，”她笑了起来，半转过身子想要走。“但是这会儿您的眼睛显得多么的愉快……多么的幸福。”

“难道还幸福？”公爵兴致勃勃地问道，高兴地大笑起来。

但是天真烂漫、像男孩子一样不拘礼节的薇拉突然不知为什么害起臊来，脸更加红了，她依然笑着，匆匆地出去了。

“多么……可爱……”公爵想道，但是随即就把她忘了。他走到凉台的角落里，那里放着一张沙发，沙发前有一个茶几，他坐下来，双手捂住脸，这样坐了大约十分钟；突然他慌慌张张地急忙把手伸进上衣一侧的兜里，取出了三封信。

但这时门又开了，进来了科利亚。公爵仿佛高兴起来，因为可以把信放回去，过一会儿再读。

“唉，出了这样的事！”科利亚说，他在沙发上坐下，并像所有与他相似的人一样，开门见山地讲到了正题。“您现在对伊波利特怎么看？瞧不起他了吧？”

“为什么呢……但是，科利亚，我累了……而且再谈这件事未免太令人伤心了……然而他怎么样了？”

“睡在那里，还会再睡两个钟头。我明白；您没有在家里睡觉，而到公园去过……当然，心里很激动……那还用说！”

“您为什么知道我到公园去过而没有在家里睡觉？”

“薇拉刚才说的。她劝我不要进来；我忍不住进来了，只待一会儿。我这两个钟头都守在病人身旁；现在由科斯佳·列别杰夫接替我。布尔多夫斯基走了。那您就躺下吧，公爵，祝您晚……不，日安！不过，您知道，我非常吃惊！”

“当然……这一切……”

“不，公爵，不；我感到吃惊的是那篇自白。主要的是其

中讲到神和来世生活的那个地方。那里有一个重——大——的思想！"

公爵亲切地看了科利亚一眼，那孩子当然是为了尽快地谈一谈这重大的思想才进来的。

"但是主要的，主要的问题不只在于思想，而在于整个环境！假如这是伏尔泰、卢梭、蒲鲁东写的，我也会读它，也会予以重视，但是不会吃惊到这种程度。当一个人确实知道他只能再活十分钟时能够这样说，——这是可引以为自豪的！要知道这是人格高度独立的表现，这意味着公然藐视一切……不，这是巨大的精神力量！而在这之后还一口咬定他不是有意没有放火帽，——这是卑鄙的，不正常的！您知道，昨天他骗过人，耍过滑头：我根本没有和他一起收拾过旅行袋，从未见过任何手枪；一切都是他自己收拾的，因此他一下子把我弄糊涂了。薇拉说，您将把他留在这里；我敢发誓，不会再有危险了，何况我们大家都寸步不离地守着他。"

"你们当中谁在夜里守在他身边？"

"我，科斯佳·列别杰夫，布尔多夫斯基；凯勒待了一会儿，后来到列别杰夫那里睡觉去了，因为我们这里没有睡觉的地方。费尔德先科也睡在列别杰夫那里，七点钟走的。将军一向睡在列别杰夫那里，现在也走了……列别杰夫可能马上就会到您这里来；不知为了什么，他曾找过您，问了两次。如果您躺下睡觉，那么让他进来还是不让他进来？我也要去睡了。啊，对了，我想对您说一件事；刚才将军说的话使我感到很奇怪：布尔多夫斯基六点多叫醒我去值班，这时甚至几乎只有六点钟；我出去了一会儿，突然碰见了将军，他还是醉醺醺的，没有认出我来，像一根木桩那样站在我面前；他刚清醒过来就冲着我问道：'病人怎么样了？我是来打听病人的情况的……'

我如此这般地向他作了报告。他说：‘这一切都很好，但是我起床到这里来，主要是为了告诉你：我有根据认为，在费尔德先科先生在场时不能什么都说……应当有所克制。’您明白是什么意思吗，公爵？”

“真的？不过……对我们来说无所谓。”

“是的，毫无疑问是无所谓的，我们不是共济会[1] 会员！因此我对将军夜里特地为此来叫醒我，甚至感到奇怪。”

“您说费尔德先科走了？”

“七点钟走的；顺便看了我，当时我正在值班。他说要到维尔金那里去继续睡觉，——有这样一个酒鬼，姓维尔金。好吧，我走了！瞧，卢基扬·季莫费耶维奇来了……公爵要睡觉，卢基扬·季莫费耶维奇；请回吧！”

“仅仅只待一分钟，尊敬的公爵，有一件在我看来很重要的事情。”列别杰夫进来后，装腔作势地用紧张的语气低声说，并且装模作样地鞠了一躬。他刚回来，甚至没有来得及回自己的房间，因此帽子还拿在手里。他的脸上露出忧虑的神情，带着一种特殊的、不寻常的自尊色彩。公爵请他坐下。

“您是不是两次问起过我？您可能仍然为昨天的事感到不安吧……”

“您以为我是为了昨天那个孩子的事吗，公爵？噢，不是的；昨天我的思想乱得很……但是今天我已不打算抵制您的想法了，不管在哪个方面。”

“抵制……您是怎么说的？”

---

① 据传说起源于中世纪的教堂建筑工匠的行会，其性质与思想十分复杂，有的是劝善组织，有的则是地下秘密团体，遍及世界许多国家。它在俄国于 1822 年被禁。

"我说的是抵制①；这是一个法国词，它像许多别的词一样，已进入了俄语；但是我并不特别赞成用这个词。"

"您今天怎么啦，列别杰夫？一副装模作样和一本正经的样子，说起话来一板一眼的。"公爵笑了笑。

"尼古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列别杰夫几乎用一种说好话的口气对科利亚说，"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公爵，这事只涉及……"

"嗯，是的，那当然，那当然，与我无关！再见，公爵！"科利亚立即走了。

"我喜欢这孩子，他很懂事。"列别杰夫目送着他说，"这孩子机灵，就是爱缠人。尊敬的公爵，我遇到了一件异常不幸的事，昨天傍晚或今天凌晨……我还说不清确切的时间。"

"什么事？"

"我上衣侧兜里的四百卢布丢了，尊敬的公爵；什么地方都找了！"列别杰夫带着苦笑加了一句。

"您丢了四百卢布？真可惜。"

"对一个靠自己的劳动清清白白过日子的穷人来说，尤其是这样。"

"当然啰，当然啰；怎么会这样？"

"是喝酒造成的结果。我像求神一样来找您，尊敬的公爵。这笔四百银卢布的款子我是在昨天下午五点钟从一个债户那里要来的，收到钱后就坐火车回到这里。钱包放在衣兜里。我脱下制服换上常礼服后，就把钱转移到常礼服的兜里，把它带在身边，打算晚上借给一个要借钱的人……等着中间人的到来。"

"顺便问一句，卢基扬·季莫费耶维奇，您在报上登广告，

① 列别杰夫此处用的是法语"contrecarrer"（抵制）的音译。

说您借钱给人家要用金器和银器抵押，是真的吗？”

“通过中间人；我本人的名字不公布，更不公布地址。我的本钱微不足道，家里又添人口，想必您也不会反对赚点儿正当的利息……”

“是的，是的，我只是问问罢了，原谅我打断了您的话。”

“中间人未见到来。此时送来了那位不幸的病人；午餐过后，我已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接着各位客人来到，喝了……茶，于是……我乐极生悲，害了自己。凯勒进来时，时间已经很晚了，他宣布今天是您的喜庆日子，并吩咐准备香槟酒，我，亲爱的和非常敬重的公爵，有一颗心（您大概已发现了这一点，因为我当之无愧），有一颗虽说不上是赤诚的，但充满感激的心，并为此而感到自豪，——我为了使准备之中的聚会增添隆重的气氛，并期待着庄重地向您表示祝贺，突然想到应该换下身上的旧衣服，穿上我下班后脱掉的制服，我就这样做了，公爵，您大概已注意到，我整个晚上都穿着制服。在换衣服时，忘记了常礼服口袋里的钱包……当上帝要惩罚一个人的时候，总是先使他失去理智，确实如此。直到今天早上七点半醒来时，我才像疯子似的跳起来，首先一把抓起那件常礼服，——只剩下一个空口袋！钱包不翼而飞了。”

“哎，这真是不愉快的事！”

“的确很不愉快；您立刻恰到好处地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字眼。”列别杰夫不无狡黠地加了一句。

“那还用说，然而……”公爵寻思着，心里感到不安起来。“这事情很严重。”

“的确很严重，公爵，您又找到了另一个字眼来形容……”

“哎呀，行了，卢基扬·季莫费耶维奇，这还用得着找吗？重要的不是字句……您认为您有没有可能在喝酒的情况下把衣

兜里的钱包丢了?”

“有可能。我非常敬重的公爵，如同您坦诚地述说的那样，喝醉酒时什么都有可能！但是请您想一想：如果我在换上常礼服时把钱包从衣兜里抖落出来，那么抖落出来的东西就应当掉在地上。这东西在哪里呢?”

“您有没有放到桌子的抽屉里去?”

“都找遍了，什么地方都翻腾过了，再说，我没有藏到任何地方去，没有打开过任何抽屉，这一点我记得清清楚楚。”

“小柜子里看了吗?”

“首先就看小柜子，甚至今天就看了几遍……我怎么能放到小柜子里去呢，我真正尊敬的公爵?”

“说实话，列别杰夫，这使我很不安。这么说来有人从地上捡走了?”

“或者是从衣兜里偷走了！二者必居其一。”

“这使我感到很不安，因为究竟是谁……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毫无疑问，主要问题就在这里；您用词、思考问题和分析情况都惊人地精确，公爵阁下。”

“哎呀，卢基扬·季莫费耶维奇，别取笑了，这里……”

“什么取笑!”列别杰夫举起两手轻轻一拍，喊道。

“算了，算了，算了，别说了，我并没有生气；这里完全是另一回事……我是替别人担心。您怀疑谁?”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并且……很复杂！我不能怀疑女仆，因为她当时待在厨房里。对我自己的孩子也一样……”

“那还用说。”

“这么说来，该怀疑客人当中的什么人。”

“但是这可能吗?”

“完全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但是又一定是这么回事。不过我同意做这样的设想，甚至深信，如果是偷窃行为，那么它不发生在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晚上，而是在夜里，或者在清晨，行窃的是留宿者当中的什么人。”

“哎呀，我的上帝呀！”

“当然，我可以把布尔多夫斯基和尼古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两人排除在外；他们没有进我的屋里。”

“那还用说，就算是进去了也一样！在您那里过夜的有哪些人？”

“连我自己算在内，我们一共有四个人，睡在两个毗邻的房间里，有我、将军、凯勒和费尔德先科先生。因此是我们四个人当中的一个干的！”

“应该说是三个人当中的一个干的；但是究竟是谁呢？”

“为了公平合理起见，我把自己也算在内；但是，公爵，您得承认，我自己不可能偷自己的钱，虽然世上也曾有过这样的事情……”

“唉，列别杰夫，说这些多无聊！”公爵不耐烦地喊叫起来，“说正经事吧，您干吗磨磨蹭蹭的！……”

“这么说来，剩下三个人，第一个是凯勒先生，这人反复无常，是一个酒鬼，在某些情况下是自由派，这是就他对别人衣兜的态度说的；而在其余方面则具有与自由派不同的古代骑士的习气。开头他睡在这里，睡在病人的房间里，到夜里才嫌光地板太硬搬到我们那里睡。”

“您怀疑他？”

“曾经怀疑过。当我早晨七点多像疯子一样跳起来、用手狠狠捶自己的脑门时，立刻就吵醒了睡得很香的将军。我们俩发现费尔德先科已奇怪地不知去向，这一点引起了我们的怀

疑，经过考虑，我们马上决定先搜查像……像……几乎像一枚针那样直挺挺躺着的凯勒。搜查得很彻底；他的几个衣兜里没有一文钱，在他身上甚至找不到一个没有窟窿的衣兜。一块蓝色的、带方格的棉布手绢脏得不成样子。再就是一个女仆写给他的一封情书，写信的人向他要钱，并说了些威胁的话，此外还有您已经知道的那篇小品文的碎片。将军断定不是他偷的。为了彻底弄清事实，我们把他本人叫醒，使劲推他，才把他推醒；他好容易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张开嘴，一副醉醺醺的样子，脸上的表情古怪而天真，甚至是愚蠢的，——不是他！”

“啊，我真高兴！”公爵愉快地喘口气，“我确实曾替他担心！”

“担心？这么说来，您曾经有过怀疑他的根据？”列别杰夫眯缝起眼睛说。

“不，我是随便说的，”公爵一时语塞，停了一下。“我刚才说担心，这话说得太愚蠢了。请求您，列别杰夫，不要把这话告诉任何人……”

“公爵啊，公爵！您的话我将埋藏在我心里……在我心灵的深处！我死也不说出来！”列别杰夫把帽子按在胸口上，热情地说道。

“好，好！这么说来，是费尔德先科？我这是想说，您怀疑费尔德先科？”

“那还有谁？”列别杰夫目不转睛地看着公爵，低声说道。

“是的，当然……还有谁呢……可是我仍然要问：有什么罪证呢？”

“罪证是有的。第一，他在早晨七点钟或者甚至六点多就溜了。”

“这我知道，科利亚对我说过，他曾到科利亚那里转了一

下，说要到一个朋友那里去继续睡觉……我忘记那个朋友是谁了。"

"维尔金。这么说来，尼古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已经告诉您了？"

"他根本没有说到偷钱的事。"

"他是不知道，因为我对此事保守秘密。就是说，他去找维尔金；初看起来，一个醉汉去找另一个和他一样的醉汉，即使是在天刚亮时没有任何缘由地去找，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但是就在这里发现一条线索：临走时他告诉别人他要去的地点……现在请您注意，公爵，这样一个问题：他干吗要告诉他要去的地点呢？……他干吗要特意到尼古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那里转一下，说'我要到维尔金那里去继续睡觉'呢？谁会对他走不走、对他去找维尔金还是找别人感兴趣呢？为什么要对别人宣布呢？不，此人很精细，跟做贼一样的精细！他的意思是说：'我有意不隐瞒我的行踪，那么我怎么会是一个贼呢？难道贼会公开宣布他上哪里去吗？'这是过分的细心，目的为了消除人家的怀疑，也就是说，为了抹掉沙地上留下的脚印……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我非常敬重的公爵？"

"明白了，完全明白了，但是光凭这一点毕竟证据不足，是吧？"

"第二个罪证是：这条线索原来是假的，他说的去处也不准确。一个小时后，即在八点钟，我已在敲维尔金家的门了；他住在这里的五条上，我甚至认识他。费尔德先科根本不在那里。我从一个完全耳聋的女仆那里打听到，大约一个钟头前确实有人拉过门铃，甚至拉得很使劲，结果把门铃都拉断了。但是女仆没有开门，不愿意叫醒维尔金先生，也许是她自己不愿意起床。这是常有的事。"

"这就是您的全部罪证吗？这还不够。"

"公爵，请您想想看，还能怀疑谁呢?"列别杰夫最后装腔作势地说。从他的冷笑里流露出某种狡黠的神情。

"您最好再把各个房间和抽屉再仔细看一遍!"公爵沉思了一会儿，关切地说。

"都看过了!"列别杰夫叹了口气，更加做作地说。

"嗯！……您当时为什么，究竟为什么要换下那件常礼服呢!"公爵懊恼地敲了敲桌子喊道。

"这是一出古老的喜剧的一句问话。但是心地无比善良的公爵！您太把我的倒霉事放在心上了！我不配。我是说我一个人不敢当；但是，您也为那罪犯……为那个微不足道的小人费尔德先科先生难过，是吧?"

"是的，是的，您确实使我不安。"公爵心不在焉地而又不高兴地打断了他的话，"既然您这样有把握地认定是费尔德先科干的……那么您打算怎么办呢?"

"公爵，我非常敬重的公爵，除他之外还有谁呢?"列别杰夫用愈来愈做作的语气巴结地说，"既然没有另一个人可供考虑，也就是说，除了费尔德先科先生外，根本不可能怀疑别的任何人，那么这一点就可以说是不利于费尔德先科先生的又一个罪证，这已是第三个罪证了！因为仍然还是那个问题：除他之外还能是谁呢？我总不能怀疑布尔多夫斯基吧？嘿——嘿——嘿!"

"瞧您，又瞎说啦!"

"最后，总不能怀疑将军吧？嘿——嘿——嘿!"

"简直是胡说八道!"公爵几乎生气地说，不耐烦地在座位上转过身去。

"谁说不是胡说八道呢！嘿——嘿——嘿！这个人，我说

的是将军，把我笑死了！刚才我和他急忙赶到维尔金家去……我得告诉您，当我发现丢钱后首先把他叫醒时，他比我还吃惊，甚至脸色都变了，红一阵，白一阵，最后突然勃然大怒，可说是义愤填膺，我甚至未曾料到他的愤怒会达到这样的程度。这是最最高尚的人！他不断地撒谎，这是他的癖好，但是有着崇高的感情，同时他不大精明，非常天真，因而赢得人们的完全信任。我曾对您说过，非常敬重的公爵，我对他不仅有好感，甚至很喜欢他。他突然在街心站住，解开自己的衣服，露出胸脯，对我说：'你搜查我吧，你搜查了凯勒，干吗不搜查我呢？搜一下才公道！'他的手脚一齐哆嗦着，甚至脸色煞白，样子非常可怕。我笑了起来，对他说：'听我说，将军，假如有人在我面前说你会干这种事，我就马上亲手把我的脑袋取下来放在一个大盘子上，并且端着这个盘子对怀疑的人说："你们大家看见这个脑袋了吧，我就用我自己的脑袋为他担保，不仅可以取下脑袋，我还可以跳进火堆里去。"我就准备这样为你作担保！'他不管我们仍然站在大街中央，立刻扑过来拥抱我，顿时泪流满面，浑身哆嗦，紧紧地搂住我，使得我好不容易才咳嗽出一声，清了嗓子。他说：'你是我在患难中的唯一知己！'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当然啰，他在路上趁此机会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他在年轻时有一次也曾被怀疑偷了五十万卢布，但是第二天他冲进一座着火的房子，从熊熊大火中救出了怀疑他的伯爵和当时尚未出嫁的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伯爵拥抱了他，他和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因此后来结了婚，到第二天，在火场的瓦砾堆里找到了装着丢失的钱的匣子；这是一个英国制造的铁匣子，装有暗锁，不知道是怎样掉到地板底下的，因此谁都没有发现，发生这场火灾后才找到。这完全是瞎编。可是他在说起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时，甚至啜泣起来。

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虽然生我的气，可她是一个无比高尚的女人。”

“您和她不认识?”

“几乎不认识，但是我一心一意地希望认识她，哪怕能在她面前能为自己解释几句。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对我有意见，认为我现在似乎常跟他丈夫一起酗酒，把他带坏了。但是我不仅没有带坏他，反而总是劝阻他；我也许还正在设法使他断绝与那一伙酒肉朋友的来往。再说，他是我的朋友嘛，实话对您说吧，我现在再也不把他丢下不管了，就是说，他上哪儿，我就上哪儿，因为对他只能动之以情。现在他甚至不去看望大尉夫人了，虽说暗地里仍急切地想去见她，甚至有时想起她就唉声叹气，尤其是在每天早晨起床和穿靴子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正好在这个时候有此表现。他没有钱，糟就糟在这里，没有钱到那女人那里去，无论如何是不成的。他没有向您要过钱吧，我非常敬重的公爵?”

“没有，没有要过。”

“他不好意思。他本来要向您开口的，甚至对我说过实话，说他想打扰您，但是不好意思，因为您不久前刚借钱给他，此外，他认为您不会再给他钱。他把我当做朋友，把心里话都说了。”

“那您没有给他钱吗?”

“公爵！我非常敬重的公爵！不仅是钱，为了这个人，可以说我甚至不惜生命……不过我不愿把话说得太夸张，不是不惜生命，但是，可以这样说，为了他我真的甘愿害一场寒热病，长什么脓疮或者得一场伤风咳嗽，如果非如此不可的话；因为我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但被毁了的人！就是这样；不仅仅是钱!”

“这么说来，您给钱?”

“不，我没有给过钱，他自己也知道我是不会给的，但是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使他能够自制和改正缺点。现在他缠住我，要和我一起去彼得堡；我立即就要跟踪追到彼得堡去找费尔德先科先生，因为我确切知道他已在那里了。我的这位将军简直心急火燎；但是我猜想到了彼得堡后他会从我身边溜走，去看望大尉夫人。说实话，我甚至打算有意把他从我身边放走，我们已经说好，到彼得堡后就分头去找，理由是这样便于抓住费尔德先科先生。就这样，我打算先把他放走，然后对他来一个突然袭击，到大尉夫人那里去找他，——这样做其实是为了让他明白，他作为一个有家室的人，甚至作为一般的人，应该为此感到羞愧。”

“不过您不要吵吵嚷嚷，列别杰夫，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闹得满城风雨。”公爵极其不安地低声说。

“噢，不会的，其实只不过是想羞辱他一下，看他脸上会有什么表情，——因为许多事情可以根据表情来断定，我非常敬重的公爵，尤其是像他这样的人！虽说我自己倒了大霉，但是甚至就在此时此刻我也不能不想到他，不能不考虑帮他纠正道德方面的缺点。我对您有一个特别的请求，我非常敬重的公爵，说实话，我甚至就是为此而来的：您已经认识了他们一家人，甚至在他们那里住过；因此，假如您，最最善良的公爵，肯在这方面帮我的忙，其实这只是为了将军一个人，为他好……”

列别杰夫甚至像在祈祷一样，合起了双手。

“什么事？怎么帮忙？请您相信，我是非常愿意完全了解您的意思的，列别杰夫。”

“正因为我深信这一点，才来找您！可以通过尼娜·亚历山

德罗芙娜起点作用；从他自己家庭的内部观察将军阁下，也可以说时时刻刻监视他。遗憾的是，我不认识……再说这里还有尼古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这个年轻人从心底里崇拜您，他也能帮忙……”

“不——不……不要把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牵扯进来……千万不能这样！也不要把科利亚……不过我也许还没有理解您的话，列别杰夫。”

“这里根本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列别杰夫甚至从椅子上跳起来，“需要的只是体贴和温柔——这就是医治我们的这位病人的全部药物。公爵，您允许我把他看做病人吗？”

“这甚至表明您的细心和聪明。”

“我现在用具体例子来向您说明，为了明确起见，就讲实际生活中的事。您瞧，他是这么一个人：他现在特别喜欢那位大尉夫人，可是没有钱又上不了她的门，我今天打算到她家去抓他，这样做是为了他好；但是，假定说他不光是与那大尉夫人私下来往，而且确实犯了罪，或者干了一件最见不得人的事(虽然他完全不会这样做)，那么，我说，只要顾全他的面子，悄悄地动之以情就可以达到全部目的，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请您相信，过不了五天，他就会自己说出来，痛哭流涕地全部承认，——尤其是如果能巧妙地和悄悄地行动，由家里的人和您监视他的一举一动，那就更好……啊，最善良的公爵！”列别杰夫甚至像受到鼓舞似的跳了起来，“不过我并没有肯定一定是他……我可以说愿意立即为他流尽全部鲜血，虽然您得承认，他行为放荡，酗酒成性，再加上这位大尉夫人，——这一切会使他什么事也干得出来。”

“为达到这样的目的，我当然任何时候都是乐意帮忙的，”公爵站起身来说，“不过，我对您说实话，我心里非常不安；

请您告诉我，您不是仍然……总而言之，您自己说，您怀疑的是费尔德先科先生。”

“除了他还能是谁呢？无比真诚的公爵，您想，还能是谁呢？”列别杰夫又装腔作势地合起双手，脸上露出谄笑。

公爵皱起眉头，从座位上站起身来。

“您瞧，卢基扬·季莫费耶维奇，要是弄错了，那可不得了。这位费尔德先科……我不想说他的坏话……但是这位费尔德先科……谁知道，说不定就是他干的！……我是想说，也许他确实比……比别的人更能干出这种事来。”

列别杰夫睁大了眼睛和竖起了耳朵。

“您瞧，”公爵的思路乱了，眉头皱得愈来愈紧，他在房间里来回走着，竭力不去看列别杰夫。“有人告诉我……有人对我谈到费尔德先科先生，说他除了别的一切之外，还是这样一个人，在他面前应该留心点，不要说任何……多余的话，您明白吗？我是说，也许他确实比别的人更能干出这种事……不过不要弄错了人，——这是最主要的，您明白吗？”

“是谁告诉您关于费尔德先科先生的这一点的？”列别杰夫马上跳了起来。

“是有人悄悄告诉我的；不过我自己并不相信这一点……我感到十分懊恼的是，我不得不把这一点告诉您，请您相信，我自己不相信这一点……这是胡说八道……唉，我这样做多么愚蠢！”

“您瞧，公爵，”列别杰夫甚至浑身发起抖来，“这很重要，现在这太重要了，我指的不是关于费尔德先科先生说了什么，而是这话是怎么传到您的耳朵里的。（列别杰夫说话时，跟着公爵后面来回跑着，竭力想合上他的脚步。）公爵，我现在告诉您一件事：刚才，我和将军一起去找那位维尔金，路上他对

我讲完失火的故事后，突然对我讲起费尔德先科先生如何如何，意思同您说的一样，说的时候自然是义愤填膺，但是说得那么不连贯和不顺当，使得我不由得给他提了几个问题，最后我完全相信，这些情况纯粹是将军阁下灵机一动编造出来的……其实可以说，这只是由于他心地好。因为他撒谎的唯一原因在于控制不住感情。现在请您注意：假定他撒了谎，对此我是深信不疑的，那么您又是怎么听到这些话的呢？您要知道，公爵，这只是他短时间内的灵机一动，——那么究竟是谁告诉您的呢？这非常重要，这……这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可以说……”

“这是刚才科利亚对我说的，而他又是不久前听父亲说的，他在六点钟，也许在六点多，有事到外面去，在外屋里碰到了他父亲。”

公爵把事情经过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

“嗯，这就对了，这就是所谓的线索，”列别杰夫搓着手，不出声地笑着说，“果然不出我所料！这就是说，将军阁下在六点钟有意中断自己的好梦，去叫醒自己心爱的儿子，以便告诉他，与费尔德先科先生为邻是异常危险的！在这之后费尔德先科先生还算得上什么危险人物，将军阁下作为父亲感到的不安是怎么回事呢？嘿——嘿——嘿！”

“您听着，列别杰夫，”公爵完全慌了神，“您听着，要悄悄地行动！不要闹得满城风雨！我请求您，列别杰夫，我恳求您……如果这样做，我发誓，我将帮助您，但是要做到谁也不知道；不让任何人知道！”

“您可以相信，最善良、最真诚和最高尚的公爵，”列别杰夫精神百倍地喊道，“您可以相信，一切将深深地埋在我的无比高尚的心里！让我们一起悄悄地干！让我们一起不声不响地

干！我甚至可以把我的全部鲜血……无比尊贵的公爵，恕我品性鄙俗，精神境界低下，但是您去问任何一个卑贱小人乃至无耻之徒：他愿意跟谁打交道，是跟他那样的无耻之徒呢，还是跟您，最最真诚的公爵，跟您这样的最最高尚的人呢？他会回答说：愿意跟最最高尚的人打交道，这就是美德的胜利！再见，我非常敬重的公爵！悄悄地干……不声张……我们一起干。”

第十章

公爵最后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每当他触摸到这三封信时就身上发冷，为什么他要把读这些信的时间推迟到晚上。今天上午，他在沙发上昏沉沉地睡着了，这时还没有下决心拆开三封信中的任何一封，他又做了一个噩梦，梦见那个“有罪的女人”又来到他的身边。她又看着他，长长的睫毛上挂着闪闪发亮的泪珠，她又喊他，叫他跟着她走，然后他又像不久前那样醒来了，痛苦地回忆着她的面容。他想立刻到她那里去，但是不能，最后几乎在绝望之中打开了信，读了起来。

这三封信也像是梦。有时常常会做奇怪的梦，这些梦不可思议和很不正常；醒来时，您能清楚地回想起来，并且为以下奇怪的事实而感到惊讶：您首先记得的是，在做梦的整个过程中您似乎一直是清醒的；您甚至能回想得起来，您如何被凶手围住，他们如何对您耍花招，隐瞒自己的意图，假装对您很友好，而这时他们的武器已准备好了，只等发出信号就动手，在这段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您巧妙地与他们周旋，行动都很合理；您能回想得起来，您终于巧妙地骗过了他们，躲了起来；然后您猜到他们对您的计谋是了如指掌的，只是不让您看出他们知道您躲藏在什么地方罢了；可是您又一次巧妙地骗过了他

们，所有这一切您都能清楚地回想起来。然而与此同时，为什么您的理智能够认可那些充满您的梦境的、显然是荒唐的和不可能发生的事呢？在围住您的凶手中有一个人在您眼里变成了一个女人，又从女人变成了一个矮小的、狡猾的和卑劣的侏儒，——您立即把这一切当做既成事实加以认可，几乎没有感到一点困惑，而另一方面，在这时候您的理智处于极度的紧张状态，表现出非凡的力量，显得异常机敏、乖觉和逻辑性强，这又是为什么？为什么您从梦中醒来、完全回到现实之后，几乎每一次都感觉到（有时这种感觉异常强烈），您把某种您尚未猜测出来的东西连同梦境一起丢开了？您嘲笑您的梦境的荒唐，同时又觉得这些交织在一起的荒唐事之中包含着某种思想，而且这已是实际的思想，是某种属于您的真实生活的东西，某种过去和现在一直存在于您心中的东西；您的梦好像对您讲出了某种新的、预言性的、您所期待的东西；您的印象很强烈，它或者是乐观的，或者是痛苦的，但是它究竟是什么，又告诉了您什么——这一切您既弄不明白，也想不起来。

在读了这三封信后，情况几乎也是这样。但是公爵在尚未拆开这些信时就感觉到，它们的存在和可能出现的这个事实本身就像一场噩梦。他在傍晚独自漫步（有时他自己甚至不记得是在什么地方）时问道：她是怎么拿定主意给她写信的呢？她怎么能写这件事，她头脑里怎么能产生这种发了狂的幻想？但是这个幻想已经实现了，并且最使他感到奇怪的是，他在读这些信时，他自己几乎相信这种幻想是可能实现的，甚至是合理的。不错，这当然是一个梦，是一场噩梦和一种妄想；但是在这里面包含着某种真实而又使人难受、公正而又令人痛苦的东西，这种东西证明这个梦、这场噩梦和这种妄想都是合理的。他一连几个钟头仿佛都在念叨他读过的内容，不停地回想其中

的某些片断，揣摩着，思索着。有时他甚至想对自己说，对这一切他都预感到和预先猜测到了；他甚至觉得，他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读过这一切，而且他从那时起就思念的一切，使他感到痛苦和担心的一切都包含在这些他早就读过的信里。第一封信是这样开始的：

当您拆开这封信时，您首先应看一看末尾的署名。这个署名将告诉您一切和说明一切，因此我不必在您面前为自己辩护，也不必对您证明什么了。要是我哪怕能和您多少处于平等的地位，您可能还会因我这样粗鲁无礼而生气；可是我是什么人，您又是什么人呢？我们是两个完全相反的人，在您看来我是那样的一个行为出格的人，因此即使我想侮辱您，也无论如何做不到。

她在下面另一个地方这样写道：

请您不要把我的话当做精神失常的人病态的狂喜的表现，不过您对我来说是一个完美的人！我见过您，我每天都看见您。我并不是在评论您；我不是凭理智认定您是一个完美的人的；我只不过是确信不疑罢了。但是对于您，我也有失检的地方，这就是我爱您。要知道完美的人是不能爱的；对完美的人只能当做完美的人来仰慕，不是这样吗？可是我爱上了您。虽然爱情也能使相爱的人变得平等起来，但是请您放心，我并不把您和我自己同等看待，甚至在我内心深处也没有这个意思。我写上了“请您放心”这几个字；难道您会不放心吗？……要是可能的话，我是会吻您的脚印的。啊，我不能和您相比……请您看那署名，快点看那署名吧！

她在另一封信里写道：

然而我要指出，我正在促使您和他结合，却还一次也没有问过您：您是否爱他？他只见过您一面就爱上了您。他像思念“光明”一样思念您；这是他本人说的话，我是从他嘴里听到的。但是我就是没有听见这话也知道，您是他的光明。我整整一个月生活在他身边，那时就知道您爱他；对我来说，您和他是两位一体的。

她还写道：

昨天我在您身旁经过，您似乎脸红了，这是怎么回事？这不可能，不过我觉得是这样。即使把您带到最肮脏的卖淫窟里，让您去看那种毫不掩饰的淫荡行为，您也不应该脸红；您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受到欺侮而愤怒。您可以仇恨所有卑鄙下流的人，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为了那些受到他们欺侮的人。任何人也不能欺侮您。您要知道，我觉得您甚至应当爱我。您在我心目中和在他心目中是一样的：都是光明天使；天使是不能仇恨人的，同时也是不能不爱人的。我经常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可不可以爱所有所有的人，爱所有的他人？当然不可以，而且甚至是不正常的。在对人类的抽象的爱中，爱的几乎总只是自己。但是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而您却是另一回事；当您不能把自己与任何人相比，当您超越于任何委屈和任何个人的愤怒之上时，您怎么能不爱任何一个人呢？只有您一个人能无私地爱，只有您一个人能不为了自己，而为了您所爱的人去爱。噢，当我得知您为我而羞耻或愤怒时，我是多么的痛苦啊！这样一来您就完了：您一下子跟我看齐了……

昨天我碰见您后回到家里，构思了一幅画。画家们一直按照福音书里的故事来画基督；要是我，就换一种画法；我就画他一个人，——有时他的门徒们都走了，只留下他。我只留一个小孩和他

在一起。孩子在他身边玩耍；孩子也许在用自己的语言对基督讲述什么事情。基督听着孩子讲，但是后来陷入了沉思；他的一只手不由自主地、像忘在那里一样放在孩子长着浅色头发的小脑袋上。他望着远方的天际；他的目光里包含着像整个世界一样博大的思想；他的面容是忧伤的。孩子不做声了，胳膊肘支在他的双膝上，一只小手托住下巴颏，抬起小脑袋，带着孩子们有时出现的若有所思的表情凝视着他。太阳就要落山了……这就是我构思的画！您天真无邪，您的完美就在于您的天真无邪。啊，就请您记住这一点！我对您的感情跟您又有什么相干呢？现在您已经是我的了，我将一辈子待在您身旁……我快要死了。

此外，在最后一封信里是这样写的：

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不要对我有什么想法，也不要认为我这样写信给您是在贬低自己，也不要认为我属于那种以贬低自己为乐的人，哪怕这样做是出于高傲。不，我有自己的乐趣，但是我很难对您解释清楚。我甚至也很难对自己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虽然我也为此而苦恼。然而我知道，我甚至不能逞着一时的高傲劲儿贬低自己。而我又不会由于心地纯洁而自我作践。因此，我根本没有贬低自己。

为什么我想撮合你们？是为了你们还是为了我自己？当然是为了我自己，这可使我的难题都得到解决，我早就对自己这样说过……我听说，您的姐姐阿杰莱达看到我的照片时曾讲过，有这样的美貌可以把世界翻转过来。但是我不要这个世界；您经常看见我穿着镶花边的衣服和戴着钻石首饰，同酒鬼和坏蛋混在一起，那么从我嘴里听到这样的话不觉得可笑吗？您别看这些，我几乎已不存在，并且知道这一点；天知道那个代替我活在我的躯壳里的是什么

东西。我每天从两只可怕的眼睛里看出这一点，这两只眼睛总是看着我，就连它们不在我面前时也是如此。它们现在沉默着（它们总是沉默寡言的），但是我知道它们的秘密。他家的房子阴森森的，令人感到沉闷，这房子里也有秘密。我相信，他和那个莫斯科的杀人凶手一样，抽屉里藏着用绸布包着的剃刀；那个凶手也和母亲一起住在一座房子里，也用绸布包好剃刀，以便用来割断一个人的喉咙。当我待在他们家里的时候，我时时刻刻都觉得，在地板下面的什么地方藏着一具尸首，也许还是他父亲藏的，这尸首像那个莫斯科人一样，上面盖着漆布，周围放着装日丹诺夫除臭药水[①] 的玻璃瓶，我甚至可以给您指出在哪个角落。他一直沉默着；但是我知道他是那样的爱我，以至于已经不能不恨我了。您的婚礼和我的婚礼将一起举行，我和他已经这么定了。我没有什么秘密瞒着他。不然我会出于恐惧而把他杀死的……但是他将先把我杀死……他刚才还笑了起来，说我在说胡话；他知道我正在给您写信。

在这三封信里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胡话。其中的一封，即第二封，写在两大张信纸上，用的是密密麻麻的小字。

公爵像昨天一样，在阴暗的公园里踯躅了很久，最后终于走了出来，他觉得明亮清澈的夜比平常更亮；“难道还那么早吗？”他说道。（他忘记戴表了。）他依稀听到远处某地好像在演奏音乐；“想必是在游乐场里，”他又想道，“当然他们今天没有去那里。”想到这里，他发现自己站在他们家的别墅的近旁；他本来就知道自己最后一定应该到这里来，于是他提心吊胆地上了凉台。谁也没有来迎接他，凉台上空无一人。他等了

① 这种除臭药水是工艺师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日丹诺夫发明的，故名。

等，打开了大厅的门。“他们的这扇门是从来不关的，”他脑子里闪过这样的念头，但是大厅里也没有人，那里几乎完全是黑黢黢的。他困惑不解地在房间中央站住。门突然开了，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手里端着烛台走了进来。她看见公爵，吃了一惊，便在公爵面前站住，好像要问什么。显然，她只不过是穿过这个房间、从一扇门走向另一扇门而已，完全没有想到会碰上什么人。

“您怎么来到这里的?”她终于问道。

“我……顺便……”

“Maman 身体不大舒服，阿格拉娅也一样。阿杰莱达要去睡觉了，我也是。我们今天整个晚上待在家里，没有客人来。爸爸和Щ.公爵在彼得堡。”

“我来……我到你们这里来……现在……”

“您知道现在几点了?”

“不——不知道……”

“十二点半。我们通常一点钟睡觉。”

“哎呀，我以为……才九点半。”

“没有什么!”她笑了起来，“您刚才干吗没有来? 也许有人还等着您来呢。”

“我……以为……”他一边走，一边嘟嘟囔囔地说。

“再见! 明天我要把这事讲出去逗大家乐一乐。”

他沿着环绕公园的路朝自己的别墅走去。他的心怦怦直跳，思绪全乱了，他周围的一切仿佛都在梦中。突然，像刚才两次梦见同一幻影惊醒过来时一样，这幻影又出现在他面前。正好又是那个女人从公园里出来，在他面前站住，好像是在这里等着他。他哆嗦了一下，停住了脚步；她抓起他的手，紧紧地握住。“不，这不是幻影!”

最后她终于面对面地站在他跟前，这是他们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她对他诉说着什么，但他默默地瞧着她；他心里百感交集，隐隐作痛。啊，后来他永远忘不了同她的这次见面，回想起来心里总感到同样的疼痛。她就在大街上，像发了疯一样在他面前跪下来；他惊恐地退了一步，而她抓住他的一只手要吻它，就像刚才他在梦中见到的情景一样，现在她长长的睫毛上闪烁着泪花。

“起来，起来！”他惊恐地低声说，扶她起来。“快点起来！”

“你幸福吗？幸福吗？”她问道，“你只要对我说一句话，你现在幸福吗？今天，此刻？你上她那里去了吗？她说了什么？”

她没有起来，也没有听他说话；她急急忙忙地问，抓紧时间说话，仿佛有人追赶她似的。

“我按照你的吩咐明天就走。我不会再……我这是最后一次见到你，最后一次！现在完全可以说是最后一次了！”

“你别激动，站起来！”他绝望地说。

她抓住他的双手，用贪婪的目光谛视着他。

“永别了！”她终于说道，接着站起身来，快步离他而去，几乎是跑着离开的。公爵看到，罗戈任突然出现在她身边，挽起她的胳膊，把她带走了。

“等一等，公爵，”罗戈任喊道，“我过五分钟就回来。”

五分钟后他真的来了；公爵在原地等他。

“我扶她上了马车，”罗戈任说，“马车从十点钟起就在那边角落里等着。她知道你整个晚上都会待在那位小姐那里。不久前你给我写的信，我已一字不差地转告了。她不会再给她写信；她答应了；根据你的愿望，她明天就离开此地。虽然你拒

绝了，但她想最后见你一面；我们在这个地方等你往回走，就坐在那边的长凳上等你。”

“是她自己要你和她一起来的吗?”

“那又怎么啦?”罗戈任咧开嘴大笑起来，“我看见了我已知道的事。看来，那些信你都读了?”

“难道你真的读过这些信?”公爵问道。他为出现这个想法而感到惊奇。

“那还用说；她自己把每一封信都给我看。记得关于剃刀的那些话吗？嘿——嘿!”

“疯子!”公爵绞着双手喊了起来。

“谁知道呢，也许并不如此。”罗戈任像自言自语一样小声说。

公爵没有回答。

“好吧，再见了，”罗戈任说，“因为我明天也要走；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请多包涵！喂，老弟，”他迅速转过身来补充说道，“你为什么对她的问话避而不答、一言不发呢?她曾问‘你幸福不幸福’。”

“不，不，不!”公爵无限悲痛地喊道。

“你要说‘是’可就不好了。”罗戈任狞笑起来，头也不回地走了。

第四部

第一章

自从本书中的两个人物在绿色长凳上会面以来，过了大约一个星期。在一个晴朗的上午，十点半左右，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普季岑娜出门走访几位朋友后回到家里，心事重重，神情忧伤。

有这样的人，通常很难一下子把他们最典型和最有代表性的特点完全说出来；这样的人一般被称为“普通人”和“大多数人”，他们确实构成任何社会的绝大多数。作家们在他们的中长篇小说里大都择取社会的典型，对其进行形象的和艺术的表现，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能够遇见与典型完全相同的人物，然而这些典型几乎比现实生活本身还要真实。作为典型的波德科列辛[①] 也许甚至可以说是很夸张的，但绝非无中生有的虚构。有多少聪明人从果戈理的剧本里知道了波德科列辛其人后立刻就发现，他们的几十个和几百个亲朋好友酷似波德科列辛。他们在未读果戈理的剧本时就知道，他们的这些朋友是像波德科列辛一样的人，不过他们还不知道这些人就叫这个名字。在现实生活中新郎很少在举行婚礼前跳窗逃走，因为不说

---

① 果戈理的剧本《婚事》中的人物，此人在举行婚礼前跳窗逃走。

别的，这毕竟不大方便；然而有多少新郎，甚至还是体面的聪明人，他们在举行婚礼前在内心深处都承认自己是波德科列辛。并不是所有的丈夫嘴里时时刻刻都喊叫着："Tu l'as voulu, George Dandin!"[①] 但是，我的上帝，全世界的丈夫们在度过蜜月后，谁知道呢，也许在举行婚礼后的第二天，就几百万次和几十亿次地从内心发出这样的呼喊。

下面不打算再作郑重其事的解释，只想说一点，即现实生活中人物的典型性仿佛掺了水似的被冲淡了，所有这些乔治·唐丹们和波德科列辛们是实际存在的，他们每天都在我们面前来来往往，跑前跑后，但是似乎处于典型性被稀释的状态。最后，为了把道理说得更全面，还要补充说明一下，同莫里哀笔下的人物乔治·唐丹完全一样的人虽不常见，但在现实生活中也可以遇到。议论就到此为止，因为它开始变得像杂志上的评论了。然而我们面前仍然摆着这样的问题：一个小说家应该如何写平凡的、"普普通通的"人物，如何把他们展示在读者面前，使得读者多少对他们感兴趣呢？在叙事中完全避开他们是不行的，因为平凡的人时时刻刻因其人数众多构成日常生活事件的联系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避而不谈他们，就会失真。如果小说里满篇都写典型人物，或者只不过为了引起人们的兴趣写古怪的和虚构臆想的人物，那也是不真实的，而且大概是枯燥乏味的。依我之见，一个作家甚至也应当在平凡性当中努力寻找有趣的和有教育意义的特点。譬如说，有时某些平凡的人的本质正在于他们常有的和始终不变的平凡性，或者更好些，尽管这些人竭尽全力无论如何想要脱离平凡无奇和墨

① 法文："你自找的，乔治·唐丹！"这句话出自法国剧作家莫里哀的喜剧《乔治·唐丹，或受气丈夫》(1668)。

守成规的轨道，结果他们总是依然故我，永远只能墨守成规，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人甚至能获得某种典型性，——这是一种说什么也不愿意保持原状的平凡性，一种在没有丝毫求得独立性的可能的条件下却无论如何要想成为与众不同的和独树一帜的平凡性。

本书里的几个人物就属于这一类“普通人”或“平凡的人”，至今（我承认这一点）我还没有把他们向读者做清楚的交代。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她的丈夫普季岑先生和她的哥哥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正是这样的人。

确实，最令人懊恼的莫过于这样的情况：譬如说手里有钱，门第高贵，仪表不俗，受过良好的教育，人也不笨，甚至心地善良，可是却没有任何才能，没有任何特点，甚至没有任何怪癖，没有一点自己的思想，完全“和大家一样”。有财产，但不是罗思柴尔德；门第不错，但从来没有过显荣；外表体面，但缺少风度；受过不坏的教育，但不知运用到何处；有头脑，但没有自己的思想；有良心，但不宽厚，等等，等等，在各个方面都是如此。世界上这样的人特别多，甚至比人们感觉到的还要多得多；他们像所有的人一样，分为两大类：一类智力有限，另一类“聪明得多”。第一类人比较幸福。譬如说，智力有限的“普通人”最容易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非凡的和与众不同的人，并且毫不犹豫地因此而自得其乐。我们的某几位小姐只要剪短头发，戴上蓝眼镜，自称虚无主义者，便马上就深信她们戴上眼镜后立刻就有自己的“信念”。有的人只要自己心里产生了一点点某种全人类的和善良的感觉，便立刻深信别人没有他的这种感觉，深信他在整个发展中走在了前头。有人只要听来一个思想或读完一页没头没尾的书，就马上相信这是“自己本人的思想”，是从他自己本人的脑子里产生的。在这种

情况下，这种厚颜无耻的幼稚，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所有这一切似乎不可思议，但时时刻刻都可以遇见。这种厚颜无耻的幼稚，蠢人对自己和对自己的才能的毫不怀疑，果戈理通过皮罗戈夫中尉① 这一绝妙的典型表现得淋漓尽致。皮罗戈夫甚至毫不怀疑自己是天才，甚至认为自己比任何天才都高明；他是那样的深信不疑，甚至一次也没有向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不过对他来说，问题一般都是不存在的。最后这位伟大的作家为了满足那些道德感遭到侮辱的读者的愿望，只好把他揍一顿，但是他看到这个大人物只是身子抖了一下，吃了分层夹馅的馅饼以补充体力，于是惊讶地两手一摊，不管读者了。我一直为果戈理给伟大的皮罗戈夫这样一个很低的军衔深感惋惜，因为皮罗戈夫非常扬扬自得，他戴的肩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逐级”的上升将不断变厚和隆起，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想象自己，譬如说吧，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统帅；甚至不是想象，简直是不怀疑这一点；升为将军，怎么不是统帅呢？有多少这样的人后来在战场上造成了可怕的失败！而在我们的文学家、学者和宣传家当中又有过多少皮罗戈夫！虽然我说的是“有过”，但是现在当然也有……

本书的登场人物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伊沃尔金属于另一类人；他属于“聪明得多”的一类，虽然他整个人从头到脚都充满着要显得与众不同的愿望。但是，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一类人要比第一类人不幸得多。问题在于聪明的“普通人”哪怕只是偶尔（也许一辈子如此）把自己想象成天才和与众不同的人，他自然就会在自己的心里保留着使他不得安宁的怀疑，这条钻心虫最后弄得他有时陷于完全的绝望；即

① 果戈理的中篇小说《涅瓦大街》中的人物。

使他屈服了，那时他也完全被深入骨髓的虚荣心所毒害了。不过我们讲的是极端的情况：这一类聪明人当中的绝大多数的命运完全不那么悲惨；只是到了晚年肝脏多多少少受点损害，仅此而已。但是这些人在认命和屈服之前，从青年时代直到俯首听命的暮年，在很长时间内有时总要胡闹，而这一切都出自想要显得与众不同的愿望。甚至可以遇到这样的怪事：一个正直的人由于想要显得与众不同，不惜去干卑劣的事情；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况，有的不幸的人不仅正直，而且善良，是全家的偶像，他用自己的劳动不仅养家，而且养活外人，结果怎么样呢？一辈子不得安宁！他也想到自己要很好地尽到做人的责任，但这个想法并不使他感到安心和慰藉；甚至恰恰相反，这个想法惹他生气，他说："瞧，我这一辈子都白白浪费在这上面了，就是这些事捆住了我的手脚，妨碍我发明火药！没有这些事，我也许一定能发明什么，——或者发明火药，或者发现新大陆，——我虽然并不确切知道发明和发现什么，但是一定能有所发明和发现！"这些先生们的一个最有代表性的特点是：他们确实一辈子说什么也不能确切地知道他们应当发明和发现什么，不知道他们一辈子准备发明和发现的又是什么：是火药还是新大陆？但是他们的痛苦，他们对发明和发现的思念，实在够得上哥伦布或伽利略① 的感受。

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正是这样开始他的生涯的；但是仅仅还只是开始。他还要胡闹很长时间。他不断地深感自己无才，同时又不可抑制地想要相信他是一个最有独立精神的人，这种矛盾几乎从他少年时代起就使他大为伤心。这是一个

① 伽利略（1564—1642），意大利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曾对科学思想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有急切愿望和妒忌心很强的年轻人，甚至使人觉得他生来神经就受过刺激。他把自己的愿望的急切性看做一种力量。他狂热地想要出人头地，有时跃跃欲试，准备采取最轻率的行动；但是当事情一旦发展到真要采取轻率行动时，我们的这位主人公总是显得过分的聪明，不敢贸然行事。这使他精神上感到极度的痛苦。为了得到他梦寐以求的某种东西，在必要时他也许甚至会豁出去干极其卑劣的事情；但是好像有人故意阻挡似的，一到关键时刻他总是显得过分的正直而不去干那勾当。（不过那种卑劣的小事他一向总是愿意干的。）他以厌恶和憎恨的心情看待贫穷和家道中落。虽然他自己清楚地知道他母亲的名声和性格眼下是他的前程的主要支柱，但是他对母亲很高傲，瞧不起她。他到叶潘钦那里当差后，就立刻对自己说："既然干下流事，那就干到底，只要能得到好处就行。"可是他又从来不把下流事干到底。再说，他为什么认为他一定应当去干下流事呢？他当时简直非常害怕阿格拉娅，但是没有停止和她交往，而是抱着一线希望拖延着，虽然他从来都没有当真地相信过她会俯就。后来，当他发生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那段纠葛时，他突然明白了有钱就能得到一切。"既然要干下流事，那就干吧，"当时他每天扬扬自得地、但又带着几分恐惧地对自己反复说，"既然要干下流事，那就干它个登峰造极，"他时刻给自己打气说，"墨守成规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就会胆怯，而我们不胆怯！"他失去了阿格拉娅并被环境所压垮，完全灰心丧气了，真的把当时那个发疯的女人扔给他的钱拿来交给了公爵，而这笔钱也是一个发疯的男人送给那发疯的女人的。对归还这笔钱的事，后来他上千次地感到后悔，虽然也不断地以此来炫耀自己。他在公爵逗留彼得堡时确实哭了三天，但是在这三天内他已开始憎恨起公爵来了，因为公爵小看他而显得过

于同情，而他认为归还这一大笔钱的事“并不是任何人都能下决心去做的”。他自己老实地承认，他的全部苦恼只不过是由于虚荣心受到压抑而已，但是这样做又使他感到极大的痛苦。他在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才看清并且深信，他跟像阿格拉娅那样天真无邪而又性情古怪的人物之间的事本来是有可能朝着认真的方向发展的。悔恨折磨得他不得安宁；他辞去了职务，陷入苦恼和消沉之中。他跟着父母住在普季岑家，受他的供养，可是公开地鄙视普季岑，而同时又听从他的劝告，而且显得非常明白事理，几乎总是向他讨教。譬如说，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为普季岑并不打算成为罗特希尔德、不给自己树立这样的目标而生气。他说：“既然放高利贷，那就干到底，使劲压榨人，用他们来铸钱，成为铁石心肠的人，成为犹太人的王！”普季岑是一个谦逊和温顺的人；他只是笑，但是有一次甚至认为有必要跟加尼亚严肃地谈一谈，而且谈话时保持了自己的几分尊严。他对加尼亚说，他没有做任何不光彩的事，加尼亚称他犹太佬是没有道理的；现在金钱有这样大的价值，这并不是他的过错；他办事诚实而正直，说实在的，他只不过是“这种”事情的代理人；此外他还说，由于他办事仔细认真，大亨们已经看重他，他的业务正在扩大。“我当不了罗特希尔德，而且也没有必要，”他笑着补充说，“而在铸造街上将会有我的一栋房子，也许甚至是两栋，就到此为止了。”“谁知道，也许有三栋！”他暗自想道，但是从来不大声说出来，把这愿望藏在心里。造化喜欢和宠爱这样的人：它将赏给普季岑的不是三栋房子，一定会给他四栋，这样做正是因为他从小就知道，他永远当不了罗特希尔德。但是造化给了四栋房子后决不会再多给他什么，对普季岑的宠爱就到此为止了。

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的妹妹却完全是另一种人。

她也有强烈的愿望，但是她的愿望比较执著，而不是一时的冲动。每当事情到了最后关头时，她总是非常理智，但是就是在达到极限之前她也保持着理智的态度。不错，她也属于那种总想显得与众不同的“普通人”，但是她很快就意识到，她身上没有一点特别与众不同之处，而且对此并不过于伤心，谁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也许出于一种特殊的高傲。她下了极大的决心迈出了实际生活中的第一步，嫁给了普季岑先生；但是出嫁时，她根本没有对自己说：“既然要干下流事，那就干吧，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在这种情况下，要是换了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他是不会放过这样说的机会的（他作为兄长对她的决定表示赞同时，甚至差一点儿当着她的面说了出来）。情况甚至完全相反：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是在确信她未来的丈夫是一个谦逊的、招人喜欢的、几乎可以说有教养的、永远不会干大的下流事的人之后才出嫁的。至于小的下流事，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认为那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没有去了解；再说哪里没有这样的小事呢？她要找的又不是十全十美的完人！此外她知道，她出嫁后可使自己的母亲、父亲、哥哥和弟弟有一个栖身之所。她看到哥哥遭到了不幸，想要帮助他，虽然过去一家人彼此之间有过误解。普季岑有时催促加尼亚去找一份差使，当然用的是友好的语气。“你看不起那些将军和将军的头衔，”他有时用开玩笑的口吻对加尼亚说，“那么你就瞧着吧，最后‘他们’一个个都将当上将军；只要活着，总会看到的。”“他们从哪里知道我看不起将军和将军头衔呢？”加尼亚以讥讽的态度暗自想道。为了帮助哥哥，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她挤进了叶潘钦的家，在这方面儿时的回忆帮了大忙；她和她哥哥小时候曾和叶潘钦家的孩子一起玩耍过。在此需要指出，如果瓦尔瓦

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去拜访叶潘钦一家人是为了实现某种不寻常的夙愿的话，那么她也许立刻就不再属于她把自己归入的那一类人了；她要实现的不是夙愿；在这里她甚至有相当周密的盘算：这是她根据那一家人的性格做出的。她曾连续不断地研究过阿格拉娅的性格。她曾给自己提出使哥哥和阿格拉娅重新言归于好的任务。也许她确实达到了部分目的；也许她错了，因为她对哥哥估计过高，希望他能做出他永远做不到的事。不管怎么说，她在叶潘钦家采取的行动相当巧妙：一连几个星期不提起她的哥哥，时时刻刻表现得特别老实和真诚，举止朴实，但不失自尊。至于说到心灵深处，那么她并不害怕向那里窥视，并且一点儿也不责备自己。这就给她增添了力量。只不过有时她发现自己好像也会发怒，也有很强的自尊心，甚至几乎有一种被压抑的虚荣心；某些时候，在离开叶潘钦家时，几乎每一次她都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

现在她正好从叶潘钦家回家，而且正如上面已说过的那样，心事重重，神情忧伤。从这种忧伤之中显露出某种痛苦的嘲讽。在帕夫洛夫斯克，普季岑住在一座外表不甚美观、但很宽敞的木房子里，这座房子坐落在一条尘土飞扬的街上，很快就将完全归他所有，因此他又开始准备把它卖给什么人了。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上了凉台，听见楼上吵架吵得特别厉害，听出哥哥和爸爸在大叫大嚷。她进了大厅后，看见加尼亚在房间里快步来回走着，气得脸色发青，几乎要揪自己的头发；她皱了皱眉头，也不摘帽子，满面倦容地在沙发上坐下。她深知，如果她再沉默一分钟，不问哥哥为什么这样来回走着，那么加尼亚一定会发火，于是她急忙用提问的方式说：

“还是老样子？”

“什么老样子！”加尼亚喊道，“老样子！不，鬼知道现在

出了什么事，而不是老样子！老头子快要发疯了……母亲在号啕大哭。说真的，瓦里娅，随你怎么样，我要把他从家里赶出去……或者我自己离开你们。”他补充了一句，大概是因为想起不能从别人家里把人赶走。

“应当迁就点。”瓦里娅喃喃地说。

“干吗要迁就？对谁迁就？”加尼亚发起火来，“迁就他的那些肮脏行为？不，随你怎么样，不能这样做！不能，不能，不能！这算什么派头；自己做了错事，还大发脾气。‘我不愿进大门，你把围墙拆了！……’你干吗这样坐着？你的脸色为什么这样难看？”

“我的脸色就这样。”瓦里娅不高兴地回答道。

加尼亚更加仔细地注视她。

“到那里去了吗？”他突然问。

“去了。”

“等一等，又嚷嚷了！真丢人，而且偏偏又在这样的时候！”

“什么这样的时候？没有任何特殊的这样的时候。”

加尼亚更加注意地打量着妹妹。

“打听到什么了吗？”他问。

“至少没有任何出人意料的事。我打听到这一切都是真的。你姐夫比咱俩说得更有理；他一开始就预言过，结果就是那样。他在哪里？”

“不在家。结果怎么样？”

“公爵成为正式的未婚夫，事情已成定局。这是那两位姐姐告诉我的。阿格拉娅表示同意；他们甚至已不再躲躲闪闪了。（要知道那里至今仍有一种神秘的气氛。）阿杰莱达的婚礼又往后推了，以便两个婚礼在同一天一起举行，——多么富有

诗意！就像一首诗。你不如写一首结婚的诗，也比满屋子来回走要强。今天晚上别洛孔斯卡娅要上他们那里去；她来得真是时候；将有许多客人。他们要把公爵向别洛孔斯卡娅做介绍，虽然她已经认识他了；看样子要公开宣布。他们只担心公爵进屋来见客人时会碰翻和打碎什么东西，或者自己扑通一声跌倒在地。他完全可能出这种事。”

加尼亚非常注意地听完妹妹的话，但是使妹妹感到奇怪的是，这个对加尼亚来说应该是惊人的消息却似乎没有对他产生惊人的效果。

“不用说，这是明摆着的事，”他想了想说道，“这就是说，事情完结了！”他带着古怪的讪笑补充了一句，调皮地瞧着妹妹的脸，仍然继续在房间里来回走着，但是步子已经徐缓得多了。

“你像一个哲学家那样看待这件事，这还不错；说真话，我很高兴。”瓦里娅说道。

“这下子可解脱了，至少你是解脱了。”

“我似乎是真心诚意地为你效了力，既不发议论，也不惹人厌烦；我没有问过你，你想从阿格拉娅那里寻找什么样的幸福。”

“难道我……从阿格拉娅那里寻找过幸福吗?”

“得了，请你不要再谈什么哲理了！当然是这样。事情结束了，我们也够了：当了傻瓜。实话对你说，我从来没有能认真对待这件事；只是因为‘抱一线希望’才干的，指望能利用她那可笑的性格，而主要还是为了让你高兴；明知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要失败。我甚至到现在还不知道你努力争取的是什么。”

“现在你们两口子就会一起催我去找差使；给我讲一套要

有顽强精神和毅力的大道理，教导我不要眼高手低等等，这些我都背得出来。”加尼亚哈哈大笑起来。

“他脑子里有了新的想法！”瓦里娅想道。

“那里怎么样，——父母高兴吗？”加尼亚突然问道。

“好像不那么高兴。不过你自己也能推断出，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是满意的；做母亲的却很担心；她目前一直不愿把他当做未来的女婿看待，感到很厌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我讲的不是这个；他是一个令人受不了的、不可思议的求婚者，这很清楚。我问的是现在的情况，现在那里怎么样？正式表示同意了吗？”

“她至今没有说‘不’，——就是这样，不过也不可能希望她能有别的表示。你知道吗，她直到今天仍然腼腆和害羞到了不合情理的程度，记得小时候她常躲进衣柜里，在那里待上两三个钟头，只是为了不出来见客人；她已长得高高的，可是现在还是那个脾气。你知道吗，我不知为什么认为，那里确实有某种叫人很难猜测的事，甚至从她那方面来说也是如此。据说她从早到晚拼命地嘲笑公爵，为的是不让别人看出来，但是每天一定会对他说一些悄悄话，因为他飘飘然像上了天一样，喜气洋洋……听人家说，他非常可笑。是听她们说的。我还觉得她们当面取笑我，我说的是她的两个姐姐。”

加尼亚最后皱起了眉头；也许瓦里娅是有意抓住这个题目做文章，以便弄清他的真实想法。但是楼上又叫喊起来了。

“我一定要把他赶出去！”加尼亚大吼一声，仿佛为有机会发泄自己的恼怒而高兴似的。

“那么他就又会像昨天那样到处去丢我们的脸。”

“怎么，——像昨天那样？你说什么，——像昨天那样？难道……”加尼亚突然大吃一惊。

“唉，我的上帝，你难道还不知道？”瓦里娅恍然大悟说。

“怎么……难道他真的到那里去过？”加尼亚羞愧和愤怒得涨红了脸喊道，“上帝呀，你不是从那里来的吗？你打听到了什么？老头子去过那里吗？有没有去过？”

加尼亚朝门口奔去；瓦里娅赶上前去，双手抓住他。

“你要干什么？你上哪里去？”她说道，“你现在放他出去，他会干出更糟糕的事来，会去找所有的人！……”

“他在那里干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

“她们自己也说不清楚，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只不过她们大家都吓了一跳。老头子去找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将军不在家；他就要求见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他先请求将军夫人给谋个职位，找一个差使，然后开始埋怨我们，埋怨我和你妹夫，特别是埋怨你……说了许多坏话。”

“你没能打听到说些什么？”加尼亚像歇斯底里发作那样颤抖起来。

“哪能呢！他自己也未必明白说了些什么，也许她们没有全都告诉我。”

加尼亚抱住头，朝窗户跟前跑去；瓦里娅在另一扇窗户旁坐下。

“可笑的阿格拉娅，”她突然说道，“她叫住我说：‘请向您的父母转达我个人的特殊敬意；这几天我大概会找个机会和您的爸爸见面。’是一本正经地说的。奇怪极了……”

“这不是嘲笑吧？不是嘲笑吧？”

“问题就在于不是嘲笑；因此才觉得奇怪呢。”

“照你看来，她知道不知道老头子的事？”

“他们一家还不知道，对于这一点我本来是毫不怀疑的；但是你这么一问倒使我想到：阿格拉娅也许知道。只有她一个

人知道，因为当她如此严肃地托我转达对父亲的问候时，她的两个姐姐也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偏偏向他致意呢？如果她知道，那一定是公爵告诉她的！"

"要弄清是谁告诉的还不容易吗！抓住了贼！这还不够。贼出在我们家里，而且是'一家之主'！"

"别胡说了！"瓦里娅怒气冲冲地喊道，"不过是酒后的胡闹，仅此而已。这是谁捏造出来的？列别杰夫，公爵……他们自己都是好样的，聪明得很。我就这样看这件事。"

"老头子是贼和酒鬼，"加尼亚继续刻薄地说，"我是穷光蛋，妹夫是放高利贷的，——阿格拉娅是有东西可以眼红的！不用说，光彩得很！"

"你的那个放高利贷的妹夫现在……"

"养活我，是吗？请你说实话，不要客气。"

"你干吗发火？"瓦里娅意识到自己失言了，"你像小学生一样，什么也不懂。你以为这一切会有损于你在阿格拉娅心目中的形象吗？你不了解她的性格；她会拒绝最佳的求婚者，却乐于跑去跟一个大学生挨饿，住阁楼，——这就是她的理想！你始终都没有能够明白这样的道理：倘若你坚定而又自豪地对待我们这样的家境，那么你在她的眼里将变得招人喜欢。公爵之所以钓住了她，第一，是因为他根本没有下钩；第二，是因为他在所有的人眼里是一个白痴。她为了他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这一点现在就很合她的心意。唉，你们什么也不懂！"

"好吧，我们懂还是不懂，日后会见分晓的，"加尼亚神秘莫测地嘟囔道，"只不过我仍不愿意她知道老头子的事。我曾以为公爵嘴严，会忍住不说的。他也让列别杰夫不要张扬；当我追问他时，他也不愿意对我全都说出来。"

"因此你自己可以看到，即便他不说，事情也已经捅出去

了。现在你还想怎么办呢？指望什么呢？假如还有什么希望的话，那么这也只不过使你在她眼里增添了一副受难者的样子。”

“尽管她的言行全像小说写的一样，但是遇到丢脸的事也会害怕的。万事都有一定的限度，人人都不逾越一定的界线；你们全是这样。”

“阿格拉娅会害怕？”瓦里娅勃然大怒，用鄙夷的目光看了哥哥一眼。“你的灵魂真卑贱！你们这种人全都一钱不值。尽管她可笑而怪僻，也比我们所有的人高尚一千倍。”

“好了，好了，别生气。”加尼亚又得意地喃喃说。

“我只是觉得母亲很可怜，”瓦里娅继续说，“我担心父亲的这件事会传到她耳朵里，唉，我真担心！”

“大概已经知道了。”加尼亚说。

瓦里娅想要站起来到楼上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那里去，但又停住不动，十分注意地看了看哥哥。

“谁可能告诉她呢？”

“想必是伊波利特。我想，他一搬到我们这里来，就认为首先应向母亲报告，把它当做第一件乐事。”

“但是请你告诉我，他是怎么知道的？公爵和列别杰夫决定对谁也不说，科利亚甚至一无所知。”

“伊波利特吗？他自己了解到的。你简直想象不到这个畜生有多么狡猾；他多么喜欢搬弄是非，他的鼻子有多么灵，能嗅到一切坏事和丑事。不管你信不信，但是我坚决认为他已把阿格拉娅掌握在自己手里！即使暂时还没有掌握住，那也一定会掌握住的。罗戈任也跟他有联系。公爵怎么没有看出这一点呢？那家伙现在是多么想让我上当啊！他认为我是他的仇敌，我早就明白了这一点，他人都快死了，为什么要那样呢？——我真不能理解！但是我要设法算计他；你会看到，不是我上他

的当，而是他上我的当！”

“既然你那么恨他，干吗要叫他搬到这里来住呢？他值得让别人去算计他吗？”

“是你劝我把他叫来的。”

“我当时认为他有用处；你知道他现在爱上了阿格拉娅并给她写信吗？有人询问过我……他差一点儿要给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写信了。”

“就这一点来说他并不危险！”加尼亚说，恶狠狠地笑了起来。“大概有这样的事，可是问题不在这里。他爱上阿格拉娅是很可能的，因为他是一个容易感情冲动的毛孩子！但是……他不至于给老太婆写匿名信。这是凶恶的、微不足道而又非常自负的无能之辈！……我深信，我确实知道，他在她面前把我描绘成是一个阴谋家，他就是从此开始的。说实话，我开头像傻瓜一样把不该说的话都对他说了；我以为就凭他要对公爵进行报复这一点也会做有利于我的事；谁知他是这么狡猾的畜生！噢，现在我完全把他看透了。至于说到偷钱的事，他是从他母亲，就是从那位大尉太太那里听到的。突然他无缘无故地告诉我，‘将军’答应给他母亲四百卢布，完全是这样无缘无故地说的，一点儿也不讲礼貌。这时我全明白了。他就那样带着几分得意的神气直视着我；他大概也告诉妈妈了，唯一的目的是伤她的心，好从中取乐。请你告诉我，他干吗就不死呢？要知道他本来过三个星期就该死了，而现在居然发胖了！不再咳嗽了；昨天晚上他自己说，已经两天没有咯血了。”

“把他赶走。”

“我不是恨他，而是瞧不起他。”加尼亚高傲地说，“是的，是的，就算我恨他，就算是这样！”他突然异常愤怒地喊道，“我要把这一点当面告诉他，哪怕是在他靠在枕头上快要咽气

时也要这样说！要是你读过他的自白就会知道，——我的上帝，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厚颜无耻的幼稚！这是皮罗戈夫中尉，这是悲剧人物诺兹德廖夫[①]，而主要的，这是一个毛孩子！啊，那时我真想痛痛快快地揍他一顿，目的正是为了让他吃一惊。现在他对所有的人进行报复，因为那时他没有能够……这是怎么回事？那里又闹起来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实在受不了啦。普季岑！”他朝走进屋来的普季岑喊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这里的事情究竟要闹到什么地步？这……这……”

但是很快吵闹声越来越近，门突然大大敞开，伊沃尔金老头儿怒气冲冲，满脸通红，十分激动，神态失常，他也朝普季岑扑过去。跟着老头子进来的是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和科利亚，而伊波利特走在大家的后面。

① 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人物。

第二章

伊波利特搬到普季岑家已经五天了。这件事好像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他和公爵没有专门讨论此事，两者之间也没有发生任何争执；他们不仅没有吵架，而且从表面看来甚至是友好地分手的。那天晚上对伊波利特采取敌视态度的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大概由于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便在出事后的第三天就亲自来看他。罗戈任不知为什么也来探望生病的伊波利特。公爵起初觉得，如果这“可怜的孩子”从他家里搬走，这对他来说甚至会更好些。但是伊波利特在搬走的时候就已经说明，他要搬到那位“非常善良、给了他栖身之处”的普季岑那里去住，而且好像是有意不说似的，一次也没有提到他要搬到加尼亚那里去，尽管是加尼亚竭力主张把他接到家里来住的。加尼亚当时注意到了这一点，便怀恨在心。

他对妹妹说，伊波利特的病已经好了，这是真的。确实，这孩子的身体比以前好了一些，这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跟在大家后面不慌不忙地进屋来，脸上挂着讥讽的和不怀好意的微笑。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进来时显得非常惊慌。（她在这半年内变化很大，人瘦了；自从嫁了女儿并搬到女儿家来住后，她表面上几乎已不再干预儿女们的事情了。）科利亚忧心忡忡，

似乎感到困惑；他对他所说的“将军的发疯行为”有许多不理解的地方，当然他并不知道家里的这场新的风波的主要原因。但是他十分清楚，父亲现在时时处处吵吵嚷嚷，突然变得似乎前后判若两人了。有一件事也使他不安，这就是老头子最近三天几乎完全不喝酒了。他知道，父亲已不与列别杰夫和公爵来往了，甚至跟他们吵了一架。科利亚刚刚带着一瓶用自己的钱买的半俄升装的伏特加回到家里。

“说真的，妈妈，”他还在楼上时就劝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说真的，还是让他喝酒好。瞧他已三天滴酒不沾；看来他很苦恼。说真的，还是让他喝酒好；他蹲债户拘留所时我也给他送过酒……”

将军把门完全敞开，站在门槛上，仿佛气得浑身发抖。

“阁下！”他雷鸣似的对普季岑喊道，“假如您真的拿定主意要为了那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和无神论者牺牲可敬的老人，牺牲您的父亲，说得确切些，至少是您的岳父，抛弃一个曾经为国君效劳的人，那么从此时此刻起，我的脚再也不会踏进您的家门。您选择吧，先生，马上决定：要我还是要那个……螺旋！是的，是螺旋！我是无意中说出来的，但他就是螺旋！因为他像螺旋那样钻我的心，毫无敬意……跟螺旋一个样！”

“是不是开瓶塞的螺旋锥？”伊波利特插了一句。

“不，不是螺旋锥，因为我在你面前是一位将军，不是什么酒瓶。我受过奖励，有奖章……而你却什么也没有。有他就没有我！您决定吧，先生，立刻决定，马上决定！”他又朝普季岑狂喊道。这时科利亚给他搬来一把椅子，他几乎像瘫了似的在椅子上坐下。

“说真的，您最好还是……睡一觉。”大为惊愕的普季岑喃喃地说。

“他居然还威胁人！”加尼亚低声地对妹妹说了一句。

“睡一觉！”将军喊道，“我没有喝醉酒，阁下，您这是在侮辱我。我看得出来，”他又站起来继续说道，“我看得出来，这里的所有东西都跟我作对，所有东西和所有人都反对我。够了！我走……但是您要知道，阁下，您要知道……”

大家没有让他说完，又扶他坐下，恳求他安静下来。加尼亚怒不可遏地退到角落里。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颤抖着，哭泣着。

“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了？他埋怨什么？”伊波利特龇牙咧嘴喊道。

“难道您没有做吗？”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突然说道，“您应该特别感到羞耻……折磨一个老人是不人道的……尤其是处在您的地位上。”

“第一，夫人，请您说说我处在什么地位！我非常尊敬您，尊敬的是您个人，但是……”

“他是螺旋！”将军喊道，“他正钻我的灵魂和心！他想使我相信无神论！你要知道，乳臭未干的小子，你还没有出世时，我已享有盛誉了；你是一条被扯成两截的爱妒忌的蛆虫，整天咳嗽……由于仇恨和不信神，人都快要死了……加夫里拉干吗要让你搬到这里来住？所有的人，无论是外人还是亲生儿子，都跟我作对！”

“够了，居然演起悲剧来了！”加尼亚大声说道，“要是您不闹得满城风雨让我们丢脸，那就会好一些！”

“怎么，乳臭未干的小子，我会给你丢脸！给你？我只会给你增添光彩，而不会让你丢人现眼！”

他跳了起来，这时已经无法阻止他了；然而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显然也按捺不住了。

“也有脸谈什么光彩！”他恶狠狠地喊道。

“你说什么？”将军大吼一声，脸色变得煞白，朝他跨了一步。

“只要我一开口，就……”加尼亚突然提高嗓门说，但没有把话说完。两人面对面站着，都非常激动，尤其是加尼亚。

“加尼亚，你干什么！”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喊了一声，扑过去阻拦儿子。

“你们全都无事生非！”瓦里娅愤怒地说，“别再管他们，妈妈。”她拉住了母亲。

“只是看在母亲面上，我才饶你这一回。”加尼亚悲愤地说。

“你说呀！”将军怒气冲冲地大声嚷道，“你不怕父亲的诅咒，那就说……你说呀！”

“您瞧，我倒是真的被您的诅咒吓坏了！您像发了疯一样已经第八天了，这该怨谁呢？您瞧，第八天了，我数着日子……您当心点，不要把我逼急了，到那时全都说出来……您昨天干吗去叶潘钦家？还算是所谓的老人，满头白发的一家之主！真是好样的！”

“住嘴，加尼卡！”科利亚喊叫起来，“住嘴，你这个笨蛋！”

“我怎么，怎么侮辱他了？”伊波利特不罢休，似乎仍然用嘲弄的语气说，“他干吗要叫我螺旋，你们都听见了吧？是他自己找上门来纠缠我的；刚才一来就谈起一位姓叶罗彼戈夫大尉。将军，我根本不愿意和您来往；您自己也知道，过去我总是躲着您。叶罗彼戈夫大尉与我有什么相干，您说是不是？我不是为了叶罗彼戈夫大尉才搬到这里来的。我只是向他说出了我的意见，我认为这位叶罗彼戈夫的大尉也许根本就不存在。

他就大吵大闹起来。”

“毫无疑问，根本不存在！”加尼亚斩钉截铁地说。

但是将军惊愕地站着，茫然地环顾四周。儿子开门见山的话使他大吃一惊。在最初的一刹那间，他甚至说不出话来。后来伊波利特用哈哈大笑来回答加尼亚，并且喊道：“您听见了吧，您自己的儿子也说根本不存在什么叶罗彼戈夫大尉。”这时老头子才语无伦次地嘟囔道：

“是卡皮通·叶罗彼戈夫，而不是大尉[①] ……是卡皮通……退役中校，叶罗彼戈夫……卡皮通。”

“就连卡皮通也不存在！”加尼亚的火气完全上来了。

“为……为什么不存在？”将军喃喃地说。他的脸霎时涨得通红。

“别再吵了！”普季岑和瓦里娅劝阻道。

“住嘴，加尼卡！”科利亚又喊了一声。

将军听见有人帮他说话，仿佛清醒过来了。

“怎么没有？为什么不存在？”他气势汹汹地责问儿子。

“我说没有，就因为不存在。没有就是没有，就这样，而且根本就不可能有！这就是我要对您说的。告诉您，别纠缠了。”

“这还是儿子……这还是我的亲生儿子，我把他……我的上帝！硬说叶罗彼戈夫、叶罗什卡·叶罗彼戈夫不存在！”

“你们听，一会儿说叶罗什卡，一会儿说卡皮托什卡！”伊波利特插进来说。

“卡皮托什卡，先生，是卡皮托什卡，不是叶罗什卡！卡

---

① 人名卡皮通（Капитон）和大尉（капитан）一词只有一个字母之差，发音相近。

皮通，卡皮坦·阿列克谢耶维奇，不对，应该是卡皮通……中校……退役的……娶了玛丽娅……娶了玛丽娅·彼得罗芙娜·苏……苏……苏图戈娃……朋友和同事……甚至在当士官生的时候就是。我为他流过……我掩护他……被打死了。居然说没有卡皮托什卡·叶罗彼戈夫这个人！说他不存在！”

将军激动地喊叫着，但是这喊叫声会使人认为，他想的是一回事，喊叫的是另一回事。说实在的，要是在别的时候，他听到某些闲话以及比那种断定卡皮通·叶罗彼戈夫根本不存在的说法还要可气得多的话，当然会加以忍受，他会喊叫几声，闹点事儿，发一通脾气，最后仍然会回到楼上去睡觉。但是现在，由于人心非常古怪，却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像怀疑叶罗彼戈夫其人的存在之类的区区小事，也使他无法忍受。老头子满脸通红，举起双手喊道：

“够了！我诅咒你……我就离开这个家！尼古拉，把我的旅行袋拿来，我这就走……离开这里！”

他异常愤怒地匆匆走了出去。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科利亚和普季岑急忙跑去追他。

“瞧你现在干的好事！”瓦里娅对哥哥说，“他大概又上那里去。丢人，真丢人！”

“那就不要偷东西！”加尼亚喊道，他几乎愤恨得喘不上气来。突然他的目光与伊波利特相遇；加尼亚差一点儿浑身颤抖起来。“至于您，阁下，”他大声说道，“应该记住您毕竟是在别人的家里……您受到殷勤款待，不应去刺激那个显然发了疯的老头子……”

伊波利特也似乎抽搐了一下，但是他立即控制住了自己。

“您说您爸爸发了疯，我并不完全同意您的话，”他平静地回答道，“我觉得恰恰相反，最近他的神智甚至变得更加清楚

了，确实如此；您不相信？他变得非常小心谨慎和多疑，什么事都打听，掂量每一句话……他对我谈起这个卡皮托什卡是有他的意图的；您知道，他想把我引到……”

“嗨，他想把您引到什么事情上去，与我有什么相干！请您不要对我耍滑头和绕弯子，先生！”加尼亚尖叫起来，“如果您也知道老头子处于这种状态的真正原因（这五天里您一直在我这里探听情况，因此您一定知道），那么您完全不应去刺激这个……不幸的人，不应夸大事实折磨我的母亲，因为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只不过是醉后的胡闹，仅此而已，甚至没有什么证据，我并不把它当一回事……但是您却要诋毁人，像密探一样到处打听，因为您……您……”

“是陀螺。”伊波利特冷笑说。

“因为您是一个坏蛋，您把大家折磨了半个钟头，用不装子弹的手枪自杀，想以此来吓唬大家，事到临头可耻地胆怯了，您这个自杀未遂的窝囊废，恼羞成怒的……两脚动物。我好心款待您，您人也胖了，不咳嗽了，而您却恩将仇报……”

“我只说两句，请您允许我讲，先生；我住在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家，而不是住在您家；您并没有给我任何款待，我甚至认为，您自己却受到普季岑先生的款待。四天前，我请求我母亲在帕夫洛夫斯克为我寻找一个住处，并请她自己也搬来住，因为我在这里确实感到自己的病减轻了，不过我根本没有发胖，同时也还在咳嗽。母亲昨天晚上通知我，住处已找好了，我现在急于要通知您，我在谢过您妈和您妹妹之后，今天就搬过去，这事早在昨天晚上就决定了。对不起，我打断了您的话；您好像还有许多话要说。”

“噢，如果是这样……”加尼亚哆嗦起来。

“如果是这样，那么请允许我坐下，”伊波利特补充了一

句，非常平静地在将军坐过的椅子上坐下。“我毕竟是一个病人；好吧，现在我洗耳恭听，尤其是因为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谈话，甚至也许是最后一次见面。”

加尼亚突然感到不好意思起来。

“请您相信，我不会低贱到跟您计较的地步，”他说，“如果您……”

“您这样傲慢，这又何苦呢，”伊波利特打断他的话，“我早在搬到这里来的第一天就打定主意不放弃这样的乐趣，即在我们分手时以最坦率的方式把所有的事对您一五一十地讲清楚。我打算就在现在来做这件事，当然是在您讲完之后。”

“我请求您离开这个房间。”

“您最好还是说下去，现在不说出来，您会后悔的。”

“别说了，伊波利特；这一切真是丢人；求求您，别说了！”瓦里娅说道。

“只是看在这位女士的分上，”伊波利特哈哈大笑，站起来说，“好吧，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为了您我打算把要说的话压缩一些，但只是压缩，因为我与您哥哥做某些解释是完全必要的，而我在问题未说清之前是决不会走的。”

“您只不过是一个搬弄是非的人，”加尼亚喊道，“因此不搬弄完是非是不会走的。”

“您瞧，”伊波利特冷静地说，“您已经按捺不住了。我敢保证，您会因为现在不说出来而后悔的。我再一次让您先说。我可以等一等。”

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没有说话，轻蔑地看着对方。

“您不愿意说。您想要坚持到底，——那就随您的便。就我来说，我将讲得尽可能简短些。今天我两三次听到您责备我受到款待而不知感激，这是不公平的。您邀请我来，是为了笼

络我，您以为我要对公爵进行报复。同时您还听说，阿格拉娅对我表示同情并且读了我的自白。您不知为什么认为我的行动会完全符合您的利益，于是希望能够在我身上找到帮手。我不做更详细的解释了！我也既不要求您承认，也不要求您加以证实；我把您交给您的良心去裁判，现在我们相互之间已有透彻的了解，这也就够了。”

“然而您把一件最平常的事弄成天知道的什么事！”瓦里娅喊道。

“我对你说过：这是一个搬弄是非者和毛孩子。”加尼亚说。

“对不起，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让我说下去。对于公爵，当然我既不可能爱他，也不可能尊敬他；但是他完全是一个好心人，虽然有些……可笑。我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去恨他；当您的哥哥唆使我反对公爵时，我对他不露声色；我希望能在这件事情收场时痛快地笑一笑。我估计您哥哥会把底露给我，并会造成极大的失策。果然如此……我现在准备宽恕他，但纯粹是出于对您的尊敬，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但是在对您说明我并不那么容易上钩之后，我还要对您说明一点：为什么我非要把您哥哥愚弄一番。您知道，我这样做是出于仇恨，我可以坦率地承认这一点。我快要死了（因为我尽管像你们所说的那样长胖了，毕竟就要死了）。临死时我觉得，如果我能愚弄一下那些迫害了我一辈子、我也恨了他们一辈子的人，哪怕愚弄这一类多得不可胜数的人的一个代表，我的灵魂就能无比平静地进入天国，而您的可尊敬的哥哥就是这一类人的突出写照。我恨您，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纯粹是由于，您也许会觉得很奇怪，纯粹是由于您是最厚颜无耻、最自负、最庸俗和最可恶的平常人的典型和体现，化身和顶

尖！您是妄自尊大、自以为是、摆出庄重安详的样子的平常人；您是墨守成规者之中的墨守成规者！在您的脑子里和在您的心中注定永远不会形成一点点您自己的思想。但是您无限地忌妒他人；您坚信您是最伟大的天才，不过有时在心情忧郁的日子里，您仍然会出现怀疑情绪，于是您就生气和忌妒。噢，在您的视野内还有一些黑点；当您完全变蠢了的时候，它们是会消失的，这已为期不远了；但是您仍然还要走一段漫长的和不单调乏味的、我不敢说是愉快的道路，我为此感到高兴。第一，我向您预言，您是不会把那个女人弄到手的……”

“唉，真叫人无法忍受！”瓦里娅喊叫起来，“您还有完没有完，令人讨厌的恶棍？”

加尼亚的脸变得煞白，浑身颤抖，没有说话。伊波利特停住不说了，专注地和心满意足地看了他一眼，然后把目光移向瓦里娅，冷笑了一声，鞠了一躬，没有再说一句话就出去了。

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有理由抱怨命运和遭到的挫折。当他在瓦里娅身旁大步来回走动时，瓦里娅在一段时间内不敢与他交谈，甚至没有朝他看一眼；最后他走到窗前，背冲着她站住。瓦里娅心里想着一句俄罗斯的谚语：两头打人的棍子，吉凶难测。这时楼上又吵闹起来了。

“你要走？”加尼亚听见妹妹从座位上站起来，突然朝她转过身来。“等一等；你看看这个。”

他走上前去，把一张叠成便条形状的小纸片扔在她面前的椅子上。

“我的上帝！”瓦里娅喊了一声，举起双手轻轻一拍。

纸条上不多不少正好写了七行字：

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我深信您对我抱友好态度，因

此决定就一件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向您请教。我希望能在明晨七时整在绿色长凳上和您见面。这个地方离我家别墅不远。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清楚地知道这个地方，您务必由她陪同前来。

“真没想到，往后对她得另眼相看了！”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两手一摊惊讶地说。

尽管加尼亚这时多么想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但是他不能不流露出得意的神情，尤其是在伊波利特做了那么有损他的自尊心的预言之后。他的脸上毫不掩饰地泛起扬扬自得的微笑，而瓦里娅也高兴得容光焕发。

“这正是在他们正式宣布订婚的那一天写的！真没想到，往后得对她另眼相看了！”

“你认为她打算在明天说些什么？”加尼亚问道。

“这无所谓，主要的是她六个月以来第一次想要见见面。听我说，加尼亚：不管怎么样，不管情况有什么变化，你要记住，这一点很重要！这太重要了！你别再满不在乎，别再疏忽大意，但是也不要胆怯，多留点神！我这半年来老往她们家跑，她能不明白我的用意吗？你想想：她今天一句话也没有对我说，丝毫不露声色。我可是偷偷地到她们那里去的，老太婆并不知道我在那里，不然大概会把我赶出来的。我是冒着风险去的，无论如何要打听到……”

楼上又传来了喊叫声和吵闹声；几个人从楼梯上走下来。

“现在无论如何也不能这样闹下去了！”瓦里娅气急败坏地喊道，“要做到一点争吵的影子也没有！去，去赔个礼！”

但是一家之长已经出了门。科利亚背着旅行袋跟在他后面。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站在台阶上哭泣；她想要跑上去追他，但是被普季岑拦住了。

"您那样做只会火上浇油，"他对岳母说，"他无处可去，过半个钟头别人会把他送回来的，我跟科利亚讲过了；让他去闹一阵子吧。"

"您要什么脾气，能上哪里去！"加尼亚从窗户里喊道，"您无处可去！"

"回来吧，爸爸！"瓦里娅喊了一声，"邻居们会听见的。"

将军停住脚步，转过身来，伸出一只手，喊道：

"我诅咒这个家！"

"他就喜欢装腔作势！"加尼亚嘟囔了一句，砰的一声关上了窗户。

邻居果然都在听。瓦里娅从房间里跑了出去。

瓦里娅出去后，加尼亚从椅子上拿起那张便条吻了一下，咂了咂舌头，做了一个腾空两脚相拍的动作。

第 三 章

将军惹下的乱子，要是在别的时候，就会不了了之。过去他也曾经这样突然胡闹过，不过次数相当少，因为总的说来，他是一个温和的、几乎没有不良习惯的人。他也许曾经与近年来支配了他的不守规矩的坏脾气斗争过上百次。每当他突然想起他是“一家之长”时，他便同妻子和解，真诚地流下了眼泪。他尊敬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到了崇拜的地步，因为她在许多事情上都默默无言地原谅他，甚至在他表现得滑稽可笑和有失体面时，也仍然爱他。但是同不守规矩的现象进行的这种宽容而不苛求的斗争，通常延续的时间并不长；将军也是一个非常“容易冲动”的人，虽然显得与众不同；他通常过不了那种闭门思过和无所事事的家居生活，最后总要起来造反；他常常陷入狂热，也许同时他又责备自己，但是往往克制不住自己：老是跟别人争吵，滔滔不绝地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要求别人无限地和无法做到地尊敬他，最后离家出走，有时甚至很长时间不回来。最近两年他对家里的事只知道一个大概，或者是听别人说才知道的；他不再详细过问，也没有想要了解的任何要求。

但是这一次“将军惹的乱子”却有某种不寻常之处：大家

似乎知道一些情况，大家又似乎害怕说出来。将军在三天前才“正式”回到家里来，也就是说，回到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身边来，但是不像过去历次“回归”时那么温顺和带有悔过之意，相反，火气非常大。他唠唠叨叨，烦躁不安，见人就热烈地说起话来，仿佛要寻衅似的，但说的事情五花八门，出人意料，因此怎么也无法弄清，究竟是什么事情使得他现在如此不安。有的时候他很快活，但是经常陷入沉思，不过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在想什么；突然他开始讲述什么事情，——讲叶潘钦一家人，讲公爵和列别杰夫，突然他又打住，一句话也不说了，如果有人继续提问题，他就以傻笑作为回答，甚至没有注意到别人在问他，这时仍然微笑着。昨天夜里他又叹气，又呻吟，把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折腾得够戗，她不知为什么整夜都给他做热敷；黎明前他突然睡着了，睡了四个钟头，醒来时疑心病大发，最后以跟伊波利特吵架和“诅咒这个家”而告终。人们也发现，这三天来他不断地表现出极强的虚荣心，结果变得胸襟异常狭窄，动不动就生气。科利亚坚持己见，要让母亲相信，这一切都是由于想喝酒造成的，或者也许由于想念列别杰夫，因为最近将军跟他非常要好。但是三天前他突然跟列别杰夫闹翻了，在狂怒之中跟他分了手；甚至跟公爵也吵过嘴。科利亚曾请求公爵说明原委，最后开始怀疑公爵仿佛也有什么事不愿意告诉他。如果像加尼亚很有把握地猜测的那样，在伊波利特和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之间有过一次特殊的谈话的话，那么奇怪的是，这个被加尼亚直截了当地称为搬弄是非的恶毒的先生竟然没有用同样的方式去开导科利亚并以此为乐。很有可能，他并不是一个像加尼亚在跟妹妹说话时所描绘的那种恶毒的“毛孩子”，而是另一类恶毒的人；而且他也未必纯粹为了“撕碎她的心”而把自己看到的某些事情告诉尼

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们不要忘记，人的行为的原因通常要比我们事后所做的解释复杂和多样得不知多少，很少能够做出明确的说明。讲故事的人有时最好只限于简单地叙述事件。下面在解释将军现在遇到的这件祸事时将采取这种做法；因为不管我们如何绞尽脑汁想三言两语把事情说清，我们仍然不得不改变在这之前的设想，给故事中的这个次要人物以较多的注意，并为他提供较大的篇幅。

这些事情是按照这样的顺序一件接着一件发生的：

列别杰夫到彼得堡去寻找费尔德先科，当天就和将军一起回来了，他没有告诉公爵任何特殊的事情。倘若公爵在当时不分心，脑子里不装满另一些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印象的话，那么他就会很快地发现，列别杰夫就是在随后的两天里不仅没有对他做任何说明，而且甚至相反，自己不知为什么避免和他见面。公爵最后终于注意到了这一点，使他感到奇怪的是，在这两天里，他偶然碰见列别杰夫时，看到列别杰夫容光焕发，情绪很好，而且几乎总是和将军在一起。这两位朋友已经一刻也不分开了。公爵有时听到从楼上传来的大声的和急促的谈话声，还有夹着笑声的愉快地争论的声音；有一天晚上，时间已经很晚了，他听到突然响起的军中颂酒神之歌的歌声，立刻听出是将军用嘶哑的男低音在唱。但是那支歌没有唱完，突然停止了。在这之后极其兴奋的谈话持续了大约一个钟头，种种迹象表明，谈话的人已经喝醉了。可以猜得出，楼上饮酒作乐的朋友们在拥抱，有人最后哭了起来。然后突然发生激烈的争吵，这场争吵也很快停止了。在整个这段时间里，科利亚的心情特别焦虑不安。公爵大部分时间不在家，有时很晚才回来；每次回家人们都向他报告，说科利亚整天都在找他，打听他的下落。但是在见面时，科利亚又说不出任何特别的事情，只是

表示他对将军和将军现在的行为极为“不满”而已，说“他们到处闲逛，在这里附近的一个小酒馆酗酒，在大街上搂搂抱抱，相互骂架，彼此挑逗，可又分都分不开”。公爵对他说，过去也几乎每天如此，这时科利亚根本不知道如何回答，也说不清他现在究竟为了什么而感到不安。

在唱了酒神颂歌和进行争吵之后的第二天上午，在大约十一点钟的时候，公爵正要出门，将军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不知为了什么事而显得非常激动，几乎十分震惊。

“我早就在寻找机会，希望荣幸地和您见面，非常敬重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已寻找了很久，很久了，”他喃喃地说，特别用力地握住公爵的手，几乎把公爵的手都握疼了。“是的，很久，很久了。”

公爵请他坐下。

“不，不坐了，再说我会耽误您办事，我下次再来吧。看来我可以借这机会祝贺您……实现了……您的心愿。”

“什么样的心愿？”

公爵窘住了。他像许多处在他的那种状态的人一样，总觉得别人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猜到，什么也不明白。

“请您放心，请您放心！您非常敏感，我不会有意惹您生气的。我自己体验过，我自己知道，当外人把鼻子……像俗话所说的那样……伸到不该伸进去的地方时我有什么感觉。我每天早晨都有这种体验。这次我来是为了另一件事，一件重要的事。我是为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来的，公爵。”

公爵再次请他坐下，自己也坐了下来。

“只耽搁您一秒钟……我是来求教的。当然，我活着并无实际目的，但是我尊重自己，也尊重……求实精神，一般说来俄罗斯人是轻视这种精神的……我希望能使我自己、我的妻子

和儿女处于这样的地位……总之，公爵，我是来求教的。”

公爵热情地称赞了他的意图。

“嘿，这都是废话，”将军迅速打断他的话头说，“我要讲的主要不是这个，我要讲的是另一件事，一件重要的事。我就决定向您做解释，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因为我相信您待人诚恳，情感高尚，因为……因为……您听了我的话不感觉到奇怪吧，公爵？”

公爵即使不是特别惊奇地，那也是异常注意和好奇地注视着客人。老头子的脸色有点苍白，他的嘴有时微微颤动，双手仿佛不知往何处放才好。他只坐了几分钟，但是已经有两次不知为了什么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又突然坐下，显然丝毫也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动作。桌子上放着几本书；他拿起一本，一面继续说话，一面朝打开的一页看了一眼，马上又把书合上，放回到桌子上，拿起另一本，这时已不再打开了，在谈话的其余时间里一直用右手拿着，不停地在空中挥动着它。

“够了！”他突然喊道，“我看得出我太打扰您了。”

“哪能呢，一点儿也不打扰，请继续说，我正在注意听着，并且希望知道……”

“公爵！我希望能使自己处于受人尊敬的地位……我希望能尊重我自己和……我的权利。”

“有这样的愿望的人，只凭这一点，就应受到大家的尊重。”

公爵说这句老生常谈的话时深信，这句话会产生很好的作用。他不知为什么本能地猜到，说一句诸如此类空洞的、但非常悦耳的话，如果说得正是时候，可以一下子征服像将军那样的、尤其是处在他那种状态的人的心，使他变得心平气和起来。至少得让这位客人轻松愉快地走，公爵要想做到的就是这

一点。

这句话满足了将军的自尊心，打动了他，使他听了非常高兴；他突然动了感情，霎时间改变了语调，开始兴高采烈地进行长篇大论的解释。但是，不管公爵如何聚精会神，如何注意地倾听，还是什么也没有听明白。将军讲了大约十分钟，他讲得很热烈、很快，仿佛有点来不及把纠结成一团的想法说出来似的；最后甚至他的眼睛里闪着泪花，但是他说的仍然只是一些没头没尾的空话，一些出人意料的语句，一些出人意料的想法，这些想法一个接一个迅速地和出人意料地争着蹦出来。

"够了！您理解我，我就放心了。"他突然收尾道，站起身来。"像您这样的人的心，是不会不理解一个受苦的人的心的。公爵，您很高尚，像一个完美的人！在您面前别的人算得了什么？但是您年轻，我为您祝福。说了归齐，我来是为了请求您约定一个时间进行重要的谈话，这是我主要的希望所在。我只寻求友谊和真诚的心，公爵；我总是不能克制我心灵的要求。"

"但是为什么不现在就谈呢？我乐意听您说……"

"不，公爵，不！"将军急忙打断他的话，"不在现在谈！现在做不到！这太重要了，太重要了！谈话的时刻也是决定最后命运的时刻。这将是我的时刻，我不希望在这样神圣的时刻随便进来一个人，进来一个放肆无礼的人打断我们的谈话，这种放肆无礼的人是常有的，"他突然朝公爵弯下身去，用奇怪的、神秘的、几乎是惊慌的语气低声说，"这种放肆无礼的人抵不上您脚上穿的鞋的……后跟，心爱的公爵！噢，我不说是我脚上穿的！请您特别注意这样一点：我没有提到我的脚；因为我太尊重自己了，不能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但是只有您一个人能够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撇开我的鞋后跟不提，也许正显示出我非常自尊。除了您，其他任何人都不能理解，而他是所

有其他的人当中的头一个。他什么也不理解，公爵，完完全全不能理解！需要有一颗真诚的心才能理解！”

最后公爵几乎惊慌起来，他与将军约定明天在同一时间见面。将军精神抖擞地走了，心里感到了极大的安慰，而且几乎平静下来了。晚上六点多钟，公爵派人去请列别杰夫来一趟。

列别杰夫很快赶来了，他一进门马上就说，他认为召见他是一种“荣幸”；三天来他仿佛躲了起来，看来一直避免与公爵见面，现在却装得完全没有那回事似的。他在椅子边上坐下，做着鬼脸，脸上挂着微笑，两只小眼睛笑眯眯的，不停地察言观色，搓着双手，摆出一副非常天真地等待听取一个盼望已久的和大家已经猜到的重要消息的样子。公爵又感到非常厌恶；他逐渐清楚地看到，大家突然都开始等待他采取什么行动，都注意地看着他，好像想要对他表示祝贺似的，他们又是用言语暗示，又是会心地微笑，又是挤眉弄眼。凯勒已经跑来两三趟，显然也想表示祝贺：每次开始说话时总是热情洋溢，却又含糊其辞，话没有说完，就很快溜走了。（近日来他不知在何处纵酒狂饮，并且在一个台球室大叫大嚷。）科利亚虽然心情不好，但是就连他也有两次对公爵含含糊糊地谈起过什么事。

公爵直截了当地和有些生气地问列别杰夫，他对将军目前的状态有什么看法，为什么将军如此惊慌不安？他三言两语地对列别杰夫叙述了刚才的场面。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安，公爵……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奇怪而又不安的时代；就是这样，先生。”列别杰夫有点冷淡地回答道。他马上像受了委屈似的沉默不语了，显出大失所望的样子。

“这是什么哲学！”公爵冷冷一笑。

“需要哲学，在我们这个时代很需要实际运用的哲学，但是它受到了轻视，就是这么回事，先生。就我而言，我非常敬重的公爵，虽然我在您知道的某个问题上荣幸地得到您的信任，但是只到一定程度为止，绝不超出只与此问题有关情况的范围……我明白这一点，毫不抱怨。”

“列别杰夫，您似乎在为某件事生气？”

“一点儿也不生气，我非常敬重的和红运高照的公爵，丝毫也不生气！”列别杰夫一只手按住胸口，充满热情地喊道，“恰恰相反，我立刻就明白了，无论是凭世上的地位，无论是凭智力和精神品质发展的水平，无论是凭积累的财富，无论是凭我以往的行为甚至我的知识，——我都不配得到您赐予的和高出我的期望的信任；如果说我能为您效劳的话，那么只能作为奴隶和雇工，只能如此……我并不生气，而是感到忧愁，先生。”

“卢基扬·季莫费耶维奇，哪能呢！”

“只能如此！现在就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这样！我在遇见您、心里和脑子里关注着您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我不能盼望您像朋友一样告诉我什么事情，这是非分之想，但是作为房东，我也许能在适当的时候，在期待的日期之前得到所谓的指示，或者在即将出现某些预期的变化时，至少能得到一个通知……”

列别杰夫在讲这些话时，他的两只尖利的小眼睛死死盯住惊讶地看着他的公爵；他仍然希望能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我简直一点儿也不明白，”公爵几乎愤怒地喊叫起来，“再说……您是一个可怕的阴谋家！”他突然毫不做作地笑了起来。

列别杰夫也立刻跟着笑了，他的喜气洋洋的目光清楚地表

明，他的希望已变得清晰可见，甚至加倍地增大了。

“您知道，卢基扬·季莫费耶维奇，我要对您说什么吗？不过请您不要生我的气，我对您的天真，而且不仅仅只是对您一个人的天真感到惊讶！您这样天真地期待我告诉您什么事，而且就在现在，就在此时此刻，这不禁使我在您面前感到羞愧和无地自容，因为我实在没有什么事情可告诉您以满足您的要求；但是我对您发誓，根本没有任何事情，这一点您自己能够想象得到！”

公爵又笑了起来。

列别杰夫摆出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来；确实，他有时由于好奇心强甚至显得过于天真和惹人厌烦；但是他同时又是一个相当狡猾和心眼很多的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诡诈而不露声色；公爵由于不断地疏远他，几乎使他变成自己的仇人。但是公爵疏远他并不是因为看不起他，而是因为他感到好奇的事情、非常微妙。公爵还在几天前就把自己的某些幻想视为犯罪行为，而卢基扬·季莫费耶维奇则把公爵没有满足他的要求只看做是对他的厌恶和不信任，便伤心地走开，并且因为公爵的缘故，不仅妒忌科利亚和凯勒，而且妒忌自己的女儿薇拉·卢基扬诺芙娜。就是在这时刻，他本来也许真心地想告诉公爵一个对公爵来说极其重要的消息，但是他脸色阴沉地闭上了嘴，没有讲。

“那么，究竟我怎样才能为您效劳呢，我非常敬重的公爵？因为现在您毕竟把我……叫来了。”他在沉默了一会儿后喃喃地说。

“对了，我其实想问一下将军的情况，”公爵也沉思了一会儿，猛然一哆嗦说，“还有……您告诉过我的关于您失窃的事……”

“您指的是什么，先生？”

“瞧，您现在好像听不懂我的话了！啊，上帝，听我说，卢基扬·季莫费耶维奇，您怎么老是在演戏！指的是钱，钱，您当时丢的四百卢布，原来放在钱包里的，那天早晨您去彼得堡之前到这里来说了丢钱的事，——您究竟听明白了没有？”

“啊，您讲的那四百卢布！”列别杰夫拖长声音说，仿佛到这时才猜到。“谢谢您，公爵，谢谢您真诚的同情；这对我来说实在太荣幸了，但是……这笔钱我找到了，早已找到了。”

“您找到了！啊，谢天谢地！”

“您的感叹是非常高尚的，因为四百卢布对一个穷人，对一个靠艰苦劳动维持生活、家里有一大群孤儿的人来说，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

“可是我说的不是这个！当然我也为您找到钱而高兴，”公爵赶紧改口说，“但是……您是怎样找到的呢？”

“非常简单，先生，是在挂上衣的椅子底下找到的，显然是钱包从口袋里滑出来，掉到地上。”

“怎么会到椅子底下去的呢？这不可能，因为您对我说过，在各个角落都找遍了；您怎么不看看这个最主要的地方呢？”

“问题就在于我看过了！我非常非常清楚地记得，我是看过的！我四肢着地爬进去过，还搬开椅子摸过这个地方，因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看见那里什么也没有，是一片像我的手掌那样的光滑的空地，可我仍继续摸呀摸。当一个人在丢失重要的东西、心里十分难受并且……一心想要找到时，总是会变得意志薄弱，控制不住自己，明明看见什么也没有，那地方空空的，但仍然会朝那里看上十五六次。”

“好吧，就算是这样吧；然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还是不明白，”公爵喃喃地说，他被弄糊涂了。“上次您说这

里什么也没有，您在这个地方找过，而现在怎么突然出现了呢？”

“确实是突然出现了，先生。”

公爵奇怪地看了列别杰夫一眼。

“那么将军呢？”他突然问道。

“怎么，您问将军什么？”列别杰夫又不明白了。

“唉，我的上帝！我问的是，当您在椅子底下找钱包时，将军说了些什么？要知道上次你们两人一起寻找来着。”

“上次一起找过。但是这一次，说实话，我没有对他说，认为还是不告诉他钱包已由我单独找到了为好。”

“为……为什么呢？钱全都在吧？”

“我打开钱包；钱都在，甚至一个卢布也不少。”

“您哪怕来告诉我一声也好嘛。”公爵若有所思地说。

“我害怕打扰您，公爵，因为考虑到您这时也许正好获得了异常强烈的所谓印象；除此之外，我自己也装出似乎什么也没有找过的样子。我打开钱包，检查了一下，然后把它合上，重新放到椅子底下。”

“这是为了什么呢？”

“不为什么，出于进一步的好奇心。”列别杰夫突然搓着手，嘿嘿笑了一声。

“那么说钱包从前天起就一直在那里放着？”

“不，只放了一昼夜。您知道，我多多少少是想让将军也找到它。其原因是：既然我最后找到了，那么为什么将军会看不见那个从椅子底下露出来的、可以说惹人注目的东西呢？我曾几次把椅子拿起来，挪了地方，这使得钱包非常显眼，但是将军怎么也没有发现，这种情况延续了整整一昼夜。显然，现在他心不在焉，你就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他常常又说又笑，可

是突然对我大发脾气，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最后我们从房间里出来，我有意没有锁门；他犹豫了一下，想说些什么，大概替那个装着这么多钱的钱包担心，但是他又勃然大怒，什么话也不说；没有走两步便扔下我，朝另一个方向走去。晚上才在小酒馆相遇。”

“最后您仍然还是把钱包从椅子底下捡起来了吧?”

“没有，在那天夜里它从椅子底下失踪了。”

“那么现在它在哪里呢?”

“在这里，先生，”列别杰夫突然笑了起来，他从椅子上起来，挺直身子，愉快地望着公爵。“突然出现在这里，就在我身上的这件常礼服衣襟下摆的夹层里。请您自己瞧一瞧，摸一摸。”

确实，在左边衣襟下摆正前方最显眼的地方鼓起了一个大包，一摸立刻就可以猜到这是一个用皮缝的钱包，它是从口袋的裂口掉到那里去的。

“我曾经取出来看过，分文不少。我又重新放回去，从昨天上午起就把它放在衣襟下摆夹层里带着，走起路来甚至还老是碰我的腿呢。”

“您就没有发觉?”

“我就是没有发觉，嘿——嘿！请您想一想，我非常敬重的公爵，——虽然这事情不值得您特别注意，——我的口袋从来都是好好的，可是一夜之间突然出现这样一个大洞！我就更加好奇地查看起来，发现似乎是有人用削笔刀割破的；这几乎不可思议吧，先生?”

“那么……将军呢?”

“整天气鼓鼓的，昨天和今天都这样；很不满意；时而兴高采烈，如醉如狂，甚至奉承巴结起人来；时而多愁善感，甚

至流下了眼泪；时而突然发火，那模样，说真的，我见了甚至觉得害怕；您知道，公爵，我毕竟不是一个军人。昨天我们坐在小酒馆里，我无意之中把衣襟的下摆露了出来，像一座小山似的鼓得很高；他斜眼瞟着，生着气。现在，他除了在喝得酩酊大醉或者动了感情的时候外，显然不正眼看我了；但是昨天他却正眼看了我一两次，使得我简直浑身打起寒颤来。不过我打算在明天找到钱包，在这之前还要带着它玩一个晚上。”

“您为什么这样折磨他？”公爵喊道。

“我没有折磨，公爵，没有折磨他呀，”列别杰夫热烈地接过话头说，“我真心地爱他，并且……尊敬他；现在，不管您相信不相信，我觉得他更加可贵了；我开始更加看重他，先生！”

列别杰夫在说这一番话时显得那么严肃和诚恳，这甚至使得公爵非常气愤。

“您说爱他，又这样折磨他！得了吧，他把丢的钱给您放在最显眼的地方，放到椅子底下和常礼服里面，他通过这一点就向您直接表明，他不想对您耍滑头，而在老老实实地请求您宽恕。您听见没有：他在请求您宽恕！看来他希望您能有宽厚待人的感情；看来他相信您对他的友谊。而您居然使这样一个……最诚实的人落到如此受屈辱的地步！”

“最诚实的，公爵，最诚实的！”列别杰夫接过去说，两眼闪闪发亮。“只有您一个人，最高尚的公爵，能够说出这样公正的话来！正因为这一点，我忠于您甚至到了崇拜的程度，虽然我这个人由于有各种恶习而完全烂掉了！就这么完了！现在，此时此刻就找钱包，而不拖到明天；瞧，我当着您的面把它掏出来；这就是，钱也全在里面；请拿去吧，最高尚的公爵，请您拿去并把它保存到明天。我明天或后天来取；您知

道，公爵，事情很明显，丢的钱在第一天夜里曾放在我的小花园里的石头底下。您以为如何？”

“留点神，不要当面对他直说钱包找到了。只要让他看到衣襟下摆里已经什么也没有了，他也就明白了。”

“真是这样吗？不如告诉他说我找到了，并且假装在这之前一直猜不透是怎么回事，这样是否更好些？”

“不——不，”公爵沉思起来，“不——不，现在已经晚了；这更危险；真的，最好不说！您对他要亲热些，但是……不要过于做作，还有……还有……您知道……”

“我知道，公爵，我知道，也就是说，我知道是知道，兴许做不到；因为要做到这样，需要有一颗像您这样的心。况且将军这人爱生气，老是纠缠人，现在他有时对我变得很傲慢；有时又是哭泣又是拥抱，有时突然开始侮辱人，轻蔑地讥笑人；这时我就有意把衣襟下摆露出来，嘿——嘿！再见，公爵，因为我显然耽搁了您的很多时间，妨碍您体验所谓的妙趣无穷的感情……”

“但是，看在上帝的分上，要像以前一样保守秘密！”

“悄悄地干，不声张！”

但是，事情虽已了结，公爵却几乎比过去还要不安。他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明天和将军见面。

第四章

约定的时间是十一点多，但是公爵完全出乎意料地迟到了。他回到家里时，将军已在那里等他。他一眼就看出将军很不满意，也许正是因为让他等了一会儿的缘故。公爵道了歉，急忙坐下，但是心里有点儿感到奇怪的胆怯，仿佛觉得他的客人是一件瓷器，他时刻都担心打碎它。过去跟将军在一起他从来没有胆怯过，而且也不曾有过胆怯的念头。公爵很快看清了，将军和昨天相比，完全换了一个人：昨天的慌张和心不在焉的样子不见了，他显得异常的沉着；可以断言，此人已最后下定决心要干什么事。不过他的镇静主要是表面的，实际上并不如此。但是，这位客人尽管矜持自尊，他的举止在任何情况下仍是自然洒脱的；甚至在一开始似乎就对公爵做出某种宽容大度的姿态，——正如某些受了委屈的高傲的人有时表现得自然洒脱一样。他说话很亲切，虽然语气中多少带有某种悲伤。

“这是我前几天向您借的那本书，”他意味深长地朝那本他带来放在桌子上的书点了点头，“谢谢。”

“噢，对了，您读完这篇文章了吗，将军？您喜欢不喜欢？很有趣吧？”公爵为有机会从比较不相干的事情说起，能很快开始谈话而感到高兴。

“好像很有趣，但是很粗俗，而且当然是无稽之谈。也许是一派谎言。”

将军的口气非常自信，说话时甚至稍稍拉长了声音。

“唉，这是一篇非常朴实的故事；一个老兵根据亲眼所见讲了法国人在莫斯科的情况；[①] 某些事情写得好极了。况且目击者的任何笔记都很珍贵，甚至不管这目击者是谁。不是吗？”

“要是我当编辑，我就不会发表；至于说到一般的目击者的笔记，那么人们宁可相信胡乱编造、但讲得生动有趣的撒谎者，而不相信可敬的说实话的人。我知道一些关于 1812 年的笔记，这些笔记……我已做出了决定，公爵，离开这座房子——离开列别杰夫先生的家。”

将军意味深长地朝公爵看了一眼。

“您在帕夫洛夫斯克有自己的住处，在……在您女儿那里……”公爵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便说了这样一句话。他想起将军是为了一件关系到自己的命运的重要事情来向他求教的。

“住在我妻子那里；换句话说，住在自己家里和我女儿家里。”

“对不起，我……”

“我之所以要离开列别杰夫的家，亲爱的公爵，是因为我跟这个人绝交了；是昨天晚上绝交的，我后悔没有早一点儿这样做。我要求得到尊重，公爵，并且甚至希望得到那些我向他们献出了我的心的人的尊重。公爵，我常常把我的心献给别人，但几乎总是受骗。这个人不配得到我的奉献。”

---

① 作者在这里和下面提到的这篇文章，大概指《1812 年的莫斯科新圣母修道院——目击者、在职公务员谢苗·克利梅奇的叙述》一文，曾刊登在《俄国档案》杂志上。

“他身上有诸多纷乱之处，”公爵讲究分寸地说，“有某些特点……但是从这一切之中可以看到一颗心，他狡猾，而有时滑稽而有头脑。”

公爵文雅的措辞和尊敬的语气显然使得将军听了很高兴，虽然有时他的目光里仍然突如其来地流露出不信任。但是公爵说话的语气是那么自然和真诚，使人不可能有任何怀疑。

“至于他身上也有一些好的品质这一点，”将军接过话头说，“那是在我几乎把我的友情奉赠给这个人时第一个说的。我有了自己的家，就不需要住在他家里和受他款待了。我并不为自己的毛病辩护；我不能克制自己，我和他一起喝过酒，现在也许正在为此而流泪。但是我并不是仅仅只为了喝酒（公爵，请原谅一个心情激动的人的粗鲁和坦率）跟他交往的，是吧？如同您说的那样，我正是对人品感兴趣。但是一切都有一个界限，甚至包括人品；如果他突然当着你的面硬说他在1812年，在他的童年，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失去了自己的左腿，并把这条腿埋在莫斯科瓦甘卡公墓[①]，这就超出了界限，显得缺乏敬意和放肆无礼了……”

“也许这只不过是逗人乐一乐的玩笑。”

“我明白。逗人乐的无恶意的谎言，虽然有些粗俗，但是不会使一个人心里难受。不妨说有的人只是出于友情才撒谎，为的是以此使对方感到高兴；但是，如果流露出不尊重，如果就想借这种不尊重来表示他觉得交往已成为一种累赘，那么一个有身份的人只能扭过脸去跟他绝交，并告诉侮辱者不要不自量。”

将军说话时甚至脸都红了。

---

① 莫斯科著名公墓之一，在谢尔盖·马克耶夫大街15号。

“列别杰夫在1812年也不可能在莫斯科，那时他的年纪还太小，这很可笑。”

“这是第一点。即使假定说他当时已经出生，但是他怎么能当着别人的面硬说一个法国轻骑兵为了取乐用大炮瞄准他打掉他的一条腿；硬说他把这条腿捡起来带回家，后来把它埋在瓦甘卡公墓，说他在上面立了一个墓碑，墓碑的一面写道：‘十品文官列别杰夫的一条腿安葬于此’，而另一面则写道：‘安息吧，亲爱的遗骸，直至欢乐黎明的到来’[①]；此外，还说他每年都祭祷这条腿（这已是亵渎神圣的行为），为此每年到莫斯科去。为了证明这点，他叫我到莫斯科去看那坟墓，甚至带我去看陈列在克里姆林宫的那门缴获的法国大炮；他说，从大门口数起的第十一门便是，那是一门旧式的法国鹰炮。[②]”

“可是他两条腿好好的，谁都看得见！”公爵笑了起来，“我对您说，这是无恶意的笑话；别生气。”

“但是也请允许我有自己的理解；关于明摆着有两条腿的事，——这还不是完全不可思议；他说，他的一条腿是切尔诺斯维托夫制作的假腿[③]……”

“噢，对了，据说装上切尔诺斯维托夫制作的假腿还可以跳舞呢。”

“我全知道；切尔诺斯维托夫发明他的假腿时，第一件事就是拿着它跑到我这里让我看。但是切尔诺斯维托夫发明假腿的时间要晚得多……此外，列别杰夫还说，就连他已故的妻子

---

① 这句话引自卡拉姆津的《墓志铭》(1792) 一诗。

② 旧时的一种发射铅弹的小口径炮。

③ P. A. 切尔诺斯维托夫（1810—?），与本书作者同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1855年他出版了一本关于制造和安装假腿的书。

在他们结婚后共同生活的日子里，也一直不知道她丈夫的一条腿是木头做的。当我指出他说的话全都荒谬绝伦时，他说：‘既然你在1812年能当拿破仑的少年侍从，那么也得让我把一条腿埋在瓦甘卡公墓。’”

“难道您……”公爵刚要开口，但感到不好意思起来。

将军非常高傲地、几乎带着嘲笑的神气看了公爵一眼。

“请您说下去，公爵，”他特别不慌不忙地拉长声音说，“请您说下去。我不会计较，请您把什么话都说出来：您得承认，当您想到会在自己面前看见一个真正受屈辱和……毫无用处的人，同时听说这个人本人曾亲眼目睹……许多伟大事件，您就觉得可笑。他还没有来得及对您……说坏话吧！”

“不，我根本没有听见列别杰夫说什么，——如果您指的是列别杰夫的话……”

“嗯，我曾经认为情况恰恰相反。其实我们昨天谈的一直是这篇……在《俄罗斯档案》上发表的奇怪文章。我发现它的荒谬，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目击者……您在笑，公爵，您在看我的脸吧？”

“不——不，我……”

“我看起来还比较年轻，”将军慢悠悠地说，“但是根据年龄我要比我的长相老一些。1812年我十岁或十一岁。我的年纪我自己也弄不大清楚。在履历表上少填了几岁；我有给自己减去几岁的爱好，自己一辈子都这么做。”

“请您相信，将军，我完全不认为1812年您待在莫斯科这件事有什么奇怪，并且……当然，您能够像所有曾经待在那里的人一样……进行追述。我们的一位自传作者在他的书一开头讲的就是1812年，当时他还是一个吃奶的孩子，在莫斯科，

法国士兵曾喂过他面包。”[①]

“您瞧，就是嘛，”将军宽容地表示赞同，“我碰到的事当然超出了平常事情的范围，但是没有任何异乎寻常之处。真人真事看起来好像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很多。少年侍从！当然听起来觉得奇怪。但是十岁的孩子有此奇遇，其原因也许正在于他年纪小。这样的事在十五岁的孩子身上就不会发生，这是肯定的，因为假如那一年我十五岁，我就不会在拿破仑进入莫斯科的那一天从老巴斯曼街我家的木房里逃走，就不会离开我的母亲，当时我母亲没有来得及离开莫斯科，吓得发抖。假如我十五岁，我也会害怕，而我才十岁，什么也不怕，在拿破仑下马时，我从人群里挤过去，甚至挤到宫殿的台阶跟前。”

“毫无疑问，您说得很对，正是在十岁时，可以不害怕……”公爵胆怯地随声附和道，生怕自己马上就会脸红。

“毫无疑问，一切都发生得简单而自然，只有实际发生的事才能如此；如果小说家来写这件事，他会编出许多荒诞不经和不可思议的故事来。”

“噢，就是这样！”公爵喊叫道，“这种想法也曾使我吃惊，而且甚至在不久前。我知道一桩因抢一块表而杀人的真正凶杀案，现在报纸上都披露了。如果这是作者编造出来的，那么熟悉老百姓生活的人和批评家马上就会大喝一声，说这不可思议；而当您在报纸上看到这个事实后，您就会觉得您正是从这些事实中了解俄罗斯现实的。这一点您说得很好，将军！”公爵最后热情地说。他为能够使自己脸上不出现明显的红晕而非

① 自传作者指赫尔岑，他在《往事与随想》第1卷第1章里根据一位老妈子的叙述，讲了占领莫斯科的法国士兵给他浸了水的面包吃的事。

常高兴。

“难道不是吗？难道不是吗？”将军喊叫起来，甚至快乐得两眼闪闪发亮。“一个孩子，一个不懂得危险的娃娃从人群里挤过去，为的是看辉煌的场面，看穿各种制服的人和侍从，还有那个他已听熟了名字的大人物。因为在当时，大家一连几年都在大声谈论此人。全世界都可听到这个名字；我可以说从吃奶的时候起就听熟了。拿破仑从两步以外经过，无意中看到了我的目光；当时我穿的是小少爷的衣服，打扮得很漂亮。人群里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的穿着，您得承认……”

“毫无疑问，这一定会使拿破仑大吃一惊，并且向他证明，不是所有人都逃离了，还有贵族及其子女留了下来。”

“正是这样，正是这样！他想要拉拢大贵族！当他把锐利如鹰的目光投向我时，我的眼睛想必也冲着他闪烁了一下。‘Voilà un garçon bien éveillé! Qui est ton père?’[①] 我激动得几乎喘不过气来，马上回答道：‘是一位死在祖国疆场上的将军。’‘Le fils d'un boyard et d'un brave par-dessus le marché! J'aime les boyards. M'aimes-tu, petit?’[②] 他这问题提得很快，我也回答得很快：‘俄罗斯人的心甚至能够在自己祖国的敌人身上辨认出伟大！’说实在的，我也记不清这是否完全是我的原话了……我还是一个孩子……但是意思肯定是这样的！拿破仑非常吃惊，他想了想，对侍从说：‘我喜欢这个孩子的自尊心！但是如果所有俄罗斯人都像这个孩子那样想问题的话，那么……’他没有说完，就进入了宫殿。我立刻混进侍从队伍，

① 法文：“一个多么活泼的孩子！你的父亲是谁？”

② 法文：“是一个大贵族的儿子，而且这大贵族很勇敢！我喜欢大贵族。小孩子，你喜欢我吗？”

跟在他后面跑去。侍从们纷纷给我让路，把我看做受恩宠的人。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一闪而过……我只记得，法国皇帝走进第一个大厅后，突然在叶卡捷琳娜女皇[①] 的画像前站住，若有所思地看了很久，最后说道：‘这是一位伟大的女性！’说完便从旁边走了过去。两天后，宫里的人都知道我了，在克里姆林宫里人们称我‘Le petit boyard’[②]。只有晚上睡觉我才回家。家里的人几乎都要发疯了。再过两天拿破仑的少年侍从德·巴赞库尔[③] 男爵受不了远征之苦死了。拿破仑想起了我；把我叫了去，也不说明是怎么回事，便叫我试穿这个死去的十二岁的孩子的制服，我穿好衣服后便被带去见皇帝，皇帝朝我点点头，这时有人向我宣布，我已获恩准成为皇帝陛下的少年侍从。我很高兴，我确实早就对他怀有强烈的好感……此外，您得承认，让我穿上漂亮的制服，这对一个孩子来说不是一件小事……我穿的是深绿色的燕尾服，拖着又长又窄的后襟；金纽扣，袖子上有红色毛皮镶边和金线花边，高高竖起的敞领，用金线绣边，后襟也镶着刺绣花边；白色驼鹿皮的紧身裤，白色丝绸背心，长统丝袜，带搭扣的鞋……而在皇帝骑马出游时，如果让我随侍左右，那就穿上高统皮靴。虽然当时的形势并不太好，而且已预感到要大祸临头，但是宫廷礼仪还是尽可能遵守了，甚至大祸临头的预感愈强烈，反而遵守得愈一丝不苟。”

“是的，当然啰……”公爵几乎惘然若失地嘟囔道，“您要是写成笔记，一定……很有意思。”

将军现在讲的，当然是昨天他对列别杰夫讲过的那些东

① 指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1762—1796 年在位。
② 法文：小贵族。
③ 德·巴赞库尔（1767—1830），法国将军，曾多次参加远征。伊沃尔金将军把他拉扯进了自己叙述的荒诞故事中。

西，因此讲得很顺畅；但是他听到这话又用不信任的目光睨视了公爵一眼。

“写成笔记?”他以加倍的自豪说，“写成我的笔记? 这对我并无诱惑力，公爵！可以说我的笔记已写好了，但是……放在我的书桌里。就让它在我死后再拿出来公之于众吧，毫无疑问，它会被译成别的国家的语言，这样做不是因为它在文学上有什么优点，不，而是因为其中记述的那些大事太重要了，我是这些事实的目击者，虽然当时我还是一个孩子；但是正因为我是一个孩子，我才得以进入‘伟人’的所谓最隐秘的寝宫！每天夜里我都听到这个‘时运不济的人’的呻吟，他在一个孩子面前呻吟和哭泣是不会感到羞耻的，虽然我已经知道他痛苦的原因在于亚历山大皇帝[①] 保持沉默。”

“是的，他曾写过信……提出议和……”公爵胆怯地附和道。

“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他在信中提出了什么建议，但是他每天、每时都写，一封接一封地写！焦急得不得了。有一天夜里，我独自一个人流着泪扑到他身边，(啊，我曾喜欢他！) 对他喊道：‘您去求饶吧，请求亚历山大皇帝宽恕吧！’其实我应该说:‘去跟亚历山大皇帝议和吧！’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孩子，我就天真地说出了全部想法。‘唉，我的孩子！’他回答道，在房间来回走着。‘唉，我的孩子！’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我才十岁，甚至喜欢跟我交谈。‘唉，我的孩子，我愿意去吻亚历山大皇帝的脚，可是对普鲁士国王，对奥地利皇帝，噢，对这些人，长期以来我都是憎恨的，而且……说到底……你对政治一

---

① 指当时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777—1825），1801—1825年在位。

窍不通！’他似乎突然想起了在跟什么人说话，便不再做声了，但是他的眼睛仍然久久地闪着火花。喏，要是我把所有这些事实都写出来，——而我曾是许多大事的目击者，——要是我现在把它们发表出来，那么所有这些批评家，所有这些爱虚荣和妒忌心强的文人，还有各种派别会把我……不，我不敢从命！”

“关于各种派别，您当然说得很对，我同意您的意见，”公爵沉默片刻后，低声地说，“我也在最近读了沙拉斯写滑铁卢战役的书。[①] 这显然是一本严肃的著作，专家们认为，作者非常了解情况。但是每一页上都流露出以贬低拿破仑为乐的意愿，只要能对拿破仑在其他战役中表现出的才能提出异议的话，沙拉斯似乎就会感到特别高兴；在这样一部严肃的著作中，这样做就不好了，因为这是派性的表现。您当时担任……皇帝的近侍，一定很忙吧？”

将军听了非常高兴。公爵的话说得严肃和朴实，这就消除了他最后留下的不信任感。

“沙拉斯！啊，我自己曾经很生气！我当时给他写过信，但是……说实在的，现在记不清了……您问我当近侍是否很忙？不忙！人们称我少年侍从，但是就是在当时我也不把它当一回事儿。再说，拿破仑很快就对笼络俄罗斯人不抱任何希望，倘若……倘若我没有受到他本人的宠爱，而是由于政治原因留在他身边的，那么他当然也会把我忘了，现在我可以大胆地这样说。是一颗心把我吸引到他身边的。对工作无严格要求：有时需要进宫去……骑马陪皇帝出游，就这些。我骑马骑

---

① 沙拉斯（1810—1865），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他的《1815 年滑铁卢战役史》第 1 版出版于 1858 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 1867 年读过此书。

得相当好。他一般在饭前骑马出去，陪同他的通常是达武[1]、我和马穆鲁克兵鲁斯唐[2] ……”

“是贡斯当[3]。”公爵不知为什么突然说。

“不——不，当时贡斯当不在；他送信给……约瑟芬皇后[4] 去了；但是有两名近侍和几名波兰枪骑兵代替他……这就是全部侍从，当然除了拿破仑常带在身边的将军和元帅之外，他带这些人是为了同他们一起察看地形和部队配置，商讨问题……我现在记得，常在他身边的是达武：这是一个身材魁梧、头脑冷静的人，戴着眼镜，目光奇特。皇帝经常征询他的意见。他赏识达武的思想。我记得他们已经商议好几天；达武早晚都来，甚至经常发生争论；最后拿破仑似乎同意了。他们两个人在书房里，我是第三个，但是他们几乎没有注意到我。突然拿破仑的目光偶然落到我身上，他眼睛里闪烁着一个奇怪的想法。他突然对我说：‘孩子！你以为如何：如果我信仰东正教，解放你们的奴隶，俄罗斯人会不会跟我走？’我愤怒地喊道：‘永远不会！’拿破仑非常惊奇。他说：‘在这孩子闪烁着爱国主义光芒的眼睛里我看出了全体俄罗斯人民的意见。够了，达武！这一切都是幻想！请您说出您的第二个方案吧。’”

“是的，不过这个方案也是很厉害的！”公爵说，他显然很感兴趣。“这么说，您认为这个方案是达武提出来的？”

“至少是他们一起商定的。当然思想是属于拿破仑的，这

---

① 达武（1770—1823），法国将军，曾随拿破仑远征，屡建战功。在百日统治时期曾出任陆军大臣。

② 鲁斯唐（1780—1845），拿破仑的卫士；马穆鲁克兵是拿破仑远征埃及时招募的卫队。

③ 拿破仑宠信的近侍。

④ 约瑟芬（1763—1814），出身贵族，拿破仑的第一个妻子，1809年与拿破仑分手。

是鹰一样勇敢的思想，但是另一种方案也有其思想……这是那个著名的‘conseil du lion’[1]，拿破仑本人是这样称呼达武的这个主意的。这个主意是：带着全部军队固守克里姆林宫，建筑营房，挖掘工事，架设大炮，尽可能地多杀一些战马，把马肉腌起来；尽可能地多买多抢粮食，设法度过严冬，到来年春天突破俄罗斯人的包围冲出去。这个方案很吸引拿破仑。我们每天骑着马绕克里姆林宫的宫墙走，他指示何处拆墙，何处建工事，何处筑眼镜堡，何处筑三角堡，何处筑一排掩体，——目光敏锐，动作迅速，一下子拍板定案！最后一切都定了下来；达武不断要求他做最后决定。他们俩又单独在一起，我是第三个。拿破仑又两手交叉放在胸前在房间里来回走着。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脸，我的心怦怦直跳。‘我走了。’达武说。‘上哪里去？’拿破仑问。‘去腌马肉。’达武说。拿破仑哆嗦了一下，命运就要决定。‘孩子！’他突然对我说，‘你觉得我们的意图怎么样？’当然，他问我就像一个有巨大智慧的人有时在最后时刻掷硬币看正反面来决定事情一样。我没有回拿破仑的话，而是仿佛心血来潮似的冲着达武说：‘将军，赶紧跑回家去吧！’方案被推翻了。达武耸耸肩膀，临走时低声说：‘Bah! Il devient superstitieux!’[2] 第二天就宣布出城。”

“所有这一切都很有意思，”公爵声音放得很低说，“如果这一切确有其事……我的意思是想说……”他急忙改口说。

“噢，公爵！”将军喊道，他已陶醉在自己所讲的故事里，也许已经到了欲罢不能、最冒失的话也说得出来的地步。“你就说：‘这一切确有其事！’然而不只是这些，告诉您，还要多

① 法文：“狮子的主意”。
② 法文：“唉！他变得迷信起来了！”

得多！这一切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政治事件。我对您再说一遍：我是这位大人物夜间哭泣和呻吟的目击者；除我之外，谁也没有见过！诚然，到后来他已不哭了，不流泪了，只不过有时哼哼几声；但是他的脸似乎愈来愈笼罩上一层阴云。好像永恒已用黑色的翅膀遮住了他的脸。有时，在夜里，我们俩默默无言地坐几个钟头，——马穆鲁克兵鲁斯唐在隔壁房间打呼噜；这个人睡得很死。‘可是他忠于我的朝廷，’拿破仑谈到他时这样说。有一次我心里很难过，他突然发现我眼睛里有泪水；他深受感动地看了我一眼，喊道：‘你怜悯我！孩子，你听着，也许还有另一个孩子，我的儿子，le roi de Rome,[①] 会怜悯我；其余的人全都恨我，而兄弟们在我失势时会首先出卖我！’我号啕大哭，朝他扑过去；这时他也忍不住了；我们紧紧拥抱，眼泪都流在一起了。‘快给约瑟芬皇后写一封信，快写吧！’我哭着对他说。拿破仑全身震颤了一下，想了想，对我说道：‘你使我想起第三颗爱我的心；谢谢你，我的朋友！’他马上坐下来给约瑟芬写信，第二天派贡斯当送走了。”

“您做得太好了，”公爵说，“在他陷于恶念之中时，您激起了他美好的感情。”

“正是这样，公爵，您对这一点解释得很好，这完全符合您自己善良的心！”将军兴高采烈地喊道，奇怪的是，他眼睛里竟闪烁着真正的泪花。“是的，公爵，是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场面！您知道，我差一点儿跟着他去了巴黎，要是真的去了，当然会同他一起‘被囚在炎热的岛屿’上[②]，唉，可惜！

---

① 法文：罗马王。拿破仑封他的儿子约瑟夫·弗朗索瓦·夏尔为罗马王。

② 语出普希金：《拿破仑》（1826）一诗。拿破仑第二次被放逐到位于南纬十六度左右的圣赫勒拿岛。

我们的生活道路分开了！我们分手了：他去了炎热的岛屿，在那里，他在极度悲痛之中，也许总会有那么一次回想起在莫斯科时一个可怜的孩子流着眼泪，拥抱他和宽恕他；而我被送到士官武备学校，在那里碰到的只是严格的训练和同学的粗鲁，还有……唉！往事如烟，一切都过去了！'我不愿把你从你母亲那里夺走，所以不带你走！'他在退却的那一天对我说，'但是我想为你做点事。'这时他已上马了。'请您在我妹妹的纪念册上给我写点什么留作纪念，'我怯生生地说，因为当时他心情很不好，脸色阴沉。于是他转回来，要了一支鹅毛笔，接住纪念册。'你的妹妹几岁了？'他手里拿着笔问我。'三岁。'我回答。'Petite fille alors'①，说完打开纪念册一挥而就：

Ne mentez jamais!

Napoléon，votre ami sincère②

在这样的时刻提出这样的忠告，公爵，您得承认，多么不简单！"

"是的，这意义重大。"

"这张纸后来放在一个金边的玻璃镜框里，一辈子都挂在我妹妹客厅里最显眼的地方，一直挂到她去世，——她死于难产；现在它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是……啊，我的上帝！已经两点钟了！我太耽误您的时间了，公爵！这是不可原谅的。"

---

① 法文："还完全是个小姑娘。"
② 法文："永远不要撒谎！您的真诚的朋友拿破仑"。

将军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噢，正好相反！”公爵又慢又含糊地说，“我听得津津有味……而且……这太有意思了。我非常感谢您！”

“公爵！”将军说，他又紧紧握住公爵的手，握得很疼，一双闪闪发亮的眼睛凝视着他，好像自己突然醒悟过来，为某种突如其来的想法所惊呆似的。“公爵！您太善良和太老实了，我有时甚至可怜起您来了。我怀着非常感动的心情看着您；啊，但愿上帝赐福于您！但愿您的生活……在爱情中重新开始，并像鲜花一样盛开。我的一辈子完结了！噢，请原谅，请原谅！”

他两手捂住脸，快步走了出去。公爵不能怀疑他的激动出自内心。他也知道，老头子出去时正陶醉于自己成功的表演之中；但是他仍然预感到，将军属于这样一类撒谎者，他们虽然撒谎到了以此为乐、忘乎所以的地步，但是在达到陶醉的顶点时，心里仍然会暗自怀疑别人并不相信他们的话，而且也不可能相信。老头子在目前的情况下可能醒悟过来，感到过分的羞惭，开始猜测到公爵是在向他表示无限的同情，从而觉得受了侮辱。“我使他这样兴奋，是否把事情弄得更糟了？”公爵心里感到不安，突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笑了大约十分钟。他本想责备自己不该这样大笑；但是马上明白没有什么可责备自己的，因为他无限地怜悯将军。

他的预感应验了。晚上他接到一个奇怪的便条，上面的话虽然很短，但是语气坚决。将军通知说，他也将跟公爵从此不再来往，并且说他尊敬公爵并表示感谢，但是即使从他那里也不能接受“同情的表示，因为这种同情有损于一个本来就已不幸的人的自尊”。当公爵听说老头子待在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那里闭门不出后，几乎不再为他担心了。但是我们已经看到，

将军已在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家闯了祸。这里我们不能作详细说明，只简单地提一下；那次见面的主要结果是将军把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吓了一跳，并且含沙射影地说了加尼亚的许多坏话，使她听了非常气愤。他被撵了出来，丢了脸。就因为这个缘故，他度过了这样的一个夜晚和这样的一个早晨，精神完全错乱了，几乎像发了疯似的跑到街上。

科利亚还没有完全明白事情的原委，甚至希望通过说一些严厉的话来制止他。

"喂，将军，您是怎么想的，咱们俩现在上哪里去?"他说，"不愿上公爵那里去，同列别杰夫又闹翻了，您没有钱，我又从来身无分文，现在我们真是一无所有，流落街头了。"

"哪怕只有几粒豆子也比一无所有强，"将军喃喃自语，"我用这句……俏皮话把军官……都逗乐了……这是四十四……一千……八百……四十四年的事，对！……我记不清了……噢，别提醒我，别提醒我！'我的青春在哪里，我的蓬勃的朝气在哪里！'有人这样感叹地说……这是谁说的，科利亚?"

"这是果戈理的《死魂灵》里的话，[1] 爸爸。"科利亚回答道，胆怯地看了看父亲。

"死魂灵！噢，是的，是死人！当你埋葬我的时候，你就在墓碑上这样写：'死魂灵长眠于此！'

耻辱总是伴随着我！[2]

---

① 引自《死魂灵》，第 1 卷，第 6 章。果戈理的原话是："哦，我的青春！哦，我的蓬勃的朝气！"

② 这句话出处不明。

这是谁说的，科利亚？”

“不知道，爸爸。”

“居然认为没有叶罗彼戈夫这个人！没有叶罗什卡·叶罗彼戈夫！”他在街上停住脚步，发狂地喊道。“这还是儿子，亲生儿子说的！叶罗彼戈夫和我相处十一个月，亲如手足，我曾为他去决斗……我们的大尉维戈列茨基公爵在喝酒时对他说：‘格里沙，你说说，你是在哪里弄到你的安娜勋章的？’——‘在祖国的疆场上，就是在那里得到的！’我喊道：‘回答得好，格里沙！’于是就引起了决斗，后来他娶了……玛丽娅·彼得罗芙娜·苏……苏图金娜，死在战场上……一颗子弹打在我胸前的十字架上，蹦回去正好命中他的前额。‘我永世不忘！’他喊了一声就倒下了。我……服役时忠于职守，科利亚；我光明磊落，但是耻辱——‘耻辱总是伴随着我！’你和尼娜是会到我的坟上来的……‘可怜的尼娜！’我从前曾这样叫她，科利亚，在很久以前，还是在最初的时候，她是那样地爱我……尼娜，尼娜！我使你成了一个苦命的人！你能爱我什么呢，我的任劳任怨的好人！你母亲有一颗天使般的心，科利亚，你听见没有，天使般的心！”

“这我知道，爸爸。好爸爸，我们回家去找妈妈吧！她刚才还跑出来追我们呢！你怎么啦？好像不明白似的……唉，您哭什么呢？”

科利亚自己也在哭，吻着父亲的手。

“你是在吻我的手，我的手！”

“是的，吻您的手，您的手。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您干吗站在大街上哭哭啼啼，还称为将军，还算是一个军人呢，好了，咱们走吧！”

“好孩子，上帝祝福你，因为你尊重蒙受耻辱的人，——

是的！尊重一个蒙受耻辱的老头儿，你的父亲……但愿将来你也有这样一个孩子……le roi de Rome…噢，‘我诅咒，诅咒这个家！’”

“这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科利亚突然发起火来，“发生了什么事？您现在为什么不愿意回家去？您怎么，难道发疯了？”

“我就对您解释，就对您解释……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不要嚷嚷，人家会听见的……le roi de Rome…啊，我真厌恶，我真悲伤！

奶妈，你的坟墓在哪里！①

这是谁说的，科利亚？”

“我不知道，不知道是谁说的！我们这就回家去吧，马上就走！如果需要的话，我就狠狠揍加尼亚一顿……您又要上哪里去？”

但是将军把他拉到附近一座房子的台阶上。

“您上哪里去？这是别人家的台阶！”

将军在台阶上坐下，仍然拉住科利亚的一只手，把他往自己身边拽。

“弯下腰来，弯下腰来！”他喃喃地说，“我把一切都告诉你……耻辱……弯下腰来……把耳朵，把耳朵凑过来；我要凑着你的耳朵说……”

“您怎么啦！”科利亚吓坏了，然而还是把耳朵凑了过去。

① 引自尼·普·奥加辽夫（1813—1877）未完成的长诗《幽默》（1840—1841，1857，1868）的第3部。

“Le roi de Rome...”将军用耳语说，同时似乎浑身在发抖。

“什么？……您老是把什么 le roi de Rome 挂在嘴上？……什么？”

“我……我……”将军又低声说起来，愈来愈紧地抓住“自己的孩子”的一个肩膀，“我……想要……我对你……一切，玛丽娅，玛丽娅……彼得罗芙娜·苏——苏——苏……”

科利亚挣脱出来，反过来抓住将军的双肩，像疯子似的看着他。老头子脸涨得通红，嘴唇发青，面部肌肉出现一阵微微的抽搐。突然他身体下垂，开始慢慢地靠在科利亚的一只胳膊上。

“中风了！”科利亚终于猜到是怎么回事，冲着整条街喊叫起来。

第五章

说老实话，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在同哥哥的谈话中，有些夸大了她得到的关于公爵向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求婚的消息的确切性。也许她作为一个有先见之明的女人，事先就猜到了在不远的将来要发生的事；也许由于她因幻想烟消云散（说实话，她自己也不相信这幻想能实现）而伤心，作为一个平常的人，不免会过分渲染失败，给哥哥心中注入更多的怨恨的毒素，并以此为乐，虽然她真心真意地爱他和同情他。但是不管怎么样，她不可能从她的女友——叶潘钦家姐妹那里打听到如此准确的消息；听到的只是暗示、未尽之言、吞吞吐吐的和半明半白的话。也许阿格拉娅的姐姐们有意露点儿口风，以便从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嘴里套出点儿什么来；此外，还有这样的可能，她们像别的女人一样，不愿意放弃逗一逗这个儿时伙伴的乐趣，因为在这样长的时间里，她们不可能一点儿也看不出她的意图。

从另一方面来说，公爵告诉列别杰夫，说他无可奉告，什么特别的事情也没有发生，他说的虽然是实话，但是他也可能错了。确实，所有的人似乎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同时又觉得发生了许多事情。瓦尔瓦拉·阿尔

达利翁诺芙娜凭着女人的那种可靠的敏感猜到了后一种情况。

然而，要想有条不紊地讲清叶潘钦家的人是怎么突然一下子都一致认为阿格拉娅发生了重大的事和她的命运就要决定，这是非常困难的。不过这个想法在大家头脑里刚一闪现，大家就立刻不约而同地说，他们早就看出了和清楚地预见到了这一切；这一切从谈论“可怜的骑士”那时起就一清二楚了，甚至还要更早些，只不过当时大家还不愿意相信这样荒唐的事而已。两位姐姐就这样断定；当然，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比谁都早地预见到和知道了这一切，她早就在“伤心落泪”了，但是不管是否早就如此，现在她想起公爵，突然觉得很不合她的心意，其实这是因为这种想法把她弄得不知如何是好了。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立即解决；但是这个问题不但无法解决，而且可怜的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尽管做了很大努力，甚至都不能完全明确地给自己提出来。这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是：“公爵是好还是不好？这一切是好还是不好？如果说不好（这毫无疑问），那么究竟有什么不好？如果说这也许是好的（这也有可能），那么又究竟好在什么地方？”一家之主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本人开头当然感到惊讶，但是后来突然承认：“真的，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一直有诸如此类的模糊感觉，偶尔突然觉得似乎隐约可见！”在妻子的严厉目光的注视下，他立刻闭上了嘴，但他只是在上午不再说了，到了晚上，当他单独和妻子在一起不得不又说点什么时，突然似乎特别大胆地说出了一些出人意料的想法：“可是就实质而言又是什么呢？……”（欲言又止。）“当然，如果这都是真的，那是很奇怪的，不过我不想争辩，但是……”（再次欲言又止。）“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正视现实的话，那么公爵倒真是一个出色的小伙子，而且……而且……再说那姓氏，我们家族的姓氏，所有这一切

将有助于维护我们这个受到上流社会耻笑的家族的名声，也就是说，从这个观点来看，也就是说，因为……当然，讲的是上流社会；上流社会就是上流社会；但是公爵毕竟不无家产，虽然甚至只是有一些遗产而已。他还有……还有……还有……”（欲言又止，长时间地说不上话来，完全卡壳了。）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听完丈夫的话后，不顾一切地大发雷霆。

根据她的意见，这一切是“不可饶恕的、甚至是罪恶的胡闹，是愚蠢而又荒谬的异想天开”。首先，“这个小小的公爵是一个有病的白痴，其次，他是一个傻瓜，既不熟悉上流社会，在上流社会里又无地位：你把他带去给谁看，把他往哪里搁？他是一个不能容忍的民主派，甚至连小小的官衔也没有，还有……还有……别洛孔斯卡娅会说什么呢？再说，我们所想象的、想给阿格拉娅找的丈夫是这样的吗？是这样一个人吗？”最后的一个论据当然是最主要的。想到这一点，她的那颗慈母的心就颤抖不止，充满了血和泪，虽然与此同时这颗心内部有什么东西萌动起来，突然对她说：“公爵有哪一点儿不是您需要的那样？”就是这些发自自己内心的不同意见，最使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伤脑筋。

阿格拉娅的姐姐们不知为什么喜欢让妹妹嫁给公爵，她们甚至觉得这个想法并不奇怪；总之，她们俩决定保持沉默。在这个家庭里可以看到一种一成不变的现象：有时在某一件涉及全家的有争议的事情上，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反驳和反对得愈坚决和愈不妥协，就愈可能成为一种迹象，表明她也同意这件事。但是顺便说一句，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是无法完全不置可否的。妈妈早就认为她是自己的参谋，现在不断把她叫来，要她发表意见，而主要的，要她回想事情的经过，即“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谁也没有看到这一点？为什么

人们当时都不说？当时说起这个可憎的‘可怜的骑士’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只有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一个人注定要为所有的人操心，留意一切和预测一切，而其余的人全都可以无所事事，漠不关心？”等等，等等。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开头说话很谨慎，只是说她觉得爸爸的想法是相当有道理的，选择梅什金公爵做叶潘钦家的一位小姐的丈夫，上流社会的人也许会觉得是一桩美满的婚姻。但是她逐渐激动起来，甚至补充说，公爵根本不是“傻瓜”，并且从来都不是这样的人；至于说到地位，那么过了几年以后，在我们俄国，一个正派人的地位天知道应当根据什么来确定：是根据作为过去的必备条件的官职升迁呢，还是根据别的什么？她妈听了这些话，马上斩钉截铁地说，亚历山德拉“充满自由思想，这一切都是她们的那个该死的妇女问题造成的”。半个钟头后，她进城去了，又从那里到石岛[①] 去找别洛孔斯卡娅，后者当时恰巧在彼得堡，不过很快就要离开那里了。别洛孔斯卡娅是阿格拉娅的教母。

别洛孔斯卡娅“老太婆”听了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的一番非常激动的和绝望的自白后，丝毫也没有为这个被弄糊涂了的母亲的眼泪所打动，甚至用嘲笑的目光看了她一眼。这是一个非常专横的人；哪怕是朋友，甚至是很老的老朋友，她也不能平等对待，还像三十五年前一样，完全把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看做自己的 protégée[②]，怎么也不能容忍对方暴躁的脾气和独立的性格。她顺便指出，“她觉得他们所有的人按照自己通常的习惯，过于性急，把苍蝇说成了大象；不管她多么注意地倾听，她还是不相信他们家里确实发生了什么重大

① 位于彼得堡北部大、中、小涅夫卡河之间，为显贵们的休憩地。
② 法文：被保护人。

的事情；倒不如再等一等，看看还会发生什么事；她认为，公爵虽然有病，比较古怪，地位太低，但是不失为一个正派的年轻人。最坏的是，他公开养着情妇”。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心里很明白，别洛孔斯卡娅因她介绍的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好事未成而有些生气。她回到帕夫洛夫斯克自己家里时，比动身到彼得堡去时还要恼怒，于是家里所有的人立刻都挨了呲，主要是申斥他们“发疯了”；说谁都不是这样办事的，只有她家的人才这样干；“干吗这么着急？出了什么事了？不管我怎样仔细观察，也不能断定确实发生了什么事！等一等，先看看能出什么事！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有模糊的感觉又怎么啦！总不能把苍蝇说成大象吧？”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么说来，需要平心静气，冷静地看问题，进行等待。但是，遗憾的是，平静没有能保持十分钟。首先使她沉不住气的，是关于她去石岛期间此地发生的事的消息。（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去石岛的时间，是在公爵深夜来访后的第二天上午，那天公爵是在夜里十二点多来的，而不是八点多来的。）两个大女儿在妈妈急不可耐的盘问下讲得很详细，第一，“她不在家期间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公爵倒是来过，阿格拉娅很久没有出来见他，大约过了半个钟头才出来，出来后，马上要公爵下棋；公爵连棋子怎么走也不知道，阿格拉娅一下子就赢了；她很开心，狠狠地奚落公爵不会下棋，使劲地嘲笑他，使人看着公爵那模样都觉得可怜。然后阿格拉娅又提议玩纸牌，玩“耍傻瓜”①。但是这时情况变得完全相反：公爵玩“耍傻瓜”时大显身手，玩得就像……就像一个行家一样；玩得很熟练；于是阿格拉娅又是耍赖，又是换牌，又是在公爵眼

① 是一种纸牌游戏，负者为“傻瓜”。

皮底下偷已被吃掉的牌，但是到头来每一次都当傻瓜；一连当了五次。阿格拉娅恼羞成怒，甚至完全撒起泼来；她对公爵说了不少尖刻无礼的话，使得他收敛了笑容；最后她还对公爵说，“只要他在这里坐着，她的脚就不再跨进这个房间，还说，在发生了那一切之后他还找上门来，而且还在深夜十二点多钟来，简直不知羞耻”，这时公爵的脸变得煞白。阿格拉娅说完后砰的一声关上门就出去了。虽然大家都安慰他，公爵走的时候仍然好像是参加葬礼后回家似的。在公爵走后一刻来钟，阿格拉娅突然匆匆忙忙地从楼上跑到凉台上，甚至连眼睛也没有擦一擦，她的两只眼睛还带着泪痕；她跑下来是因为科利亚来了，带来了一只刺猬。大家开始看起刺猬来了；科利亚针对她们提的问题解释道，这刺猬不是他的，他是跟他的同学、另一个中学生科斯佳·列别杰夫一起来的，现在科斯佳留在外面不好意思进来，因为拿着一把斧子；这刺猬和斧子是刚才从一个碰到的乡下人那里买来的。那乡下人在卖刺猬，以五十戈比的价钱卖给了他们，而斧子则是他们说服他出让的，因为他们正好要用它，而且这确实是一把好斧子。这时阿格拉娅突然缠住科利亚，要科利亚马上把刺猬卖给她，她急得失去了自制力，甚至称科利亚为“亲爱的”。科利亚很久不答应，但是最后拗不过她，只好叫科斯佳·列别杰夫进来，科斯佳进来时手里果然拿着一把斧子，样子显得很腼腆。但是这时突然发现，刺猬根本不是他们俩的，而是属于另一个姓彼得罗夫的孩子的，彼得罗夫给了他们俩钱，要他们向第四个孩子买施洛塞尔的《历史》[1]，因为第四个孩子正等钱用，卖价比较便宜；于是他们

---

① 施洛塞尔（1776—1861），德国历史学家。这里提到的《历史》，指他的《世界史》(1844—1856)，俄译本出版于1861—1869年。

就去买施洛塞尔的《历史》，但是半路上忍不住买了刺猬，因此刺猬和斧子是属于彼得罗夫的，现在他们俩就要用这两样东西代替施洛塞尔的《历史》，给他送去。但是阿格拉娅缠住不放，最后他们俩决定把刺猬卖给她。阿格拉娅把刺猬弄到手后，立刻在科利亚的帮助下把它放进一只篮子，盖上餐巾，叫科利亚哪里也别去，立刻以她的名义直接给公爵送去，请求公爵将其作为“她的最深的敬意的表示”收下它。科利亚高兴地同意了，并保证送到，但立刻就缠住阿格拉娅问道：“送刺猬和类似的礼物意味着什么？”阿格拉娅回答说，这不关他的事。他说他相信其中必有某种寓意。阿格拉娅火了，斩钉截铁地说，他是一个不懂事的毛孩子，此外什么也不是。科利亚马上反击道，要是他不顾及她作为一个女人的面子，除此之外，要是他不看重自己的信念，那么他立刻就会向她证明，他是能很好地回敬诸如此类的侮辱的。不过最后科利亚仍然还是高高兴兴地去送刺猬，科斯佳·列别杰夫则跟在他后头跑；阿格拉娅看见科利亚把篮子摇晃得太厉害，便忍不住从凉台上冲他的背影喊道：“科利亚，请您不要让它掉出来，亲爱的！”好像刚才没有跟他吵过架似的；科利亚停住脚步，也像没有吵过架似的慨然允诺，喊道：“不，我不会让它掉出来的，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请您完全放心！”说完又拔腿飞快地跑了。阿格拉娅在这之后哈哈大笑起来，非常满意地跑回自己的房间，后来一整天都很高兴。

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听到这个消息大为惊愕。乍看起来，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显然，她的情绪很激动。她的不安达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主要是由于这只刺猬；刺猬表示什么？这里约定了什么事？这里所指的是什么？这是一种什么暗示？发的又是什么样的信号？在她盘问时，可怜的伊万·费

奥多罗维奇正好在场，他的回答把事情完全弄糟了。根据他的看法，这里没有发任何信号，刺猬“也只不过是刺猬，除此之外，只表示友好、捐弃前嫌和重归于好，一句话，这一切都是淘气，但是不管怎么样，是无恶意的和可以原谅的”。

顺便说一下，他完全猜对了。公爵从阿格拉娅那里回到家里后，由于受到嘲笑和被她撵出了门，心头愁云密布，感到绝望，已呆呆地坐了约莫半个钟头，这时科利亚带着刺猬来了。霎时间天空似乎亮开了；公爵好像死而复生了一样；他向科利亚问这问那，细细琢磨科利亚的每句话，反复询问十来遍，像小孩子一样笑着，不断地握这两个也笑着和泰然地看着他的少年的手。可见，阿格拉娅已原谅他了，他今天晚上又可以上她那里去了，这对他来说，不仅是主要的事，甚至就是一切。

“我们都还是一些什么样的孩子，啊，科利亚！而且……而且……要是我们都是孩子，这有多好哇！”公爵最后兴高采烈地喊道。

“公爵，她只不过是爱上了您罢了，就是这么回事！”科利亚用权威的口气开导说。

公爵立刻涨红了脸，但是这一次什么也没有说，而科利亚只是哈哈大笑，拍着手；过了一会儿，公爵也笑了起来，然后直到晚上为止，每隔五分钟看一次表，看看已过了多少时间，到晚上还有多少时间。

但是，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身上不好的心情占了上风：她终于忍不住，一时歇斯底里发作了。尽管丈夫和两个女儿表示反对，她马上派人去叫阿格拉娅，要对她提出决定性的问题，并让她作出最明确的和最后的回答。“要把这一切一下子解决，了却这桩心事，今后不再提起！”这时大家才明白过来，他们已把事情弄到多么糟糕的地步。从阿格拉娅那里什么

也没有问出来，她只是假装惊讶和愤怒，哈哈大笑，讽刺公爵和所有盘问她的人。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上床歇息去了，到喝茶时，到预计公爵将要到来时才出来。她等候公爵时心突突地跳，而当公爵露面时差一点儿歇斯底里都要再次发作了。

而公爵本人也有些提心吊胆，他几乎是试探着进来的，奇怪地微笑着，观察着所有人的脸色，好像在向所有的人提问题，因为阿格拉娅又不在房间里了，因此他马上害怕起来。在那天晚上没有任何外人，都是这个家庭的成员。Щ.公爵还在彼得堡办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伯父的事情。“哪怕他在这里，并且说点什么也好。”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为他不在而惋惜。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忧心忡忡地坐在那里；两个女儿表情严肃，好像赌气似的有意一言不发。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不知从何说起。最后她突然把铁路狠狠地骂了一顿，带着一种寻衅的神气看了公爵一眼。

唉！阿格拉娅老是不露面，公爵可要完了。他嘴里嘟囔着，心慌意乱，刚要发表意见，说修路是非常有益的，这时阿杰莱达突然笑了起来，公爵又不知所措了。在这一瞬间，阿格拉娅平静而高傲地走了进来，很有礼貌地朝公爵鞠了一躬，庄重地在圆桌旁最显眼的位子上坐下。她用疑问的目光看了公爵一眼。大家都明白，解决所有疑惑的时候到了。

“您收到了我送的刺猬了吗？”她果断地、几乎生气地问道。

“收到了。”公爵红着脸呆呆地回答道。

“请您马上说明一下，您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这对恢复妈妈和我们全家的安宁是很必要的。”

“你听着，阿格拉娅……”叶潘钦将军突然感到不安起来。

“这，这超出了任何界限！”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突

然不知为什么害怕起来。

“这里不存在任何界限的问题，maman。”阿格拉娅立刻厉声回答道，“我今天给公爵送去一只刺猬，并希望知道他的意见。怎么样，公爵？”

“您说的是什么样的意见，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

“关于刺猬的意见。”

“也就是说……我认为，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您想知道我如何接受……这只刺猬……或者不如说，我如何看……这个送来的东西……刺猬，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总而言之……”

他喘不过气来了，于是停住不说了。

“嘿，您没有讲出多少东西来，”阿格拉娅等了大约五分钟，“好吧，我同意撇开刺猬不谈；但是我很高兴，现在终于能够解决所有这些积累起来的疑惑了。最后请您本人亲口告诉我：您是不是要向我求婚？”

“唉，上帝呀！”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不由自主地喊道。

公爵哆嗦了一下，急忙闪开；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呆若木鸡；两位姐姐皱起了眉头。

“别说谎，公爵，请您说真话。因为您，我不断受到莫名其妙的盘问。这些盘问有没有根据呢？说吧！”

“我没有向您求过婚，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公爵说，突然变得活跃起来，“但是……您自己知道，我是多么爱您和相信您……甚至现在……”

“我问的是：您是不是要向我求婚？”

“是的。”公爵呆呆地回答道。

紧接着全场出现了一阵强烈的骚动。

“这一切不是真的，亲爱的朋友，”伊万·费奥多罗维奇非常激动地说，“这……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是这样，格拉莎[1]……对不起，公爵，对不起，我的亲爱的！……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他向妻子求助，“应当……深入了解一下……”

“我不管，我不管！”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连连摆手说。

“请允许我也说一说，maman；因为这件事情同我自己有某种关系：这是决定我的命运的紧要时刻（阿格拉娅就是这样说的），我想要亲自问个明白，此外，能当着大家的面这样做，我很高兴……请问，公爵，如果您‘怀有这样的意图’，那么您打算用什么来使我得到幸福呢？”

“说实话，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我不知道怎样回答您才好；这……这……怎么回答呢？再说……有必要吗？”

“您好像感到很难为情，气都喘不上来了；请您休息一会儿，振作一下精神；喝一杯水；不过马上就会给您端茶来。”

“我爱您，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我非常爱您；我只爱您一个人，而且……请您不要开玩笑，我实在非常爱您。”

“然而，这可是一件重要的事；我们都不是孩子了，应当采取认真求实的态度……现在请费心说明一下，您有哪些财产？”

“哎呀，哎呀，阿格拉娅。你说的什么话！这不好，这不好……”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惊恐地喃喃说。

“真丢人！”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大声地嘟囔道。

“她疯了！”亚历山德拉用同样的声调说。

---

① 阿格拉娅的小名。

“财产……也就是钱？”公爵惊异地问。

“正是。”

“我……我现在有十三万五千卢布。”公爵脸涨得通红，喃喃地说。

“只有这么一点儿？”阿格拉娅公然表示惊讶，大声地说，丝毫也不脸红。“不过，没有关系；尤其是如果省吃俭用的话……您打算找事情做吗？”

“我曾想去参加考试，当一名家庭教师……”

“这很合适；当然，这会增加我们的收入。您想要当一名宫廷侍从吗？”

“当宫廷侍从？我从未想象过这一点，但是……”

这时两位姐姐忍不住了，扑哧一声笑了起来。阿杰莱达早就注意到，在阿格拉娅的那张肌肉不时抽动的脸上有一种很快就要抑制不住地笑起来的迹象，不过她暂时还在拼命忍着。阿格拉娅本想板着脸瞪两个姐姐一眼，但是她自己连一秒钟也没有忍住，疯狂地、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哈哈大笑起来；最后她从座位上跳起来，跑出了房间。

“我早就知道，这只是开玩笑，再没有别的意思了！”阿杰莱达喊道，“从一开头，从送刺猬起，就是如此。”

“不，我可不允许这样做，不允许！”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突然发起火来，冲出去追阿格拉娅。两位姐姐也立刻跟着她跑了出去。房间里只留下公爵和一家之主。

“这，这……你能想象得出这样的事情吗，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将军很不客气地喊道，看样子他自己也不知道想说什么。“不，严肃认真地说，严肃认真地说，能想象得出吗？”

“我看到了，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刚才是在取笑我。”公爵伤心地回答道。

“等一等，老弟，我这就走，你再等一会儿……因而至少你得给我解释一下，老弟：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一切，总的说来，意味着什么？你自己也会同意，老弟，我是父亲；不管怎么说，我是父亲，可我一点儿也不明白；至少你得解释一下！”

“我爱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她知道这一点，而且……好像早就知道了。”

将军耸起了肩膀。

“奇怪，奇怪……你很爱她吗？”

“很爱她。”

“奇怪，我觉得这一切都很奇怪。也就是说，这既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又是一次打击……你要知道，亲爱的，我不是指财产而言（虽然我曾期望你的财产会更多些），但是……对我来说女儿的幸福……归根结底……你能不能够像通常所说的那样使她得到这种……幸福？还有……还有……这是怎么回事：她是在开玩笑，还是当真如此？我问的不是你的态度，而是她的态度究竟如何？”

从门外传来了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的声音：她在喊爸爸出去。

“等一会儿，老弟，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好好想一想，我马上就回来……”他匆匆忙忙地说，几乎惊慌失措地朝亚历山德拉喊他的方向奔去。

他看见妻子和小女儿搂在一起，泪下如雨，相互沾湿了衣襟。这是幸福之泪，感动与和解之泪。阿格拉娅吻着母亲的双手、面颊和嘴唇；两人紧紧偎依在一起。

“喂，你瞧瞧她吧，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现在看到的才是她的全貌！”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说。

阿格拉娅把她那幸福的、带泪痕的小脸从妈妈胸前扭过来，朝爸爸看了一眼，大声笑起来，蹦到他跟前，紧紧搂住他，吻了他好几下。然后又扑向妈妈，把脸完全藏在妈妈怀里，不让任何人看见，立刻又哭了起来。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用围巾的一端把她遮住。

“唉，你这个狠心的丫头，今后你要拿我们怎么办呀，你倒是说啊！”母亲数落道，但已经是高高兴兴地说，好像突然呼吸也变得轻松多了。

“狠心的丫头！是的，是狠心的！”阿格拉娅突然接过去说，“是坏丫头！惯坏了的丫头！您把这话告诉爸爸吧。啊，他就在这里。爸爸，您在这里？您听见啦！”她含着眼泪笑了起来。

“亲爱的，我的宝贝！”将军幸福得喜笑颜开，吻着她的手说。（阿格拉娅没有把手抽回来。）“那么说，你爱这个……年轻人？”

“不——不——不！我很不喜欢……您说的年轻人，很不喜欢！”阿格拉娅突然发起火来，抬起了头。“爸爸，要是您胆敢再一次……我可是在严肃地对您说话。您听着：我是在严肃地说话！”

她确实话说得很严肃：甚至满脸通红，眼睛闪闪发亮。老爷子一时哑口无言，惊慌失措，这时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从阿格拉娅背后对他使了个眼色，他理解那意思是：“不要多问。”

“要是这样，我的天使，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随你的便。他一个人在那里等着，要不要委婉地对他暗示一下，让他走？”

将军也对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使了个眼色。

“不，不，这就多余了，尤其是不必‘委婉地’。你们先去

陪他，我随后就来。我想对这个……年轻人表示歉意，因为我得罪了他。”

“得罪得很厉害。”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严肃地确认说。

“好吧，既然如此……你们大家最好留在这里，我一个人先去，你们跟着就来，马上就来；这样会好一些。”

她已经走到了门口，突然又转回来。

“我会笑出来的！我会笑死的！”她忧愁地说。

但是就在这瞬间她转过身，跑到公爵那里去了。

“这是怎么回事？你是怎么想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急忙问道。

“我怕说出口，”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也急忙回答，“不过在我看来，事情很清楚。”

“我也认为很清楚。像大白天一样清楚。她喜欢一个人。”

“不仅喜欢，而且爱上了！”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应声说，“不过，看起来她会爱上谁呢？”

“既然她是这样的命，那就让上帝赐福于她吧！”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虔诚地画了个十字说。

“就是说，命该如此，”将军也肯定地说，“命运的安排是逃避不了的！”

于是大家进了客厅，那里又有意想不到的事在等待着他们。

阿格拉娅在走到公爵跟前时，不仅没有像她担心的那样哈哈大笑起来，而且几乎是怯声怯气地对他说：

“请您原谅一个愚蠢的、粗野的、惯坏了的姑娘（她抓住公爵的一只手），并且请您相信，我们大家都无限地尊敬您。如果我冒犯了您，把您的忠厚老实这一美好的……善良的品质拿来取笑的话，那么请您把我当做一个孩子看待，原谅我的淘

气行为，原谅我固执地做了荒唐事，当然这事情不会产生任何后果……”

最后这句话阿格拉娅是用特别加重的语气说出来的。

父亲、母亲和两个姐姐走进客厅时，正好看见和听见了这一切，阿格拉娅说的“不会产生任何后果的荒唐事”这句话以及她说到这件荒唐事时的那种更为严肃的情绪使大家吃了一惊。大家用疑问的目光相互看了一眼；但是公爵好像不理解这些话，觉得幸福到了极点。

“您干吗这样说，”他喃喃道，“您干吗……请求……原谅……”

他甚至想说，他不配接受别人的道歉。谁知道呢，也许他也注意到了“不会产生任何后果的荒唐事”这句话的意义，但是他作为一个怪人，也许听到这句话反而感到高兴。毫无疑问，对他来说，只要他又可以自由地来见阿格拉娅，可以和她说话，陪她坐坐，一起散步，就已经是无上的幸福了，谁知道呢，只要能够这样，他也许一辈子都感到心满意足了！（看来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暗地里担心的正是这种心满意足；她猜测到了这种心思；她暗地里担心很多事情，可是自己又说不清楚。）

很难想象，这一天晚上公爵活跃和兴奋到什么程度。他很开心；别人看着他也会开心起来，——阿格拉娅的两位姐姐事后这样说。他开始畅谈起来，这种情况自从半年前他初次同叶潘钦一家人见面的那个上午以来，未曾有过；回到彼得堡后，他一直明显地和有意地少说话，不久前他曾无意中当着大家的面对Щ.公爵说，他应当克制自己，保持沉默，因为他无权在自己的阐述过程中贬低所阐述的思想。这一次整个晚上几乎都是他一个人说话，说得很多；明确、愉快而详尽地回答各种问

题。不过在他的话中没有流露出一点类似情话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严肃的、有时甚至是深奥的思想。公爵甚至阐述了自己的一些观点，讲了他本人的一些深藏在心里的看法，因此这一切如果不是像全体听众后来所承认那样“阐述得很好”的话，那么会觉得是可笑的。将军虽然喜欢严肃的话题，但是他和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心里都认为过于高深莫测，因此到末了甚至开始感到郁闷起来。不过公爵最后竟然讲了几个十分可笑的趣闻，一面讲一面自己先笑起来，别人也都跟着笑了，他们的笑声与其说是趣闻本身引起的，不如说是受到了公爵的欢快笑声的感染。至于说到阿格拉娅，她整个晚上几乎没有说话；可是她一直聚精会神地听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讲，甚至主要不是听他讲，而是注视着他。

“那丫头就这样瞧着，眼睛都不往别处看一看；琢磨着他的每一句话；全神贯注地听着，生怕放过一个字！”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事后这样对丈夫说，“要是你对她说她爱他，那她就会说一些不堪入耳的话，叫你受不了！”

“有什么办法呢，——命该如此嘛！”将军耸耸肩膀，把这句他喜欢说的话重复了好长时间。这里要补充说明一下，他作为一个务实的人，对目前这种状况也有许多不喜欢之处，而主要的是事情还不明朗；但是暂时他也决定保持沉默，看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的眼色行事。

全家人的欢快情绪保持的时间并不长。第二天阿格拉娅又同公爵发生了争吵，在这之后，争吵连续不断，天天如此。她常常一连几个钟头取笑公爵，几乎把他变成了丑角。诚然，他们有时也在她家小花园的凉亭里坐上一两个钟头，但是人们发现，在这时候公爵几乎都在给阿格拉娅读报或读一本什么书。

“您知道吗，”有一次阿格拉娅打断读报对他说，“我发现

您太没有学问了；问您什么事，您总是不大清楚，说不出究竟是谁，在哪一年，根据的是什么条约。您的知识真贫乏得可怜。”

“我对您说过，我的学问不大。”公爵回答道。

“在这种情况下您还有什么呢？我还怎么能尊重您呢？往下读吧；不然就算了，不要再读了。”

就在那天晚上，她身上又出现某种使大家捉摸不透的东西。Щ.公爵回来了。阿格拉娅对他很亲热，详细询问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情况。（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还没有来。）突然Щ.公爵不知为什么竟然暗示“家里很快就会发生新的大变动”，提到了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随便说的几句话，说阿杰莱达的婚礼可能又要往后挪，以便两个婚礼能一起举行。简直无法想象，阿格拉娅听了“所有这些愚蠢的推测”后的火气有多大；顺便说一下，她竟脱口说出了“她还不打算让自己去顶替任何人的情妇”这样的话。

这话使所有的人，主要是使她的父母大吃一惊。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在同丈夫暗地里商量时，坚决主张去跟公爵谈一谈，要他把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事情说清楚。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发誓说，这一切都是“乖张行为”，是阿格拉娅“怕羞”引起的；倘若Щ.公爵不提起婚礼，那么就不会有这种乖张行为，因为阿格拉娅自己也知道，而且确确实实知道，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不怀好意的人的诽谤，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就要嫁给罗戈任；知道公爵与此毫不相干，更谈不上有暧昧关系；如果说出全部实情的话，那么他甚至从来没有过这种关系。

而公爵仍然丝毫也没有感到不安，继续怡然自得。噢，当然他有时也注意到阿格拉娅目光里有一种似乎是阴郁的和不耐

烦的神情；但是他更相信别的什么，于是阴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既然他已深信不疑，他就不会因任何事情而发生动摇。也许他心里过于平静了；至少有一次在公园里与他偶然相遇的伊波利特有这种感觉。

“喂，我曾说过您爱上了什么人，我说对了吧。”伊波利特走到公爵跟前，拦住他，开口说道。公爵朝他伸出手，祝贺他“气色好”。病人看起来很精神，得痨病的人都有这个特点。

他走到公爵跟前本来是为了针对他喜气洋洋的样子说几句挖苦他的话，但是立刻离了题，说起自己来了。他开始抱怨，诉了半天苦，而且说得相当乱。

“您不会相信，”他最后说，“他们所有的人脾气是多么的坏，器量是多么的小，多么自私、爱虚荣和平庸；您相信吗，他们让我到这里来住的条件无非是叫我赶快死，而我没有死，相反，身体却见好了，于是他们所有的人都气得发狂。真是一出喜剧！我敢打赌，您不相信我的话，是吧？”

公爵不愿意反驳。

“我有时甚至想再搬到您这里来住。”伊波利特随随便便地加了一句，“那么说，您并不认为他们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把一个人收留下来是为了让他一定去死并且尽可能快死，是吗？”

“我认为他们请您来住有某些别的打算。”

“哎哟！您完全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简单！现在不是时候，不然我想对您披露这个加涅奇卡的某些事情，讲一讲他所抱的希望。有人在暗算您，公爵，毫不留情地暗算您，而且……看见您这样无忧无虑，甚至觉得可怜。但是，可惜的是，您不可能是另一种样子！”

“您可怜的原来是这个！”公爵笑了起来，“怎么，照您的

看法，我愈是不安就愈是幸福？”

“做一个不幸的人，但无所不知，也要比做一个幸福的人，却像……傻瓜一样活着要好得多。看样子，您一点儿也不相信从那个方面……也有人在跟您竞争，是吧？”

“您的这些关于竞争的话有些失于检点，伊波利特；很可惜，我无权回答您。至于说到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那么如果您对他的情况多多少少有些了解的话，您自己也会这样想：他在失去一切之后心里能保持平静吗？我觉得，最好从这个观点来看问题。他还来得及改变态度；他来日方长，而生活是丰富的……不过……不过，”公爵突然不知说什么好了，“至于说到暗算……我甚至不明白您说的是什么；我们最好不谈这些，伊波利特。”

“那就暂时不谈吧；再说您也不能没有那种高尚的气度。是的，公爵，您需要自己用手指去触摸一下，免得又不相信，哈——哈！您现在很看不起我，是吗？”

“因为什么？难道因为您过去和现在遭受的痛苦比我们多吗？”

“不，因为我与我所受的痛苦不相称。”

“谁能受更多的痛苦，谁也就与之更加相称。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读了您的自白后，曾想要见您，但是……”

“一直拖延着……她不能这样做，我理解，我理解……”伊波利特打断他说，好像要尽快把这个话题岔开似的。“顺便提一下，听说您把这篇胡说八道的东西全都朗读给她听了；这确实是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写成和……制造的。我不明白，一个人幼稚的虚荣心和报复心——我不说残酷（这对我来说有失体面）——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会拿这个自白来责备我，我不是说您……”

“但是我对您否定这一沓手稿的价值而感到遗憾，伊波利特，它写得很真诚，并且，您可知道，甚至其中最可笑的地方，而这样的地方很多（伊波利特使劲地皱了皱眉头），也由痛苦补偿了，因为承认它们也是一种痛苦，而且……也许是一种很大的勇气。促使您做这件事的想法，不管表面上看起来怎么样，一定有其高尚的基础。我可以对您发誓，时间愈久我就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我并不是在评判您，我这样说是为了说出我的看法，我感到遗憾的是，当时我保持了沉默……”

伊波利特发起火来。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以为公爵是在说假话，是在揭露他；但是仔细端详了他的脸后，不能不相信公爵的真诚；他的脸变得开朗了。

“毕竟快要死了！”他说，差一点儿在前头加了“像我这样的人！”这样一句话。“请您想象一下，您的那个加涅奇卡是怎样折磨我的；他想出一种看起来像是反驳的说法，说在当时听我念手稿的人当中，也许有三四个人会死在我的前头！怎么样？他以为这是安慰，哈——哈！第一，他们没有死；而且即或这些人都死定了，您说，这有什么安慰可言呢！他是在以己度人；不过，他走得更远了，他现在简直是在骂人，说什么正派人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默默地死去，而我的所有表现完全是利己主义！怎么样？不，他的表现才是十足的利己主义！他们的利己主义是多么的文雅，或者不如说同时又是多么呆滞和粗野，可是他们说什么也看不到自己身上的这种利己主义！……公爵，您是否读过 18 世纪一个名叫斯杰潘·格列勃夫的人如何被处死的故事？我昨天偶然读了……”

“哪一个斯杰潘·格列勃夫？”

“那个在彼得一世时代被插在木橛子上的那一个。”[1]

“啊，我的上帝，我知道！在木橛子上待了十五个钟头，天气很冷，穿着皮大衣，死得特别从容；当然啰，我读过……怎么啦？”

“上帝让一些人这样死，却不让我们这样！您也许认为我不能够像格列勃夫那样去死吧？”

“噢，完全不是，”公爵发窘了，“我只是想说，您……与其说您不像格列勃夫，倒不如……说像……像那时的……”

“我猜想得到：像奥斯特曼[2]，而不像格列勃夫，——您是不是想这样说？”

“哪一个奥斯特曼？”公爵感到很惊奇。

“奥斯特曼，外交家奥斯特曼，彼得一世时代的奥斯特曼。”伊波利特喃喃地说，突然有点儿弄糊涂了。接着出现了某种困惑。

“噢，不——不——不！我想说的不是这个，”公爵沉默了一会儿后突然拉长声音说，“我觉得您……永远不会成为奥斯特曼……”

伊波利特皱起了眉头。

“不过我之所以这样肯定地说，”公爵突然紧接着说，显然想要纠正自己的话。“因为那个时候的人（我向您发誓说，这一点一直使我感到惊讶）好像与我们现在的人完全不同，不是

---

① 斯杰潘·格列勃夫（约 1672—1718），彼得一世的第一个妻子叶芙多基娅·洛普欣娜的情夫。受拷问后被判处死刑。插在木橛上是俄罗斯古代的一种酷刑，一直实行到 18 世纪中叶。

② 奥斯特曼（1686—1747），生于德国，彼得一世在位时到俄国任职，为当时著名的外交官。伊丽莎白女皇登基后，被流放到别列佐夫，死于该地。

如今这种样子的人[1]，说实在的，好像是另一个人种……那时人们不知为什么只有一种想法，而现在的人比较神经质，智力比较发达，比较敏感，不知为什么一下子有两种、三种想法……现在的人思想比较开阔，——因此我可以发誓说，这就妨碍他成为过去时代的那种单一的人……我……我刚才说的纯粹是这个意思，而不是……”

“我明白；刚才您天真地不同意我的意思，现在为了这天真您又一个劲儿地来安慰我，哈——哈！您完全是一个孩子，公爵。然而我发现，您一直把我……当做一个瓷杯来看待……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我不生气。不管怎么说，我们的谈话非常可笑；您有时完全是一个孩子，公爵。不过您要知道，我也许希望成为一个比奥斯特曼好一些的人；为了成为像奥斯特曼那样的人，不值得起死回生……不过我看到我应尽快死去，不然我自己……别管我了，您走吧。再见！嗯，好吧，请您告诉我，嗯，依您之见，我最好采取怎样的死法？……是否要死得尽可能……合乎道德？喂，您说呀！”

“您就从我们身旁坦然而过，并且原谅我们幸福地活着！”公爵低声地说。

“哈——哈——哈！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我估计您一定会说诸如此类的话！然而您……然而您……好了，好了！真是一些会说话的人！再见，再见！”

① 语出莱蒙托夫的《波罗金诺》一诗，其中有这样两句诗：“是的，我们那个时候的人们，/全不是如今这种样子的人”。

第　六　章

关于叶潘钦家的别墅里晚上将有聚会、别洛孔斯卡娅将要光临的消息，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也准确无误地告诉了她哥哥；那里正是在这天晚上等候着客人的到来；但是她在谈到这件事时话说得有些过头。诚然，事情安排得过于仓促，甚至带有几分完全不必要的激动，这完全是因为在这个家庭里“任何事情都做得跟别人不一样”。一切都是由“不愿再犹豫不决”的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的急不可耐的心情和老两口的那颗关心爱女幸福的心的热烈震颤造成的。再说别洛孔斯卡娅确实很快就要走了；而她的庇护在上流社会是很起作用的，老两口又希望她能对公爵产生好感，因此他们指望“上流社会”将会直接从这个万能的“老太婆”手里把阿格拉娅的未婚夫接纳进去，这样一来，这件事即使有某些奇怪之处，但在这样的人的庇护下也就显得正常得多了。全部问题在于做父母的无论如何也确定不了：“这件事情有无奇怪之处？如有，奇怪到何种程度？或者根本没有什么奇怪之处？”由于阿格拉娅的缘故，什么事也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在这个时刻，有声望和权威的人的友好和坦率的意见是很有用的。不管怎么样，公爵迟早应该被引荐到他一无所知的上流社会里去。简言之，他们

打算让他去“亮相”。然而这次晚上的聚会安排得比较随便：邀请的只是一家人的故交，人数很少。除了别洛孔斯卡娅外，还请了一位太太，她是一位身居高位的重要人物的夫人。在年轻人当中，估计几乎只有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一人参加；他应当陪着别洛孔斯卡娅前来。

公爵差不多在这次聚会前三天就已经知道了别洛孔斯卡娅要来的消息；而关于聚会的事则是在头一天才得知的。他当然注意到了将军一家人忙忙碌碌的样子，甚至根据他们跟他带有暗示性和表示担心的含糊其辞的谈话就已看出，他们担心他可能给人们留下不好的印象。但是叶潘钦一家人不知为什么全都有这样的看法，认为他头脑简单，怎么也猜想不到别人正在为他担心。因此大家看着他，心里暗自发愁。不过他对即将发生的事确实也几乎毫不重视；他心里想的完全是另一件事情：阿格拉娅愈来愈变得任性和忧郁，——这使他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折磨。当他得知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也要出席时，心里很高兴，并且说他早就希望见到他。这句话不知为什么谁听了都不乐意；阿格拉娅懊恼地走出了房间，直到晚上十一点多钟公爵告辞时，才利用送他的机会单独对他说了几句话。

“我希望明天整个白天您都不要到我家来，而希望您在晚上，当这些……客人到齐后再来。您知道我家要来客人吗？”

她不耐烦地和语气非常严厉地说起来；她第一次谈到了这次“晚上的聚会”。对她来说，邀请客人的主意几乎是无法容忍的；大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也许她很想为此跟父母吵一架，但是自尊心和羞耻心使她难以开口。公爵立刻就明白了，她也在为他担心（可是又不愿意承认她在担心），突然自己也害怕起来。

“是的，我接到了邀请。”他回答道。

看来她难以把谈话继续进行下去。

“可以和您严肃地谈什么事情吗？哪怕一辈子只谈一次？”阿格拉娅突然非常生气，不知道因为什么，同时又无力控制自己。

“可以，我洗耳恭听；我很高兴。”公爵喃喃说道。

阿格拉娅又沉默了一会儿，带着明显的厌恶说起来：

“我不想就这件事跟他们争吵；在某些情况下你是说不服他们的。我一直感到厌恶的是 maman 有时立的规矩。我就不说我爸爸了，什么也不能要求他负责。Maman 当然是一个高尚的女人；您要是胆敢建议她做什么卑鄙的事，那您就瞧着吧。可是却崇拜这种……坏女人！我讲的不是别洛孔斯卡娅一个人；这是一个坏老太婆，脾气很坏，然而却很聪明，善于把他们所有的人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这也算是她的本事吧。唉，真卑鄙！可笑的是，我们一直是中等阶层的人，属于可能有的最中间的阶层；干吗非要往那个上流社会里钻呢？两位姐姐都在往那里挤；这是Щ.公爵把大家的头脑搅乱了。您对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要来干吗那么高兴呢？”

“听我说，阿格拉娅，”公爵说，“我觉得您心里很为我担心，是不是怕我明天……在这些人当中考砸了？”

“为您？我担心？”阿格拉娅气得满脸通红，“我干吗要为您担心，哪怕您……哪怕您丢尽了面子？与我有什么相干？您怎么能使用这样的字眼？‘考砸’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很坏的词，庸俗的词。”

“这是一个……学生用语。”

“不错，是一个学生用语！一个很坏的词！看起来您打算明天仍用这些词来说话。您干脆回家从您的语汇中多找一些这样的词：那就会产生很大效果！可惜的是，您好像懂得如何有

礼貌地进门；您是在哪里学会的？当大家故意注视着您的时候，您会大大方方地端起茶杯喝茶吗？”

“我想，我会的。”

“这很可惜，不然我倒可以乐一乐。您至少得把客厅里的中国花瓶打碎！它很贵重，请您把它打碎吧。这是别人送的，妈妈准会发疯，当着大家的面哭起来，——她是那么珍惜这个花瓶。您就像平常那样做一个动作，碰它一下，把它打碎。您要故意坐在花瓶旁边。”

“相反，我将设法坐得尽可能远一些。谢谢您的提醒。”

“这么说来，您预先就担心自己会做出不适当的大动作来。我敢打赌，您会谈起某个‘题目’，谈起某种严肃的、深奥的、高尚的东西来，是吗？这是多么……体面哪！”

“我认为，这将会是愚蠢的……如果说得不合时宜的话。”

“您听着，我就说这一回，”阿格拉娅终于忍不住了，“如果您谈起诸如死刑和俄国经济状况之类的事，或者谈起‘美能拯救世界’，那么……我当然会很高兴，会乐一乐，但是……我事先警告您；在这之后就不要再来见我！听见了吗，我是在严肃地说话！这一回我可是完全严肃地说的！”

她的这些威胁的话确实是严肃地说的，因此她的话里和眼神里甚至可以听出和看到某种异乎寻常的东西，这是公爵过去从未见过的，当然不像是在开玩笑。

“唉，您这样做的结果，使得我现在一定要‘高谈阔论’了，甚至……也许……也要把花瓶打碎。刚才我什么也不怕，如今却什么都怕了。我一定会‘考砸’的。”

“那么就保持沉默。坐在那里不说话。”

“这做不到；我相信我会因为害怕而高谈阔论起来，因为害怕而把花瓶打碎。也许我会跌倒在光滑的地板上，或者会有

此类事情发生，因为过去我有过这样的情况；今天夜里我会整宿都做这样的梦；您干吗要提起来呢？”

阿格拉娅忧郁地朝他看了一眼。

“您说怎么样：我不如明天干脆就不来！告个病假，事情就完了！”他终于做出了决定。

阿格拉娅跺了跺脚，甚至气得脸都发白了。

“上帝呀！难道天底下有这样的事！人家特地为他安排……他却不来，噢，上帝！跟像您这样的……头脑不清的人打交道，倒真是一件快乐的事！”

“好吧，我来，一定来！”公爵赶紧打断她的话头说，“我向您保证，我将整个晚上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我就这么办。”

“您能这样做，很好。您刚才说了‘告个病假’，这样的话您是从哪里学来的？您怎么喜欢用这样的词语来跟我说话？您这是存心惹我生气还是怎么着？”

“请原谅。这也是学生用语，以后不说了。我很明白，您……为我担心，（请不要生气！）我为此感到非常高兴。您一定不会相信，我现在是多么的害怕，听了您的话又是多么的喜悦。但是我可以对您发誓，这种害怕全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真的，阿格拉娅！而喜悦却会留下来。我非常喜欢您是这样一个孩子，这样一个诚恳而善良的孩子！啊，您会成为一个多么美好的人，阿格拉娅！”

阿格拉娅听了当然会生气，而且已经想要生气了，但是霎时间一种她自己也感到突然的感情控制了她整个心灵。

“您不会因为我刚才说了粗鲁话而责备我吧……在某个时候……在以后？”她突然问道。

“哪里的话，哪里的话！您怎么又发火了？您看起来又是那么的忧郁！您有时显得太忧郁了，阿格拉娅，过去您可从来

不是这样。我知道这是由于什么……”

“别说了，别说了！”

“不，最好还是说出来。我早就想说；我已经说了，但是……这还不够，因为您并不相信我的话。在我们之间仍然还站着一个人……”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阿格拉娅突然打断他的话，紧紧抓住他的一只手，几乎恐惧地望着他。这时有人喊她；她似乎很高兴地撇下他，跑了。

公爵整夜都处于发冷发热的状态。奇怪的是，他已一连几夜都处于这种状态了。这一次，他在精神半错乱的情况下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明天他在大庭广众之中发病，那怎么办呢？过去他不是常在醒着的时候发病吗？他一想到这里不禁呆住了；整夜他都想象自己处在一个古怪的和前所未闻的团体里，在一些奇怪的人中间。而主要的是他不停地“高谈阔论”；他知道他不该说话，但是他一直都在说，他在说服他们同意某种看法。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和伊波利特也在客人中间，似乎特别友好。

他在八点多钟醒来，觉得头很疼，思绪混乱，脑子里还遗留着一些奇特的印象。他不知为什么非常希望见到罗戈任；希望见到他，和他做一次长谈，——至于谈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后来他终于决定为了一件事去找伊波利特。他心中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这使得这一天上午发生的事给他留下的印象虽然异常强烈，但是仍然是不完整的。这样的事情之一，是列别杰夫的来访。

列别杰夫来得相当早，九点刚过就到了，几乎完全喝醉了。虽然近来公爵观察力不强，但是他仍然还是注意到了，自从伊沃尔金从他家搬走后，列别杰夫已有三天的时间表现得很

糟糕。他不知怎么的突然满身油污，邋邋遢遢，他的领带歪到了一边，上衣的领子被撕破了。他在自己家里甚至大吵大闹，隔着小院子就可以听得见；薇拉眼泪汪汪地来过一次，讲了些情况。现在他自己来到面前，捶着胸脯，开始非常奇怪地说起来，承认自己在某件事情上有错。

“我因为不讲义气，行为卑鄙，受到了……受到了惩罚……挨了一记耳光！”他最后悲伤地说。

“挨了耳光！挨了谁的耳光？……而且在这样的大清早？”

“大清早？”列别杰夫尖刻地笑了笑，“在这里时间毫无意义……甚至对肉体上的惩罚也是如此……但是我挨的是精神上的……精神上的耳光，而不是肉体上的！”

他突然不客气地坐了下来，开始讲述事情的经过。他的话很不连贯。公爵皱起眉头，本想走开，突然有几句话使他吃了一惊。他惊讶得目瞪口呆……这位列别杰夫先生讲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开头列别杰夫讲的大概是一封信，说了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的名字。接着，他突然开始伤心地责备公爵本人；从中可以听出，公爵使他受了委屈。据他说，起初在某个“人物”（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事情上他荣幸地得到公爵的信任；但是后来公爵与他绝了交，不留情面地把他从自己身边赶走，甚至使他难堪到这样的程度，最近有一次居然对“那个家里即将发生什么变化这样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也粗鲁地拒绝回答。醉醺醺的列别杰夫流着眼泪承认，“在这之后他已再也不能忍受了，尤其是因为他知道很多事情……很多很多……既有听罗戈任说的，也有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和她的那个女友那里听来的，还有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告诉他的，甚至从她本人……从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本人那里打听来的，

您可以想象得到，通过薇拉，通过我的爱女薇拉，我的独生女儿……是的……不过不是独生女儿，因为我有三个女儿。那么是谁写信把这些事情报告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并且用的是极其秘密的方式呢？嘿——嘿！是谁把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所有关系以及这个人物的行动告诉她的呢？嘿——嘿——嘿！请问这个写匿名信的人是谁，究竟是谁呢？”

“莫非是您？”公爵喊道。

“正是鄙人，”醉鬼不无自夸地回答道，“今天八点半，总共半个钟头前……不，已有三刻钟了，我通知那位极其高贵的母亲，说我有一件事情……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她。我写了一个便条，叫一个姑娘从后门送进去。她收下了。”

“您刚才见到了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了吗？”公爵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问道。

“刚才见到了，挨了一记耳光……精神上的耳光。退回了信，甚至是使劲扔还给我的，连拆都没有拆……粗鲁地把我撵了出来……不过这只是从精神上，而不是从肉体上……不过几乎也是从肉体上，相差无几！”

“她把什么样的信没有拆就扔还给您了？”

“难道……嘿——嘿——嘿！可是我还没有告诉您呢！而我总以为已经告诉了……我接到了这样的一封信，让我转交……”

“谁的信？转交给谁？”

列别杰夫的某些“解释”很难弄清楚，即使要想听出一点头绪也不容易。然而公爵还是尽一切可能弄明白了，信是大清早通过女仆交给薇拉·列别杰娃的，要她按照信上的地址……“跟以前一样……跟以前一样替同一人士转交给某个人物……（因为我把其中一人称为‘人士’，而把另一人称为‘人物’，

以示对后者的鄙视和为了加以区分；因为纯洁高贵的将军小姐和……风骚女子之间有极大的区别。）总之，这封信是那位名字以字母‘A’开头的‘人士’[①] 写的……”

“这怎么可能呢？给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写信？胡扯！”公爵喊道。

“确有其事，确有其事，不是给她，就是给罗戈任写信，反正都一样，给罗戈任写过信……那位名字以‘A’开头的人士有一次甚至托捷连季耶夫先生转交过一封信。”列别杰夫眨了眨眼，笑了笑。

由于他经常从一件事扯到另一件事，忘记开头说的是什么，因此公爵干脆不再做声，让他说完。但是事情仍然还是非常不清楚：那些信是通过他还是通过薇拉转交的？既然他自己说，“不管是给罗戈任还是给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写信，反正是一样的”，那么这说明，如果真有这些信的话，它们很可能不是通过他转交的。现在的这封信是如何落到他手里的，这一点完全没有说清楚；不妨设想这封信他是从薇拉那里偷来的，这种可能性最大……他悄悄地偷了来，然后抱着某种目的把它送给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公爵进行了这样的思考后，终于明白了。

“您发疯了！”他心慌意乱地喊道。

“没有完全发疯，我非常敬重的公爵，”列别杰夫不无恶意地回答道，“不错，我曾想把它交给您，交到您本人的手里，讨您的好……但是考虑结果，觉得还不如去讨那边的好，把一切告诉那位高贵的母亲……因为过去有一次我也写过一封通风报信的匿名信；刚才我写的那张请求在八点二十分接见我的便条

---

① 阿格拉娅的名字以字母“A”开头。

上，署名也是：‘您的秘密通信者’；他们立即毫不迟延地、甚至急急忙忙地让我从后门进去……去见那位高贵的母亲。”

“后来呢？……”

“后来的事已经说过了，她差一点儿揍了我一顿；也就是说，就差那么一点儿，因此甚至可以认为，她几乎已经把我揍了一顿。把信扔还给我。不错，她曾想要把信留下，——我看见了，注意到了，——但是改变了主意，把它扔还给我，嘴里说：‘既然人家信得过像你这样的人，叫你转交，那你就转交好了……’她甚至生了气。既然她在我面前好意思这样说，这说明她生气了。她的性格很暴躁！”

“现在这封信在哪里？”

“一直在我这里，这就是。”

于是他把阿格拉娅给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的便条交给了公爵，这就是当天上午两小时后，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得意扬扬地拿给妹妹看的那个便条。

“这封信不能留在您手里。”

“给您，给您！我就是给您带来的！”列别杰夫热情地接过话头说，“经过很短时间的不忠不义后，现在我又是您的仆人了，我的整个人，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属于您了！请您像托马斯·莫尔……在英国和大不列颠所说的那样，处死心灵，饶恕胡子吧。[①]如同罗马女教皇所说：‘Mea culpa，mea culpa[②]…’说得确切些，他是罗马教皇，而我把他叫做‘罗马女教皇’了。”

---

① 托马斯·莫尔(1448—1535)，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将其作为宗教改革的反对者处以死刑。他长有一把大胡子，临刑前，他请求刽子手不要损伤他的胡子，因为它“是纯洁的和无过失的”，“从未背叛过”。

② 拉丁文：我有罪，我有罪。按：这是天主教徒忏悔时的用语。

“这封信应当马上送去，”公爵忙碌起来，“由我转交吧。”

“我们是否还不如……是否还不如，最有教养的公爵，是否还不如……这么办！”

列别杰夫做了一个古怪的、讨好的鬼脸；他突然坐立不安起来，好像有人突然用针扎他似的，他狡诈地挤眉弄眼，做着手势，想表示什么。

“这是什么意思？”公爵严厉地问道。

“最好先拆开看一下！”他用巴结的语气，好像推心置腹地低声说道。

公爵怒不可遏地跳了起来，吓得列别杰夫拔腿就跑。但是他跑到门口站住了，想看看公爵会不会宽恕他。

“唉，列别杰夫！一个人怎么可以，怎么可以堕落到像您这样卑鄙地胡来的地步呢？”公爵痛心地高声说道。列别杰夫听了这话，脸色变得平静起来。

“我卑鄙，我卑鄙！”他马上走过来，流着眼泪捶自己的胸脯。

“要知道这是卑劣行为！”

“确实是卑劣行为。这是真话！”

“您爱干这种……荒唐事，是一种什么样的恶习？要知道，您……简直是一个奸细！您为什么写匿名信，去打扰……这样一个非常高贵和善良的女人？再说，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为什么没有权利想给谁写信就给谁写信呢？您今天是去告状的吧？您希望得到什么呢？是什么促使您去告密的？”

“纯粹是出于一种为了寻开心的好奇心……也是由于有一颗愿意为人效劳的高尚的心，是这样的，先生！”列别杰夫喃喃说道，“现在我完全是您的，又完全属于您了！哪怕把我绞死也心甘情愿！”

“您是像现在这种样子去见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的吧?”公爵厌恶而又好奇地问道。

“不……精神要振作些……甚至要体面些;这是我受辱后才变成……这副模样的。”

“好了,您走吧。”

不过这个逐客令需要重复几遍,才能使客人最后下决心离去。他本来已经完全把门打开了,可是又转回来,踮着脚走到房间中央,又开始做拆信的动作;他不敢用言语提出自己的劝告;然后平和而亲切地微笑着走了出去。

听到所有这一切,心情是异常沉重的。从这一切之中显露出一个主要的和异乎寻常的事实:阿格拉娅非常不安,犹豫不决,由于某种原因非常痛苦(“由于妒忌,”公爵低声自言自语道)。也可以看出,那些居心不良的人当然也搅得她心神不宁,而令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她居然十分信任他们。当然,在这个缺乏经验、然而急躁而又高傲的姑娘的头脑里,酝酿着一些特殊的计划,这些计划也许既是有害的,又是……很不像样的。公爵非常害怕,心慌意乱,不知道该怎么办。无论如何应当设法防止某些事情发生,他感觉到这一点。他再一次看了看信封上的地址:噢,这里对他来说并不存在怀疑和不安,因为他深信不疑;使他感到不安的是有关这封信的另一点:他不相信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然而他又决定亲自把这封信送给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并且为此已经出了家门,不过在半路上改变了主意。几乎就在普季岑家的门口,好像有意安排似的,他碰上了科利亚,于是便托科利亚把信交给他哥哥亲收,做出好像是直接从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本人那里带来的样子。科利亚没有多问,就把信送到了,因此加尼亚也就没有想到这封信经过了几个人的手。公爵回家后把薇拉·卢基

扬诺芙娜找来，把应该告诉她的事告诉了她，并且安慰她，因为她至今一直在找那封信，急得都哭了。当她听说这封信被父亲拿走了时，害怕极了。（公爵后来才听她说，她曾不止一次秘密地为罗戈任和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办事；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样做可能会对公爵不利……）

而公爵的心情最后坏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两个钟头后科利亚叫人跑来告诉父亲病倒的消息时，起初几乎不明白出了什么事。但是正是这件事使他恢复了常态，因为它完全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在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屋里（不用说，病人被抬到了那里）一直待到傍晚。他几乎没有帮上什么忙，但是有这样的人，你在困难时刻看到他们在自己身边，心里不知为什么会感到愉快些。科利亚非常惊慌，歇斯底里地哭着，但是一直跑来跑去忙个不停；跑去请大夫，找来了三位，跑药房，跑理发铺[①]。将军被救活了，但是还没有恢复知觉。大夫们说，“总而言之，病人尚未脱离危险。”瓦里娅和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守在病人身边；加尼亚感到惶恐和震惊，但是不愿意上楼去，甚至怕见病人；他激动地搓着手，在与公爵交谈时前言不搭后语，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偏偏在这样的时候发生这种倒霉事！”公爵觉得，他明白加尼亚所说的是什么时候。公爵没有见到伊波利特，发现他已不在普季岑家里。快到傍晚时列别杰夫跑来了，他在进行早晨的“解释”后一直酣睡到此时。现在他几乎是清醒的，在病人床前真的放声痛哭，好像哭自己的亲兄弟似的。他大声自责，然而并不说明是怎么回事，一直纠缠着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一刻不停地说：“这都是他，都是他造成的，不怪任何人……纯粹是出于一种寻开心的好奇

① 旧时理发师也用放血等土法治病。

心……‘死者’（不知为什么他一股劲儿地这样称呼还活着的将军）甚至是一个很有天才的人！”他特别郑重其事地坚持说将军是天才，好像经他这么一说，此时此刻就能产生某种非同寻常的好处似的。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见了他真诚的眼泪，终于丝毫也不责备他了，甚至几乎亲切地对他说：“好啦，上帝保佑您，好啦，不要哭了，好啦，上帝会宽恕您的！”这些话和说话的口气使列别杰夫非常惊讶，他整个晚上都不愿离开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在此后的所有日子里，一直到将军去世，他几乎从早到晚都待在他们家里）。那一天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两次派人到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这里来打听将军的病情。晚上九点钟，公爵来到叶潘钦家宾客满座的客厅，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立刻满怀同情地向他详细询问病人的情况，而当别洛孔斯卡娅问到“病人是谁，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是什么人”时，她做了庄重的回答。公爵见她这样做，心里很高兴。他自己在给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说明情况时，话讲得也“很好”，根据阿格拉娅的两位姐姐事后的说法，他讲话“谦逊，文静，没有多余的话，不打手势，庄重大方；进门时很有风度，衣着非常考究”，不仅没有像在前一天担心的那样“在光滑的地板上跌倒”，而且看来甚至给所有的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公爵自己坐下来后朝四周看了一下，立刻发现整个聚会根本不像昨天阿格拉娅用来吓唬他的那样可怕，也不与他夜里做的那场噩梦相似。他平生第一次见到了那个具有“上流社会”这一可怕名称的团体的一角。他出于特殊的意图、考虑和兴趣，早就渴望进入这个神奇的圈子里去，因此非常重视第一个印象。他的第一个印象甚至是极好的。不知为什么他立刻突然觉得，所有这些人似乎就是为了待在一起而生的；觉得叶潘钦

家里这一天晚上没有任何“晚会”，也没有邀请任何客人，这全都是“自己人”，他本人似乎早就是他们忠实的朋友和志同道合者，只不过不久前离开后现在回到他们中间来了。优雅的举止、朴实和表面上的坦率几乎有着神奇的魅力。他连想也不可能想到，所有这些忠厚和高尚，机智和高度的自尊也许只不过是华美的艺术装饰品罢了。大多数客人尽管外表令人肃然起敬，却都是一些头脑空虚的人，不过他们由于非常自负，自己也不知道他们身上的许多好的东西只是一种装饰品，这不能怪他们，因为这是他们无意识地继承下来的。公爵由于受第一个美好印象的魅力吸引，甚至不愿意怀疑这一点。譬如说，他看到一位就年龄来说可以做他的爷爷的年老的显贵为了听他这个没有经验的年轻人说话，居然停止和别人交谈，不仅只是听他说，而且看起来很重视他的意见，对他非常亲切，非常真诚和善，可是他俩素不相识，现在是第一次见面。也许是那种极其彬彬有礼的态度对公爵那颗感情炽热而又易受感染的心起了作用。也许是他事先就有一种好的印象，甚至为它所吸引。

所有这些人虽然都是这一家的“朋友”，相互之间也是如此，然而根本不像刚才公爵被介绍同他们相识时所认为的那样，跟这一家人有深厚的交谊，相互之间有真正的友情。在场的有些人任何时候都绝不会承认叶潘钦一家多多少少与他们处于平等地位。这里有些人甚至彼此恨之入骨；别洛孔斯卡娅老太婆一辈子“瞧不起”那位“年老的显贵”的妻子，而那个女人也完全不喜欢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而“年老的显贵”，也就是她的丈夫，却不知为什么从叶潘钦夫妇年轻的时候起，就是他们俩的庇护人，此人坐在首席上，在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眼里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在这老人面前除了景仰和恐惧外，简直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感觉，

倘若他哪怕只在一瞬间认为自己与这位大人物处于平等地位，认为对方不是奥林匹斯山上的朱庇特[①]，那么他甚至会出自内心地蔑视自己。这里有些人几年没有见面，彼此之间即使不是感到厌恶，那也是非常冷漠，如今碰到一起，看那神情，仿佛昨天刚刚非常友好和非常愉快地聚会过似的。不过今晚宾客的人数并不多。除了别洛孔斯卡娅以及那位确实是重要人物的“年老的显贵”和他的夫人外，首先是一位仪表威严的武职将军，此人不知是男爵还是伯爵，姓氏是德国人的姓氏，他沉默寡言，具有精通政务的令名，甚至几乎有学识渊博的美誉，——这是那些“除了俄罗斯本身之外”无所不知的威严傲慢的行政官员之一，五年来他每年只说一句“非常深刻”的格言，不过这格言一定会成为俗语，甚至在最特殊的圈子里都可以听到；他是一个这样的高级官员，这种人通常任职时间很长(甚至长得出奇)，死的时候官衔很高，生前位居要津，家财万贯，虽然并无大的功绩，甚至对建功立业抱有某种敌意。这位将军是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顶头上司，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出于感激的热忱，甚至出于一种特殊的自尊心，也认为他是自己的恩人，而他绝不这样认为，对伊万·费奥多罗维奇采取不冷不热的态度，虽然也乐意让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在各种事情上为他出力，可是一旦这位将军出于某些考虑，甚至完全不是有关大局的考虑，需要让另一个官员来取代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他会立即这样做。这里还有一位上了年纪的爱摆架子的老爷，他似乎甚至是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的亲戚，虽然这是完

---

① 奥林匹斯山为希腊的最高峰，山顶终年积雪，云雾笼罩，很久以来被认为是众神的居留地；朱庇特是古罗马和意大利的主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全没有根据的；此人官高爵显，家道富有，出身望族，体格结实，非常健康，能说会道，甚至具有爱发牢骚（不过只是在完全允许的范围内）和脾气暴躁（但是这一点到了他身上也是令人愉快的）的名声，他有英国贵族的气派和英国人的爱好（譬如说，喜欢吃带血的牛排，喜欢用英国式的马具和仆人等）。他是那位“显贵”的好友，常陪着他玩，此外，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不知为什么有一个奇怪的想法，担心这位上了年纪的先生（他为人有些轻浮，而且多多少少有点好色）忽发奇想，屈尊向亚历山德拉求婚。宾客中除了这些最上层的和最有名望的人之外，就是一些比较年轻的人，不过他们也因具有优美的品质而显得光彩照人。属于这一层次的有Щ.公爵和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此外还有著名的风流人物N.公爵，此人曾在整个欧洲迷住和征服了许多女人的心，如今已经四十五岁，仍然风采依旧，说起话来娓娓动听；他广有资产，不过家道已有些败落，但仍按照老习惯，多半时间住在国外。最后，这里还有一些仿佛构成一个特殊的第三等级的人，这些人本身并不属于社会的这一“禁圈”，但是这些人和叶潘钦一家一样，有时不知为什么可以在这个“禁圈”里遇到。叶潘钦一家把办事要有分寸奉为准则，他们根据这一点，在难得举行的家庭聚会上，喜欢把上流社会人士和较低一层的人，所谓“中等阶层”的优秀代表捏合在一起。人们甚至为此而称赞叶潘钦一家人，说他们有自知之明，懂得分寸，而叶潘钦一家人听到别人的这种意见感到很自豪。这一天晚上，作为这个中等阶层代表之一的是一位从事技术工作的上校，他不苟言笑，是Щ.公爵的密友，并且是通过Щ.公爵的引见认识叶潘钦一家的，不过此人跟人们在一起时沉默寡言，右手粗大的食指上戴着一个大而显眼的戒指，想必是上面赏赐给他的。这里甚至还有一位诗

人，德国血统，然而是俄罗斯诗人，此外，人很体面，因此可以放心地把他带进上流社会。他仪表堂堂，但不知为什么有点令人讨厌，现年三十八岁上下，穿着无可挑剔，出生于一个最上层的和最受尊敬的德国资产阶级家庭；他善于利用各种机会，善于钻营以取得上层人士的庇护，而且长期保持着所受的宠信。他曾把一位重要的德国诗人的一部重要作品从德文翻译过来，善于题诗将译作献给某人，善于夸耀自己同一位有名的、但已过世的俄国诗人的友谊（有整整一批作家，他们特别喜欢发表诗文，添枝加叶地讲述他们与伟大的、但已过世的作家的友谊），不久前通过“年老的显贵”的夫人的引见，结识了叶潘钦一家人。“显贵”的夫人享有庇护文学家和学者的美名，她确实曾经利用她对那些身居高位者的影响，给一两位作家弄到了津贴。而这种影响她还是有的。这位太太约四十五岁上下（可见，对像她的丈夫那样的老头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妻子），当年曾是一个美人，现在像许多四十五岁的女人一样，仍喜欢穿得花里胡哨；她智力有限，文学知识大可怀疑。但是对她来说，庇护文学家也像穿花里胡哨的衣服一样，是一种爱好。曾有许多创作的和翻译的作品献给她；有两三位作家经她允许，发表了他们写给她的一些探讨非常重要的题目的信件……现在公爵把在场的所有人看做真正的金币，看做不掺杂质的纯金。不过这一天晚上所有这些人恰巧情绪也很好，都感到很满意。他们全都知道，他们的光临是给叶潘钦一家的极大的面子。但是遗憾的是，公爵根本没有想到这些微妙之处。譬如说，他没有想到，叶潘钦夫妇在准备采取决定女儿终身大事这一重要步骤时，不敢不请他们家公认的庇护人即“年老的显贵”先来看看他这位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而“年老的显贵”即使听到叶潘钦家遭到巨大不幸的消息也会处之泰

然，但是如果叶潘钦夫妇不同他商量，也就是说不征得他的同意就把女儿许配出去，那么他是一定会生气的。N. 公爵这个可爱的、无疑是非常机灵和心胸坦白的人，完全深信他自己就像这天夜里在叶潘钦家客厅上空升起的太阳。他认为叶潘钦夫妇不知要比自己低多少，就是这个朴实而高尚的想法使得他对叶潘钦夫妇采取了狎昵和友好的态度。他清楚地知道，这天晚上他一定需要讲点什么使在座的人为之倾倒，甚至带着某种热情为此做了准备。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后来听了他的讲述后承认，他从来没有听到过出自像 N. 公爵这样的唐璜[①] 式人物之口的如此幽默风趣、如此使人高兴、天真得几乎令人感动的故事。可是他哪里知道这个故事已经老掉了牙，成为陈词滥调；他哪里知道，这个故事已被背得烂熟，在所有的客厅里已经反复讲过，惹人生厌，只有在天真无邪的叶潘钦家才又被当做新闻，当做一个杰出人物的突如其来的、真诚的和出色的回忆！最后，虽然那位德国血统的诗人异常客气和谦逊，但是就连他几乎也认为自己应邀是给了这一家面子。不过公爵没有看到反面，没有注意任何内情。阿格拉娅也没有预见到这个问题。这天晚上她显得惊人的漂亮。三位小姐虽然穿着并不那么华丽，却着实打扮了一番，甚至梳了特殊的发型。阿格拉娅跟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坐在一起，和他进行着异常友好的交谈，说着笑话。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举止似乎比别的时候要庄重些，可能也是出于对那些身居高位者的尊重。不过上流社会的人早就认识他；他虽年轻，在那里已经是自己人了。这天晚

① 原为西班牙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后成为许多文学作品（其中包括英国诗人拜伦的长诗《唐璜》）的主人公，是一个喜欢追逐女人的花花公子。

上他到叶潘钦家来时帽子上戴着黑纱，别洛孔斯卡娅称赞他黑纱戴得好，她说，要是换一个出入交际场所的侄儿，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就不会给这样的伯父戴黑纱。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对此也很满意，但是总的说来她显得过于担心。公爵发现阿格拉娅非常注意地看了他两次，看起来对他比较满意。他渐渐地觉得自己非常幸福。现在当他突然地、但经常不断地想起不久前他的那些“离奇的”想法和担心（这是在跟列别杰夫谈话后产生的）时，觉得这一切是一场不可能实现的难以想象的和滑稽可笑的梦！（可是不久前和整个白天，他的最大的、虽说是下意识的愿望和意向是尽量设法使自己不相信这个梦！）他说话不多，就是说话，也只是回答问题，最后干脆就不开口了，坐在那里一直听着，但是看起来沉浸在喜悦之中。渐渐地在他心里酝酿成熟了某种类似灵感的东西，正在等待机会迸发出来……他是偶然地说起话来的，也是为了回答问题，看样子根本没有什么特殊的用意……

第 七 章

阿格拉娅正在愉快地跟N．公爵和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交谈，当公爵看着她正看得出神的时候，在另一个角落里那位崇拜英国的上年纪的老爷正在陪“显贵”说话，兴奋地给老人讲一件事，突然他说出了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帕夫利谢夫的名字。公爵迅速朝他们那边转过身去，开始听起来。

他们讲的是当今现状以及某省地主庄园的混乱状况。那位崇英者所讲的事想必包含着某种使人觉得开心的东西，因为老头儿听了讲述者尖酸刻薄的愤激之词后终于笑起来了。崇英者讲得从容不迫，有点埋怨地拉长声调，柔和地重读着元音字母，他讲自己为什么受目前的形势所迫只好以半价卖掉他在某省的一个很好的庄园，这样做甚至并不是因为特别需要钱用，同时不得不保留一个衰败、亏损、正在打官司的庄园，甚至需要为它贴钱。“为了避免为帕夫利谢夫的地产再打官司，我躲开了他们。如果再有一两宗这样的遗产，我可要破产了。不过我在那里继承来的有三千俄亩[1] 良田！”

“你听……伊万·彼得罗维奇是已故的尼古拉·安德烈耶维

---

① 一俄亩等于一点零九公顷。

奇·帕夫利谢夫的亲戚……你好像曾经寻找过亲戚。”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突然来到公爵身边，发现公爵正在聚精会神地听他们的谈话，便低声对公爵说道。在这之前他一直在陪他的那位上司，但是早就注意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单独一人待在那里，开始感到不安起来；他想要让公爵在一定程度上参加到谈话中来，以这种方式再次把他引见和介绍给“上层人士”。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在父母去世后是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帕夫利谢夫的养子。”他在遇到伊万·彼得罗维奇的目光后插进来说。

“非——常——高——兴，”伊万·彼得罗维奇说道，“我甚至记得很清楚。刚才，当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介绍我们相识时，我马上就认出您来了，甚至记得您的面貌。说真的，您的外表没有多大变化，虽然我看见您时您还是一个孩子，您当时大约十岁或十一岁。您的面貌不禁使人想起……”

“我小时候您见过我吗?”公爵异常惊讶地问道。

“噢，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伊万·彼得罗维奇继续说道，“在兹拉托韦尔霍沃，当时您在那里住在我表姐家里。我从前常去兹拉托韦尔霍沃，——您不记得我了吧？您很可能不记得了……您当时……正在生什么病，因此我有一次看到您甚至感到吃惊……”

“我什么也不记得了!”公爵热情地断定说。

他们俩又说了几句解释的话，伊万·彼得罗维奇说话时极其平静，而公爵则异常激动，原来已故的帕夫利谢夫的两个女亲戚是伊万·彼得罗维奇的表姐，她们是老处女，住在兹拉托韦尔霍沃庄园里，公爵曾被托付给她们抚养。伊万·彼得罗维奇也和大家一样，几乎完全说不清为什么帕夫利谢夫如此关心自己收养的这个小公爵。“而且那时忘记打听这件事了”，但是

仍然可以看出，他的记性很好，因为他甚至记得大表姐玛尔法·尼基季什娜对她抚养的孩子很严厉，“有一次我甚至为了您，为了反对她的教育方法跟她吵了一架，因为对一个有病的孩子老是进行体罚，——这岂不是……您自己也会同意……”相反，小表姐纳塔莉娅·尼基季什娜对有病的孩子很疼爱……“现在她们俩，”他继续说道，“已搬到某省去住（不过不知道她们现在是否还活着），在那里，她们得到了帕夫利谢夫的一个非常非常像样的小庄园。玛尔法·尼基季什娜似乎曾想进修道院，不过我不敢肯定；也许我听到的是另一个人的情况……对了，我前几天听说一位医生太太……”

公爵听完他的话，高兴和感动得两眼闪闪发亮。他异常激动地说，他永远不会原谅自己，因为他在内地各省旅行的六个月的时间里，居然没有找个机会去寻找和拜访过去抚养过自己的人。“那时他每天都想去，不过总是因为别的事情未能成行……但是现在保证……一定……哪怕到某省去一趟……这就是说，您认识纳塔莉娅·尼基季什娜？她有多么好的心肠，多么高尚的灵魂啊！但是玛尔法·尼基季什娜也……请原谅，可是您好像看错了玛尔法·尼基季什娜的为人了！她是很严厉，但是……要知道跟像我当时那样的白痴（嘻——嘻！）打交道……不可能不失去耐心。我当时完全是一个白痴，这您都不会相信。（哈——哈！）不过……不过您当时见过我，并且……请问，我怎么会不记得您呢？那么说，您……哎呀，我的上帝，难道您当真是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帕夫利谢夫的亲戚？”

“请——您——相——信。”伊万·彼得罗维奇打量着公爵，笑了笑。

“噢，我这样说可不是因为我……怀疑……再说，这难道可以怀疑……（嘿——嘿！）哪怕可以有一点点怀疑吗？我是

说甚至一点也不能怀疑!!（嘿——嘿!）但我说的是，已故的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帕夫利谢夫是一个很好的人！一个极其慷慨的人，真的，请您相信!”

公爵并不是喘不上气来，而是像第二天早晨阿杰莱达在同她的未婚夫Щ.公爵交谈时所说的那样，可以说是“因为心地太好，说不出话来了”。

“哎呀，我的上帝!”伊万·彼得罗维奇笑了起来，“我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极——其——慷——慨的人的亲戚呢?”

“哎呀，我的上帝!”公爵喊道，他觉得不好意思了，愈来愈着急，愈来愈兴奋。“我……我又说了蠢话，但是……也只能是这样，因为我……我……不过我又没有说出我要说的话！请问，现在，在有如此重要的事情要说……有如此重要之极的事情要讲的情况下，我是一种什么心情呢！而且与这样慷慨的人相比，——因为他真的是一个极其慷慨的人，不是吗? 不是吗?”

公爵甚至浑身发抖。为什么他突然感到如此不安，为什么他完全无缘无故地变得与谈话题目似乎毫不相称地兴奋，——这个问题很难说清。他当时的情绪就是这样，在这个时刻他为了某事对某人几乎怀有最热烈和最深厚的感激之情，——也许甚至对伊万·彼得罗维奇就是这样，几乎对所有客人也都是如此。他确实“太幸福”了。于是伊万·彼得罗维奇开始更加注意地看着他；“显贵”也非常仔细地观察他。别洛孔斯卡娅朝公爵投去愤怒的目光，并且闭紧了嘴唇。N. 公爵、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Щ.公爵和几位小姐停止了谈话，听他一个人说。看起来阿格拉娅惊慌失措，而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简直害怕起来。她们母女也真奇怪：她们本来设想并且认为公爵最好整个晚上都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但是刚才她们发现公

爵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角落里，并且对自己的处境非常满意，她们立刻感到不安起来。亚历山德拉想要小心翼翼地穿过整个房间到他那里去，加入他们一伙，也就是加入坐在别洛孔斯卡娅身旁的N.公爵一伙。可是当公爵自己一开口说话，她们又更加惊慌不安了。

“说他是一个少有的好人，这话说得很对，”伊万·彼得罗维奇已不再微笑，威严地说，“是的，是的……这是一个极好的人！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好人。”他沉默了一会儿，加了一句，“甚至可以说，他应该受到任何人的尊敬而当之无愧，”在做第三次停顿后他又更加威严地补充说，“而且……而且我甚至愉快地看到您对他……”

“这位帕夫利谢夫是否发生过一件事……奇怪的事……跟一个天主教神父……跟一个天主教神父……忘记了跟哪一个神父，不过当时大家全都谈论过一件事。”“显贵”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说。

“跟古罗神父，耶稣会[①] 会士，”伊万·彼得罗维奇提醒说，“是的，先生，这就是我们的那些非常出众和非常值得尊敬的人！因为他毕竟出身名门，又有财产，当过宫廷高级侍从[②]，倘若……继续干下去的话……而他突然放弃官职和其他的一切，改信天主教，成为耶稣会会员，而且几乎是公开地、非常高兴地这么做的。说真的，他死得倒正是时候……是这样；那时大家都说……”

---

① 天主教修会，由依纳爵·罗耀拉于1534年创立于巴黎，是天主教内反对宗教改革最力的一个集团，内部有森严的纪律。

② 这一职位是叶卡捷琳娜二世设立的，原为宫廷某一部门的主管。从1836年起成为荣誉称号，只授予在国家机关供职的四等文官以上的官员。

公爵非常激动。

“帕夫利谢夫……帕夫利谢夫改信了天主教？这不可能！”他惊恐地喊道。

“哼，什么‘不可能’！”伊万·彼得罗维奇庄重地喃喃道，“这就说得过分了，我的亲爱的公爵，而且您自己也会这么认为……不过您是那么敬重死者……确实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我认为这个诡计多端的古罗之所以得逞，主要原因就在于此。但是您应该问问我，后来我为了这件事碰到了多少麻烦，费了多少心……并且正是在跟这个古罗打交道的过程中！您瞧，”他突然对老头儿说，“他们甚至想根据遗嘱提出无理要求，当时我甚至不得不采取有力措施……让他们放明白些……因为他们都是干这种事的行家！本事大——得——很！但是，谢天谢地，这件事发生在莫斯科，我立刻去找伯爵，我们使他们……明白过来了……”

“您都不会相信，您的话使我感到伤心和吃惊！”公爵又喊道。

“很抱歉。但是说实在的，这一切实质上全是无聊的小事，并且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都以无聊告终，我深信这一点。去年夏天，”他又对老头儿说，“听说 K. 伯爵夫人也在国外进了某天主教修道院；我们的人一旦受到这些……诡计多端的人的诱惑……尤其在国外，不知为什么就坚持不住了。”

“我认为，这全是因为我们……太疲劳了，”老头儿用权威的语气懒洋洋地说，“再说，他们布道的方式……很优美，有自己的特点……并且善于吓唬人。老实告诉您，1832 年我也在维也纳被吓唬过；只不过我没有上当，逃走了，哈——哈！”

“我听说，老爷子，当时您和漂亮的列维茨卡娅伯爵夫人一起从维也纳跑到了巴黎，抛弃了自己的职位，而不是躲耶稣

会会士。”别洛孔斯卡娅突然插进来说。

“哪有这回事，是躲那耶稣会会士，就是躲那耶稣会会士！”老头儿接过来说，他愉快地回忆起往事，笑了起来。“看样子您信教信得很虔诚，这在现在的年轻人身上很少能够见到，”他亲切地对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说，后者正张大嘴听着，仍然处于惊讶的状态之中；老头儿显然想要对公爵做进一步了解；由于某些原因他开始对公爵感兴趣。

“帕夫利谢夫有清醒的头脑，是一个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公爵突然说道，“他怎么能接受……非基督教的信仰呢？……不管怎么说，天主教不是基督教！”他突然加了一句，两眼闪闪发光，望着前方，用余光扫视着所有的人。

“嘿，这就说得过头了。”老头儿嘟囔了一句，惊奇地看了看伊万·费奥多罗维奇。

“怎么会是这样，天主教不是基督教？”伊万·彼得罗维奇在椅子上转过身来说，“那又是什么宗教呢？”

“首先，不是基督教！①”公爵又异常激动而且过于生硬地开口说道，“这是一；第二，罗马天主教甚至比无神论本身还要坏，我的看法就是这样！是的，我的看法就是这样！无神论只宣传虚无，而天主教走得更远：它宣传被歪曲了的、遭到它诽谤和侮辱的基督，宣传相反的基督！我向你们发誓，请你们相信，它宣传的是敌基督！这是我个人早就形成的信念，这个信念把我自己折磨得很痛苦……罗马天主教认为，全世界如果没有国家政权，教会就会站不住脚，叫嚷说：‘Non pos-

---

① 梅什金公爵这里及下文发表的言论，激烈反对天主教，将其同无神论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反映了作者本人的观点。与此相似的说法，可见于作者给阿·迈科夫的信中，这些观点后来在他的《作家日记》、《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sumus!'[①] 在我看来，罗马天主教甚至不是一种宗教，完全是西罗马帝国的继续，其中的一切，从信仰开始，都服从于这一思想。教皇占有了土地，登上了尘世的帝位，拿起了宝剑；从那时起，一切都是这样进行的，只不过除手执宝剑之外，还加上了撒谎，耍弄花招，欺骗，煽动狂热，迷信，行凶作恶，玩弄老百姓最神圣、最诚实、最淳朴、最热烈的感情，把一切的一切都拿来换取金钱和卑劣的尘世权力。这不是反基督的教义又是什么?！无神论怎么会不是从他们那里产生的？无神论是从他们那里，从罗马天主教本身产生的！无神论首先是从他们本身开始的：他们自己能信仰自己吗？由于对他们的厌恶，无神论才得以站稳脚跟；它是他们的谎言和精神上的软弱无力的产物！这就是无神论！在我国，不信教的，根据不久前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一个出色的说法，这只是那些失去了根基的阶层；而在那里，在欧洲，许许多多老百姓已开始不信教，——从前是由于愚昧和听信谎言，如今则已是出于狂热，出于对教会和基督教的仇恨！”

公爵停下来喘口气。他话说得非常快。脸色发白，气喘吁吁。大家彼此交换着眼色；但是最后老头儿爽朗地笑了起来。N. 公爵掏出带柄眼镜，用它目不转睛地察看着公爵。德国血统的诗人慢腾腾地从角落里出来，走到桌子近旁，脸上挂着不祥的微笑。

“您说得太夸——张——了，”伊万·彼得罗维奇拉长声音说，他觉得有些无聊，甚至似乎有点儿不好意思，“在那里的教会里也有值得任何人尊敬的和品——德——高——尚的代表

① 拉丁文：“不能!”语出《新约全书·使徒行传》，第 4 章。教皇在拒绝满足世俗政权的要求时常用此语。

人物。”

“我所说的从来都不是教会的个别代表人物。我说的是罗马天主教的实质，我说的是罗马。难道教会会完全消失吗？我从未说过这样的话！”

“我同意，但是所有这一切是人所共知的，甚至——不值得一提……属于神学范围……”

“不，不！不仅仅只属于神学，请您相信，不是这样！这跟我们的关系要比您想的密切得多。我们的整个错误就在于，我们还不能看到这事不单纯只是神学的问题！要知道社会主义也是天主教和天主教实质的产物！社会主义与它的兄弟无神论一样，也产生于绝望，它在道德方面是与天主教相对立的，它的产生是为了取代宗教所丧失的道德权力，是为了消除翘首盼望的人类的精神饥渴，不是依靠基督，也是要凭借暴力来拯救人类！这也是凭借暴力取得的自由，这也是通过剑与血实现的联合！‘不准信仰上帝，不准拥有财产，不准保持个性，fraternité ou la mort,[①] 两百万颗人头落地![②]’根据他们的所作所为，您可以知道他们的为人，——书里这样说的![③] 不要以为这对我们来说是无害的和没有危险的；噢，我们需要进行反击，而且要快，要快！应当让我们保全住的、他们根本不了解的基督大放光彩以反击西方！现在我们应当挺直腰杆站在他们面前，不盲目相信耶稣会会士，不上他们的当，把俄罗斯文

① 法文：不是博爱，就是死亡。

② 语出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第 5 部。赫尔岑曾批评一个名叫海因岑的共和主义政治家，此人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只要杀死地球上的两百万人，革命就会进行得非常顺利。”赫尔岑称这种说法是“有害的胡说”。

③ 圣经里有类似的说法，见《旧约全书·以西结书》，第 14 章和《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7 章。

明传播给他们，并且要使得在我们这里不再有人说他们布道方式很优美，就像刚才某人说的那样……”

“但是，对不起，对不起，”伊万·彼得罗维奇惊慌不安起来，他环顾四周，甚至开始感到害怕。“您的全部思想当然值得称道和充满爱国精神，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夸张到了极点，并且……甚至最好不要再说这些了……”

“不，没有夸张，倒不如说是缩小了；恰恰是缩小了，因为我表达能力差，但是……”

“对——不——起！”

公爵不再说了。他挺直身板坐在椅子上，一动也不动，用火辣辣的目光瞧着伊万·彼得罗维奇。

“我觉得您的恩人发生的事使您感到太震惊了，”老头儿亲切地、仍然心平气和地说，“您容易冲动……也许是因为离群索居的缘故。倘若您能多与人们生活在一起，而且我估计社交界是会对您这个出色的年轻人表示欢迎的，那么您就会使自己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并且看到这一切实际上要简单得多……再说这种罕见的事……之所以发生，照我的看法，部分地是由于我们餍足，部分地是由于……苦闷……”

“正是如此，正是如此。”公爵喊道，“这是一个极其精辟的见解！正是‘由于苦闷，由于我们苦闷’，不是由于餍足，而是相反，由于饥渴，肯定不是由于餍足，您在这一点上弄错了！不单单是由于饥渴，甚至是由于饥渴引起的灼热，是由于病态的狂热！并且……您不要以为这是区区小事，可以付诸一笑；恕我坦言，需要有这样的预感！我们的人一旦到了岸上便深信这就是岸，会感到很高兴，并且立刻走到尽头；这是因为什么？您对帕夫利谢夫的行为感到惊讶，您认为一切都是由于他精神失常或善良，但情况并非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俄

罗斯人的激情不仅只使我们自己，而且也使整个欧洲吃惊。在我国，一个人只要改信天主教，那就一定会成为耶稣会会士，而且是最隐秘的会士；要是成为无神论者，那么一定会要求用暴力，也就是说用剑来根除对上帝的信仰！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一下子这样狂暴呢？难道您不知道吗？是因为他发现了以前他在这里没有看到的祖国，从而感到高兴；发现了岸和陆地，便趴下去吻它！俄国出现无神论者和耶稣会会士，不仅仅只是由于虚荣心作祟，并不全是由于坏透了的爱虚荣心理，而是由于精神上的痛苦，由于精神上的渴望，由于热望做高尚的事，思念坚实的岸，思念他们因从来都不了解因而不再相信的祖国！一个俄罗斯人很容易成为无神论者，要比世界上所有其余的人更容易！而我们俄罗斯人不单纯是成为无神论者，而且一定把无神论作为一种新的宗教来信仰，怎么也不会察觉他们信仰的是虚无。这就是我们的渴望！'谁脚下没有故乡的土地，谁也就没有上帝。'这不是我的话。这是我在外出时碰到的一个旧礼仪派商人的话。不错，他的原话不是这样的，他说：'谁不要故土，谁就会不要自己的上帝。'其实只要想一想，我国最最有教养的人竟然去当鞭身派[①]教徒……不过在这种情况下，鞭身派又有什么地方比虚无主义、耶稣会教义、无神论更坏呢？也许甚至比它们更深刻！请看，苦闷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请你们给哥伦布的那些饥渴和狂热的同伴们展示新大陆的岸边吧，请你们给俄罗斯人展示俄罗斯的大陆，并让他们找到瞒着他们埋藏在地下的黄金和珍宝吧！把未来全人类的新生和复活指给他们看吧，也许人类的新生和复活只有依靠俄

---

① 旧俄分裂派的教派之一，教徒们常围着装满水的水桶唱歌跳舞，并鞭笞其身，故名。

罗斯思想，依靠俄罗斯的上帝和基督才能实现，到那时你们就会看到一个强壮而又诚实、英明而又温和的巨人出现在惊讶的世界面前，出现在惊讶和恐惧的世界面前，因为他们估计我们只会挥舞宝剑和使用暴力，因为他们以己度人，不能想象我们不采取野蛮态度。这种看法延续至今，而且愈往后愈成问题！还有……”

但是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事，使得公爵的讲话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地被打断了。

这整个狂热的长篇大论，这一大堆热烈和不安的言词以及乱成一团和相互超越的思想，——这一切预示着在这个仿佛无缘无故地突然发作的年轻人的情绪里，有某种危险的、某种特殊的东西。在客厅里的人当中所有了解公爵的人都胆怯地（有的人还羞愧地）对他的乖戾行为表示惊讶，因为这种行为跟他平常的那种甚至有些羞怯的稳重，跟他在有些场合表现出的罕见的和特殊的分寸感以及他对上层社会礼节出于本能的重视很不协调。人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关于帕夫利谢夫的消息总不是他激动的原因吧。女士们从她们所在的角落里看着他，把他当做一个疯子，而别洛孔斯卡娅后来承认，“再过一分钟，她就要逃命了”。“老头儿们”在第一阵惊讶过后茫然不知所措；那位作为叶潘钦的顶头上司的将军从他的座位上不满而严厉地看着。从事技术工作的上校则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德国血统的诗人甚至脸色发白，但是仍然面带微笑，不时看着其他的人，想知道别人有何反应。然而这一切以及“整个乱子”本可以通过最普通和最自然的方法解决，也许甚至只需要一分钟；那位特别吃惊、但比别人先定下神来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几次想要阻止公爵往下说，但是没有成功，于是他便抱着明确而坚定的目的朝公爵挤过去。再过一分钟，如果需要

做的话，他也许会以公爵有病为由，下决心友好地把公爵带走；说公爵有病，这也许的确是事实，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私下对此也深信不疑……但是事情却朝另一个方向发展。

在公爵刚进客厅之初，他坐得离中国花瓶尽可能远些，因为阿格拉娅吓唬过他，说他会把花瓶打碎。可不可以确信他在听了阿格拉娅昨天说的那番话后，心里产生了一种怎么也忘不掉的想法，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和不可思议的预感，觉得他不管如何躲开这花瓶和如何避免闯祸，一定会把花瓶打碎呢？但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整个晚上另一些强烈的、但很愉快的印象开始聚集到他的心头；这一点我们已经讲过了。他忘记了自己的预感。当他听到有人说起帕夫利谢夫后，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把他带去再次介绍给伊万·彼得罗维奇，于是他挪到了离桌子近一些的地方，正好在那只精美的中国大花瓶旁边的安乐椅上坐了下来，这只花瓶放在底座上，几乎就在他的胳膊旁边稍稍靠后的地方。

他在说最后的几句话时，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漫不经心地把手一挥，不知怎的晃了晃肩膀，——于是……全场发出一阵叫喊声！花瓶摇晃了一下，起初仿佛有点拿不定主意，不知该不该落到一个老头儿头上，但是突然朝相反方向，朝吓得急忙躲开的德国血统的诗人的方向倾斜，一下子摔到地板上。一声巨响，一阵叫喊声，贵重瓷器的碎片纷纷散落到地毯上，人们一片惊恐，——至于当时公爵的情况如何，这很难描述，而且几乎不需要描述！但是不能不提一下，在这刹那间使他大吃一惊的是一个奇怪的感觉，这感觉是从一大堆其他模糊的和奇怪的感觉中突然变得清晰起来的：使他最感到吃惊的不是羞愧，不是捅了娄子，不是恐惧，不是事情发生得这样突然，而是预言的应验！他无法对自己说清楚，在这个想法里有什么吸

引人之处；他只是感觉到惊心动魄，站在那里，陷入了一种几乎是神秘的恐惧之中。在一刹那的时间里，他面前的一切似乎扩大了，光明、喜悦和欢欣代替了恐惧；他喘不过气来了，而且……但是这一刹那过去了。谢天谢地，这不是那回事儿！他喘了口气，朝四周看了一眼。

他很长时间似乎不明白周围为什么乱成一团，也就是说，他虽然完全明白和看到了一切，但是他像一个特殊人物似的站在那里，完全置身局外，如同童话里的隐身人那样，潜入室内，观察着与他不相干、但使他很感兴趣的人物。他看到人们在收拾碎片，听到急促的谈话声，看到了脸色苍白、非常奇怪地看着他的阿格拉娅：在她的眼神里完全没有憎恨，没有一点儿愤怒；她用惊恐的、但又很同情的目光看着他，而在看别人时，则两眼闪着怒火……他的心突然甜蜜地隐隐作痛。最后他惊讶莫名地看到，大家都坐好了，甚至在笑着，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再过一分钟，笑声更大了：大家已都在看着他，一面看着他那种呆若木鸡的模样，一面笑着，但是笑声是友好的，快活的；许多人跟他攀谈起来，说话很温和，带头的是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她笑着说了一些非常非常善意的话。突然他感觉到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友好地拍拍他的肩膀；伊万·彼得罗维奇也笑着；但是态度更好、更招人喜欢和更充满好意的是那个身居高位的老头儿；他抓住公爵的一只手，轻轻握着，用自己的另一只手轻轻拍打着，像劝一个吓坏了的小孩一样，劝他镇静下来，这使得公爵非常高兴，最后老头儿让公爵紧挨着他坐下。公爵充满喜悦地谛视着他的脸，仍然不知为什么说不出话来，他觉得憋得慌；他很喜欢老头儿的脸。

“怎么？”公爵终于喃喃道，“你们真的原谅我？还有……您，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

笑声更大了，公爵不禁流下了眼泪；他已不相信自己，变得有点神神道道了。

“当然，这个花瓶很精美。我记得它摆在这里已有十五年了，是的……十五……”伊万·彼得罗维奇说。

“嘿，这有什么大不了！人都难免一死，而这里却为一个泥胎儿的瓷瓶费口舌！”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大声说道，“难道您真的吓成这样，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她甚至有些担心地加了一句，“行了，亲爱的，行了；您真的把我吓着了。”

“一切您都原谅吗？除了花瓶之外的一切？”公爵突然要想从座位上站起来，但是老头儿又立刻拉住公爵的一只手。他不想放开他。

“C'est très curieux et c' est très sérieux![①]”他探身对桌子另一边的伊万·彼得罗维奇用耳语说，不过声音相当大。公爵可能也听见了。

“这么说，我没有侮辱你们当中的任何人吧？你们简直不会相信，我想到这一点是多么的幸福；但是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难道我能在这里侮辱什么人吗？如果我这样想，那么这又将是对你们的侮辱。”

“放心吧，我的朋友，这说得太夸张了。您根本没有什么需要如此感谢的；这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太夸张了。”

“我不是感谢你们，我只是……欣赏你们，我看着你们感到很幸福；也许我说的是蠢话，但是我应当说，应当解释……甚至哪怕是出于对自己的尊重。”

他的言语行动都是阵发性的，而且是模糊不清的和狂热的；他说出来的话常常很可能不是他要说的话。他的目光似乎

① 法文：“这很有趣，也很严重！”

在问：他可以说话吗？他的目光落到了别洛孔斯卡娅身上。

“没关系，亲爱的，往下说，往下说，只是不要喘不上气来，”别洛孔斯卡娅说，“你刚才开始说话时就觉得气短，现在成了这种样子，不过不要怕说话；这些先生见过比你更怪的人，你不会使他们吃惊的，而你还不是那种鬼才知道的怪人，只不过打碎了一个花瓶，吓了大家一跳罢了。”

公爵微笑着听她说完。

“据说是您，”他突然对老头儿说，“据说是您三个月前救了大学生波德库莫夫和官吏什瓦勃林，使他们免遭流放，是吗？”

老头儿甚至脸都有点儿红了，他嘟囔了一句，劝公爵平静下来。

“我也听说过您的事，”他立刻转身对伊万·彼得罗维奇说，“在某省，当那些已获得自由并给您带来很多麻烦的农民遭到火灾后，您免费给他们木材，让他们重建家园，是吗？”

“嘿，这太——夸——张——了，”伊万·彼得罗维奇喃喃道，不过他愉快地摆出煞有介事的样子；但是这一次他说得完全对，确实“这太夸张了”：公爵听到的只不过是不可靠的传闻罢了。

“而您，公爵夫人，”公爵突然面带愉快的笑容对别洛孔斯卡娅说，“半年前难道不是您只凭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的一纸书信就把我当做亲生儿子来接待，并且确实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给了我一个终生不忘的忠告，您记得吗？”

“你干吗尽说疯话？”别洛孔斯卡娅懊恼地说，“你人倒是个好人，不过很可笑：给你几个戈比，你就感恩戴德，好像救了你的命似的。你以为这样做值得称道，其实令人讨厌。”

她眼看就要大发脾气了，但是却突然笑了起来，并且这一

次是善意的笑。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的脸色也变得开朗起来；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更是喜笑颜开。

“我说过，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这个人……这个人……一句话，只要他不像公爵夫人所说的那样喘不上气来就好……”叶潘钦将军乐呵呵地喃喃道，重复着别洛孔斯卡娅的那句使他惊讶的话。

只有阿格拉娅一个人不知为什么闷闷不乐；但是她的脸仍然是红红的，也许是因为怒气未消的缘故。

“说实话，他很可爱。”老头儿又对伊万·彼得罗维奇嘀嘀咕咕地说。

“我进门时心里很痛苦，”公爵继续说道，他愈来愈心慌意乱，说得愈来愈快，愈来愈古怪和兴奋。“我……我害怕你们，也害怕自己。最怕的还是自己。我回到这里，回到彼得堡时，我下决心一定要见一见我国的优秀人物，见一见长辈和古老家族的代表，我本人也属于这样的人，而且出身于数一数二的名门望族。我现在不就是跟像我一样的公爵们坐在一起吗？我想了解你们，并且有此必要；非常非常必要！……我总是听见别人说你们的坏话，听得太多了，坏话要比好话多，说你们器量小，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说你们落后，学识浅薄，养成了许多可笑的习惯，——啊，嘴里说你们和写文章骂你们的人真是太多了！我今天是怀着好奇的心理来这里的，同时又有些心慌意乱：我需要亲眼看一看并亲自证实一下，俄罗斯人的这整个上层是否真的毫不中用了，已经过时了，已经把自古以来就有的生命力耗尽，只有死路一条了？他们是否出于妒忌还在跟……未来的人进行并无多大意义的斗争，妨碍他们而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死亡？我就是在过去也并不完全相信这种意见，因为我国从来未曾有过高等阶层，只有受宫廷宠信的人，穿制服的，

或者……走运的，而现在这些人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

"哼，完全不是这样。"伊万·彼得罗维奇刻薄地大笑起来。

"瞧，又磨起牙来了！"别洛孔斯卡娅忍不住说了一句。

"Laissez le dire①，他浑身都在发抖哩。"老头儿又低声提醒说。

公爵完全失去了常态。

"事实如何呢？现在我看见了一些文雅、忠厚和聪明的人；我看见了一位长者，他爱护一个像我这样的孩子，耐心地听完我的话；我看见了一些能理解人和原谅人的人，一些善良的俄罗斯人，他们几乎与我在国外碰见的人一样的善良和诚恳，几乎毫不逊色。请你们想一想，我是多么的惊喜交集呀！噢，请允许我把这话说出来！我听很多人说过并且自己也曾经深信不疑，在上流社会里一切都是做样子的，一切只是破旧的形式，而实质已荡然无存；但是我现在亲眼看到，在我国不可能有这种情况，这在别的地方可能发生，但不是在我们这里。难道现在你们大家都是耶稣会会士和骗子吗？我听了刚才 N. 公爵讲的故事，难道这不是朴直而有才气的幽默，难道这不是真正的好心肠？难道这样的话能出自一个心灵和才智都已枯竭的……死人之口？难道死人能像你们那样对待我？难道这不是……可用来构筑未来和给人以希望的材料吗？难道这样的人能不明白，能成为落伍者吗？"

"再一次请求您平静下来，我的亲爱的，这一切我们下次再谈，并且我很高兴……""显贵"微微一笑。

伊万·彼得罗维奇干咳了一声，在安乐椅上转动了一下身

① 法文："让他说吧。"

子；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忙乱起来；他的顶头上司在同“显贵”的夫人交谈，已丝毫不注意公爵；但是“显贵”的夫人却总是留心地听公爵说话，不时看看他。

“不，你们知道，还是让我说话为好！”公爵再次带着狂热的冲动继续说，不知为什么对老头儿特别信任，甚至达到了推心置腹的地步。“昨天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禁止我在这里说话，甚至指出了不能谈的题目；她知道我谈起这些题目就会变得很可笑！我快满二十七岁了，可是我知道我还像一个孩子。我早就说过，我无权把我的想法发表出来；我只是在莫斯科跟罗戈任交谈时坦率地说过……我和他一起读普希金的作品，全都读了；他过去什么也不知道，甚至不知道普希金的名字……我一直担心，生怕我可笑的模样会辱没思想和主要观念。我说话没有好的姿势。我的姿势总是相反，往往引人发笑和有损于思想。我也没有分寸感，这是主要的；甚至这是最主要的……我知道我最好还是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当我坚决闭紧嘴巴一言不发时，我甚至觉得我很明白事理，而且还能深思熟虑。但是现在我最好还是说话。我之所以开口，是因为您非常和蔼可亲地看着我；您的脸非常和蔼可亲！我昨天对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下了保证，决心整个晚上都不说话。”

“Vraiment?①”老头儿笑了笑。

“但是我有时也认为，我这样想是不对的：要知道真诚也和姿势一样重要，是这样吧？是这样吧？”

“有时是这样。”

“我想说明一切，一切的一切！是的！您是否认为我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一个空想家？不，真的，我的想法都很简

① 法文：“真的？”

单……您不信？您在笑？您知道，我有时很卑鄙，因为失去了信心；刚才我上这儿来的时候想过：‘唉，我怎么开口同他们说话呢？从哪里说起，好让他们哪怕能听明白点儿什么呢？’我很担心，但是更为你们担心，担心得不得了！可是我能这样担心吗？这样担心岂不可耻？我曾想，有一个进步的人，就有无数落后的和不怀好意的人，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感到高兴的是，我现在深信，根本不是无数那样的人，而是活生生的材料！不必为我们可笑而感到不好意思，说得对吗？因为我们确实可笑，轻浮，养成了不少坏习惯，感到苦闷，不善于观察，理解能力差，我们大家全是这样，包括您、我和他们，全都一样！要是我当面说您可笑，您不会见怪吧？如果那样，那么请问，难道您不是上面所说的材料吗？您知道，照我的看法，做一个可笑的人有时甚至很不错，而且更好；更容易相互谅解，更容易忍让；并不是什么事都能立刻明白过来，并不是一开始就完美无缺！在达到完美之前，一定会有许多事情不理解！而如果我们理解得过快，那么就有可能理解得不深不透。我对你们说这话，因为已经有许多事情你们能够理解……也有许多事情理解不了。我现在并不为你们担心；像我这样的孩子对你们说这种话，你们不会生气吧？伊万·彼得罗维奇，您在发笑。您大概认为我在为那些人担心，是他们的辩护人，是民主派，是平等的宣扬者吧？”他歇斯底里地笑起来（他连续不断地发出短促而高兴的笑声）。“我为您担心，为你们大家担心，为我们所有人担心。要知道我本人是古老家族的公爵，并且和公爵们坐在一起。我说这些话是为了拯救我们大家，希望我们这个阶层不要在一无所知、糊里糊涂、争吵不休和输掉一切的情况下白白地消失。既然可以保持先进和领头的地位，那么为什么要自行消失、把位置让给别人呢？只要我们是先进的，我们就

会成为领头的。我们要成为领头的，必须做用人。[1]”

他挣扎着想要从安乐椅上站起来，但是老头儿一直挡住他，愈来愈不安地看着他。

“请听我说！我知道光是说很不好，最好做个榜样，最好开始就做……我已经开始做了……还有——难道真的会成为不幸的人吗？啊，如果我能够感到幸福，那么我的痛苦和我的灾难又算得了什么呢？你们知道，我不明白，一个人从一棵树旁经过，怎么会不因看到它而感到幸福呢！同一个人说话，怎么会不因喜欢他而感到幸福呢！噢，只不过我不善于用言语表达……美好的事物随处可见，就连最灰心失望的人也认为是美好的！请你们看一看那孩子吧，看一看那朝霞吧，看一看那小草如何生长，看一看那些望着你们并爱你们的眼睛……”

他早就在站着说话了。老头儿已经是惊恐地看着他。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最先猜到事情不妙，举起双手一拍，喊了一声“哎哟，我的上帝！”阿格拉娅迅速跑到他身边，及时把他扶住，听到那个使得这个不幸的人“大大的抽了一阵风”[2] 的鬼的狂叫，不禁惊恐起来，脸也因痛苦而扭歪了。病人躺在地毯上。有人赶紧在他的头下垫了一个枕头。

这种情况谁也没有预料到。一刻钟后，N. 公爵、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和老头儿曾试着想要使气氛重新活跃起来，但是再过半个钟头客人也就散了。他们说了许多表示同情和惋惜的话，发表了一些看法。伊万·彼得罗维奇顺便说：“这个年轻

① 语出《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第 9 章。耶稣对众门徒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末后的，做众人的用人。”

② 典出《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第 9 章。这一章讲述了耶稣救一个恶鬼附体的孩子的故事。耶稣要那恶鬼从孩子身上出来，那恶鬼大声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

人是个斯——拉——夫——派[①] 或诸如此类的人，不过这并不危险”。老头儿什么话也没有说。不过在事后，到了第二天和第三天，大家都有些生气了；伊万·彼得罗维奇甚至感到受了侮辱，但不厉害。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顶头上司在一段时间内对他有点儿冷漠。作为这一家的“庇护者”的显贵也阴阳怪气地把一家之主教训了一番，同时又狡黠地说，他对阿格拉娅的婚事非常非常关心。他这个人确实比较善良，但是他整个晚上对公爵感到好奇的原因之一，是公爵很久以前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有过一段风流韵事。关于这件事他曾略有所闻，很感兴趣，甚至想要详细打听一下。

别洛孔斯卡娅临走时对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说：

“说什么才好呢，又好又不好；如果你想知道我的意见的话，那么我认为不好更多些。你自己看得出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有病的人！”

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暗自做了最后的决定，“决不能”让公爵当女婿，夜里又对自己立下誓言，“只要她还活着，公爵就不可能成为阿格拉娅的丈夫”。第二天上午，她起床时仍抱着这样的决心。但是到十二点多进午餐时，她陷入了奇怪的自相矛盾之中。

阿格拉娅在回答两位姐姐异常小心翼翼的询问时，突然冷淡而傲慢地断然说：

“我从来没有对他做过任何许诺，我这一辈子从来未曾认为他是我的未婚夫。他像任何人一样，对我来说是一个外人。”

---

① 19世纪中叶俄国的重要社会思想流派，他们提出了关于俄国历史发展独特道路的理论，作为这种理论的基础是公社制度和正教。他们反对走西欧道路，对革命运动持否定态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也自承是斯拉夫派。

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突然发火了。

“想不到你竟会这样，”她伤心地说，“我知道，他不可能成为我的女婿，谢天谢地，最后我们的看法相同；但是我没有想到你竟然说出这种话！我原以为你会采取另一种态度。我宁可把昨天所有的客人都赶走，而把他留下，在我心目中他就是这样的人！”

她说到这里被自己所说的话吓了一跳，突然住口了。但是她是否知道，在这个时刻她对小女儿是多么的不公道？在阿格拉娅的头脑里一切都已决定了；她也在等待决定一切的最后时刻的到来，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暗示，任何不小心的触动，都会深深伤她的心，使她心碎。

第 八 章

对公爵来说，这一天早晨是在他的情绪受到沉重的预感影响的情况下开始的；这些预感可以用他的病态来解释，不过他深深陷入了一种模糊不清的忧伤之中，这对他来说是最痛苦的了。诚然，在他眼前浮现出的是各种鲜明的、然而令人苦恼和难受的事实，可是他的忧伤逐步深入到了他回忆起来的和思考过的一切；他明白，他一个人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在他心里渐渐地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期待，希望他今天就发生某种特殊的和不可改变的事情。他昨天的发病算是轻的；除了心情抑郁、头脑有点儿沉重和四肢有点儿酸痛外，他并没有感到任何其他的失常。虽然心灵的创伤未愈，然而他的脑子相当清楚。他起床很晚，起床后立刻历历在目地回想起了昨天晚上的情况；尽管记得不十分清楚，但是他还是想起了他发病后半个小时人们如何把他送回家。他听说叶潘钦夫妇已派人来打听他的病情，十一点半又派人来，这使他感到高兴。薇拉·列别杰娃是首批来看望他和侍候他的人之一。她一看到公爵，突然哭了起来，公爵马上就安慰她，使她破涕为笑。这个姑娘对他的深切同情，不知为什么使他非常吃惊；他抓住姑娘的一只手，吻了吻。薇拉羞得满脸通红。

“哎呀，您这是干什么，您这是干什么！”她惊恐地喊了一声，迅速抽回了自己的手。

她陷入了一种奇怪的窘态之中，很快就走了。不过她告诉了公爵，今天天刚亮她父亲就跑到被他称为“死者”的将军那里去，问将军夜里死了没有，听说将军快要死了。十一点多，列别杰夫本人回家后也来看公爵，但是实际上“只待了一会儿，为的是打听贵体是否欠安”等等，此外是为了瞧一瞧“小柜子”。他除了唉声叹气外什么也没有说，公爵很快放他走了，但是他仍然还试图打听昨天发病的经过，虽然可以看得出来，他已知道了此事的详情。他走后科利亚顺路跑来看公爵，也只待了一会儿；这孩子确实很忙，而且情绪抑郁，心中非常不安。他一开口就直截了当地坚决要求公爵把瞒着他的事全都说个清楚，并且说，昨天他已把全部事情都打听到了。他深感震惊。

公爵尽其所能满怀同情地叙述了整个事情，准确地说明了事实真相，这对可怜的孩子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他说不出一句话来，默默地哭了起来。公爵感觉到，这个印象将永远留下来，并成为这个青年一生的转折点。他急忙把自己对事情的看法告诉科利亚，并且补充说，照他看来，也许老人病得快要死了，主要是由做了错事后留在心里的那种恐惧造成的，而这种感觉并不是任何人都能产生的。科利亚听完公爵的话后，两眼开始闪闪发亮。

“没出息的加尼卡、瓦里娅和普季岑！我不打算跟他们争吵，但是从此时此刻起我们各走各的路！唉，公爵，我从昨天出事后有很多新的感受；这对我是个教训！我也认为现在母亲完全应该由我照料；虽然她住在瓦里娅那里生活是有保障的，但是这总不是办法……”

他想起有人正在等着他，便一跃而起，匆匆问了公爵的健康情况，听到回答后，突然急忙补充道：

“有没有别的事？我听说，昨天……（不过我无权问这问那，）但是如果您什么时候在什么事情上用得着忠实的仆人的话，那么这个仆人就在您面前。看样子我们俩都不十分走运，是吧？但是……我不多问了，不多问了……”

他走了，而公爵进一步陷入了沉思：大家都在预言要发生不幸，大家已经得出了结论，大家都在看着，似乎知道点什么，知道他不知道的事；列别杰夫一直在打听，科利亚直截了当地暗示，而薇拉则哭个不停。最后他懊恼地挥一挥手，想道：“这该死的疑心病。”到一点多钟，当他看见叶潘钦一家人前来看望他，到他这里“坐一会儿”时，脸色变得开朗起来了。这家人确实是来坐一会儿的。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用完午餐后站起来宣布说，现在大家都去散步，而且要一起去。这是以命令的形式宣布的，说话时口气生硬冷淡，不做任何解释。大家出了门，这里说的大家包括妈妈、三位小姐和Щ.公爵。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径直朝着与每天散步相反的方向走去。大家明白是怎么回事，都不说话，生怕惹妈妈生气，而她好像躲避责备和反对似的，头也不回地走在大家的前面。最后阿杰莱达说，既然是散步，不必走得这么快，反正赶不上妈妈。

“听我说，”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突然回过头来，“现在我们从他的住处经过。不管阿格拉娅曾经怎么想过，也不管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他对我们来说不是外人，现在又遭到了不幸，身体有病；我至少得进去看望他。谁愿意，就跟我去，谁不愿意，就往前走；没有人挡你的路。”

不用说，大家都进去了。公爵按照一般的情理再次对昨天

打碎花瓶和……惹了事表示歉意。

“算了，这没有什么，”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回答说，“花瓶我不可惜，可惜的是你。这么说来，现在你自己也发觉惹了事：可见‘到第二天早晨’清醒些了，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因为现在谁都看到，对你不能苛求。好吧，再见了；如果有力气，那就散一会儿步，再去睡觉，——这是我的忠告。要是忽然想上我家来玩，那就照旧来好了，你要永远相信，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也不管出了什么事，你仍然是我们家的朋友：至少是我的朋友。至少我可以为自己担保。”

大家都随声附和，并表示自己的心情是与妈妈一样的。他们走了，但是在这种急于说几句亲切的、鼓励的话的貌似朴实的表现中，却隐藏着许多连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残忍的成分。在邀请他“照旧”来玩和声明“至少是我的朋友”这些话里，又可以听出某种预言性的东西。公爵开始回想阿格拉娅刚才的态度；诚然，她在进门和告辞时曾奇怪地笑了笑，但是没有说一句话，甚至在大家纷纷表示要继续保持友谊时也没有吭一声，虽然非常注意地看了他一两眼。她的脸比平常要苍白些，好像夜里没有睡好一样。公爵决定晚上一定“照旧”上她们那里去，非常激动地看了看表。叶潘钦一家人走后正好三分钟，薇拉进来了。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刚才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悄悄地让我转告您一句话。”

公爵开始不停地哆嗦起来。

“是便条？”

“是，是口信；连这话也差点儿来不及说。她请求您今天一整天连一分钟也不要离开家，直到晚上七点，或者甚至一直到九点，我没有完全听清楚。”

“然而……这是为了什么呢？这是什么意思？”

“这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她只吩咐我务必转告您。”

“她真的说了‘务必’？”

“不，没有直接说。她转过身来刚来得及说完这句话，当时幸好我已跑到了她身边。但是从她的脸色可以看出，她叫我务必把口信带到。她瞧我的那种眼神吓得我心都快要停止跳动了……”

公爵又盘问了几句，虽然并没有问出任何新的东西，但是他却更加不安起来了。当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他便在沙发上躺下，又寻思起来。“也许有人在他们那里要待到九点钟，她又为我担心，怕我在客人面前胡闹，”他终于理出了点头绪，又开始急不可耐地等待晚上的到来，又频频看表。但是谜底没等到晚上就因一个人的来访很快揭开了，不过伴随这谜底又出现了一道新的、折磨人的哑谜。叶潘钦一家人走后正好过了半个钟头，伊波利特进来了，他疲惫不堪，进来后一句话也不说，像失去了知觉一样，往安乐椅上一倒，立刻难以忍受地咳嗽起来。他一直咳到咯出血来。他的双眼闪闪发光，两颊泛起了潮红。公爵对他喃喃地说了些什么，他没有回答，只是长时间地连连摆手，叫公爵暂时不要打扰他。最后他神智明白过来。

“我要走了！”他哑着嗓子吃力地说道。

“要我送您回去吗？”公爵说。他从座位上站起身，但是想起了不久前不准离开家的禁令，打住了话头。

伊波利特笑了起来。

“我不是要离开您，”他继续说道，不停地喘着气，老觉得喉咙发痒。“相反，我认为需要到您这里来一趟，谈一件事……要不我就不会来打扰您。我要到那边去了，这一回看起

来可是真的要走了。完了！请您相信，我不是为了寻求同情……我今天已躺下了，十点钟躺下的，打算一直躺到那个时候不再起来，然而改变了主意，再一次起来了，以便到您这里来……可见有此必要。”

“看您这副模样，真叫人可怜；您不如喊我一声，何必费力亲自来呢。”

“好啦，这就够了。您表示了怜悯，因此从上流社会的礼节来说，也就可以了……对了，我忘了问您：您的身体怎么样？”

“我很健康。我昨天……有点不大……”

“听说了，听说了。那只中国花瓶遭了殃；可惜我不在场！我是有事来的。第一，我今天高兴地看到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在绿色长凳旁跟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见面。我感到惊讶的是，一个人的模样竟会愚蠢到这种程度。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走后，我对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指出了这一点……您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到惊奇，公爵，”他用不信任的目光看着公爵平静的脸补充说，“听人说，对什么都不感到惊奇是大智的特征；照我看来，这在同等程度上也可以作为大愚的特征……不过，我不是指您而言，请原谅……今天我说话总是找不到恰当的字眼。”

“我早在昨天就已知道，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公爵突然停住不说了，显然他犹豫起来了，尽管伊波利特埋怨他为什么不感到惊奇。

“您知道！这可是新闻！不过您就不要说了……您今天不是他们俩约会的目击者吧？”

“当时您既然在那里，您就该看到我并不在场。”

“也许您在树丛后面躲着。不过，不管怎么说，我很高兴，

自然是为您高兴，要不我还以为她看上了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了呢！”

“我请求您不要跟我说这事了，伊波利特，也不要用这样的字眼。”

“尤其是因为您全知道了。”

“您错了。我几乎什么也不知道，而且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也一定知道我一无所知。我甚至连这次约会的事也完全不知道……您说他们有过约会？好了，咱们不说这些了……”

“您一会儿说知道，一会儿又说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您要说‘好了，咱们不说这些了’，是不是？不，请您不要这样轻信！尤其是如果您一无所知的话。您是否知道，那兄妹二人有些什么打算吗？对于这一点，您大概也有怀疑吧？……好了，好了，我不说了……”他发现公爵不耐烦的手势，加了一句，“但是我是为自己的事来的，并且想对这件事……解释一下。真见鬼，不解释清楚我就死不瞑目；我有很多话要说。您愿意听我说完吗？”

“请说吧，我听着。”

“然而我又要改变主意了：我还是要从加涅奇卡说起。您能想象得到吗，我今天也约好要到绿色长凳那里去。不过我不想撒谎：是我自己坚持要见面的，死气白赖地要求，答应公开一个秘密。我不知道我是否到得太早了（看来确实很早就到了），但是我刚在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身边坐下，就看见了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和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他们俩手挽着手，好像在散步一样。看样子他们见到我都很惊讶，没有料到我会在那里，甚至感到不好意思起来。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涨红了脸，不管您相信不相信，她甚至有点不知所措，这或许因为我在场，或许只不过是因为看见了加夫里

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因为他太漂亮了，但只是涨红了脸，事情在一秒钟之内就结束了，看起来非常滑稽。她欠一欠身，对向她鞠躬的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还了礼，冲着一脸谄笑的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笑了笑，突然很不客气地说：‘我只是为了向你们表示，我个人对你们真挚友好的感情感到很高兴，如果我将来需要这种感情，那么请你们相信……’说完便鞠躬告退，于是他们俩就走了，——不知道他们是傻瓜似的走的，还是得意扬扬地走的；加涅奇卡当然当了傻瓜，他什么也没有弄清楚，满脸通红，（有时他脸上的表情很奇怪！）但是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好像明白了，认为应该赶紧走开，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说出这话已经足够了，便拽着哥哥走了。她要比哥哥聪明些，并且我相信她现在正得意着呢。而我是去跟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商谈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见面的事的！”

“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公爵叫喊起来。

“正是！您好像已经沉不住气，开始感到奇怪了吧？看到您愿意变得跟普通人一样，我很高兴。为此我要让您开开心。请看，为年轻的和心灵高尚的姑娘效劳会有什么结果：我今天挨了她一记耳光！”

“精——神上的？”公爵不知为什么情不自禁地问道。

“是的，不是肉体上的。我觉得任何人也不会举起手来打我这样的人，就连妇女现在也不会打我，甚至加涅奇卡也不会动手！虽然昨天我曾一度认为他会向我扑过来……我敢打赌，我知道您现在想些什么。您在想：‘姑且认为不应该打他，可以在睡觉时用枕头或湿抹布堵住他的口鼻，让他窒息而死，——甚至应当这样做……’从您的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此时此刻您想的就是这个。”

“我从来没有想过！”公爵厌恶地说。

“我不知道，昨天夜里我梦见……一个人用湿抹布堵我，把我憋死了……好吧，我告诉您这个人是谁：请想象一下——是罗戈任！您是怎么认为的，可以用湿抹布窒息一个人吗？”

“不知道。”

“我听说是可以的。好吧，咱们不讲这些了。您说说，我怎么成了一个搬弄是非的人？她今天凭什么骂我搬弄是非？请注意，她还是在听完了我的最后一句话、甚至又问了一遍之后骂我的……女人就是这样！为了她我才开始跟罗戈任，跟这个有趣的人来往；为了她的利益我又安排她亲自跟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见面。是不是因为我曾冷言冷语地说她喜欢吃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残羹剩饭’，触犯了她的自尊心？而我为了她的利益一直对她讲这个道理，我不否认，曾给她写了两封这样的信，今天是第三封，接着是面谈……刚才我是从这里说起的，说这对她来说未免有失尊严……再说关于‘残羹剩饭’的说法并不是我的话，而出于别人之口；至少在加涅奇卡那里大家都那样说；而且她自己也确认了。那么她凭什么说我搬弄是非？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您现在看着我觉得非常可笑，我敢打赌，您正在把以下两句愚蠢的诗用到我身上：

也许，在我生命的凄凉的黄昏，
爱情会亲切地微笑和我离分。①

哈——哈——哈！”他突然发出歇斯底里的狂笑，并且咳嗽起来。“请注意，”他一面咳嗽，一面哑着嗓子说，“加涅奇卡是

① 引自普希金的《哀歌》(1830)一诗（郭振宗 译）。

什么样的人：他口头上说什么‘残羹剩饭’，而自己心里却想吃它！”

公爵很久没有说话，他感到恐惧。

“您说她要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见面吗？”他终于含糊不清地说道。

“唉，难道您真的不知道今天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要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见面，为此由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发出邀请，通过罗戈任并经我的努力，特地把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从彼得堡请来了，现在她同罗戈任在一起，离我们这里很近，住在原先的那座房子里，在那位名叫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的太太家里……这位太太身份不清，是她的女友，今天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就要到那位身份不清的太太家里去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进行友好的谈话，解决各种难题。她们想玩算术。您不知道？您说的是实话？”

“这不可思议！”

“如果不可思议，那就好了；话又说回来，您又能从哪里知道呢？这里即使飞过一只苍蝇，大家也会马上知道：这个小地方就是这样的！然而我已预先告诉您了，您是会感激我的。好吧，再见了，——大概要到阴间才能相会。还有一件事：我虽然在您面前行为卑鄙下流，因为……请自己想一想，我干吗要丢掉应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呢？莫非是为了您？要知道我把自己的自白献给了她。（这件事您不知道吗？）而且她是多么高兴地接受的呀！嘿——嘿！但是在她面前我没有做过下流事，我没有任何对不起她的地方；而是她羞辱了我，糊弄了我……不过我也没有任何对不起您的地方；就算我说过‘残羹剩饭’和诸如此类的话，但是现在我把她们约会的日子、钟点和地点告诉您，并捅开了这整个把戏……自然是由于懊恼，而不是由于

宽宏大量。别了，我像一个口吃的人或像一个痨病鬼，说话啰嗦；请您留点神，如果您还配得上称为一个人的话，那就采取措施吧，而且要快。约会定在今天晚上，这消息是确实的。”

伊波利特朝门口走去，但是公爵喊了他一声，他便在门口站住了。

“这么说来，您认为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今天会亲自去找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公爵问道。他的两颊和前额出现了一块块红斑。

“我并不十分确切地知道，但是情况大致是这样，”伊波利特回答道，没有完全回过头来。“不过不这样是不可能的。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总不会上门去找她吧？而且也不会是在加涅奇卡那里；他家里有人快要死了。将军怎么样了？”

“只凭这一点就不可能！”公爵接过话头说，“即使她愿意，她怎么出来？您不了解……这一家的规矩：她不能一个人出去找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这是胡扯！”

“您可知道，公爵，平时谁也不会跳窗户出去，而当发生火灾时，大概最体面的绅士和最体面的太太也会跳窗。一旦有了必要，到了没有别的办法时，我们的这位小姐也会这样去找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难道他们家不准您说的几位小姐到任何地方去吗？”

“不，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既然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她只要下了台阶一直往前走，哪怕从今之后不再回家也无妨。有这样的情况，有时船也可以烧掉，甚至家也可以不回：生活并不只是由早餐、午餐，再加上Щ.公爵之类的人构成的。我觉得您把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看做千金小姐或寄宿学校的女学生了；我已经对她说过这个意思；她似乎表示同意。请您在七点钟或八点钟的时候等

着……我要是处在您的地位，一定派人到那里去守着，以便抓住她下台阶的那一时刻。哪怕派科利亚去也行；请您相信，他一定乐于为您去探听虚实……因为这一切都涉及……哈——哈！”

伊波利特走了。其实公爵无需请人去探听，即使他能做到这一点，也无此必要。阿格拉娅叫他坐在家里的原因现在几乎弄清楚了：她也许想顺路来找他一起去。诚然，也有可能她不想让他到那里去，因此叫他待在家里……这也是可能的。他头晕了；觉得整个房间在转动。他在沙发上躺下，闭上了眼睛。

不管怎么样，事情已经到了最后的决定性关头。不，公爵不认为阿格拉娅是个千金小姐或寄宿学校女学生；他现在觉得，他早就担心了，而且担心的正是这一类事情；但是她究竟为了什么想见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呢？他觉得浑身发冷；他又寒热发作了。

不，他并不认为她是一个孩子！最近她的某些看法和某些言论使他感到恐惧。有时他觉得，她似乎自律太严、太克制自己了，他记得这曾使他觉得可怕。诚然，这几天来他竭力不去想这些，设法驱散忧郁的念头，但是在这颗心里究竟怀着什么呢？这个问题早就折磨着他，虽然他是相信这颗心的。而这一切应当就在今天得到解决，弄个水落石出。这想法很可怕！又是“这个女人”！为什么他总是觉得，这个女人恰好会在最后时刻出现并像扯断一根烂线似的毁灭他的前途？虽然现在他几乎处于精神半错乱状态，但是他可以发誓说，他一直有这种感觉。如果说最近他竭力想要忘掉她，那么这只是因为害怕她。既然如此，他究竟是爱这个女人还是恨她呢？这个问题今天他一次也没有对自己提出过；在这方面他是问心无愧的：他知道他爱的是谁……他害怕的主要不是她俩的见面，不是这次见面

的古怪以及他不知道的原因，不是这次见面可能有的结局，——他怕的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这个人。他在事后，在几天后回想起，在发冷发热的几个钟头里他几乎一直看见她的眼睛，她的目光，听见她说的话——那是一些奇怪的话，虽然在这几个发冷发热、非常苦恼的钟头过去后，他记得的事情已经不多了。譬如说，他勉强记得薇拉给他送饭来，他吃了饭，可是却不记得饭后是否睡过觉？他只知道，在这天晚上他神志变得完全清楚是从阿格拉娅到凉台上来找他、他从沙发上跳起来到房间中央迎接她开始的，时间是在七点一刻。阿格拉娅独自一人，衣着很简朴，身穿一件薄薄的肥袖女大衣，似乎是匆匆忙忙披上的。她像不久前一样，脸色苍白，而双眼闪烁着明亮的和冷淡的光芒。他从未见过她眼睛的这种表情。阿格拉娅仔细地对他上下打量了一番。

"您完全准备好了，"她低声地、似乎平静地说，"穿好了衣服，手里拿着帽子；这么说来，有人预先告诉您了，我知道这人是谁，是伊波利特吧？"

"是的，他对我说过……"公爵喃喃道，几乎吓得半死。

"咱们走吧：您知道，您一定得陪我去。我想，您还是有力气出去一趟的吧？"

"我能走……但是……难道能这样吗？"

他的话一下子中断了，再也说不出什么来。这是他为了阻止这失去理智的姑娘所做的唯一的尝试，然后像一个俘虏似的跟着她走了。不管他的思想如何混乱，他心里仍然明白，即使他不去，她也会到那里去的，因此无论如何也得跟她去。他猜测到她下了很大决心；他是无法遏制这发狂似的冲动的。他们俩默默地走着，一路上几乎没有说一句话。他只发现她很熟悉这条路，当他以另一条路比较僻静为由，想要绕过一条小巷走

这条路并向她提出这一建议时，她似乎集中注意听完了他的话，生硬地回答道："反正都一样！"当他们已经走到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的房子（这是一座很大的老木头房子）跟前时，一位衣着华丽的太太和一个年轻的姑娘从台阶上走下来；她们俩高声谈笑着坐进一辆等在台阶旁的漂亮的马车里，甚至没有朝走过来的人看一眼，就像没有看见似的。马车刚走，门立刻再次打开了，等在那里的罗戈任把公爵和阿格拉娅让进屋里，随手锁上了门。

"现在整座房子里除了我们四个人外，没有任何人。"罗戈任大声说，奇怪地看了公爵一眼。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在第一个房间里等候，她的穿着也很简朴，一身黑衣服；她起身迎上前来，但是没有笑，甚至没有朝公爵伸出手来。

她用专注而不安的目光不耐烦地盯住阿格拉娅。她们俩坐得相距比较远：阿格拉娅坐在屋角的沙发上，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则坐在窗户旁。公爵和罗戈任没有落座，而且也没有人请他们坐下。公爵困惑不解地、而且似乎不无痛苦地又看了看罗戈任，但是罗戈任脸上仍带着原来的微笑。沉默还延续了一会儿。

最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脸上出现了一种令人感到不祥的表情；她的目光变得更加固执和坚定，几乎充满着仇恨，一动不动地盯着到来的女客。阿格拉娅看来有些发窘，但是并不胆怯。进门后，她匆匆瞥了一眼自己的对手，然后垂下眼帘一直坐在那里，如同陷入了沉思。她似乎有意无意地朝房内四处看了一两次；她脸上明显地流露出了厌恶的神情，好像害怕在这里把自己弄脏似的。她下意识地整了整自己的衣服，甚至有一次还不安地换了个座位，把身子挪到沙发角里。她本人也

未必意识到自己做了这些动作；但是正因为是无意识的，这些动作就更使人看了不舒服。最后她终于断然地直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眼睛，立刻看清了她的情敌愤恨的目光里闪现的一切。一个女人明白了另一个女人的心思；阿格拉娅不禁打了个寒战。

“您当然知道我为什么约您见面。”她终于说道，但是声音很低。这短短的一句话甚至停顿了一两次。

“不，我一点儿也不知道。”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冷淡而又生硬地回答道。

阿格拉娅脸红了。也许她想到现在同“这个女人”一起坐在“这个女人”的家里，并且等待她做出回答，突然觉得非常奇怪和不可思议。她一听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说话的声音，仿佛全身颤抖起来。所有这一切，“这个女人”当然都清楚地看在眼里了。

“您什么都明白……但是您故意装出不明白的样子。”阿格拉娅几乎像耳语般地说，眼睛忧郁地瞧着地面。

“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微微地笑了笑。

“您想要利用我的处境……因为我在您的家里。”阿格拉娅可笑而笨拙地接着说道。

“这种处境是您造成的，而不是我!”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突然发火了，“不是我约您来，而是您约了我，而且我至今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阿格拉娅傲慢地抬起头来说：

“请您管住您的舌头；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用这个武器跟您干仗的……”

“啊！这么说来，您毕竟还是来‘干仗’的啰？您瞧，我

原来以为您……更聪明些呢……”

两人相互对视着，已不掩饰愤恨了。这两个女人中的一个不久前还给另一个女人写过那样的信。现在两人刚刚见面，一开口说话，过去的一切顿时消失了。这又有什么呢？在这时刻，在房间里的四个人当中似乎没有任何人认为这是奇怪的。公爵昨天还不相信会看到这种情景，哪怕是在梦里，而现在他站在那里，看着和听着，好像他早就预感到了这一切。最离奇的梦突然变成了最清晰可见的和轮廓分明的现实。这两个女人当中的一个此时此刻是那么鄙视另一个，是那么想要把这一点告诉对方（也许她像罗戈任在第二天所说的那样，就是为此而来的），以至于不管另一个思想混乱、内心痛苦的女人如何富于想象，她的任何事先拿定的主意似乎都抵挡不住她的情敌的那种恶毒的、只有女人才有的轻蔑。公爵深信，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不会自己提起那些信来；他根据她闪闪发亮的目光猜测到，现在这些信使她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但是公爵又宁愿献出一半生命，以求阿格拉娅现在也不要说起这些信。

但是阿格拉娅好像突然压住了心头的气恼，一下子控制住了自己。

“您误会了，”她说，“我不是来和您……吵架的，尽管我并不喜欢您。我……我到您这里来……是想说几句合乎人之常情的话。我在约您见面时已决定要对您说什么，我是不会改变这个决定的，哪怕您完全不理解我的意思。那将对您更为不利，而不是对我。我想要对您的信做出答复，并且当面答复，因为我觉得这样方便些。请您听完我对您的所有来信的答复：我第一次开始可怜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是在我认识他并且后来又知道了在您家的晚会上发生的一切的那一天。我之所以可怜他，是因为他是那么一个老实人，并且由于自己的忠厚

老实，居然相信跟……一个这样性格的……女人一起能得到幸福。我替他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她不能爱他，把他折磨够了后，抛弃了他。您之所以不能爱他，是因为过于高傲……不，不是因为高傲，我说错了，是因为您太爱虚荣……甚至也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您自私到了……发疯的程度，您给我写的信可作为这一点的证明。您是不能爱他这样的老实人的，也许您甚至暗地里鄙视他，嘲笑他，您所能爱的只是您自己的耻辱，您喜欢不断想起您蒙受了耻辱和遭到了侮辱。假如您的耻辱少一些或者根本没有，那么您就会更加不幸……（阿格拉娅说出这些急急忙忙蹦出来的、但早已准备和考虑好的话，心里很痛快，这些话在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的见面时就考虑好了。她用充满恶意的目光注视着这些话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那张气得变了样的脸上产生的效果。）您记得，”她接着说，“那时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您知道他写这封信，甚至读过，是吗？看了这封信，我全都明白了，而且理解得很正确；不久前他本人对我证实了这一点，也就是我现在对您说的一切，甚至一字不差。收到信后我开始等待。我料到您一定会到这里来，因为您离不开彼得堡：留在外省生活，您还嫌太年轻和太漂亮……不过这也不是我的话。”她加了一句，脸涨得通红，从这时起直到说完话，她脸上的红晕始终没有消退。“当我再次见到公爵时，我为他感到非常痛心和难过。请您不要笑；如果您笑了起来，那么您就没有资格理解这一点……”

“您瞧，我并没有笑。”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忧郁而又严肃地说道。

“不过我不在乎，您乐意笑就笑，随您的便。当我亲口问他时，他对我说，他早就不爱您，甚至想起您就觉得难受，但是他可怜您，说他一想起您，他的心好像‘永远被刺穿’了。

我还应当告诉您，我在一生当中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像他那样高尚老实、极端轻信的人。我听了他的这些话后就猜想到，任何人，只要想骗他，就可以让他受骗，不管谁骗了他，事后总会得到他的宽恕，我就因为这一点才爱上了他……"

阿格拉娅停了片刻，好像吃了一惊，好像不相信自己会说出这样的话；但是与此同时，她的目光闪现出几乎是无限的自豪；看来此时此刻她已完全豁出去了，哪怕"这个女人"马上嘲笑起她的这个脱口而出的表白来，她也无所谓。

"我把一切都告诉您了，现在您当然已经明白我要求您干什么了吧？"

"我也许明白了；但是请您自己说吧。"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低声回答道。

阿格拉娅顿时面带怒色。

"我想要您告诉我，"她口气强硬地、一字一顿地说道，"您有什么权利干预他对我的感情？您有什么权利竟敢给我写信？您自己抛弃了他，并且又那么令人气恼地和……可耻地从他身边跑走后，有什么权利不停地对他和对我说您爱他？"

"我既没有对他，也没有对您说过我爱他，"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费力地说，"不过……您说得对，我从他身边跑走了……"她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加了一句。

"怎么'既没有对他，也没有对我'说过？"阿格拉娅喊叫起来，"那么您写的那些信呢？谁请您给我们做媒，劝我嫁给他？难道这不是表示吗？您干吗要跟我们纠缠不休呢？我开头以为您想通过插手我们的事引起我对他的厌恶，想要让我抛弃他，后来才猜到是怎么回事：您无非是异想天开，要把所有这些假惺惺的做法变成崇高的壮举……您那么喜欢虚荣，难道能够爱他吗？您为了什么还要给我写这些可笑的信，而不简单地

一走了之？您为了什么现在不嫁给那位非常爱您、给您面子并且向您求婚的君子？其实为了什么太清楚了：您要是嫁给了罗戈任，那么还有什么委屈可言呢？甚至您的脸面会变得过于光彩！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谈到您时说您诗读得太多，说您‘就您的……地位来说学问太多’；说您是一个只有书本知识、养尊处优的女人；再加上您的虚荣心，这就是您那么做的全部原因……”

“您不也养尊处优吗？”

事情过于急速地、过于不加掩饰地发展到了出人意料的地步，说它出人意料，是因为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动身到帕夫洛夫斯克来的时候，虽然预料到凶多吉少，但还抱有幻想；而阿格拉娅完全是一时冲动，好像从山上滚下来似的，一心想得到那种报复的快乐而无法控制住自己。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看到阿格拉娅这种样子，甚至感到奇怪；她瞧着阿格拉娅，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在最初的一瞬间完全不知道如何是好。不管她是否像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所猜测的那样，是一个读过许多诗的女人；也不管她是否像公爵深信不疑的那样，只不过是一个疯子，无论如何这个女人有时虽然有一些不顾脸面和粗鲁无礼的举动，实际上要比人们所推断的腼腆得多，温柔得多，轻信得多。诚然，她身上有很多书卷气和幻想的东西，有很多深藏在内心的和想入非非的东西，但是也有很多强有力的和深刻的东西……公爵理解这一点；他脸上流露出痛苦的神色。阿格拉娅注意到了这一点，恨得发起抖来。

“您怎么胆敢这样对我说话？”她以无法形容的高傲回答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刚才的反问。

“您大概是听错了吧，”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觉得很奇怪，“我对您说什么啦？”

“如果您曾想做一个正派的女人，那么为什么您那时不甩开勾引您的托茨基，干脆利索地这样做……而不演出一场场的戏呢?”阿格拉娅突然无缘无故地说。

“您对我的处境究竟知道些什么，竟敢这样来指责我?”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哆嗦了一下，脸变得煞白。

“我知道您没有去干活，却跟着富翁罗戈任跑，想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被撵出天国的天使。我对托茨基为了这个被撵出天国的天使曾想开枪自杀并不感到奇怪!”

“住口!”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厌恶地、似乎深感痛苦地说，“您对我的看法就跟……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的女佣一样，那姑娘前几天还到民事法官那里去告她的未婚夫。她或许比您更明白事理……”

“大概这个正派的姑娘是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的。您为什么用这轻视的态度对待女用人?”

“我不是轻视劳动，而是在您谈到劳动时瞧不起您。”

“想要做一个正派女人，就应去当洗衣女工。”

两人都站了起来，脸色苍白，相互对视着。

“阿格拉娅，别说了!要知道这是不公道的。”公爵好像张皇失措似的喊叫起来。罗戈任已不微笑了，但是闭紧嘴唇和抱着胳膊听着。

“你们看，”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气得发抖地说，“看这位小姐!而我曾把她当做天使!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您不是由家庭教师陪着到我这里来的吧?……您要不要……要不要我直截了当地、毫不夸张地对您说您干吗到我这里来?您害怕了，因此才来找我。”

“害怕您?”阿格拉娅问道。她听见对方竟敢这样跟她说话，天真地大吃一惊，变得不知所措了。

“当然是害怕我！既然您下决心到我这里来，就说明您害怕我。通常怕谁，就不会瞧不起谁。真难以想象，我曾尊敬您，甚至直到此时此刻！您知道您为什么害怕我，现在您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吗？您想要亲自证实一下：您我相比，他更爱我还是更爱您，因为您吃醋吃得很厉害……”

“他已经告诉我了，他恨您……”阿格拉娅嘟嘟囔囔地勉强说了一句。

“也许是这样；也许是这样，我配不上他，不过……不过我认为您这是撒谎！他不可能恨我，也不会那么说！然而我准备原谅您……考虑到您的处境……原先我毕竟还是把您想得好了些；我曾以为您更聪明，长得更漂亮，这是真话！……好吧，把您的宝贝拿走吧……他就在这里，正瞧着您，一时冷静不下来，把他带走吧，但是有一个条件：马上离开这里！立刻就走！……”

她倒在安乐椅里，泪流满面。但是她的眼睛突然闪现出新的光芒；她聚精会神地用逼视的目光看了阿格拉娅一眼，从座位上站起来说：

“你要不要我立刻……就下——命——令，听见了吗？只给他下一道命——令，他马上就会扔掉你，永远留在我身边，跟我结婚，而你只好一个人跑回家去，相信吗？你要不要，要不要我这样做？”她像神经失常似的喊道，也许她自己也几乎不相信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阿格拉娅吓得朝门口奔去，但是到了门口便像被钉在那里一样站住，听她说下去。

“你要不要我把罗戈任撵走？你以为我为了让你满意已跟罗戈任结婚了吧？现在我就当着你的面喊一声：‘走开，罗戈任！’还要问一声公爵：‘你记得你答应的事吗？’上帝呀！我

为什么要在他们面前这样贬低自己呢？公爵，你不是亲口对我保证说，不管我发生了什么事，你都要跟我走，永远也不离开我；你说你爱我，原谅我的一切，并且对我表示尊……尊……是的，你也说了这句话！我为了使你不受到束缚，才从你身边跑掉，而现在我不愿意！她凭什么像对待一个放荡的女人那样对待我？至于我是不是放荡的女人，你可以去问罗戈任，他会告诉你的！现在她羞辱了我，而且当着你的面，你是否会不理睬我，挽着她的胳膊把她带走？要是这样，就因为我只相信你一个人这一点，你也应该受到诅咒。你走吧，罗戈任，我不需要你！”她几乎丧魂落魄地喊道，这些话语都是费力地从胸中挤出来的，她的脸变了形，唇焦舌敝，显然她自己一点儿也不相信刚才的自夸，但是同时又希望这短暂的状态哪怕能再延长一秒钟，她继续欺骗自己。这一阵冲动非常强烈，她有可能因此而死去，至少公爵觉得是这样。“瞧，他就在那里！”她最后用手指着公爵对阿格拉娅喊道，“如果他现在不到我跟前来，不要我，不抛弃你，那么你就把他带走，我让给你，我不需要他！……”

她和阿格拉娅仿佛在等待什么似的站住了，两人像疯子一样瞧着公爵。但是公爵可能并不了解这个挑战的全部力量，甚至可以肯定地这样说。他只看见自己眼前的那张不顾一切的、失去理智的脸，见到这张脸，如同有一次对阿格拉娅所说的那样，他的心“永远被刺穿了”。他再也无法忍受，便指着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用央求和责备的口气对阿格拉娅说：

“难道能这样吗？要知道她是……多么的不幸！”

但是他刚说出了这句话，就在阿格拉娅可怕的目光的逼视下哑口无言了。这目光流露出了巨大的痛苦，同时又表达出了无限的仇恨，使得他举起双手一拍，喊了一声，朝她冲过去，

但是已经晚了！阿格拉娅甚至受不了他片刻的犹豫，两手捂住脸，喊了一声“啊，我的上帝！”便冲出房间，罗戈任跟在她后面，去给她打开外屋的门闩。

公爵也往外跑，但是到了门口被人用双手抱住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沮丧的、变了样的脸直愣愣地对着他，发青的嘴唇翕动着，问道：

“你去追她？去追她？”

她失去了知觉，倒在他怀里。他抱起她，把她送回屋里，安放在安乐椅上，开始呆呆地守在她身旁。小桌子上放着一杯水；回到房间的罗戈任端起杯子，朝她脸上泼了一些水；她睁开眼睛，一时什么也不明白；但是突然环视四周，打了个哆嗦，喊了一声，朝公爵扑了过去。

“是我的！是我的！”她喊道，“那位高傲的小姐走了吗？哈——哈——哈！”她歇斯底里地笑着，“哈——哈——哈！我把他送给了这位小姐！可是为什么？为了什么？我真疯了！疯了！……你走开，罗戈任，哈——哈——哈！”

罗戈任全神贯注地看了看他们俩，没有说一句话，拿起帽子，出去了。十分钟后公爵坐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身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用双手抚摸着她的脑袋和脸，好像抚摸一个小孩似的。她笑，他也跟着笑，她掉眼泪，他也打算哭一场。他什么也没有说，但是聚精会神地听着她激动的、热烈的和不连贯的喃喃絮语，未必听明白什么，但是安详地微笑着，而当他刚觉得她又开始难过或想哭，又开始进行责备和抱怨时，他又立即抚摸她的脑袋，两只手温柔地摸她的双颊，像哄一个孩子似的安慰和劝说她。

第 九 章

在前一章叙述的事情发生后，两个星期过去了，本书的几个人物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不做特别的说明，要继续往下讲是非常困难的。然而应该只限于简单地叙述事实，尽可能不做特别的说明，理由十分简单：因为在许多情况下难以说清发生的事。我预先做这一番声明，读者想必会感到十分奇怪，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怎么能够讲自己既不清楚又无个人看法的事情呢？为了使自己不陷入更加尴尬的境地，最好设法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也许好心的读者会明白难处究竟在哪里，何况这个例子并不离题，相反，是故事的直接继续。

两个星期后，也就是到了 7 月初，我们的这位主人公的故事，尤其是这个故事中最近发生的情节，在这两个星期内变成了奇怪的、非常引人发笑的、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同时又几乎是显而易见的奇闻，这个奇闻逐渐在与列别杰夫、普季岑、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叶潘钦一家的别墅毗邻的所有大街小巷传播开来，简言之，几乎传遍了全城，甚至传到了郊区。几乎所有的人——当地人、避暑客、来听音乐的人——都讲起同一个故事来，但是有上千种不同的说法，说有一个公爵到一个受人尊敬的大户人家去吵闹，抛弃了这户人家的一个已与他订

婚的小姐，迷上了一个有名的放荡女人，断绝以往的一切交往，置一切于不顾，既不怕威胁，也不怕激起公愤，打算在近日内就在此地，在帕夫洛夫斯克同那名誉扫地的女人结婚，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举行婚礼，将昂首挺胸，勇敢地面对所有的人。这个奇闻逐渐被添枝加叶地加上了许多耸人听闻的情节，把许多名人和要人牵扯进来，并且被赋予各种不同的离奇的和神秘的色彩，另一方面，看起来它又有不容置疑的和显而易见的事实作为依据，因此普遍的好奇和各种流言飞语当然完全是情有可原的。最微妙、最精彩、同时又最近乎情理的说法，始终出自某几个最爱思考问题的“流言家”之口，这些人属于这样的聪明人，他们在任何时候和在每一个圈子里总是急于首先向别人讲清发生的事，认为这是他们的使命，并经常从中得到乐趣。根据他们的说法，这个年轻人出身名门，是一个公爵，几乎称得上富翁，人很傻，但是有平民作风，迷上了屠格涅夫先生发现的当代虚无主义①，几乎不会讲俄语，爱上了叶潘钦将军的女儿，并且已使得将军家里的人把他当做姑爷来看待了。他同报上刚刚发表的那篇奇闻中的法国教会学校学生有些相似，这个学生故意让自己去当神父，故意请求授予他这一神职，履行了全部仪式，行了礼，吻了十字架、宣了誓等等，第二天他致函主教，当众宣布他不信上帝，认为欺骗百姓和让百姓白白养活自己是不光彩的，因此辞去昨天授予的神职，并把这封信交给自由派报纸发表，——公爵似乎也像这个无神论者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装了一次假。他们说，公爵似乎故意

① 屠格涅夫曾在长篇小说《父与子》(1862) 里描写了巴扎罗夫的“虚无主义”，从此“虚无主义”一词就被用来说明当时平民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

等到未婚妻的父母举行隆重的晚会把他介绍给许多要人的那一天，以便当众宣布他的思维方式，辱骂可敬的达官贵人，当众侮辱性地抛弃自己的未婚妻，并在仆人要把他请出去时进行反抗，打碎了一个漂亮的中国花瓶。此外，他们还以描述当代风习的形式补充说，这个头脑糊涂的年轻人确实爱自己的未婚妻，即将军的女儿，抛弃她仅仅只是由于虚无主义作祟，并且为了制造引起轰动的新闻，其目的是为了不失去当着整个上流社会的面娶一个堕落的女人为妻的乐趣，从而证明在他的思想里既没有堕落的女人，也没有品德高尚的女人，只有自由的女人；表明他不相信上流社会的和旧的分类法，只相信“妇女问题”的存在。最后还表明在他眼里堕落的女人甚至要比不堕落的女人高尚一些。这种解释看起来是十分可信的，并为大多数避暑客所接受，何况它为每天出现的事实所证实。诚然，许许多多事情仍然未解释清楚：一些人说，那个可怜的姑娘非常爱她的未婚夫（根据某些人的说法，则是“勾引者”），在他抛弃她的第二天就跑去找他，看见他正待在情妇那里；另一些人则相反，说她的未婚夫有意把她骗到情妇那里去，纯粹是出于虚无主义，也就是说，为了羞辱她。不管怎么样，这件事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尤其是因为将成为话柄的婚礼确实将要举行，这已是毫无疑问的了。

如果有人要求做出解释，——不是解释此事的虚无主义色彩，而只是解释所预言的婚礼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公爵的真正愿望，此时此刻这些愿望究竟是什么，如何确定我们的主人公此时此刻的精神状态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问题，——那么应该承认，要做出回答是很困难的。我们只知道这一点：举行婚礼这件事已经确定了，公爵本人把喜事委托列别杰夫、凯勒和列别杰夫介绍的一个熟人全权操办，让他们同教会联系，并负责其

他各种事务；要他们别舍不得花钱，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坚持要举行婚礼，催得很紧；根据凯勒的热情请求，确定由他当公爵的傧相，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傧相则由布尔多夫斯基担任，他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这个差使，婚礼定于7月初举行。但是除了这些十分确切的情况外，我们还知道一些简直把我们弄糊涂了的事实，因为这些事实是同上述情况矛盾的。譬如说，我们非常怀疑，公爵在把喜事全部委托给列别杰夫等人操办后，就在当天几乎忘记了他已有了司仪和傧相，几乎忘记了要举行婚礼这件事，他之所以尽快做出安排，把一应事务交给别人去办，只是为了使自己不去想这件事，也许甚至是为了尽快忘掉它。他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想些什么，想要记住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在这件事情上任何人也没有强迫他（譬如说，并未受到来自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方面的压力），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确实一心想尽快举行婚礼，举行婚礼的主意是她出的，完全不是公爵出的；但是公爵毫不勉强地同意了；他甚至有些心不在焉，好像别人请求他办一件相当平常的事情似的。我们面前这种奇怪的事实很多，但是不管我们列举多少这样的事实，它们不仅不说明问题，而且照我们看来甚至把事情弄得更糊涂了；不过我们不妨再举一个例子。

譬如说，我们完全知道，这两个星期公爵白天黑夜都跟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在一起；她带着公爵去散步，去听音乐；公爵和她每天都坐马车去兜风；他只要一个钟头看不见她，便开始为她担心（可见，种种迹象表明，他真心地爱她）；他带着安详温和的微笑听她说话，一听就是几个钟头，不管她说什么都是如此，而且自己几乎一言不发。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些天他有几次、甚至有好多次突然去叶潘钦家，并且不对纳斯塔

西娅·菲利波芙娜隐瞒这件事，这使她几乎陷入了绝望。我们知道，叶潘钦一家人留在帕夫洛夫斯克期间不再接待公爵，他要见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的请求总是遭到拒绝；他一句话也不说就走了，第二天又去，好像完全忘记了昨天吃的闭门羹似的，当然又再次被拒之门外。我们还知道，在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那里跑走后过了一个钟头，甚至不到一个钟头，公爵已经到了叶潘钦家，当然他相信能在那里找到阿格拉娅，他的出现在叶潘钦家引起了极大的惊慌和恐惧，因为阿格拉娅还没有回家，一家人还是从他那里第一次听说阿格拉娅曾和他一起去找过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听人说，当时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和两个女儿，甚至还有Щ.公爵,对待公爵非常严厉和不友好，当即就用激烈的言词宣布与他绝交，他们这样做，尤其是因为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突然来见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说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已在她家待了将近一个钟头，情况很不好，看样子不愿意回家。这个消息最使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感到震惊，而且情况确实如此：阿格拉娅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家出来后，的确宁愿去死，也不愿现在去见家里的人，因此便跑去找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而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立即认为必须把这一切毫不迟延地告诉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母女三人马上跑到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家里去，跟在她们后面的是刚刚回家的一家之长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不顾人家撵他和说了许多不客气的话，也跟着前往；但是按照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的吩咐，那里也不让他见阿格拉娅。不过事情很快结束了，阿格拉娅看到母亲和两位姐姐为她伤心落泪，一点儿也不责备她，便扑到她们怀里，马上就跟着她们回家了。有人说，——虽然这种说法并不

完全可靠，——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这次也很不走运；他抓住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跑去找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只留下他和阿格拉娅在一起的机会，居然表白自己的爱情来；据说阿格拉娅在听他说的时候，尽管非常烦闷和伤心，却突然纵声大笑起来，出乎意料地向他提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为了证明自己的爱情，他能不能马上把自己的手指放到蜡烛上去烧？听人说，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听后大吃一惊，完全不知如何是好，脸上露出非常困惑的表情，于是阿格拉娅好像歇斯底里发作似的朝他哈哈大笑，离开了他，跑到楼上找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去了，她的父母就是在那里找到她的。这个趣闻第二天通过伊波利特传到公爵耳朵里。已经起不了床的伊波利特专门叫人去请公爵来，以便把这个消息告诉他。至于这件事是怎么传到伊波利特那里的，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公爵听到要求在蜡烛上烧手指的事后，也笑了起来，笑得甚至使伊波利特都感到奇怪；然后他突然哆嗦起来，泪流满面……总的说来，这些天他非常不安，处于一种非同一般的惊慌之中，说不清是怎么回事，可是又很痛苦。伊波利特直截了当地说，他认为公爵精神失常了；但是暂时无论如何还不能做这样的肯定。

上面提供这些事实而不做解释，完全不是想在读者面前为我们的主人公辩护。再说，他的行为甚至引起了自己的朋友们的愤慨，我们完全愿意表示也有这样的同感。就连薇拉·列别杰娃在一段时间内也生他的气；生气的还有科利亚；甚至凯勒在被选为傧相前也愤愤不平，列别杰夫本人就不用说了，他甚至开始暗地里反对公爵，这也出于气愤。这一切留到后面再说。总的说来，我们完全同意和高度赞赏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所说的那些非常有力、甚至就其心理分析来说十分深刻的

话，这些话是他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家里的那件事发生后的第六天或第七天，在一次友好的交谈中直率地和毫不客气地说的。顺便指出，不仅叶潘钦一家人本身，而且所有与这一家直接间接有关的人都认为需要跟公爵断绝任何关系。譬如说，Щ.公爵甚至在碰到公爵时扭过头去，不跟他打招呼。但是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不怕损坏自己的名声，仍去拜访公爵，虽然他又开始每天去叶潘钦家，并且受到显然是更加殷勤的接待。他来找公爵正好是叶潘钦全家离开帕夫洛夫斯克的第二天。进门时，他已经知道了在人们当中流传的所有流言飞语，也许他本人在某种程度上也起过促进流传的作用。公爵见到他高兴极了，立刻谈起叶潘钦一家人来；这个朴实和直率的开端使得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变得毫无拘束，因此他也就不绕弯子，直截了当地谈起了正事。

公爵还不知道叶潘钦一家已经走了；他很惊讶，脸色也变得苍白了；但是过了一会儿他茫然失措地和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承认"事情必定会是这样"；接着马上打听："他们到哪里去了？"

与此同时，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仔细地观察着公爵，而公爵提问题的急切，所提问题的朴直，茫然失措的表情，同时又有一种奇怪的坦率，还有不安和激动——这一切使他吃惊不小。不过他客客气气地把所有情况都详细地告诉了公爵：许多事情公爵还不知道，因为他是从那一家来的第一个通风报信的人。他证实阿格拉娅确实病了，一连三昼夜几乎整宿没有睡觉，发着高烧；现在她的病情有所好转，已无任何危险，但是仍处于神经质和歇斯底里状态……"好在家里太平无事！大家都竭力不提往事，不仅在阿格拉娅面前不说，而且甚至相互之间也闭口不谈。父母已经商量好出国旅行的事，时间定在秋

天，等阿杰莱达完婚后立即就去；阿格拉娅听了关于此事的初步议论，就默默地同意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也许他也要到国外去。甚至Щ.公爵说不定也想和阿杰莱达一起到国外去待上两个来月，如果能摆脱得开事务的话。将军本人将留下来。现在全家都搬到他们的庄园科尔米诺去住，这庄园离彼得堡二十俄里，那里有一座可供他们住的宽敞的宅院。别洛孔斯卡娅还没有去莫斯科，看来她甚至是特意留下的。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坚决认为，在发生了所有这些事情之后已无法在帕夫洛夫斯克待下去了；而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则每天把城里的种种流言飞语说给她听。他们也不认为搬到叶拉金岛上的别墅去住的办法是可行的。

“是啊，说真的，”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补充说，“您也会这样认为，怎么能受得了……尤其是当他们知道在这里，在您的家里每时每刻发生的一切，还有，公爵，您尽管被拒之门外，可是每天还上那里去……”

“是的，是的，是的，您说得对，我要见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公爵又摇起头来。

“唉，亲爱的公爵，”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突然兴奋而又忧伤地大声说道，“当时您怎么能让……这一切发生呢？当然，当然这一切完全出乎您的意料……我也认为，您当时想必慌了手脚……无法阻止那个失去理智的姑娘，您做不到这一点！但是您应当明白，这个姑娘……对您的态度是多么的认真，感情是多么的强烈。她不愿意与另一个女人分享，而您……您居然会抛弃和打碎这件无价之宝！”

“是的，是的，您说得对；是我的错，”公爵又闷闷不乐地说了起来，“您知道，只有她一个人，只有阿格拉娅一个人这样看待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其余的人谁也不那么看。”

“这一切之所以令人气愤，正是因为这里没有任何一点严肃的东西！”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喊道，愈说愈来劲。“请您原谅，公爵，但是……我……我想过这一点，公爵；我反复想了多次；我知道以前发生的一切，我知道半年前的所有事情，什么都知道，——这一切都是逢场作戏！这一切只不过是一时头脑发热，是观赏的图画，是幻想，是轻烟，只有一个毫无经验的姑娘因妒忌而心里害怕，才会把这一切当做严肃的东西！”

这时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已经毫不客气地尽情发泄起他的愤懑来了。他头头是道地和清清楚楚地说起来，而且，再重复一遍，甚至带有异常深刻的心理分析，在公爵面前展示了公爵以前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全部关系的图景。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一向很有口才；现在甚至达到口若悬河的程度。他宣布说：“从一开始，您就说假话；以谎言始，必定以谎言终；这是自然规律。当人们——反正有人——称您为白痴时，我不同意，甚至感到愤慨；您太聪明了，不该有这样的称呼；但是您又是那样的古怪，使得您不像大家一样，您自己也会同意这一点。我认为，发生所有事情的基础，首先在于您的可说是天生的缺乏经验（公爵，请注意‘天生的’这个词）；其次在于您的异乎寻常的天真；再其次在于根本缺乏分寸感（您自己曾经几次承认这一点），最后在于您头脑里堆积着大量信念，您由于少有的诚实，至今仍把它们看做真正的、人所固有的、真实的信念！您会同意我的说法，公爵，在您对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态度中，从一开始就有某种假想的平民化的东西（为了简短起见，姑且这么说），有一种可以说是‘妇女问题’的吸引力（这是为了说得更简短）。我可确切知道罗戈任送钱来的时候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住所出现的整个奇怪的闹剧场面。如果您愿意，我可以对您把你们这些人逐个

地详详细细地做一番分析，可以让您自己像照镜子一样看看自己，我非常确切地知道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事情变成这样！您这个年轻人在瑞士时渴望见到祖国，急于回到俄国，像急于回到神秘莫测的乐土一样；您读了许多关于俄罗斯的书，这些书也许都很好，但是却对您有害；您带着首次迸发出来的渴望干一番事业的热情回来了，可以说一下子朝事业扑过去！可是在同一天，人们对您讲述了一个受欺凌的女人的悲惨的和令人气愤的故事，竟然对您这样一个骑士式的童男讲女人的事！同一天您见到了这个女人；您被她的美貌，那神奇的、天仙般的美貌迷住了（其实我也认为她是一个美人）。加上神经质，加上您的癫痫病，再加上我们彼得堡的刺激神经的乍暖还寒的天气；加上这一整天您都在一个对您来说陌生的、几乎是幻景般的城市里，见到各种人物和场面，意外地结识了不少人，这是您感到现实生活完全出乎您的意料的一天，这一天您认识了叶潘钦家的三位美女，其中包括阿格拉娅；加上疲乏和头晕；再加上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客厅和这个客厅的色调……您想，在这时刻您还能期望自己做什么呢？”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公爵点着头，开始脸红了。“是的，几乎就是这样；您知道，头一天在火车里，我几乎整宿没睡，再往前的一天也整宿没睡，心情很不好……”

“当然啰，我要说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急躁地接着说，“事情很清楚，您可以说高兴得忘乎所以，立即抓住机会当众宣布一个宽宏大量的想法，说您这个世袭的公爵和清白的人，并不认为那个不是由于自己的过错，而是由于上流社会的一个可恶的好色之徒的罪孽而蒙受耻辱的女人是坏女人。啊，我的上帝，这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问题不在于此，亲爱的公爵，而在于这是不是真的，您是不是真心

实意的，在于这是出于本性，或者只是头脑发热，一时高兴？在教堂里决定宽恕一个同样的女人时，通常不对她说她做得很对，应该受到尊重和景仰等等，您认为这种做法如何？难道三个月后健全的理智没有提醒您究竟是怎么回事？即使她现在没有过错，——我不打算坚持我的意见，因为不愿意这样做，——但是她所经历的所有事情能够说明她的令人难以忍受的、魔鬼般的傲慢，她的那种厚颜无耻的、贪得无厌的利己主义是情有可原的吗？请原谅，公爵，我太激动了，但是……”

“是的，所有这一切都可能是有的；也许您说得对……”公爵又喃喃道，“她确实爱生气，您说得对，当然，但是……”

“您是否想要说她值得同情，我的好心的公爵？但是为了同情她和为了使她高兴，难道可以羞辱另一个高贵的和纯洁的姑娘，使得她在那双傲慢的、那双充满敌意的眼睛里变得一钱不值？这样下去，这种同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这可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扩大！难道可以爱一个姑娘，同时却在她的情敌面前贬低她，难道可以在亲自正式向她求婚后，却又为了另一个女人并且当着这个女人的面抛弃她……要知道您向她求了婚，而且您是在她的父母和姐姐在场时说这话的！请问，公爵，在这之后您是否还是一个诚实的人？还有……您花言巧语说您爱她，难道不是欺骗这个天仙般的姑娘吗？”

“是的，是的，您说得对，唉，我觉得是我的错！”公爵说，心里感到说不出的难过。

“难道这就够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愤怒地喊道，“难道只喊一声‘是我的错’就够了吗？明知有错，自己还很固执！当时您的心，您的‘基督徒的’好心到哪里去了？您在那个时刻看见了她的脸：怎么，难道她的痛苦比那个女人，比您的另一个女人，那个拆散你们的人要小不成？您既然看见了，

怎么能放任自己这样做？怎么能这样？”

“是的……可是我并没有放任……”可怜巴巴的公爵喃喃道。

“怎么没有放任？”

“真的，我没有放任自己去做任何事。我至今也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我当时跑出去追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晕倒了；后来直到今天不让我见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

“反正都一样！当时您应当去追阿格拉娅，哪怕另一个女人晕倒在地！”

“是的……是的……我应当……可是她会死的！她会自杀的，您可不了解她，还有……无论如何后来我应该把一切告诉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并且……您瞧，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我觉得您似乎并不知道全部情况。请您告诉我，为什么不让我见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不然我会把一切给她解释清楚的。您瞧，她们俩当时说的都不是那么回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因此才造成这样的结局……我怎么也无法对您说清这一点；但是我也许能对阿格拉娅解释清楚……唉，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您谈到当时她跑出去时的脸……噢，我的上帝，我记得！……咱们走吧，走吧！”他突然抓住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袖子，急忙从座位上跳起来。

“上哪里？”

“咱们去找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马上就去！……”

“可是我已经说过，她已不在帕夫洛夫斯克了，干吗去找她？”

“她会理解的，她会理解的！”公爵喃喃道，合起双手做出祈求的样子。“她会理解这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完完全全是

另一回事！”

“怎么完全是另一回事？您不是仍然要跟另一个女人结婚吗？这么说来，您仍坚持要那么做……您是不是要结婚？”

“嗯，是的……我要结婚；是的，我要结婚！”

“那又怎么不是那么回事呢？”

“是的，不是那么回事，不是那么回事！我结婚不结婚，反正都一样，这没有什么！”

“怎么反正都一样和没有什么？难道这也是小事不成？您为了使心爱的女人得到幸福跟她结了婚，而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会看见和知道的，这怎么能说反正都一样？”

“幸福？不！我只不过结个婚罢了；她要这样做；再说我结婚又有什么呢？我……这反正都一样！可是不这样她一定会死的。我现在看到，跟罗戈任结婚简直是发疯！以前不明白的事我现在全都明白了，您知道，当他们俩面对面站着时，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脸色真让我受不了……您不知道，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他神秘地压低嗓门），这话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甚至对阿格拉娅也没有说过，但是我看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脸于心不忍……您刚才谈到了当时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家里举行的晚会，您说得都对；但是有一点被您忽略了，因为您不知道，这就是我一直看着她的脸！那天上午我看到她的照片时，我心里就受不了……薇拉·列别杰娃的眼睛就完全是另一种样子；我……我害怕看见她的脸！”他异常恐惧地加了一句。

“害怕？”

“是的，她是一个疯子！”他脸色发白，低声地说。

“您确实知道这一点吗？”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异常好奇地问道。

“是的，确实知道；现在已经确实知道了；现在，在这些天我已经完全确实知道了！”

“您干吗要勉强自己呢？”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惊恐地喊道，“这么说来，您是出于某种恐惧才结婚的？这根本无法理解……也许甚至是没有爱情的结合？”

“噢，不，我全心全意地爱她！要知道这是……一个孩子；现在她是孩子，完全是孩子！噢，您什么也不知道！”

“与此同时您又要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相信您爱她？”

“噢，是的，是的！”

“怎么回事？如此说来，您想爱这两个女人？”

“噢，是的，是的！”

“得了吧，公爵，您在说些什么呀，清醒清醒吧！”

“没有阿格拉娅，我……我一定要见到她！我……我很快会在睡梦中死去；我曾想过，我今天夜里就会在睡梦中死去。啊，但愿阿格拉娅能了解，能了解全部情况……一定得了解全部情况。因为这里需要了解全部情况，这是最重要的！为什么我们在需要时，在别人有错时，从来都不能了解别人的全部情况！……不过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糊涂了；您的话使我大吃一惊……莫非现在她的脸还像她跑出去时的那种样子？是的，是我的错！很可能全是我的错！我还不知道错在哪里，但是我错了……这里有某种我无法对您解释清楚的东西，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而且不知道说什么，但是……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会理解的！噢，我一直相信她会理解的。”

“不，公爵，她不会理解！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的爱是一个女人的爱，是一般人的爱，而不是……一种抽象的精神。您知道吗，我的可怜的公爵：很有可能您从来既不爱这个，也不爱那个女人！”

“我不知道……也许是这样，也许是这样；您在很多方面都说得对，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您非常聪明，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唉，我的头又开始痛起来了，咱们去找她吧！看在上帝的分上，看在上帝的分上！”

“听我对您说，她不在帕夫洛夫斯克，她在科尔米诺。”

“咱们就去科尔米诺，马上就去！”

“这——不——可——能！”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站起身来，拉长声音说。

“您听着，我写一封信；请您把信捎去！”

“不，公爵，不！请您免了我这种差使吧，我做不到！”

他们分手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带着奇怪的看法走了：在他看来，公爵精神有些失常。他那么害怕见到的和那么喜欢的这张脸意味着什么呢？与此同时，要是没有阿格拉娅，他也许确实会死的，因此阿格拉娅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他是多么的爱她！哈——哈！怎么能爱两个女人呢？怎么能用两种不同的爱去爱呢？这很有意思……可怜的白痴！他现在将会怎样呢？

第十章

然而公爵在举行婚礼前既没有醒着死去，也没有像他对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所说的那样“在睡梦中”死去。也许他确实觉睡得不好，常做噩梦；然而白天和人们在一起的时候，显得很和善，甚至似乎心满意足，不过有时看起来心事重重，但只是在一个人独处时才这样。婚礼是抓紧时间举行的；举行的时间是在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来访后大约一个星期。事情办得这样仓促，就连公爵最好的朋友（如果他有这样的朋友的话）也对他们“挽救”这不幸的疯子的努力失去了兴趣。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似乎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来访在一定程度上是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和他的夫人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的主意。但是，假定他们俩由于心地非常善良真的想把这个可怜的疯子从深渊里救出来的话，那么他们当然也只应做这种无力的尝试；无论就他们所处的地位来说，甚至就他们的心境（这是很自然的）来说，都不适于做更大的努力。我们已经提到过，就连公爵周围的人也在一定程度上起来反对他。不过薇拉·列别杰娃只限于一个人暗中流泪，坐在自己屋里的时间比过去多了，去看望公爵的次数少了。科利亚这时正忙于父亲的丧事；老人死于第二次中风，这次中风是在第一次中风后七八

天发生的。公爵对他们家的不幸深表同情，头几天每天都在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身边陪她坐几个钟头；他参加了葬礼，去了教堂。许多人注意到，聚集在教堂里的人在公爵进出教堂时都不由自主地窃窃私语；在大街上和公园里也是如此：在他步行或乘车路过时，总可以听到有人议论，提到他的名字，指指点点，听得见他们说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名字。人们也在葬礼上寻找她，但是她没有参加。大尉夫人也没有参加葬礼，列别杰夫及时把她阻挡和制止住了。安魂祈祷给了公爵强烈的和异乎寻常的印象；他在教堂里在回答列别杰夫的一个问题时低声说，他这是第一次参加东正教的安魂祈祷，只记得童年时在一个乡村教堂里参加过另一次这样的仪式。

“是啊，先生，躺在棺材里的好像不是他，不久前我们还让他在晚会上坐首席呢，记得吗？”列别杰夫低声对公爵说，“您在找谁？”

“没有什么，我似乎觉得……”

“不是找罗戈任吧？”

“难道他在这里吗？”

“在教堂里。”

“怪不得我好像看见了他的目光，”公爵不好意思地嘟囔道，“没有什么……他来干吗？邀请了他？”

“根本没有考虑过，先生。跟他完全不熟。这里什么人都有，是公共场所嘛。您为什么这样惊讶？我现在经常碰见他；最近一个星期在这里，在帕夫洛夫斯克，我已碰见过三四次。”

“我还一次也没有见过他……从那个时候以来。”公爵喃喃道。

由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也还一次都没有告诉公爵，说她“从那时起”见到过罗戈任，因此现在公爵就断定，罗戈

任由于某种原因有意不露面。这一整天他的心事很重；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整个白天和整个晚上却异常地快活。

科利亚在父亲去世前已与公爵和好了，他向公爵提议请凯勒和布尔多夫斯基当傧相（因为事情很紧迫，刻不容缓）。他替凯勒担保，说凯勒将会举止得体，说不定到时候“用得着他”，而布尔多夫斯基，那就不用说了，这人一向文静、稳重。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和列别杰夫对公爵提意见说，既然举行婚礼的事已定，那么何必非在帕夫洛夫斯克操办，而且还赶在这个避暑的旺季，干吗这样大事张扬？回彼得堡去办，甚至把婚礼放在家里举行，岂不更好？公爵心里很明白，所有这些担惊受怕是什么意思；他简单明了地回答说，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一定要这样做。

凯勒得知他当了傧相后，第二天就来找公爵。进屋前他在门口站住，一见公爵，便举起右手，伸直食指，像发誓似的喊道：

“我不喝酒了！”

然后走到公爵跟前，紧紧握住他的双手，晃动了一下，然后宣称，他在听到此事之初持反对态度，并在打台球时宣布，不是因为别的什么，而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朋友，每天都急不可耐地盼望看到公爵娶的是一个像罗昂公爵小姐① 那样的女人；但是现在亲眼看到，公爵的思想至少要比他们所有的人“加在一起”的想法高尚十二倍！因为公爵要的不是名声，不是财富，甚至不是人们的敬重，而只是——真理！高尚的人喜欢什么人是完全公开的，而公爵有很高的教养，因此一般说来，不能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但是各种浑蛋和小人却不这么看；在

① 罗昂家族是法国的大贵族世家之一，17 世纪初获公爵称号。

整个城市里，在各家各户，在各种聚会上，在别墅里，在听音乐的地方，在小酒馆里，在台球桌旁，人们议论和叫嚷的都是即将发生的事情。我听说有人甚至想在窗户底下起哄，就在所谓的新婚之夜！如果您需要一个正直的人用手枪帮忙的话，公爵，那么我在您第二天早晨从喜床上起来前，准备出于义愤，用掉它半梭子子弹。”他担心在从教堂里出来后涌过来讨喜酒喝的人太多，建议在院子里准备一条消防水龙；但是列别杰夫表示反对，他说：“要是动用消防水龙，房子就会被捣毁。”

“这个列别杰夫暗地里反对您，公爵，这是真的！您能想象得到吗，他们想把您交给官方监护，连同一切，连同自由和金钱，也就是连同那两样使我们每个人区别于四脚动物的东西！我听说，确确实实听说了！这是千真万确的！”

公爵回想起，似乎他自己也听说过这一类的话，但是自然没有加以注意。他现在也只是付之一笑，马上就忘记了。列别杰夫确实筹划过一阵；此人的主意通常像是灵机一动产生的，由于过于热心往往变得复杂起来，分枝分杈，离开原来的基点向四面八方扩展；他一辈子很少做成什么事，其原因就在于此。后来，几乎在举行婚礼的这一天，他来找公爵赔罪（他有一个改不了的老习惯，总要去找他暗地里反对过的人赔罪，尤其是在没有得逞的时候），对公爵说，他生来就是塔列兰①，不知怎么到头来只是列别杰夫。然后在公爵面前坦白说出了他玩的整个把戏，使公爵听得津津有味。他说，他从寻找地位高的人作为后台做起，以便能在需要时有所依靠，便找了伊万·

① 塔列兰（1754—1838），法国政治家和外交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拿破仑时期、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和路易-菲力普时期都当过外交大臣，后来他的名字成为诡计多端的无耻小人的代名词。

费奥多罗维奇。这位将军因疑惑不解而有些犹豫，他对这个"年轻人"充满善意，但是他说，"尽管有进行挽救的愿望，但他不便在这件事情上插手"。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既不想听见公爵说话，也不想见他；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和Щ.公爵只是挥挥手，不愿理睬。但是列别杰夫没有灰心，他同一个精明的律师商量，这是一位可敬的老人，是他的好友，而且几乎是他的恩人；律师断定说，此事完全可以办到，只要有权威的证人出面作证，证明他精神失常和完全发疯就行，此外，主要的还要有地位高的人做后台。列别杰夫没有泄气，有一次他甚至给公爵请来了一位大夫，这也是一位可敬的老人，他是来避暑的，脖子上挂着安娜勋章[①]，请他来的目的据说是为了看看这个地方，认识认识公爵，让他暂时不是正式地、而是所谓友好地谈一下对公爵的看法。公爵记得大夫对他的这次来访；他记得列别杰夫在前一天缠住他，说他有病，在公爵断然拒绝就医后，突然带来了这位大夫，其借口是现在他们俩是从捷连季耶夫先生那里来的，那位先生病情很重，大夫要对公爵谈谈病人的情况。公爵称赞了列别杰夫几句，异常殷勤地招待了大夫。他们马上谈起了患病的伊波利特；大夫请公爵比较详细地讲一讲当时自杀的场面，公爵对事情的叙述和解释把他吸引住了。接着他们谈起彼得堡的气候和公爵本人的病，谈起了瑞士和施奈德。公爵叙述了施奈德治疗方法，讲了一些故事，大夫很感兴趣，结果坐了两个钟头；同时他抽着公爵的上等雪茄，而列别杰夫又叫薇拉送来了非常好喝的果子露酒，这大夫是一个有家室的人，可是却对薇拉献殷勤，讲了不少恭维话，从而

① 俄国的勋章之一，以俄国女皇安娜·伊万诺芙娜的名字命名，于1742年开始颁发。

激起了她的满腔怒火。他同公爵分手时两人已是朋友了。大夫从公爵那里出来就对列别杰夫说，如果总是把这样的人监护起来，那么又让谁来当监护人呢？他听了列别杰夫对即将发生的事做了可怕的叙述后，狡黠和诡诈地摇摇头，最后说，撇开“谁同谁结婚，任何人也管不着”这一点不谈，“那个富有魅力的女人，至少根据他听说的那样，除了特别漂亮之外（单凭这一点就能迷住有财产的人），拥有一大笔从托茨基和罗戈任那里得来的钱，还有珍珠和钻石、披肩和家具，因此即将做出的选择不仅不表明亲爱的公爵特别愚蠢和愚蠢得引人注目，反而证明此人的精明和老谋深算，从而能促使人们得出相反的和对公爵有利的结论……”这种见解使列别杰夫非常吃惊；他便就此罢休，对公爵讲了事情经过后又补充说道：“现在除了赤胆忠心和甘洒热血的决心外，您再也看不到我身上还有什么；我就是为此而来的。”

最近几天伊波利特也使公爵分了不少心；他老是派人来请公爵去。他们一家住在不远的一座小房子里；伊波利特的弟弟和妹妹这两个孩子喜欢到别墅来住，至少是因为他们到花园里玩可以躲开病人；可怜的大尉夫人只好听从他的摆布，完全为他而牺牲自己；公爵每天都得劝架和给他们调解，而病人则继续称他为自己的“保姆”，与此同时由于他充当调解者似乎不敢再鄙视他。伊波利特对科利亚意见很大，因为后者先是因为要守着垂死的父亲，后来又要陪伴新寡的母亲，几乎不再来看他。最后他把公爵即将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结婚的事作为嘲笑的目标，使公爵觉得受了侮辱，终于发了火，于是就不再去看他了。过了两天，大尉夫人大清早步履蹒跚地来找公爵，含着眼泪恳求公爵上他们家去，不然那孩子会把她吃了的。她还补充说，伊波利特想要公开一个很大的秘密。公爵去

了。伊波利特愿意言归于好，哭了起来，哭完后自然更加愤恨，只不过不敢把愤恨表现出来。他的病情很严重，根据种种迹象来看，他很快就要死了。他根本没有什么秘密要公开，只是由于激动（也许是装出来的）上气不接下气地请求公爵要“提防罗戈任”。“这个人是不会把自己的东西拱手让人的；公爵，他不是您我这样的人；这个人如果想要干什么，那是不会手软的……”公爵开始盘问他，想要知道某些事实；但是除了伊波利特个人的感觉和印象外，什么事实也没有。最后伊波利特终于说得公爵胆战心惊，因而非常得意。公爵开头不愿意回答他提出一些特殊问题，伊波利特劝他“甚至可以跑到国外去；俄国神父到处都有，那里也可以举行婚礼”，他只是笑笑。但是伊波利特最后说出这样的想法：“我只是替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担心，因为罗戈任知道您很爱她；以爱报爱；您从他手里夺走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他就会杀死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虽然她现在已不是您的了，可是您毕竟会感到难过的，不是吗？”他达到了目的：公爵走的时候像丧魂落魄似的。

关于要提防罗戈任的警告，正好是在举行婚礼前夕提出的。在这天晚上，公爵在婚前最后一次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见了面；但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无法使他平静下来，甚至相反，最近愈来愈使他惊恐不安。在以前，也就是在几天前，她在与公爵见面时总是竭力设法使他开心，特别害怕看到他忧愁的样子；甚至试着唱歌给他听；常常给他讲她所记得的所有可笑的事情。公爵总是几乎装出笑得很开心的样子，而且有时他确实笑了，因为她讲得起了劲时（她常常如此）表现出了杰出的才智和高尚的感情。她看见公爵的笑容，看见自己的话给公爵留下的印象，便非常高兴，开始感到自豪。但是现在她的忧愁和心事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增加。公爵对纳斯塔西娅·

菲利波芙娜的看法已经确定不移，否则现在他会觉得她身上的一切都是神秘莫测的和不可理解的。他真诚地相信她还能重新充满生机。他曾对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他真心地非常爱她，这完全是实话；在他对她的爱情中确实包含着一种像是对一个可怜的和有病的孩子的疼爱，他很难、甚至不可能对这个孩子撒手不管。他没有对任何人说明过自己对她的感情，即使在无法避开这个话题时也不喜欢谈它；对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本人也是如此，他们俩坐在一起时，从来都不谈“感情的事”，好像两人都暗自发过誓似的。任何人都可以参加他们平常的愉快而热烈的谈话。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后来说，这段时间她一直欣赏着他们，看着他们，心里觉得很高兴。

不过公爵对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情况的这种看法，使得他多多少少免于产生许多其他的疑惑。现在他觉得，她同三个来月前他所了解的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相比，已完全是另一个人。譬如说，如今他已不再考虑，为什么她那时流着眼泪，又是诅咒又是责备，逃避同他结婚，而现在她自己却竭力坚持要结婚？“这么说来，她已不像过去那样担心同我结婚会给我带来不幸了？”公爵想道。在他看来，这样快地恢复自信，对于她来说是不自然的。只是出于对阿格拉娅的憎恨，也不可能产生这种自信，因为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有较深刻的感情。也不会是出于恐惧，害怕把命运与罗戈任连在一起吧？总之，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还有其他原因，都可能在这里起作用；但是他觉得再清楚不过的是，起作用正是他早就料到的那一点，即她那颗可怜的、有创伤的心忍受不住了。所有这一切虽然从某一点来看使他消除了疑惑，但是在这整段时间内都未能使他得到安宁和休息。有时候他似乎努力让自己什么也不想；他似乎把结婚真的看做是一种并不重

要的手续；他把自己的命运看得很轻。至于说到人们的反对意见和类似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谈话那样的议论，他全都无法做任何回答，感到自己完全没有这个能力，因此避开诸如此类的谈话。

不过他发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很好地了解和懂得阿格拉娅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她只是没有说罢了，但是起初，有时公爵要出门到叶潘钦家去时恰好碰上了她，他看到了她的“脸色”。叶潘钦一家离开后，她好像面有喜色，容光焕发。在这之前，不管公爵多么漫不经心和不善于猜度，他还是想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恐怕拿定主意要制造事端，以迫使阿格拉娅离开帕夫洛夫斯克，并开始为此而感到不安。整个别墅区关于婚礼的吵吵嚷嚷的议论，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鼓动起来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刺激情敌。由于叶潘钦一家人很难碰得上，于是有一次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让公爵坐上她的马车，吩咐车夫赶着马车从叶潘钦家的窗户底下驶过去。这完全出乎公爵的意外；他照例是在事情已无法挽回、马车正从窗下驶过时才明白过来。当时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是在这之后一连病了两天；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从此不再这样做了。在举行婚礼前的最后几天，她开始变得心事重重；最后她总是战胜自己的忧愁，重新变得快活起来，但似乎变得文静了，不像不久前那样吵吵嚷嚷，那样觉得幸福和快乐。公爵开始加倍地注意她。他感到有趣的是，她从来也不跟他谈起罗戈任。只有一次，这是在举行婚礼前五天，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突然派人来请公爵马上过去，因为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身体很不好。他发现她好像处于一种完全发疯的状态：又喊又叫，浑身发抖，嚷嚷说罗戈任躲在花园里，躲在她们家里，她刚才还看见他，他会在夜里杀死她……

把她宰了！她整个白天都平静不下来。但是当天晚上，当公爵到伊波利特那里去小坐时，大尉夫人刚从城里办事回来，谈到今天罗戈任到她在彼得堡的住处去找她，打听帕夫洛夫斯克的情况。公爵问她罗戈任究竟是什么时候去找她的，大尉夫人说的时间几乎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说她今天似乎在花园里看见他的时间一样。于是事情便解释为一般的幻觉；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亲自到大尉夫人那里去详细询问了一番，这才完全放心了。

在举行婚礼的前一天，公爵告辞走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仍非常兴奋：彼得堡的女时装师送来了第二天要穿的衣服、结婚礼服、帽子等等。公爵没有料到她看见这些衣服会这样的激动；他把所有的东西夸奖了一番，她听了他的夸奖变得更为高兴了。但是她说走了嘴：她已经听说城里有人愤愤不平，确实有一些浪荡子打算起哄，准备奏乐并且朗诵专门赶写出来的歪诗，而这一切几乎得到了其余的人的赞同。现在她就是想在他们面前更高地昂起头，以自己服饰的高雅和华美压住所有的人，——“只要他们有胆量，就让他们去叫喊，去吹口哨！”她想到这一点时，两眼就闪闪发光。她还有一个秘密的愿望，但是没有大声说出来；她希望阿格拉娅本人，或者至少是她派来的人，也将混在人群里，混进教堂里来观看，她暗自做着准备。她在晚上十点多与公爵分手时脑子里装满了这些想法；但是还没有到半夜时分，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派人跑来找公爵，说“事情很不妙，要他快去”。公爵发现未婚妻把自己锁在卧室里，正在啼哭，处于绝望和歇斯底里发作的状态；她很长时间听不见门外说的任何一句话，最后终于打开了门，只放公爵一个人进去，随手锁上门，跪倒在他面前。（至少看到了点什么的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后来是这样说

的。)

“我是在干什么呀！我是在干什么呀！我是在对你干什么呀!”她猛然紧紧地抱住他的腿喊道。

公爵陪她坐了整整一个钟头；我们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说，他们一小时后分手时已经平心静气和心情舒畅了。这天夜里公爵又派人来打听了一次，但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已经睡着了。第二天早晨，她还没有睡醒，公爵又先后派了两个人来到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家；等到派来第三个人时，那里便叫此人回去转告，“现在有一大群彼得堡来的女服装师和理发师围着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昨天的事连一点儿痕迹也没有了，现在她正忙着打扮，那忙碌劲儿就像这样的美人在婚前打扮自己时常有的那样，现在，正好在这时刻，正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戴哪一种钻石和怎样戴的问题。”公爵完全放心了。

关于这次婚礼接下来的整个情况，是知情人叙述的，看来是可靠的。

婚礼定于下午八点钟举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早在七点钟就准备好了。从六点钟起，一群群看热闹的人开始聚集到列别杰夫别墅的周围，在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住家周围的人就更多了；从七点钟起，教堂里也开始挤满了人。薇拉·列别杰娃和科利亚为公爵非常担忧；然而他们在家里有许多事情要做：他们负责在公爵的各个房间里迎接和款待宾客。不过在举行婚礼后几乎并不打算搞什么聚会；除了必须出席婚礼的人外，列别杰夫邀请了普季岑夫妇、加尼亚、脖子上挂安娜勋章的大夫、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当公爵问列别杰夫为什么他会想到邀请“几乎素不相识的”大夫时，列别杰夫得意地回答道，“脖子上挂着勋章，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可以装点

门面”，说得公爵笑了起来。凯勒和布尔多夫斯基穿着燕尾服，戴着手套，看起来很体面；不过凯勒仍公开表现出好斗的样子，用敌视的目光看着聚集在房子附近的浪荡子们，这使得公爵和保举他的人很不放心。到了七点半，公爵便坐着马车到教堂去。顺便指出，他有意不想省略任何一个习俗和惯例；一切都公开地、光明正大地、当着公众的面“照规矩”进行。在教堂里，公爵在人群不停地窃窃私语和叫喊声中，在不时向左右两边投去威严的目光的凯勒的指导下，好容易穿过人群，暂时隐藏在圣堂里，而凯勒转身前去接新娘，他发现聚集在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家台阶旁的人不仅要比公爵住处多一倍或两倍，而且甚至可能要比那里的人加倍地放肆。他上台阶时听到了无理取闹的喊叫声，便忍不住了，已准备要向人群发表一篇适当的讲话，幸好被布尔多夫斯基和从台阶上跑下来的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拦住了；他们抓住他，使劲把他拉进屋里。凯勒心里很恼火，忙着要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站起身来，再次瞧了瞧镜子，像后来凯勒形容的那样，带着“苦笑”说，她的脸“白得像死人”，说完虔诚地朝圣像鞠了一躬，来到台阶上。她露面后，人声鼎沸。诚然，在最初的一瞬间可以听到笑声和掌声，几乎还有口哨声；但是过了一会儿后就传来了另一种声音。

“真是个美人！”人群里有人喊道。

“她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举行了婚礼，就把什么都掩盖起来了，这些傻瓜！”

“不，这样的大美人到哪里找去，乌拉！”挨得最近的人喊道。

“公爵夫人，为了这样的公爵夫人我愿意把灵魂出卖了！”

一个办事员喊道，“以生命作代价换取我的一夜！[1] ……”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出来时确实脸色白得像一张纸；但是她的那双乌黑的大眼睛像两团火一样朝人群闪闪发光；人群也经受不住这样的目光；愤怒转变为兴高采烈的欢呼。马车的门已经打开了，凯勒已经朝新娘伸出手去，突然她喊了一声，从台阶上直接向人群奔去。陪她的人全都惊呆了，人们给她让开路，在离台阶五六步的地方突然出现了罗戈任。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就在人群里捕捉到了他的目光。她像发疯似的跑到罗戈任面前，抓住他的双手说：

“救救我！把我带走！上哪儿都行，马上就走！”

罗戈任几乎把她抱了起来，差点儿没有把她抱到马车跟前。接着在转眼之间从钱夹子里掏出一百卢布钞票，递给了车夫。

“去火车站，如赶上火车，再给一百卢布！”

说完便随着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跳上了马车，关上了车门。车夫一刻也没有迟疑，马上抽了马一鞭子。凯勒事后抱怨事情来得太突然了。“再有一秒钟，我就能想出对付的办法，决不让他们逃跑！”他在讲这个意外的事件时这样解释道。他和布尔多夫斯基拦住另一辆正好路过这里的马车，追了一程，半路上改变了主意，心里想：“怎么说也晚了！强拉是拉不回来的！”

“而且公爵也不会愿意这样做！”大为震惊的布尔多夫斯基断然说。

罗戈任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及时赶到了车站。罗戈

---

① 这句诗引自普希金的中篇小说《埃及之夜》中关于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公元前 69—前 30）的长诗。

任下了马车后，几乎在就要上火车时拦住了一个身上穿着一件比较体面的深色旧斗篷和头上裹着一块绸头巾的姑娘。

“我出五十个卢布买您的斗篷，好吗?”他突然把钱给姑娘递过去。那姑娘很吃惊，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时，他已经把五十卢布钞票塞进她手里，扯下斗篷和头巾，披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肩上和头上。她的过分华丽的衣服很显眼，容易引起车厢里的人注意，姑娘这才明白过来，为什么要出这样的高价买她的一钱不值的旧衣服。

议论这件意外事的喧闹声异常迅速地传到了教堂。当凯勒穿过人群去找公爵时，许多与他根本不相识的人都跑过来问长问短。一时人声鼎沸，人们摇着脑袋，甚至发出笑声；谁也不从教堂里出来，大家都等着看新郎听到这个消息后的反应。公爵的脸色变白了，但是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很平静，用勉强能听得见的声音说:“我曾担心过；不过我仍然没有料到会这样……”在沉默了一会儿后补充说：“不过……处于她的状态……这是完全正常的。”后来凯勒把这样的反应称为“前所未有的哲学”。公爵出了教堂，显得心情平静，并不沮丧；至少许多人看到的情况是这样，并且事后也这样说。看样子他急于回家，想尽快独自一个人待一会儿；但是人们却不让他这样。跟着他进屋的有几位客人，其中包括普季岑、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还有那位也不打算离开的大夫。此外，整座房子简直被看热闹的人团团围住。公爵从凉台上就听见，凯勒和列别杰夫跟几个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几个人谁都不认识，从外表看像是当官的，他们说什么也想到凉台上来。公爵走到争吵的人跟前，问清是怎么回事，然后客客气气地请列别杰夫和凯勒闪开，彬彬有礼地对站在台阶梯级上的那位头发已经花白、身体还很健壮的领头的先生打招呼，敬请他莅临指

教。那位先生不好意思起来，但还是进去了；他后面跟着第二个，第三个。整个人群里居然有七八个人要进去，他们进屋时竭力装出尽可能随随便便的样子；但是除他们之外再没有愿意进去的人了，没过多久人群里有人开始指责那几个好出风头的人。请进来的人落座后，谈话开始了，端来了茶，——这一切都做得非常得体和谦恭，使进来的人感到有些惊讶。当然他们曾做过几次尝试，想使谈话变得开心一些，把它引到“应有的”话题上去；提了几个不客气的问题和几条“难听的”意见。公爵朴实而又诚恳地一一做了回答，同时又保持着自尊，相信客人们都很正派，这就使得那些不客气的问题自然而然地无人再提了。谈话开始变成几乎是严肃的了。一位先生说起话来没有个完，突然他非常愤激地发誓说，不管发生什么事，他决不把庄园卖掉，相反，他将等待，而且一定能等到有利时机，因为“产业比金钱好”；“您瞧，先生，这就是我的经营方法，您可以去问别人。”由于他是对公爵说话，公爵便热烈地夸奖他，尽管列别杰夫在他耳边小声说，这位先生地无一垄，房无一间，从来没有什么庄园。过了差不多一个钟头，茶喝完了，客人们最后觉得不好意思再坐下去了。大夫和灰白头发的先生热情地和公爵告别；大家都热情地、闹哄哄地道了别。说了一些祝愿的话以及诸如“不必难过，也许这样倒更好”之类的看法。说实话，也有人曾想讨杯香槟酒喝，但是被客人中年长的人阻止了。当所有的人都走了后，凯勒俯身对列别杰夫说：“要是咱们俩，就会又喊又叫，打起架来，丢尽了脸，还会把警察招来；而他又交了一些新朋友，而且是这样一些人；我了解他们！”列别杰夫已喝得醉醺醺的，叹了口气说：“向聪

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1] 我以前在谈到他时也说过这话，但是现在我要补充说，上帝保护了这个婴孩，上帝和所有圣徒救了他，使他免于堕入深渊！”

到十点半左右，大家终于都走了，只剩下公爵一个人，他觉得头痛；科利亚走得最晚，他帮公爵换下结婚礼服、穿上便装后才离开。他们热情地分了手。科利亚没有多谈这件事；但是答应明天早点来。他后来证明说，公爵在最后告别时没有做任何暗示，这么说来，他甚至对科利亚也隐瞒了自己的意图。整座房子里很快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人了：布尔多夫斯基去找伊波利特，凯勒和列别杰夫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只有薇拉·列别杰娃一个人还停留了一段时间，她匆匆地收拾了一下办喜事的房间，使其恢复平时的样子。她离开时看了一下公爵。见他坐在桌旁，两个胳膊肘支在桌上，双手抱住脑袋。她轻轻地走到他跟前，碰了碰他的肩膀；公爵疑惑不解地看了她一眼，几乎有一分钟的时间似乎在回想什么；当他回想起来并且一切都明白过来后，突然变得非常激动。不过最后他只是异乎寻常地热切请求薇拉明天早晨七点钟第一班火车时敲他的房门。薇拉答应了；公爵开始热烈地请求她不要告诉任何人；她连这一点也答应了，最后当她已把门完全打开准备出去时，公爵第三次叫住她，抓起她的双手，吻了吻，然后吻了吻她的前额，并以某种“异常的”样子对她说：“明天见！”至少薇拉在事后是这样说的。她离开时深为公爵担惊受怕。第二天早晨她精神振作了一点，七点多按约定的时间去敲公爵的门，告诉他再过一刻钟火车就要开往彼得堡；她觉得公爵给她开门时精神饱满，甚

---

[1] 语出《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11 章和《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 10 章，这两句话本是耶稣对上帝说的。

至面带微笑。夜里他几乎没有脱衣服，就这样睡了觉。据他说，他今天就可以回来。这么说来，这时他认为他到城里去这件事只能、也只需要告诉她一个人。

第十一章

一个钟头后，他已经到了彼得堡，九点多已在拉罗戈任家的门铃了。他从正门进去，很长时间没有人来给他开门。最后罗戈任娜老太婆住宅的门打开了，出现了一个模样端庄的老年女仆。

“帕尔芬·谢苗诺维奇不在家，”她从门里说道，“您找谁？”

“找帕尔芬·谢苗诺维奇。”

“少爷不在家。”

女仆带着无法抑制的好奇心打量着公爵。

“无论如何请您告诉我，他昨晚在家过夜了吗？还有……昨天他是不是一个人回来的？”

女仆继续看着他，但没有回答。

“昨天，在这里……晚上……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是不是跟他在一起？”

“请问您是哪一位？”

“我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梅什金公爵，我们很熟。”

“少爷不在家。”

女仆垂下了眼帘。

“那么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呢？”

“这我什么也不知道。”

“等一等，等一等！什么时候回来？”

“这我也不知道。”

门关上了。

公爵决定过一个钟头再来。他朝院子里看了一眼，看到一个打扫院子的人。

“帕尔芬·谢苗诺维奇在家吗？”

“在家。”

“怎么刚才对我说不在家？”

“是他家里的人说的吗？”

“不，是他母亲家的一个女仆说的，我拉帕尔芬·谢苗诺维奇家的门铃，没有人开门。”

“也许他出去了，”打扫院子的人说，“平常都不告诉别人。有时把钥匙随身带走，房门一连三天都锁着。”

“您确实知道昨天他在家吗？”

“在家。有时从正门进来，那就看不见了。”

“那么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昨天是不是跟他在一起？”

“这我不知道。她不常来；要是她来，我似乎是会知道的。”

公爵出来了，他沉思着在人行道上走了一些时候。罗戈任住的房间的窗户都紧闭着；他母亲住的那一半的窗户几乎全都打开了；天气晴朗而炎热；公爵横过街道到了对面的人行道上，站住再一次看了看窗户：它们不仅关着，而且几乎每个窗户里都放下了白色的窗帘。

他站了一会儿，奇怪得很，他突然觉得，一个窗帘的边缘掀了起来，罗戈任的脸一闪，立刻就消失不见了。他再等了一下，决定再去拉门铃，但又改变了主意，打算过一个钟头后再

说，心里想："谁知道呢，也许这只是幻觉……"

主要的是，他现在要赶到伊兹梅尔团去，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不久前的住处去。他知道，她三周前根据他的请求从帕夫洛夫斯克搬走后，住在伊兹梅尔团她过去的好友、一位教师的遗孀家，这是一位可尊敬的太太，她拖家带口，出租带家具的上好住房，几乎以此维持生活。公爵觉得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重新搬到帕夫洛夫斯克去住时，很有可能把住房给自己留下；至少她昨夜就很可能在那里过夜，当然是罗戈任把她送到那里去的。公爵雇了马车。路上他才想到，本来就应从那里找起，因为夜里她不可能直接去罗戈任家。这时他又回忆起了打扫院子的人说过，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不常去罗戈任家。既然本来就不常去，那么现在怎么会住在那里呢？公爵尽管用这些想法来宽慰自己，但他还是紧张得半死不活地来到伊兹梅尔团。

使他大为惊愕的是，教师夫人一家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都没有听到过关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消息，而且都像来看奇迹似的跑出来看他本人。教师夫人家里孩子很多，——全是女孩，彼此之间相差一岁，从七岁到十五岁都有，——她们跟着母亲蜂拥而出，把他团团围住，一个个冲着他张大嘴。在她们后面出来一个面黄肌瘦、系着黑头巾的女人，这是孩子们的姑妈，最后出现的是这一家的老奶奶，这是一个戴眼镜的老太太。教师夫人恳请公爵进屋坐一会儿，公爵盛情难却，便照办了。他立刻猜测到，她们完全知道他是什么人，并且清楚地了解他的婚礼应在昨天举行，因此好奇得要死，想打听婚礼的情况，弄明白这样的怪事：他居然来向她们打听那个现在应当和他一起待在帕夫洛夫斯克的女人，但是她们出于礼貌不好意思开口。公爵简要地讲了讲婚礼的情况以满足她们的好奇心。

她们都很惊讶，又是叹气，又是喊叫，因此他只好把其余的一切几乎全讲出来，当然是扼要地讲。三位绝顶聪明的和心情激动的太太经过商议后认为，首先一定要敲开罗戈任家的门，从他那里把所有情况打听清楚。如果他不在家（这一点必须确实查清），或者如果他不肯说，那么就到谢苗诺夫团[①] 去找一位太太，她是德国人，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熟人，同母亲住在一起；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也许由于激动和想躲起来，就在她们家过夜。公爵站起来要走时神情非常沮丧；她们后来说，当时他的脸“变得十分苍白”；确实他的双腿都发软了。最后他终于从一片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中听出，她们正在商量要不要同他一起行动，并询问他城里的住址。他在城里没有住址；于是她们建议他找个旅馆住下。公爵想了想，便给她们留下了他以前住过的旅馆的地址，这就是大约五周前他在那里发过病的那家旅馆。然后他又出发去罗戈任家。

这一次不仅罗戈任家没有人给他开门，而且就连老太太家的门也没有开。公爵便去找打扫院子的人，好容易在院子里找到了他；打扫院子的人正忙着干什么事，爱答不理的，甚至没有正眼瞧他，但是毕竟还是肯定地说，帕尔芬·谢苗诺维奇“大清早就出门了，去了帕夫洛夫斯克，今天不回家了”。

“我等等他；他也许傍晚会回来吧？”

“也许一个星期都不回来，谁知道他呢。”

“这么说来，他昨天仍然还是在家里过的夜？”

“过夜倒是在家里过的……”

这一切都值得怀疑，其中一定有诈。打扫院子的人在这段

---

① 彼得堡的一个区，靠近城郊大街，因谢苗诺夫禁卫团驻扎该地而得名。

时间里很可能已得到了新的指示：刚才他还唠唠叨叨，现在干脆就不理人了。但是公爵决定过两个钟头再来，如果需要，甚至打算在房子附近守候，而现在对那个德国女人还抱有一线希望，于是他便坐车直奔谢苗诺夫团。

但是到了德国女人家里后，人家甚至弄不明白他的来意。他根据对方的某些片言只语甚至可以猜到，这个德国女人在大约两个星期前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闹翻了，因此这些天没有听到对方的任何消息，她还竭力想让公爵知道，她不想听到这种事，“哪怕她嫁给世界上的所有公爵，也由她去”。公爵赶紧出来。他顺便想到，她也许像上次一样去了莫斯科，罗戈任当然跟着去了，也许同她在一起。“至少能找到某些线索！”然而他回想起他需要找个旅店住下来，于是便赶往铸造街；那里马上给他开了个房间。服务员问他要不要吃点东西：他心不在焉地回答说要吃，但明白过来后对自己大发脾气，因为吃东西耽误了他半个钟头，到后来他才想到，他完全可以把端来的饭菜放在一边不吃。在这昏暗闷热的走廊里他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这种感觉竭力想成为某种想法；但是他总是猜不出这个冒出来的新想法是什么。最后他心神不定地出了旅店；他觉得头发晕；但是上哪里去呢？他又奔向罗戈任的家。

罗戈任没有回来；拉铃也没有人来开门；他便去拉罗戈任娜老太太的门铃；门开了，还是说帕尔芬·谢苗诺维奇不在家，也许三两天不会回来。使公爵感到难堪的是，那里的人仍带着无法抑制的好奇心打量着他。这一次他根本没有找到打扫院子的人。他像刚才那样来到对面的人行道，望着窗户，在难以忍受的炎热中来回走了大约半个钟头，也许走的时间还要更长些；这一次没有任何动静；窗户没有打开，白色的窗帘一动也不动。最后他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上回一定是他的幻觉，甚至

那些窗户，从种种迹象可以看出，都很昏暗，很久没有擦洗了，即使真的有人从玻璃窗里朝外看了一眼，那也很难辨别得出来。想到这里，他高兴起来，便又坐车前去伊兹梅尔团找教师夫人了。

那里已在等他了。教师夫人已去过三四个地方，甚至去找了罗戈任：一点儿消息也没有。公爵默默地听完后，进了房间，在沙发上坐下，开始瞧着大家，好像不明白她们在给他讲什么似的。奇怪的是：他一会儿观察力很强，一会儿突然变得极端的心不在焉。全家人后来声称，这一天他奇怪得“令人惊讶”，因此“也许当时一切都已显示出来了”。最后公爵站起身来，请求让他看一看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房间。这是两个明亮高敞的大房间，家具很像样，租金不会便宜。后来这几位太太说，公爵察看了房间里的每一样东西，看到小桌子上的一本从图书馆里借来的打开的书，那是法国小说“Madame Bovary”①，他发现翻开的那一页被折了起来，于是请求允许他把这本书带走，没有听完别人说这本书是从图书馆借来的，不能带走，就马上把书放进口袋里。他在敞开的窗户旁坐下，看见了写满粉笔字的牌桌，便问道：谁玩过牌？她们对他说，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每天晚上都同罗戈任玩耍傻瓜、朴烈费兰斯、磨房主、惠斯特、自选王牌等，② ——什么都玩，他们是在最近，从帕夫洛夫斯克搬到彼得堡后才开始玩纸牌的，因为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老是抱怨太无聊，嫌罗戈任整晚坐在那里不说话并且什么也不会说，她还常常流泪；第二天晚

① 法文：《包法利夫人》，这是法国作家福楼拜的代表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读后曾给予很高评价。

② 耍傻瓜等均为纸牌游戏。

上罗戈任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了纸牌；这时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笑了起来，两人便开始玩纸牌。公爵问：他们玩过的纸牌在哪里？但是纸牌没有在这里；纸牌总是由罗戈任自己揣在口袋里带来，每天换一副新的，玩完了就带走。

几位太太劝公爵再一次去找罗戈任，再一次去使劲敲他的门，但不要现在去，而是到晚上再去："也许他会在家。"同时教师夫人自告奋勇，愿意在傍晚之前到帕夫洛夫斯克去一趟，找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打听一下：那里有些什么消息？她们请公爵在晚上十来点钟时务必再来一趟，好商量一下明天怎么办。尽管别人怎样安慰他，为他鼓劲，但是公爵心里完全充满了绝望。他在难以形容的苦恼之中步行到了自己住的旅店。夏日尘土飞扬和闷热的彼得堡好像钳子一样把他紧紧夹住；他在表情严厉的或喝醉酒的人中间挤来挤去，毫无目的地端详人们的脸，也许走了不少冤枉路；他进自己的房间时，几乎已经完全是晚上了。他决定休息一会儿，然后依照人们的劝告再去找罗戈任，便在沙发上坐下，两肘支在桌子上，陷入了沉思。

天知道他沉思了多久，天知道他想的是什么。他害怕许多事情，而且痛苦地感觉到自己害怕得厉害。他想起了薇拉·列别杰娃；接着想到，在这件事情上列别杰夫也许知道些什么，即使不知道，也能比他更快地和更容易地打听到。然后他回想起了伊波利特，记得罗戈任曾去看过伊波利特。他又想起了罗戈任本人：不久前在安魂祈祷仪式上，后来在公园里都见过他，再就是在这里的走廊里突然看见他，那时他藏在角落里，拿着刀子等着他。现在他想起了他的眼睛，那双当时在黑暗中窥视的眼睛。他不禁打了个冷战：刚才那种自然出现的想法现在突然进了他的大脑。

这想法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如果罗戈任在彼得堡，那

么即使他躲一段时间，最后仍然一定会来找他，或者怀着好意，或者大概会像那时那样怀着恶意。如果罗戈任由于某种原因需要前来，那么他除了到这里来，到这走廊里来，他再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他不知道地址；因此他很可能会认为公爵在以前的旅店落脚；至少他一定会试着到这里来找……如果很有必要的话。谁能知道，也许他就有这个必要？

他这样想着，不知为什么他觉得完全有这样的可能。倘若他做更深一步的考虑，再想一想“譬如说，为什么罗戈任会突然需要他，为什么他们最后非见面不可”，那么他就怎么也弄不明白了。但是这样一种想法使人难以忍受：“如果他觉得轻松愉快，他就不会来，”公爵继续想道，“如果他觉得不痛快，他很快就会来；而他肯定痛快不了……”

当然，他既然这样深信不疑，他就应当在家里，在旅店里等罗戈任；但是他似乎无法做到把他的新想法坚持到底，于是一跃而起，抓起帽子，往外跑。走廊里已经全黑了。“如果他突然从哪个角落出来，在楼梯旁拦住我，那可怎么办?”当他走近熟悉的地方时，脑子里闪过这样的念头。但是并没有任何人出来。他下楼到了门洞里，然后上了人行道，看见随着夕阳西下街上出现那么稠密的人群（假期里的彼得堡总是这样）感到很惊奇，于是朝豌豆街的方向走去。在离旅店五十步的地方，在第一个十字路口，人群里突然有人碰了碰他的胳膊肘，在他耳边低声说：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跟我走，老弟，有事。”

这是罗戈任。

奇怪的是，公爵一时高兴突然开始讲起他刚才如何在旅店的走廊里等他，讲得很不连贯，含糊不清。

“我去过那里，”罗戈任出乎意料地回答道，“咱们走

吧。”

公爵听了他的回答很奇怪，但是他感到奇怪是在至少两分钟后他明白过来的时候。他明白了回答的意思后吓了一跳，开始出神地看罗戈任。而罗戈任在前面离他几乎半步远的地方走着，眼睛直视前方，不看迎面走来的任何人，下意识地和小心翼翼地给大家让路。

“你既然去过旅店……干吗不到房间里来找我？”公爵突然问道。

罗戈任停住脚步，看了他一眼，想了想，仿佛根本不明白这个问题似的说：

“这样吧，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你从这里照直走，一直走到我家，知道吗？我从那一边走。你得注意，我们要在一起……”

他说了这话后横过街道，上了对面的人行道，看了看公爵是不是正在朝前走，当他看到公爵站在那里睁大眼睛望着他时，便冲着公爵朝豌豆街方向挥了挥手，自己朝前走了，还不断地回过头来看看公爵，要他跟着自己走。当他看见公爵明白了他的意思，没有从另一侧人行道走到他这一边来时，显然很高兴。公爵不由自主地想，罗戈任准是需要注意观察什么人，不在路上把此人漏掉，因此他到了对面的人行道上。“可是他为什么不说需要观察什么人呢？”就这样他们走了大约五百步，突然公爵不知为什么发起抖来；罗戈任虽然看的次数少了，但是仍继续回头张望；公爵忍不住了，便向他招手，叫他过来。罗戈任横过街道到了公爵身边。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莫非就在你家？”

“在我家。”

“不久以前是你从窗帘后面朝窗外看我来着？”

“是我……”

“你怎么……”

但是公爵不知道往下再问什么，如何结束这一问话；加上他的心跳得很厉害，说起话来都很困难。罗戈任也沉默着，照旧看着他，也就是说，好像是在沉思。

“好吧，我走了，”他突然说道，又准备要到街对面去。“你走你的。就让我们在大街上分开走……这对我们更好些……各走一边……你会明白的。”

当他们终于从两条不同的人行道上拐进豌豆街快要到罗戈任家时，公爵的两腿又开始发软，几乎很难迈步了。时间已是晚上十点左右。老太太那一边的窗户像刚才一样仍旧敞开着，而罗戈任的一边则关着，在暮色中窗户上放下的白窗帘似乎更加显眼。公爵从另一边的人行道过来到了房子对面；罗戈任也从他走的人行道登上了台阶，朝他挥手。公爵横过街道到了他跟前，也上了台阶。

“现在就连打扫院子的人也不知道我回来了。我刚才说要到帕夫洛夫斯克去，对母亲也是这样说的，”他带着狡黠的、几乎是满意的微笑低声说，“我们进去吧，谁也听不见。”

他已把钥匙拿在手上了。上楼梯时，他转过头来提醒公爵，要他脚步放轻些，自己轻轻地打开他的房门，先让公爵进去，然后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随手锁上门，把钥匙放进口袋。

“咱们走吧。”他低声说。

他自从上了铸造街的人行道后就开始低声说话。尽管外表很镇静，但他内心深感不安。他们进了书房紧跟前的客厅，他走到窗户跟前，神秘地抬抬手要公爵过去，对他说：

“你在不久前拉我家的门铃时，我马上就猜到这就是你；

我踮着脚走到门边，听见你跟帕夫努季耶芙娜[1] 说话，而我大清早就嘱咐她：如果你来，或者你派人来，或者不管什么人来敲我的门，无论如何也不要说我在家；尤其是当你亲自来找我时，更不能说，我把你的名字告诉了她。后来，在你走后，我就想道：‘如果他现在站在那里观察或者在街上守候着，那怎么办?’我走到这个窗户跟前，撩起窗帘一看，见你站在那里，直瞪瞪地看着我……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到底在哪里?”公爵气喘吁吁地说。

“她……在这里。”罗戈任慢慢悠悠地说，好像故意等一下再回答似的。

“究竟在哪里呢?”

罗戈任朝公爵抬起眼睛，聚精会神地看了他一眼说：

“咱们走吧……”

他说话时仍然压低声音，不慌不忙，慢悠悠的，而且照旧若有所思，显得有些奇怪。甚至在讲窗帘的事时，尽管语气非常激动，也似乎想通过讲这件事说别的什么事。

他们进了书房。自从公爵上次来过之后，这个房间发生了某些变化：一道绿色花缎帷幕横贯整个房间，两端各有一个入口，这道帷幕从书房里隔出一个小间，罗戈任的床铺就在这里。沉重的帷幕放了下来，两边的入口都遮掩着。书房里很暗；彼得堡夏天的“白夜”开始黑下来了，如果不是天上的满月，那么在罗戈任的那几个放下窗帘的黑暗房间里很难看清什么。不错，人的脸还能辨认出来，但很不清楚。罗戈任的脸同平常一样很苍白；他注视着公爵，两眼射出强烈的光芒，但是

---

① 罗戈任的女仆的名字。

目光有点呆滞。

“你是否可以点一支蜡烛?”公爵说。

“不，不需要,”罗戈任回答说，抓住公爵的一只胳膊把他按在椅子上；自己在对面坐下，把椅子挪得很近，他的膝盖几乎碰到了公爵的膝盖。在他们之间，在稍靠边的地方放着一张小圆桌。“坐下，咱们先坐一会儿!”他说，仿佛在劝公爵。两人沉默了片刻。“我就知道你会在这个旅店落脚,”他开口说道，如同有时人们在进入正题前先从与事情无直接关系的不相干的细节谈起一样。“进了走廊我就想：现在，此时此刻他也许像我等他一样正坐在那里等我吧?你去过教师夫人那里了吗?”

“去过了。”公爵心跳得非常厉害，勉强才说出话来。

“我也想到了这一点。我想，一定还会说些什么……后来我又想：我把他带到这里来，今夜就可以在一起……”

“罗戈任！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在哪里?”公爵突然低声问道。他手脚哆嗦着站起身来。罗戈任也站了起来。

“在那里。”他朝帷幕点点头，低声地说。

“睡着了?”公爵小声问。

罗戈任像刚才一样又十分注意地看了他一眼。

“那么咱们就过去！……不过你……好吧，咱们走吧!”

他稍稍撩起门帘便站住了，又朝公爵转过身来。

“进吧!”他朝门帘里面点点头，请公爵先进去。公爵进去了。

“这里很黑。”他说。

“看得见!”罗戈任喃喃道。

“我勉强看见……一张床。”

“你走近点。”罗戈任低声吩咐说。

公爵朝前跨了一步，两步，便站住了。他站着仔细看了一分钟或两分钟，两人站在床边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公爵的心跳得很厉害，好像在房间里，在死一般的沉寂里能听见心跳声。但是他的眼睛已经适应了，能看得清整个床铺；床上有一个人在一动不动地躺着睡觉；既听不见一点儿窸窣声，也听不见一点儿呼吸的声音。睡着的人用一条白被单蒙头盖住，但是四肢的轮廓能模糊地看出来；根据隆起的形状只能看清这个人直挺挺地躺着。周围一派乱七八糟的景象，在床上，在床上放脚的一边，在床边的安乐椅里，甚至在地板上，乱扔着脱下的衣服，贵重的白色绸衫，鲜花，缎带。在床头的小桌子上摘下后乱扔在那里的钻石闪闪发光。在床上放脚的一边，一些花边被揉成一团，而在发白的花边上，从被单下露出一只光脚的脚尖；它好像是用大理石雕成的，纹丝不动。公爵看着这情景，感到他看得愈久，房间里便变得愈死寂和愈沉静。突然一只被惊动的苍蝇嗡嗡地叫起来，从床上飞过，飞到床头就不再出声了。公爵打了个冷战。

“我们出去吧。”罗戈任碰了碰他的胳膊说。

他们走了出来，又在那两把椅子上面对面坐下。公爵哆嗦得愈来愈厉害，一直用疑问的目光紧盯着罗戈任的脸。

“我看得出，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你在哆嗦，”罗戈任终于说道，“几乎像你过去精神失常时一样，在莫斯科就有过这种情况，记得吗？或者正好跟过去发病前一样。我想不出现在拿你怎么办才好……”

公爵竭尽全力注意听着，想要听明白他的话，目光一直在询问着。

“这是你干的？”他朝门帘点点头，终于问道。

“是……我……”罗戈任低声回答，低下了头。

两人沉默了大约五分钟。

"因为，"罗戈任突然接着说，好像自己的话没有中断似的。"因为如果你的病现在又发作，并且喊叫起来，那么街上或院子里大概就会有人听见，并且猜到我家里有人过夜；他们就会来敲门，就会进来……因为他们大家都以为我不在家。我连蜡烛也没有点，为的是街上或院子里的人看不出来。因为我出门时总是把钥匙带走，只要我不在家，一连三四天谁也不会进来收拾房间，这是我立的规矩。因此为了不让别人知道我们要在这里过夜……"

"等一等，"公爵说，"刚才我问过打扫院子的人和老太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是否在这里过夜？这么说来，他们已经知道了。"

"我知道你问过。我对帕夫努季耶芙娜说，昨天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来过，后来她又去帕夫洛夫斯克了，在我这里待了十分钟。他们并不知道她在这里过夜，——谁也不知道。昨天我们也是这样进来的，完全是悄悄地，就像今天和你进来一样。我在路上还暗自寻思过，她会不愿意悄悄地进来，——完全不是那样！她压低声音说话，踮起脚走路，为了使连衣裙不发出响声，便把它紧裹在身上，提在手里，在楼梯上她还伸出指头警告我不要出声，——她一直怕你找她。在火车上完全像发了疯一样，全都是由于害怕，是她自己愿意到我这里过夜的；我开头打算把她送到教师夫人家的住处去，——她根本不愿意！她说，'天一亮他就会在那里找到我，你把我藏起来，明天清早就去莫斯科'，后来她又想去奥廖尔的什么地方。躺下睡觉时还一直叨叨要和我一起去奥廖尔……"

"等一等，你现在打算干什么，帕尔芬，你想怎么办？"

"你一直浑身哆嗦，我就为你放心不下。今天我们就在这

里过夜，待在一起。这里除了那张床铺外没有别的床铺了，我想出了一个主意，可以把两张沙发上的垫子取下来，就在这帷幕旁给你我并排铺上，让我们睡在一起。因为如果有人进来，他们就会开始查看或寻找，会马上看见她，把她抬走。他们会询问我，我就会说是我干的，他们会立刻把我带走。因此现在就让她在这里躺着，在你和我的旁边……”

“对，对！”公爵热情地赞同道。

“也就是说，不自首，也不让抬走。”

“对，决——不！”公爵断然说，“决——不！”

“这样我就拿定了主意，老弟，决不交给任何人！今天咱们悄悄地在这里过一夜。今天上午我只出去了一个来钟头，其余时间一直在她身边。后来，到了晚上，才出去找你。我还担心天气闷热，会散发出气味。你闻到气味了没有？”

“也许闻到了，我不知道。到明天早晨肯定会散发出气味来。”

“我用一块漆布把她盖上了，用的是很好的美国漆布，漆布上面盖着被单，还有四瓶打开了盖的日丹诺夫消毒除臭药水，现在还在那里放着。”

“就跟在那里……在莫斯科发生的事一样？①”

“因为怕有气味，老弟。而她就那么躺着……到明天早晨，等天一亮，你就去看看。你怎么啦，站不起来了？”罗戈任看见公爵哆嗦得很厉害，连站都站不起来，便惊恐地问道。

“腿使不上劲儿，”公爵喃喃道，“这是由于恐惧，这我知

① 指 1866 年 7 月 14 日商人马祖林杀害珠宝商卡尔梅科夫一案。马祖林杀死珠宝商后，给他盖上美国漆布，并在一边放了两托盘和两盆日丹诺夫消毒除臭药水。

道……等恐惧过去后，我就能站起来了……”

“等一等，我先把咱们的床铺好，让你躺下……我也和你一起……咱俩听着……因为我，老弟，还不知道……我，老弟，现在还不是全都知道，因此预先告诉你，好让你预先心里有个底儿……”

罗戈任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这些含糊不清的话，开始铺床。看得出来，也许上午他心里就已经有了要这样铺床的主意。昨天夜里他自己睡在沙发上。但是一张沙发睡不下两个人，而他现在又一定要把床铺在一起，因此现在他费了很大劲儿把两张沙发上大小不同的垫子从房间的一头拖到帷幕的入口处。床总算凑凑合合地铺好了；他走到公爵跟前，亲切而又兴奋地抓住公爵的一只胳膊，把他扶起来，搀到床铺那里；但是发现公爵自己也能走；这说明“恐惧过去了”；然而他仍然还在发抖。

“因为，老弟，”罗戈任安排公爵睡在左边较好的垫子上，自己衣服也不脱直挺挺地在右边躺下，把两手放在脑后，然后突然开始说道，“现在天热，自然会有气味……我害怕打开窗户；母亲那里有几盆花，开了许多花，香味很好闻；我想搬过来，可是帕夫努季耶芙娜会猜出我要干什么，她很好奇。”

“她确实很好奇。”公爵附和道。

“要不要去买些花束和鲜花来放在她周围？但我又想，朋友，看她躺在鲜花丛中觉得怪可怜的！”

“听我说……”公爵说道，好像思绪很乱，好像在寻思究竟该问什么，又仿佛马上又忘记了。“听我说，告诉我：你用什么把她杀死的？用刀子？那把刀子？”

“那把刀子。”

“再等一等！帕尔芬，我还想问你……我有很多事要问你，

什么都想问……但是你最好先告诉我，一开始就告诉我，让我知道：你是否在我结婚前，在举行婚礼前，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就想用刀子捅死她？是不是这样想的？”

“我不知道当时是不是这样想的……”罗戈任干巴巴地回答道，听到这个问题似乎甚至觉得有点奇怪，仿佛没有明白它的意思。

“你从来都没有把刀子随身带到帕夫洛夫斯克去过？”

“从来没有带过。关于这把刀子我只能告诉你一点，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他沉默了一会儿，补充道，“这把刀子我是今天早上从锁着的抽屉里取出来的，因为一切都发生在早上三点多钟的时候。它一直夹在我的一本书里……还有……还有一点我觉得奇怪：刀子似乎只插进去一俄寸半……或者最多两俄寸……在左乳下方……而血总共只有一匙半，血流到衬衫上；再也没有了……”

“这个，这个，这个，”公爵极其激动地突然欠起身来，“这个，这个我知道，这个我从书上看到过……这叫做内出血……有时甚至一滴血也不流。如果直接刺中心脏的话……”

“等一等，听见了吗？”罗戈任突然打断公爵的话，惊恐地在垫子上坐下，“听见了吗？”

“没有！”公爵瞧着罗戈任，同样迅速而惊恐地说道。

“有人走动！听见了吗？在客厅里……”

两人开始屏息谛听。

“我听见了。”公爵断然地低声说。

“有人走动？”

“有。”

“要不要把门插上？”

“插上吧……”

他们插上门，又都躺下了。很长时间没有说话。

“哎呀！”公爵像刚才那样激动和急急忙忙地低声说，仿佛又抓住了一个想法，害怕再失掉似的，甚至从铺位上猛然向上一跳，“对了……我曾想要……那副纸牌！纸牌……听说你跟她玩过牌？”

“玩过。”罗戈任沉默了一会儿后说。

“那些牌……在哪里？”

“在这里……”罗戈任沉默了更长一点儿的时间说。

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副用纸包着的玩过的纸牌，递给公爵。公爵接过来，好像有些疑惑。一种新的悲伤和凄惨的感觉揪住了他的心；他突然明白了，在此时此刻以及很久以前，他说的一切都不是他该说的，他做的一切都不是他该做的，而他手里拿着的这副他见了感到非常高兴的纸牌，现在已无补于事，毫无用处了。他站起身，举起双手拍了一下。罗戈任一动不动地躺着，仿佛没有听见和没有看见他的动作似的；但是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光，睁得很大，一眨也不眨。公爵在椅子上坐下，开始惊恐地看着他。过了大约半个钟头；突然罗戈任断断续续地大声喊叫和哈哈大笑起来，似乎忘记了应当小声说话。

“那个军官，那个军官……你记得吗，她在听音乐的地方狠抽了那个军官一手杖，记得吗，哈——哈——哈！还有一个见习军官……见习军官……见习军官冲了过来……”

公爵又感到一阵惊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罗戈任安静下来后（他是突然安静下来的），公爵悄悄地朝他俯过身去，在他身旁坐下，开始观察他，觉得自己心跳得很厉害，呼吸很吃力。罗戈任没有朝他转过头来，好像连他也忘了似的。公爵看着，等待着；时间在流逝，天开始亮了。罗戈任偶尔突然嘟囔

起来，声音很大，刺耳而不连贯；他开始喊叫和发笑；于是公爵朝他伸出一只颤抖的手，轻轻地触摸到他的脑袋，他的头发，抚摸着头发和他的双颊……此外他再也做不了什么了！他自己又开始发抖，他的双腿又似乎突然不听使唤了。他心里又一次重新感到无限的忧伤。这时天已大亮了；最后他在垫子上躺下，似乎已完全处于无能为力和绝望的状态，把自己的脸贴近罗戈任的苍白的和表情呆板的脸；泪水从他眼里流到罗戈任的双颊上，但是也许他那时已感觉不到自己的泪水，已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在流泪了……

总之，过了好几个钟头后，当门被打开、人们进屋时，他们发现凶手已完全不省人事，发着高烧。公爵一动不动地坐在他身旁的垫子上，每当病人发出叫喊和说胡话时，赶紧用一只颤抖的手抚摸他的头发和双颊，仿佛在爱抚他，哄他。但是公爵对人们的问话已什么也不明白了，并且不认得进来后围住他的人是谁了。倘若施奈德本人现在从瑞士来看一看他过去的学生和病人的话，那么他会想起公爵到瑞士就医第一年有时出现的情况，现在会像当时那样挥一挥手说："白痴！"

第十二章 结　尾

教师夫人赶到帕夫洛夫斯克后，直接去找从昨天起就心神不宁的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对她讲了自己知道的全部情况，把她吓坏了。两位太太立即决定同列别杰夫取得联系，后者作为自己房客的朋友和作为房东，也很着急。薇拉·列别杰娃讲了她所知道的一切。根据列别杰夫的建议他们三人决定一起去彼得堡，以便尽快制止“非常可能发生的事情”。结果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左右，罗戈任家的门被打开了，当时在场的有警方、列别杰夫、两位太太和住在厢房里的罗戈任之兄谢苗·谢苗诺维奇·罗戈任。对破案帮助最大的是打扫院子的人的证词，他说他昨天晚上看见帕尔芬·谢苗诺维奇带着一个客人似乎悄悄地上了台阶后进了屋。听了这证词后，人们在拉了门铃无人开门的情况下不再犹豫了，便破门而入。

罗戈任得了脑炎，病了两个月，等他痊愈后，受到侦讯和审判。他对一切供认不讳，供词准确而非常全面，因此公爵从一开始就不受牵连而免于起诉。罗戈任在审判过程中沉默寡言。他没有对机智而能言善辩的律师的辩护词提出异议，这位律师清楚而合乎逻辑地证明，被告所犯的罪行是犯罪之前很久由于伤心而得的脑炎造成的。但是他也没有做任何补充来确认

律师的意见，仍然明确地表示认罪，并回忆起了作案的全部细节。由于某些情况他被从轻判处十五年苦役，去西伯利亚服刑，在听对自己的判决时表情严肃，默默无言，“若有所思”。他的巨额财产，除了很小的一部分在初期酗酒时已被挥霍外，全部归他的哥哥谢苗·谢苗诺维奇所有，使后者大喜过望。罗戈任娜老太婆继续活在世上，有时似乎想起爱子帕尔芬，但是已经记不清楚了：上帝已使她的理智和心灵再也意识不到她凄苦的家庭里发生的惨剧了。

列别杰夫、凯勒、加尼亚、普季岑以及故事中的其他许多人物仍照旧生活着，变化很小，关于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伊波利特在极其激动中死去，他死得比预期要早些，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被杀后两周左右。科利亚对发生的事深感震惊；他已完全和母亲亲近起来。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为他担心，认为他过于深沉，与年龄不相称；他也许会成为一个好人。顺便说一句，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他的努力，公爵后来的命运得到了很好的安排；他在最近认识的所有人当中，早就特别注意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拉多姆斯基；他第一个去找拉多姆斯基，讲了他所了解的关于发生的事的全部细节，也谈了公爵目前的状况。他没有找错人：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非常关心不幸的“白痴”的命运，并且由于他的努力和关照，公爵又出国到了瑞士施奈德的诊所。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本人出国后，打算在欧洲住很长时间，并且公开称自己为“俄国的完全多余的人”。他经常去施奈德那里探望自己生病的朋友，至少几个月去一次；但是施奈德愈来愈紧皱双眉，不断摇头；他暗示说，病人的智能器官已完全损坏；虽然他还没有肯定地说已无法医治，但是已做了最令人懊丧的暗示。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非常关心这件事，他是一个有感情的人，他用来证明这一

点的是：在收到科利亚的信后，甚至有时还写回信。但是除此之外，人们还知道他的一个奇怪的性格特点；由于这是一个优点，因此我们就赶紧把它说出来。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每次访问施奈德的诊所后，除了给科利亚写信外，还寄一封信给彼得堡的一个人，把公爵目前的病情充满同情地详细描述一番。在这些信里，除了表示敬意和忠诚之外，有时开始出现（而且愈来愈经常）坦率地叙述某些观点、观念和感情的内容——总之，开始表现出某种类似友好和亲密的感情的东西。这个同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通信（虽然次数还相当少）并且受到他如此关心和尊敬的人，原来是薇拉·列别杰娃。我们怎么也无法确切弄清这种关系是怎么开始的；当然这种关系的开始与公爵的那件事有关，当时薇拉·列别杰娃非常悲伤，甚至病倒了；至于他们是在什么样的具体情况下认识和成为朋友的，那就不得而知了。而我们提到这些信件，主要是因为其中某些信里包含着有关叶潘钦一家、尤其是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叶潘钦娜的消息。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在一封寄自巴黎的内容相当不连贯的信里说，阿格拉娅对一个流亡的波兰伯爵产生了异乎寻常的依恋之情，不久便违背父母的愿望突然嫁给了他，父母尽管最后还是同意了，那也是因为这事有闹得满城风雨的危险。后来，几乎隔了半年之后，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又在一封详尽的长信里告诉薇拉说，他在最近去瑞士拜访施奈德教授时，在教授家里与叶潘钦全家（自然，伊万·费奥多罗维奇除外，他因公务缠身留在彼得堡）和Щ.公爵不期而遇。这是一次奇怪的会面；他们大家看见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时似乎很高兴；阿杰莱达和亚历山德拉不知为什么认为自己应该感谢他“对不幸的公爵的天使般的关怀”。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看见公爵一副有病的可怜相，真心实意地哭了起来。看样子，公爵过

去所做的一切已得到了宽恕。同时Щ.公爵讲了一些讨人喜欢的和很有见地的大道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觉得，他与阿杰莱达彼此还没有完全心心相印；但是热情的阿杰莱达到时候似乎不可避免地会心甘情愿和心悦诚服地听命于Щ.公爵的智慧和经验。再说她家得到的种种教训，主要是最近阿格拉娅同那位流亡伯爵的婚事，对她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全家在同意阿格拉娅嫁给那位伯爵时所担心的一切，已在半年内成为事实，还加上那些甚至未曾想到的意外的事。原来这位伯爵根本不是什么伯爵，如果说他确实是一个流亡者的话，那么他也有一段不体面的和模糊不清的历史。他因有一颗痛苦的思念祖国的异常高尚的心而迷住了阿格拉娅，使得阿格拉娅在出嫁之前就成为国外的某个恢复波兰委员会的成员，此外，她还进了一个著名神父主持的天主教忏悔室，发狂似的崇拜这个神父。伯爵曾说他有巨额财产，并向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和Щ.公爵出示过几乎是无可辩驳的证据。后来发现这纯属虚构。不仅如此，在婚后只不过半年时间，伯爵和他的朋友，即那位听取忏悔的神父，已使得阿格拉娅与娘家人彻底闹翻了，因此已有好几个月不见她的人影……总之，这样的事还可以说许多，但是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和她的两个女儿，甚至还有Щ.公爵，已经被所有这些“恐怖手段”吓坏了，他们在同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谈话时甚至连提都不敢提，虽然知道即使他们不说，他对阿格拉娅最近鬼迷心窍所干的事也了解得很清楚。可怜的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想回俄国去，根据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她在他面前尖锐地和不无偏激地批评了国外的一切：“任何地方都没有人会像样地烤面包，冬天人们都像耗子一样待在地窖里挨冻，”她说，“不过在这里，看到这个可怜的人，我还能照俄罗斯人的方式哭一场。”她激动地指

着已经完全认不出她来的公爵，又加了一句，“别再沉迷不醒、乐而忘返了，该按照理智行事了。所有这一切，国外的一切，你们的整个欧洲，这一切都是虚幻的东西，我们大家在国外，也不过是想入非非……记住我的话，到时候您自己会明白的！”最后，她在同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分手时，几乎愤怒地说。

第一部和第二部前六章 郭奇格 译
第二部后六章和第三、四部 张 捷 译

题　解

《白痴》的绝大部分最早发表于《俄国导报》杂志，1868年，第73～78期（1月—12月），卷首写献给作者的甥女索菲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伊万诺娃（第2版就删去）。第4部第8～12章则于1869年2月作为《俄国导报》的附录发表。

一

这部小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旅居西欧期间创作的。它开始构思于1867年9月，写作工作在瑞士日内瓦和沃韦以及意大利米兰等地进行。小说最后于1869年1月完成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白痴》的创作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一）从1867年9月到同年12月，在这期间写的主要是小说第一稿的草稿，流传下来的有好几个提纲和不少笔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第一稿很不满意，决定推倒重来；（二）从1867年12月起，他按照另一种构思重新开始写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开始“坐下来写一部新的小说”。从此创作出现转机，翌年初他给《俄国导报》寄出了第1部的头七章。小说全文于1869年1月完稿，这就是小说的第二稿，即定稿。

小说最初的构思和第一稿无论就故事情节还是就人物来说，都与后来的定稿有明显的差别。第一稿写的是彼得堡的两个所谓的“偶合家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政论文和小说《少年》的尾声这样称呼当时的一种“正在瓦解”的家庭类型，它表现了社会退化和亲缘关系崩溃的过程），其中一个家庭的主人是一位将军，他扔下妻子儿女到了国外，在那里挥霍光了财产，回到家里后仍然讲排场，摆阔气；他的妻子是一个“值得尊敬和高尚的、但很任性的女人”，大儿子是“美男子”，具有资产阶级的天性，小儿子是一个“白痴”，女儿待字闺中，还有一个名叫米尼奥娜的养女。另一个家庭与前一个家庭是亲戚，一家之主是一个“荒淫无耻之徒”，他的妻子是一个官太太，他们家的女儿“女主人公”（即格罗）是“美男子”的未婚妻，这姑娘“很傲慢”，“长得特别漂亮”。

第一稿里的那个被称为“白痴”的人物与定稿中的梅什金公爵有极大的差别。他在刚出现时是一个饱受委屈、高傲而爱记仇的人物，具有利己主义的表现，“出于恶意做卑鄙的事情，并认为应该这样做”，“在高傲中寻找出路和生路”。后来“白痴”的性格逐步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作者开始把他称为“怪人”，突出他的“温和”，说他“有时突然对大家宣告未来的幸福”，指出他有喜欢孩子的特点，说他“体质很弱”，其他人物对“他的单纯和温顺”表示惊讶等等。到这时定稿中的梅什金公爵的某些性格特点才开始显示出来。此外，在从草稿到定稿的整个写作过程中，“白痴”的出身、经历和活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尽管第一稿的内容和定稿有很大的不同，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定稿中利用了它的某些形象、情节和场面。“美男子”一家是定稿中伊沃尔金一家的雏形。这一家的家长是伊沃尔金

将军,“美男子”的未婚妻格罗的形象则是高傲、任性和喜欢发号施令的阿格拉娅·叶潘钦娜的形象的雏形。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形象的塑造过程最为复杂。第一稿里曾出现过几个妇女的形象，其中包括米尼奥娜、奥莉加·乌梅茨卡娅、乌斯季尼娅、纳斯佳等人，她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具有后来的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某些特点，然而性格与她比较接近的是乌斯季尼娅和纳斯佳，前者热情而行为放荡，成为特罗茨基（他是定稿中托茨基的原型）的情妇；后者容貌秀丽，性格豪放豁达，然而高傲而又暴躁易怒。“白痴”置身于格罗和爱他的奥莉加之间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同后来他与阿格拉娅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之间的关系相仿。

可见在第一稿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所认为的小说的四个主要人物（梅什金公爵、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阿格拉娅和罗戈任）当中，有三个人物的形象已在不同程度上开始形成。只有罗戈任一人的形象未在第一稿里出现。根据多罗瓦托夫斯卡娅-柳比莫娃的推测，这个形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看过莫斯科商人马祖林杀害珠宝商卡尔梅科夫一案的材料后构思的。关于这桩凶杀案的消息，早在 1867 年 3 月报刊就有所报道，到同年 11 月，《呼声报》刊登了有关此案审判结果的材料，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舍弃小说的第一稿、紧张地构思新的人物和情节的时候。马祖林凶杀案的材料给他塑造罗戈任的形象提供了一些细节，尤其是罗戈任杀死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细节与马祖林凶杀案十分相似（见第 4 部，第 11 章）。不过罗戈任的复杂性格与为了谋取钱财而杀人的马祖林迥然不同，对他的病态的情欲和内心斗争的描写出于作者的艺术想象。

二

在小说定稿中的所有人物形象当中，作为中心人物来描绘的，自然是白痴梅什金公爵的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于19世纪60年代上半期的《地下室手记》（1864）的中心形象可视为“非主人公”的典型，随后创作的《罪与罚》(1866)和《赌徒》(1866)的基本内容也仍然是对俄国现实生活的批判，其中没有出现正面人物的形象。而在《白痴》中作者试图通过中心人物的形象来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于是他给自己提出了塑造所谓“真正美好的人”形象的任务。他在1868年1月12日给阿·迈科夫的信中讲述了他想创作一部以新的人物为中心的“新的小说”的意图，信中说：“有一个想法早就在折磨着我，但是我不敢根据它写一部小说，因为这个想法写起来太困难了，而且我尚未为此做好准备，尽管它很诱人，我也很喜欢它。这个想法就是描绘一个十分美好的人。”他在给索菲娅·伊万诺娃的信（1868年1月13日）里几乎用相同的词句谈了自己的想法，信中写道：“长篇小说的主要思想是描绘一个真正美好的人物。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难的事了，尤其是在现在。所有的作家，不仅是我国的，甚至包括所有欧洲作家，谁只要动手去描绘真正的美，总感到无能为力。因为这是一个无比困难的任务。美是一种理想，而理想，无论是我们的还是文明的欧洲的，都远未形成。”由于此时具有革命民主主义倾向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例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里塑造了体现他们的社会理想的“新人”的形象，观点与他们对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就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有必要塑造正面人物的形象来宣扬自己的社会政治观点。于是他决

定把梅什金公爵作为这样的正面人物来描写。这样做的结果，梅什金公爵的形象开始居于叙事的中心，小说原来的整个构思发生了重大变化。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塑造梅什金公爵的形象时，力图将其写成当时的一个实际存在的人，不过此人就其达到的完美程度而言，接近于作者心目中的最高理想——基督，因此在写作笔记里曾称他为“基督公爵”。梅什金公爵确实主张基督式的“普遍的爱”，呼吁人们实现基督的精神，宣扬宽恕忍让。他对不幸的人充满同情，但是并不了解造成不幸的真正原因，从而也无力解决任何现实的矛盾，帮助人们摆脱痛苦和避免不幸的结局。他未能帮助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减轻心灵所受的折磨；他预感到罗戈任最后将对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下毒手，却未能设法加以防止；他未能帮助阿格拉娅找到真正的出路；最后连他自己也以发疯而告终。梅什金公爵曾以为“美能拯救世界”，可是现实推翻了他的这一想法，美不但未能拯救世界，反而被这个世界毁了。梅什金公爵的悲剧说明了这个形象所体现的理想的破产。作者在小说中曾把梅什金公爵与堂吉诃德和普希金笔下的可怜的骑士相比拟，这一方面说明梅什金公爵具有高尚的道德境界，另一方面也说明他软弱无力，具有因其理想与现实脱节而产生的悲喜剧特点。

小说中对梅什金公爵的某些特点的描述，是以作者本人的经历和体验为依据的。他把梅什金公爵写成一个像他本人一样患有癫痫症的人。根据同时代人回忆，他曾说过，梅什金公爵发病前的状况是根据他本人的感受写的。小说中梅什金公爵对死刑的描述也以作者自己在刑场上的体验为依据。其他的一些特点和细节，例如公爵喜欢孩子、他对已故商人的债主的态度、与喝醉酒的士兵交换十字架的情节等等，都带有不同程度

的自传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的创作过程中惊奇地感到，小说中除了男主人公外，还应有一个女主人公，也就是说，小说有两个主人公。这个被作者看做与梅什金公爵同等重要的第二个主人公就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以前的作品里就对受侮辱和遭欺凌的妇女的命运问题表示关注。在《白痴》里，他通过对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最后遭到毁灭的悲剧命运的描写，对上流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对毁灭人的金钱势力发出了愤怒的抗议。作者对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形象及其命运所做的处理具有两重性。他一方面以现实主义的笔法描绘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悲剧并揭示了造成这个悲剧的社会根源，另一方面又试图把她的悲剧说成两种道德观念的冲突以及“高傲”与“顺从”之间的斗争的结果。作者在描写梅什金公爵看她的照片得到的印象时，就暗示她的不幸在于“高傲”，正是这种“高傲”使她难以超越过去，无法开始过新的生活。可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魅力正在于她的那种桀骜不驯的性格，这种性格甚至使得主张顺从的作者也受到了感染，在他笔下，那些表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高傲”的场面，例如她过生日的场面、她与罗戈任离家出走的情景、她在帕夫洛夫斯克游乐场与一个军官的冲突、她与阿格拉娅会面的场面等，显得非常生动而有表现力，她的形象也就更加光彩照人。在这里，如同在小说里许多地方一样，当作为艺术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占上风时，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形象就鲜明生动而有感染力，而当作者作为思想家和道德家出现时，这个形象往往发生变形而显得黯淡无光。

三

按照作者原来的构思，小说分为八部，而最后只写了四部。故事发生的地点为彼得堡和它近郊的别墅区帕夫洛夫斯克，时间跨度为半年多，从1867年11月底到1868年7月初。第1部从梅什金公爵自瑞士回到彼得堡写起，叙事时间为一天。在这紧张的一天里，梅什金公爵结识了罗戈任、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叶潘钦一家和伊沃尔金一家，参与了一系列事件。在这一部里交代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身世和遭遇以及她与托茨基、加尼亚、罗戈任的关系，最后以她与罗戈任一起出走结束。在第1部里大部分重要人物都已出场，叙述的内容为此后情节的发展做了铺垫。因此根据作者自己的说法，这第1部是小说的“引子”。后三部也从梅什金公爵回到彼得堡写起，不过这一次他是从莫斯科回来的，情节发生在翌年的六七月间，与第1部相距半年多。在这半年多的时间内发生的事只在叙事中顺便提及，主要是为了说明第2部情节展开前主人公之间形成的关系。在第2、3两部中作者插入了一些次要的情节线索，描绘了一些新的人物形象。梅什金公爵与所谓的“帕夫利谢夫之子”布尔多夫斯基等人之间的冲突，伊波利特的自白和他未遂的自杀，都是一些相对独立于主要情节线索之外的插曲，它们暂时阻滞了主要情节的发展，可是却使得作者得以描绘出主人公周围的更加广阔的环境，从而更加深刻地揭示主人公的性格特点和内心世界。从第4部起，主要情节发展的速度加快，各种出乎意料的事情接连发生，最后以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被罗戈任杀害、梅什金发疯的悲剧场面告终。在结尾中交代了几个主要人物的结局：罗戈任被判处十五

年苦役；梅什金公爵再次被送往瑞士治病，但他的智能器官已完全损坏，看来已无治愈的希望；阿格拉娅则在国外嫁给了一个自称是波兰伯爵的流亡者，并且已同父母彻底决裂了。总的来说，结局是悲剧性的。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创作过程中所做的笔记可以看出，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在这部小说里广泛描绘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的社会生活，塑造当时生活中的典型人物形象以及表现各种社会冲突和道德冲突。根据他的构思，小说着重描写了在异国长大成人的梅什金公爵回国后与俄国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接触，主要通过他的视角来向读者展示俄国的社会生活及其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他在一则笔记里写道：“公爵回国后，为所获得的俄国的大量新印象、各种要办的事、各种思想、现状和怎么办的问题而深感不安。”作者对梅什金公爵从国外归来后得到的各种复杂和矛盾的印象做了描述，并且写了他对各种事件的参与和他的态度。与此同时，作者又安排他就各种事件和问题发表看法。除此之外，小说还写了不同人物的见闻以及他们关于某些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的思考和争论。这样写的结果，使得小说对现实的反映达到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

上文说过,《白痴》这部小说写的是 1867 年至 1868 年发生的事，它叙述的许多内容可以说是对现实生活的最迅速的反映。小说中提到俄国 1864 年的司法改革以及当时开始实行的公开审判和律师辩护制度，对当时的热点问题，例如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物质文明问题、宗教信仰问题、“妇女问题”、两代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给予很大注意，尤其是对当时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和犯罪率的增长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创作过程中阅读了当时报刊上发表

的关于一些刑事案件及其审判结果的报道，并从这些材料中借用了一些细节来说明当时的社会风气和社会心理的特点。上面曾谈到，在塑造罗戈任的形象时曾利用了当时报刊上刊登的马祖林凶杀案的材料。小说中通过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之口，两次提到这个案件。科利亚·伊沃尔金在提到与达尼洛夫杀人案有关的一个细节时说："在莫斯科，就有那么一个做父亲的怂恿儿子，要他不择手段地去弄钱。"（第 1 部，第 12 章）案犯达尼洛夫是一个十九岁的大学生，他为了抢劫财物而杀害了高利贷者波波夫及其女仆，关于此案的案情和审讯情况，《呼声报》于 1867 年和 1868 年作了多次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然是从报纸上得知的。与此同时，他又在 1868 年 3 月 10 日的《呼声报》上读到了坦波夫商人热马林一家六口被杀的报道，作案的是十八岁的中学生、给热马林的儿子补过课的戈尔斯基。这个案件也写进了小说，不少人物都曾经提到过它。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拉多姆斯基曾谈到此案审理时律师的辩护词（见第 3 部，第 1 章）。除了以上三个凶杀案外，小说中还提到一起刑事犯罪案件：农民巴拉巴诺夫由于想得到小市民苏斯洛夫的一块银表而杀死了他，此事也于 1867 年 10 月在报刊上披露过。应当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利用报刊材料时，有时只是简单地提及，有时则作艺术上的处理和加工，用来体现他的某种创作意图和表达他的某些思想观点。

四

在《白痴》里，如同在他的其他小说里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作为当时社会生活的批判者而出现的。上文提到过，《白痴》所反映的是俄国 1861 年农奴制改革后的社会生活。当

时资本主义开始迅猛发展，它冲击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旧有的生活秩序遭到了破坏，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贵族阶级进一步走向腐朽没落，资产阶级开始兴起，金钱的作用日益增长，旧有的宗法制关系进一步解体，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巨大挑战，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之中，用小说中一个人物的话来说，“一切都颠倒了，大家都脚朝天走路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描写当时“一团糟”的混乱的社会状况时，首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上流社会，尤其是其中欧化的自由主义的贵族。具体地说，小说中以揭露和讽刺的笔调描绘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庇护者”托茨基的形象，撕下了他的假面具，揭示了在文明和可敬的外表掩盖下的肮脏的灵魂。作者在叙述叶潘钦将军家晚会的参加者时（见第4部，第6、7章），描绘了上流社会人士的群像，其中包括年老的显贵、别洛孔斯卡娅公爵夫人、崇拜英国的老爷、著名风流人物N.公爵以及一些高级官员，对他们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作者描绘的叶潘钦将军的形象，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的社会典型，他有靠山和各种关系，既有田产，又有工厂，是几家公司的股东，因而是官僚、地主和资产者的混合物，有钱有势，可是平庸、鄙俗和低能。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商人始终是持严厉的批判态度的。《白痴》多次提到罗戈任的父亲。这个富商和“世袭荣誉公民”，一辈子住在一座商人聚居的阴森森的房子里，“不相信任何人，而且也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只是默默地、沉闷地攒钱。”在作者的笔下，商人都爱钱如命，有时甚至因此而丧失健全的理智，置起码的伦理道德于不顾，是一个缺乏教养的和堕落的阶层，而且在信仰上都是旧礼仪派教徒。罗戈任本人由于在遇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后产生近乎疯狂的激情，没有走上他

父亲的道路，但是他也有可能在放荡一阵子后“浪子回头”。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曾这样预言他的另一种前途：“由于你是个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你会开始攒钱，跟令尊一样住在这幢房子里，同那些阉割派教徒混在一起；也许到头来会改信他们的教，并且将会着迷地爱上你的钱财，能够积攒起的也许不止二百万，而是一千万，甚至会饿死在自己的一麻袋一麻袋的钱上，因为你对一切都贪得无厌，不管见到什么都一心想搞到手。”尽管罗戈任后来没有走上这条路，但是他对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狂热的情爱仍然带有商人阶层的传统观念的痕迹，表现出了一个私有者的阴暗心理和占有欲，最后成为杀人犯。

上面说过，作者在构思《白痴》之初就对所谓的“偶合家庭”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他在这部小说里描绘了“偶合家庭”的几种类型和变种，例如已经堕落成为酒鬼和说谎者的伊沃尔金将军的家庭，专门为各种不正当的事情牵线搭桥的小官吏列别杰夫的家庭，捷连季耶夫大尉的寡妻、放高利贷的捷连季耶娃的家庭等。这几个家庭与叶潘钦一家有所不同，它们内部的混乱和各成员之间的鄙俗关系没有用漂亮的和体面的外衣遮盖起来，而是完全暴露在外的。作者在揭示伊沃尔金将军的“家丑”方面用了不少笔墨，他用讽刺和夸张的笔调写了作为一家之主的将军的无可挽救的堕落，并且用插叙的笔法专门讲了将军的儿子加尼亚和女儿瓦里娅的平庸和鄙俗。在作者看来，这种平庸和鄙俗是农奴制改革后金钱势力的日益增长造成的，也就是说，这是时代的产物。

小说通过一系列具体事例的描写，说明在农奴制改革后的俄国，金钱在社会生活中正在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在这个“一切都要用天平和契约衡量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在

变成金钱关系，包括地位、名誉、良心、爱情在内的一切似乎都可以用金钱来买卖。托茨基出价七万五千卢布试图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那里买得抛开她、而去结婚的自由；罗戈任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决定用十万卢布买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许多人成为金钱势力的奴隶，他们嗜钱如命，为了得到金钱，不惜干出最卑劣的勾当。列别杰夫不理睬一个被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夺去了五百卢布的老太婆的恳求，却为了得到五十卢布的报酬替这个放高利贷者辩护；他为了取得六个卢布的酬金，为凯勒修改攻击公爵的文章并提供材料。那个被罗戈任说成"为了三个卢布可以爬到瓦西里岛"的加尼亚，为了得到一大笔钱，同意娶他所鄙视和仇恨的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在她的生日晚会上把罗戈任送来的十万卢布扔进火里时周围人们的表现，充分暴露出了这些金钱崇拜者的肮脏灵魂：这时"周围响起一片惊呼声；许多人甚至画起十字来了"。"她疯了，她疯了！"周围的人齐声喊道。普季岑目光盯住燃烧起来的纸包，浑身直打哆嗦；列别杰夫号叫着要往壁炉里爬；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特意要欣赏其灵魂的加尼亚竭力想经受住这场考验，却无法把视线从燃烧的纸包上移开，最后晕倒在地上。这是小说中描写得最生动有力和最扣人心弦的场面之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里反复说，人们为了获取金钱而不择手段，可以为了金钱而杀人。小说提到上面所说的那些谋财害命的案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说明金钱势力的增强造成了世风日下、犯罪率上升的严重后果。小说中对作为获取金钱的重要手段之一的高利盘剥的现象进行了揭露。当时放高利贷的人数大大增加，这一点连还是孩子的科利亚都看到了，他说："我们这个时代，人人都是冒险家！尤其在咱们俄国，在咱们

这个亲爱的祖国。我不明白，怎么竟会弄成这样。看来，过去一切还是稳稳当当的，可现在呢？……而那些聪明人，他们又怎样呢？全都是放高利贷的，一个也不例外！”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对放高利贷者更是加以愤怒的谴责，说他们“全都贪得无厌，财迷心窍，就像昏了头似的。自己还是个孩子，就想去放高利贷！”应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出现的各种消极现象的揭露和批判是坚决的和有力的。

五

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猛烈抨击资本主义，但是却反对革命。他曾宣扬“根基论”，主张俄国应走与西欧不同的独特的发展道路，认为上层阶级应回到人民的“根基”上来，各个阶层不应相互敌对和斗争，而应该联合起来。他攻击社会主义者的无神论和暴力革命思想，指责他们心中没有上帝，企图“用剑和血来达到联合”，其结果只能导致互相残杀。他幻想全社会的和谐，认为通过崇尚爱和宽恕的宗教精神能达到这一理想境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里通过各种途径宣扬了他的这些观点。

他的观点首先体现在他所塑造的“真正美好的人物”梅什金公爵的形象上。如前所述，梅什金被称为“基督公爵”，他的性格特点和言论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作者的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在叶潘钦家举行的晚会上，作者还借梅什金公爵之口宣扬他的一整套社会政治观点。梅什金公爵在他的讲话中提出了俄罗斯和西欧、人民和上层统治阶级、天主教和社会主义等问题，并用“根基论”的思想加以阐述。梅什金力图证明，罗马天主教（按作者的看法，它是与东正教对立的。——译

者）宣传的是被歪曲了的基督，无神论和社会主义就是从它那里产生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取代作为社会生活基础的“宗教的道德权力”。他反对凭借暴力取得自由、通过“剑与血”实现联合的思想，否定革命，认为社会的和谐只能通过统治阶级的“道德自我完善”，通过专制政权与人民、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团结来实现。他相信俄罗斯人民能够通过传播俄罗斯文明和东正教教义的方法帮助其他国家的人民得到幸福。梅什金公爵在他的这篇对上流社会人士发表的长篇讲话中公开表明，他不是民主派，而是古老的家族的公爵，他不为“他们”，即不为平民知识分子和革命民主主义者担心，他所担心的是他自己所属的那个阶层，他希望这个阶层“不要在一无所知、糊里糊涂、争吵不休和输掉一切的情况下白白地消失”。有了这段表白，这位体现作者理想的人物的立足点就更加清楚了。梅什金公爵的讲话中所发表的这些观点，后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日记》里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并且广泛地反映在《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小说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借用梅什金公爵之口宣扬自己的观点，而且还不时地让其他的一些人物（列别杰夫、叶潘钦将军夫人、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等）充当他的“代言人”。例如作者通过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之口，斥责了“虚无主义者”，抨击了女权主义，嘲讽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中对婚姻自由的描写。又如通过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之口，对自由主义者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第3部，第1章），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认为俄国自由主义者来自地主和神学校学生这两个阶层，他们所做的一切“完全不具有民族特点”，民族不会承认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他把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混为一谈，一概加以否定。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发表的这

些观点，是作者当时的思想情绪的反映，他在 1867 至 1868 年间给阿·迈科夫和尼·斯特拉霍夫的信里，包含着对 19 世纪 60 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派的类似攻击。总的说来，上面提到的人物发表的某些言论以及散见于小说的一些细节和场面中的各种思想和评论，均可在作家 19 世纪 60—70 年代的书信和政论文章里找到相似的说法。

在小说的某些章节里，作者同当时先进的社会思想展开了论战。这里首先指的是第 2 部第 7～10 章，作者在给阿·迈科夫的信（1868 年 7 月 4 日）中将其称为“最极端的青年当中的当代实证论者的片段”。这个片段写的是布尔多夫斯基、多克托连科、凯勒、伊波利特找梅什金公爵评理的事，其中包含着对革命民主主义报刊的批评以及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抨击，触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火星周刊》和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短诗。居于这个片段中心的是朗读揭露梅什金公爵的小品文的场面，这篇小品文的第一部分是对《火星周刊》刊登的一篇文章的讽刺性模拟。

作者用讽刺和贬损的笔调写年轻的来访者。在他笔下，布尔多夫斯基是一个头脑简单、言语不清、甚至还患痴呆症的人；多克托连科言语放肆，强词夺理；凯勒愚钝而不务正业；伊波利特则是一个病人，具有双重性格。作者在整部小说里用较多篇幅写伊波利特，这是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年轻人，但是他却面临死亡的命运。他在濒临死亡时对生活十分留恋，对别人充满妒忌甚至仇恨，因而做出不少损人而不利己的事情来。在描写年轻人来访的场面里，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讽刺伊波利特，说他曾自夸只要站在窗口跟外面的老百姓讲一刻钟，他们马上就会同意他说的一切，并且立刻跟他走（第 2 部，第 10 章）。这是影射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866 年 4 月 25 日给米·卡特科夫的信里曾这样写道：“我们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常说，他只要跟老百姓谈一刻钟的话，他就会立刻说服他们转向社会主义。”

在上述片段里，作者借列别杰夫之口这样介绍来访的年轻人：“他们并不是什么虚无主义者……他们比虚无主义者走得更远……虚无主义者有时毕竟还是有学问的人，甚至学识渊博，而这些人走得更远，因为首先是讲求实际利益的人。这其实是虚无主义造成的某种后果，但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道听途说间接地造成的，他们不在杂志上发表文章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直接见诸行动。”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些年轻人受到了他称之为“虚无主义”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才变成这样的。列别杰夫还把这些年轻人与当时报刊上披露的杀人犯戈尔斯基相提并论，他说，如果有第二户热马林那样的人家的话，那么他的外甥多克托连科“就是未来的第二个凶手”。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写，意在说明所谓的“虚无主义”思想在青年中的传播可能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成为罪犯。

另一个对当时的思想斗争直接做出反应的片段是列别杰夫在公爵生日的聚会上解释《新约全书·启示录》的场面（见第 3 部，第 4 章）。列别杰夫在讲到他反对 19 世纪人类崇尚科学和讲求实际的情绪时，对赫尔岑和弗·佩切林在 1853 年的来往信件（1861 年发表）里进行的一场争论作出了反应。佩切林在给赫尔岑的信中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带来了“物质文明的专横统治”和精神生活的退化，并得出结论说，人类的救星不是科学，而是宗教。赫尔岑则相反，他力图证明，科学技术和工业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杠杆，可以使人类摆脱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劳动人民受压迫的真正原因在于社会的不平等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列别杰夫赞成佩切林的看法而反对赫尔岑为科学知

识所作的辩护，把当时的时代称为“罪恶和铁路”的时代，认为各种灾难和丑恶现象的产生，是因为没有那种“有凝聚力的、点化心灵的和使生命泉更富有活力的思想”，同时他也像佩切林一样，把宗教看做社会生活的必不可少的基础。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艺术家以及作为一个思想家和道德家的矛盾，也在小说的艺术结构里反映出来。他所描写的现实生活的画面是丰富多彩的，他对俄国农奴制改革后社会生活的一团糟的情况和各种消极现象的揭露和批判是深刻有力的，他笔下的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形象是鲜明而生动的。但是他塑造的理想人物的形象是苍白的，他进行的说教是无力的，甚至在不同程度上游离于整个艺术结构之外。例如作者为了表现同当时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论战以及宣传自己的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插入了一些与主要情节线索无直接联系的片段，这样做固然能扩大小说的思想容量，但是却使得叙事不够紧凑，造成作者自己也承认的“繁冗拖沓”的缺点。某些人物在整个叙事过程中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形，尤其是加尼亚·伊沃尔金，这个人物在第 1 部里本来是作为一个崇拜金钱、梦想有朝一日成为富翁的人出现的，而在第 2 部里却作为一个主持正义和维护梅什金公爵的正当权益的正派人物出现。由于作者需要借用某些人物之口来宣传自己的观点，有时不得不破坏人物性格的完整性及其逻辑发展，于是上流社会的纨绔子弟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便成了“理论家”，发表了一通关于俄国自由主义的谈话；从一开始就扮演小丑角色的列别杰夫成为《新约全书·启示录》的阐释者和持独特见解的思想家。所有这些不能不削弱小说的艺术力量。

六

《白痴》这部小说比较充分地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特点。小说的第1部写梅什金公爵在一天之内的各种巧遇和一系列戏剧性事件，用通常的目光来看，这似乎是不真实的。小说的情节发展过程中充满着突兀的、出人意料的转折，有时给人以难以置信的印象。许多人物具有双重性，他们的某些行为具有不合理性和神秘性，似乎出乎本能，不以意志为转移，是在精神恍惚的状态中发生的。小说中比较广泛地运用了象征的手法，有不少地方写朦胧的预感、模糊不清的猜测和忧虑，写幻觉、梦境和病态，在第二稿草稿的末尾，甚至曾有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鬼魂出现。所有这一切，使得小说发表后有人对作者的现实主义提出了疑问。

阿·迈科夫给小说的开头部分以很高评价，说在其中“没有找到任何缺点”。可是他在读了第1部的后半部分却提出批评意见，指出作者对许多事件做了“包含幻想成分的”说明。他在1868年3月14日的信里写道，他在读了这一部分后觉得“在整个情节中可能发生的和近乎真实的东西多于真实”，所有人物，包括白痴在内，“似乎生活在幻想的世界，他们尽管光彩夺目，但这光彩是幻想的、异常的，小说能一口气读完，但同时觉得不可信”。尼·斯特拉霍夫在1868年3月中旬写的一封信里赞同小说的构思，可是后来也和迈科夫一样，看法发生了变化。他在1869年1月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把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与那些叙述“曲折复杂和神秘离奇的故事”、“描绘肮脏的和可怕的场面”、“描写可怕的精神折磨”的小说对立起来，可以看出，其中包含着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幻想的"创作倾向的批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尽管也对自己的小说有诸多不满，但是他为自己的那种建筑在对生活的观察和直觉的基础上的创作方法进行辩护，坚持认为他所描绘的主要主人公具有"现实性"。他在小说第二稿的草稿里写了这样一段话（注明日期为 1868 年 6 月 11 日）："现实性高于一切。是的，也许我们对一千个人的、预言的现实有另一种看法，——这是幻想的现实。也许白痴这个人更为现实。"1868 年 12 月 23 日，他在给阿·迈科夫的信里写道："我对现实性和现实主义的看法与我们的现实主义者和批评家完全不同"；他说，他的"理想主义"要比"他们的"现实主义更加现实，如果叙述一下"我们俄罗斯人最近十年在我们的精神发展中所经受的东西"，那么他们就会叫喊起来，说这是"幻想"，而这恰恰是"自古以来的真正的现实主义"。这里他强调那些看似"幻想"的东西是完全符合俄国的现实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于 1869 年 3 月 10 日给尼·斯特拉霍夫的信里重申他对现实和现实主义的看法，他写道："我对现实性（艺术中的）有自己的特殊看法，那种照大多数人的说法几乎是幻想的和异常的东西，我却认为有时构成现实的东西的实质本身。在我看来，现象的异常性和对这些现象的墨守成规的看法还不是现实主义，甚至是它的反面。"他接着写道："难道我的幻想的《白痴》没有现实性，就连最寻常的现实性也没有吗！在我们的那些脱离根基的社会阶层中现在正应该有这样的人物，因为这些阶层实际上正在成为幻想的阶层。但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小说写得太匆忙，有许多繁冗拖沓之处，写得不成功，但也有一些写得成功的地方。我不是为小说辩护，我是在捍卫我的思想。"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坚持他对现实和现实主义的看法，并且认为《白痴》里描写的人物和画面都具有现实性。

巴赫金在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一书里认为《白痴》像作者的其他小说一样，具有复调小说的特点。他特别提到这部小说由于受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的影响，既在外表上十分生动具体地体现出狂欢化，而且又具有内在的十分深刻的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巴赫金认为梅什金公爵的形象带有狂欢体两重性。从一般的生活逻辑的角度看，他的行为和感情都不合时宜而且十分奇特，表现出近乎天真的性质，确实像一个“白痴”。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同样从普通的生活逻辑中、从平常人与人的关系中游离出来，她的行为举动总是违背自己在生活中的地位，不时出现病态的紧张，因此她是一个“疯子”。围绕这两个中心人物，整个生活都变得狂欢化，狂欢和奇幻的气氛贯穿作品的始终。这为理解《白痴》这部小说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七

《白痴》的第 1 部发表后，许多报纸发表评论表示肯定。自由派报纸《呼声报》在 1868 年 2 月 16 日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里写道，根据开头的几章来看，这部小说“将会比《罪与罚》更有意思”，尽管它“具有同样的缺点——写得有些拖沓，频繁地重复同一的心理活动”。文章作者称梅什金公爵为“典型人物”，虽然他未能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这个人物的意图。紧接着《交易所新闻》（1868 年 2 月 18 日）和《俄罗斯残疾军人报》(1868 年 2 月 21 日）对《白痴》表示赞许，前者肯定它的深刻的心理分析，认为作者在他的新作中使心理分析“达到了完美的高度”；后者则断定梅什金这个人物一开始就能赢得读者的同情，认为小说构思巧妙，叙述流畅，将引起读者

的极大兴趣。《哈尔科夫省新闻报》于 1868 年 4 月 18 日刊登文章，对小说第 1 部做了认真的分析，肯定小说中的人物是“真正活生生的人”，认为小说构思广阔，而具有这样的广度的主要主人公“在我国文学里还是首次出现”。

但是也有人持批评和否定的态度。诗人德·米纳耶夫认为这部小说是“童话”，“其中离奇的东西愈多就愈好。人们碰到一起，成为熟人，谈起了恋爱，相互打耳光，——这一切都由作者任意摆布，没有任何艺术真实。小说里几百万遗产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火星周刊》，1868 年 5 月 19 日）。维·布列宁在其评述报刊的系列文章（刊登于 1868 年 2 月至 4 月的《圣彼得堡新闻报》）里认为《白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写得“最不成功”的一部，并把这部小说看做“由大量荒诞的人物和事件编成的消遣性读物”。布列宁把小说的主要人物称为“普通人当中的畸形儿”，由于他当时还靠近革命民主主义者阵营，因而他还替当代青年辩护，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们的“侮辱”。他写道，《白痴》里描绘的青年人“纯粹是小说家主观想象的产物”。布列宁对《白痴》笔法中的幻想成分持否定态度，指责某些带有“荒诞”性质的场景“不自然”，是“神话”。尼·列斯科夫对小说也持批评态度，但是话说得比较缓和。他在一篇不署名的文章(《晚报》，1869 年 1 月 1 日）里就报刊上的批评发表意见说，在小说尚未完成时，“做那样的结论是很大胆的，尽管有这样做的根据”。他认为小说的主要主人公是一个精神发展极不正常的人，他的性格特点和言行使得人们有理由把他称为白痴。

尼·列斯科夫的文章是小说全书发表前的最后一篇评论。1869 年 2 月小说结尾的章节发表后，批评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沉默，其原因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社会观点和文

学观点的复杂性。自由主义的和保守的批评家感到小说具有很强的暴露性，一时不知如何对待；与此同时，《白痴》里所反映的作者的道德观念和宗教思想，其中所包含的他对当代青年的攻击以及与19世纪60年代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论战，使得进步的和民主主义的报刊难以对小说好的方面作出应有评价。此外，批评界在分析《白痴》的笔法时也遇到了困难，相当多的人不同意现实与幻想相结合的写法，但理由一时很难说清。

报刊上首次对《白痴》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的是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他在一篇评论伊·奥穆列夫斯基的小说《一步接一步》的文章（载《祖国纪事》杂志，1871年，4月号）里深刻地揭示了《白痴》的主题思想，同时根据这部小说指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创作的长处和短处。谢德林写道："就构思的深度和精神世界的问题的广度来说，这位作家在我国完全是独树一帜的。他不仅承认当代社会关心的那些需要的合法性，而且甚至更进一步，进入到预见和预感的领域，这些预见和预感不是人类直接的、而只是非常间接的探索的目标。"谢德林用《白痴》来证明这一点，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中做了"描写道德和精神上达到完全均衡的人的典型的尝试"。谢德林写道，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着手解决的任务面前，在一定程度上"各种关于妇女劳动、关于财富分配、关于思想自由的问题都显得平淡无奇"，"这可以说是终极的目标，由于它，甚至社会关心的所有其他问题的最激进的解决办法都会显得只是中间站而已"。与此同时，谢德林指出了《白痴》和其他作品中的引人注目的矛盾。他接着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尽管要想解决这样的任务，但是他"马上亲手破坏自己的事业，把一些人描绘得很卑劣，实际上这些人努力的方向看来是与作者心里所想的是一致的。对所谓的虚无主义的毫无意义的嘲弄，对纷争的鄙

视而总是不去弄清其原因，——这一切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作品蒙上了许多完全不是它所固有的污点，而与那些能证明具有高度的艺术洞察力的画面一起，出现了一些只能证明对生活和生活现象只有间接的和表面的理解的场面”。

19 世纪 70 年代出现的关于《白痴》的议论，基本上是对以前说过的意见的系统化和进一步发挥。有人重复了关于小说凭空虚构和写得不真实的非难；有人再次指责作者对下意识的和神秘的东西感兴趣；有人批评作者为了进行论战，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主要主人公等等。奥·米勒在其《公开讲座》(1874) 里指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上的演变，他认为这位作家在《白痴》和《群魔》里偏离了《穷人》和《死屋手记》的道路。他写道：“在《白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没有在这条新的道路上站稳脚跟，而在《群魔》里就完全站稳了。《白痴》在艺术上较差……但是在许多方面还完全能感觉到从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爱……”在 19 世纪 70 年代，也有人表示不同意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评意见。例如文史学家彼·波列沃依在特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载《星火》，1879 年，第 33 期）中分析了这位作家的小说的生活依据和特点，反对把他的创作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列夫·托尔斯泰给《白痴》的主要主人公梅什金以很高评价。根据谢·谢苗诺夫的回忆，托尔斯泰在听到一个熟人说梅什金公爵与阿·康·托尔斯泰的剧本中的沙皇费多尔·伊万诺维奇有些相似时说：“这说得不对，毫无相似之处。试问，怎么能把白痴与费多尔·伊万诺维奇相比拟呢？要知道梅什金是钻石，而费多尔·伊万诺维奇是不值钱的玻璃，——对喜欢钻石的人来说，梅什金值好几万，而谁也不会花两个戈比去买玻璃。”

八

《白痴》于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译成西欧各主要国家的语言。1887年，这部小说几乎同时用英语、法语和丹麦语出版。它的德语译本出版于1889年，而意大利语译本则在跨入20世纪后的1902年问世。

1887年出版的《白痴》法语译本由法国批评家德·沃盖作序。他在一年前出版的《俄国小说》一书里就已断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白痴》时才思已开始枯竭，《罪与罚》的现实主义已被“神秘现实主义”所取代。他在给《白痴》写的序言里仍持这种看法，对它的结构提出了责难，虽然肯定小说的开端写得很好，但是认为主人公们不久陷入了“幻想的迷雾”，消失在“无数占了首要地位的装腔作势的人物”当中。他估计这部小说不会受到作家们的欢迎。不过他认为某些场面就其艺术效果来说超过了“《麦克白》或《奥瑟罗》的最具有悲剧性的篇章”。与德·沃盖的预言相反，《白痴》这部小说引起了不少法国作家的兴趣。C. Z. 菲力浦这样写道：“我读了《白痴》。这是一部具有原始力量的作品。有关人的所有问题都在这里热情地提了出来。我不知道在我国文学中有这样内容丰富的作品。有时这简直好得不得了。”罗曼·罗兰读了《白痴》后，写了这样的读后感：“第1部的前半部分引起我的极大兴趣。后半部分把人弄糊涂了，使人感到生气。但是结尾很好。两个女人的情欲、叶潘钦家的晚会和婚礼、在女人尸体旁的谈话——这些场面都很出色。不要忘记，这里有着幽默。现实主义每分钟都冲破幽默的外壳出来。”小说家兼剧作家O. 米尔博说，像《白痴》这样的小说所包含的“强有力的和新的美”

给人留下了“前所未有的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19世纪80—90年代《白痴》吸引了不少德国人，在这方面它的社会题材和心理描写起了决定性作用。当时德国自然主义者的主要机关刊物《自由舞台》于1890年发表评论说：“在这部小说里，在描写当代俄罗斯社会现实生活时，情节的紧张和心理分析的深刻结合在一起。作者把我们带进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以惊人的可信性描写了各阶层最典型的性格。”在20世纪的头一二十年，《白痴》在德国进一步得到了普遍的公认。K. 李卜克内西于1917年写道：“我读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本书，再一次觉到它完全无与伦比的印象。在这本书里，在描写那些联合成一个整体的各种复杂的、毫不相似的人生遭遇、人物性格和社会成分时，要比在《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里表现出更加巨大的力量。”《白痴》给当时的年轻作家J. 瓦塞尔曼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他的《齐恩多夫的犹太人》等小说中。另一位德国作家B. 凯勒曼的小说《蠢人》在思想上和主题上与《白痴》相呼应。有人不止一次地指出《白痴》与G. 霍普特曼的小说《疯修士埃马努埃尔·克文特》的相似之处。F. 卡夫卡的《变形记》对萨姆沙变成甲壳虫的描写显然受了《白痴》中伊波利特的噩梦的影响。

在英国，《白痴》的第一个译本出版后，反应比较冷淡。《旁观者》杂志称这部小说的现实主义为“所谓的现实主义”并作了否定的评价，说在其中只看到病态的东西的“展示”。到20世纪10年代初，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1913年康·加尼特的译本出版后得到了读者“一致的称赞”。英国批评家们在小说里发现了“关于人具有无限能力的思想”。梅什金的形象被说成“当代民族的和个人的理想的体现”。著名作家D. H.

劳伦斯认为《白痴》要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作品更好。他说："我最喜欢《白痴》……基督教信仰、献身精神和宽恕一切在其中得到了最好的反映。"对梅什金这个人物的喜爱，还表现在英国作家的某些作品中。批评家们指出，J. 康拉德的《特务》、H. 沃波尔的《黑暗的树》、E. 西奇威克的《琼斯公爵》中的某些人物具有与梅什金相似的特点。

意大利批评家没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部小说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但是《白痴》的主题在某些作家的创作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19 世纪 80 年代下半期曾有人试图把《白痴》改编为剧本，它到 1899 年才首次搬上舞台。而首次拍成电影是在 1910 年，当时还是无声电影。1958 年根据小说制成的艺术片开始在各地上映。

张 捷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１０卷　白痴　下
作者＝陈燊主编
页数＝８５６
ＳＳ号＝１２８２５７８６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７６７３６９７
出版日期＝２０１０．０１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